曹乃谦作品

Collected Works of Cao Naiqian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温家窑风景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When I Think of You Late at Night:

A Sketchbook on Wenjiayao



他（曹乃谦）的书写成为文学的化石，也成为生活的化石。

——《南方周末》

山西作家曹乃谦的长篇犹如中国版《楢山节考》，写尽塞北农村遭受饥饿与性煎熬的苦难。

——美国《拉斯维加斯时报》

我自己认为他的文学艺术成就非常高，我最大的希望是曹乃谦的小说在台湾出版之后，大陆的出版界会发现他是当代最优秀的中文作家之一。

——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 马悦然

ISBN 978-7-5404-5737-2

9 787540 457372 >

定价：28.00元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温家窑风景

曹乃谦　著

CNS |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曹乃谦著．—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404-5737-2

Ⅰ.①到… Ⅱ.①曹…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0547号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

曹乃谦　著

出 版 人：刘清华
选题策划：龚煌景（龚湘海）
责任编辑：龚煌景（龚湘海）　苏日娜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970 mm×680 mm　1/16
印张：16.5
字数：220,000
印数：1-10,000
书号：ISBN 978-7-5404-5737-2
定价：28.00元

本社邮购电话：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序：一个真正的乡巴佬

[瑞典]马悦然

我一九九〇年代初，在一个杂志上找到了曹乃谦的几篇很短的短篇小说，题名为《温家窑风景》。我一看就发现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值得翻译的作家。一九九三年我的瑞文译文发表在一本瑞典的文学杂志上。我给我的老朋友李锐写信，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曹乃谦是谁？李锐回答说他跟乃谦很熟，也告诉我，他是大同市的一个警察。

去年八月底，我有机会跟李锐和陈文芬到吕梁山去，在李锐“文革”时期插队的山村邸家河住了难忘的几天。回到太原以后，我们跟曹乃谦见面，大家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一顿饭。乃谦那时把《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交给我，一共三十篇。我已经把那三十篇翻成瑞文，希望今年秋天会出版。

翻译过程中，我每天和曹乃谦通信，请他解释一些我不懂的方言词语等等。他每每解释得非常清楚，对我的帮助很大。我简直简不能懂为什么大陆的文学评论家没有足够地注意到曹乃谦的作品。最后一个句子容有山西北部方言的一个词语：“简直简”。这种加强语气的词语常常出现在曹乃谦的语言里。他小说里的主人翁不会说“每天”，一定说“日每日”。像李锐一样，曹乃谦很会模仿生活在贫穷山村里农民的语言。两个作家小说中的对话里所运用的脏话与骂人话真是粗

得吓人。什么“狗日的”、“日你妈”、“我要日死你千辈的祖宗”，跟英语的“mother fucker”和“fuck you”一样普遍。其原因是很好懂的：两个作家在“文革”时期都插队在山西的山村里。李锐在吕梁山的邸家河，曹乃谦在山西北部的一个更穷的山村。

有的读者也许会认为曹乃谦的语言太粗，脏话太多。其实，他是一个单纯立身在农村里的作家，他的耳朵很灵便，他会把农民的语言搬进他的小说里。我自己认为他的文学艺术成就非常高。我最大的希望是曹乃谦的小说在台湾出版之后，大陆的出版界会发现他是当代最优秀的中文作家之一。

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到底是一部短篇小说集还是一部长篇小说？这个问题据我看无关紧要。曹乃谦的著作跟李锐题名为《厚土》的短篇小说集差别相当大。曹乃谦书中所描写的事件和情节相互关联得很紧，故事里头的人物和场景又相互交叉得很紧。我自己觉得曹乃谦的著作在文体上比较像李锐的长篇小说《万里无云》。

李锐在他的短篇小说集《厚土》和他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与《万里无云》中所描写的农村生活方式，主要靠他在邸家河生活那几年的记忆。山西省的地图上根本找不着曹乃谦的温家窑。像 Faulkner Yoknapatawpha（注：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温家窑只存在于作家的想象里。可是那贫穷的山村的环境、生活方式、经济条件和人物都是真的。

曹乃谦在他的一封信里说：“温家窑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是有原型的，都是真实地存在过的。当然了，这些真实存在着的原型以及他们的事，不一定都是发生在这个我给知青带队的北温窑村里……反正，都是我们山西省雁北地区农村的人和事。我把他们集中在了‘温家窑’。”

曹乃谦曾说：“中国作协主办的内部刊物《作家通讯》编辑室有次来信问我说：‘你的创作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的答复是：‘食欲和性欲这两项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欲望，对于晋北地区的某一部分

农民来说，曾经是一种何样的状态。我想告诉现今的人们和将来一百年乃至一千年以后的人们，你们的有些同胞你们的有些祖先曾经是这样活着的。'”这就是曹乃谦的使命。

已故的作家汪曾祺是曹乃谦的老朋友。在《跋》一文中汪曾祺说："曹乃谦曾问我说：我写东西常常自己激动得不行，这样好不好？我说：要激动。但是，想的时候激动，写的时候要很冷静。曹乃谦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小说看来不动声色，只是当一些平平常常事情叙述一回，但是他是经过痛苦的思索的。他的小说贯串了一个痛苦的思想：无可奈何。对这样的生活真是'没办法'。曹乃谦说：问题是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他们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可悲的。”曹乃谦冷静状态之下藏着对那山村居民的真正的爱，对他们的艰苦命运的猛烈的憎恨。

温家窑离台湾的乡村或者离我瑞典家乡有几千光年的距离。虽然如此，我深深地感觉到那山村的居民，除了那狗日的会计以外，都是我的同胞们，都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在同一个苍天之下。

温家窑容有三十户人家，一共不到两百个人。出现在曹乃谦的小说里的有五十个人，男女，老小在内。山村的领导人物是一个爱虐待村民、非常可恶的会计，一个比较宽大的队长和一个下乡的干部。另一个权力较大的人物作者描写得真妙，“一个脸上的皱纹像耕过没耙过的山坡儿地，下巴的胡子像羊啃过没啃净的坟头草”的老头儿。那个好像跟李锐小说里头的神树起一样作用的老头儿，代表中国可怕的传统家长的社会。

小说里所叙述的事多半发生在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四两年。在“文革”恐怖的十年，人人最怕的是“群专”，就是“群众专政委员会”，一个当时各级政府维护治安的组织。

出现在故事里头的人物多半是一些可怜的年轻或者中年的光棍儿。除了渴望吃饱以外，他们都渴望跟一个女人睡觉。真奇怪的是，口里装满了脏话的光棍把“睡觉”说成“做那个啥”。但是那贫穷的光棍儿哪儿去找买一个女人所需要的两千块钱呢？买不起女人的话，就只有跟自己的妹妹，或者跟自己的母亲做那个啥。要是简直简没有

办法的话，就得找一个母羊来代替女人。光棍们的头头叫“下等兵”。他年轻时候当过兵，见过世面，玩过妓院。这个人自认是他妈一条好汉，什么事都办得了。他知道怎么样对付女性，也知道怎么去应付个人的肉欲与渴望。下等兵早年在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当过伙头军，会做菜。光棍们唯一的乐趣是隔上个一月两月的“打平花”。“打平花”的意思是：我拿我家里有的，你拿你家里有的，然后大家在一起打牙祭。家里平常有的只有莜面（一种燕麦的面粉）、山药蛋或者玉米。

山村里的生活非常苦，村民所分到的谷物只能保证他们不会饿死。年底算工分分红的时候，每一个出劳动力的人所得的是九十到一百块钱，够买煤油、盐和火柴等土地生产不了的用品。手电筒是村里唯一一个近代化的事物。

村民常常饿肚子。他们肚子越饿，他们越梦想到吃八八六六（八八是八个凉盘和八个热盘，六六当然是六个凉盘，六个热盘）。可八八六六当然是永远吃不到的。那可怜的村民吃什么呢？平常吃的是糊糊，那就是燕麦面或者玉米面做成的比糨糊还稀的粥。农民们也大量地采野生的苦菜，煮半生后，腌泡在大瓮里，能吃一年。他们也常常吃燕麦面做的面条（鱼鱼），里面加点斋斋苗儿（一种野生的韭菜）。农民最喜欢的食物是用黄米做的油炸糕。可是每一个人一年才能分到半斤油。如果全家是四个人，只能分到二斤油。那二斤油全家要吃一年，他们怎么会舍得吃油炸糕呢？他们只有吃不用油炸的素糕。村里的光棍们最喜欢吃的是油炸糕，最盼望的就是娶个女人。最需要满足的就是这两种欲望。有一首要饭调说：“油炸糕，板鸡鸡，谁不说是好东西。”板鸡鸡指妇女的生殖器。

曹乃谦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作家。他不回避一般大陆作家所不敢提到的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乱伦。书中的头一篇的主人翁黑蛋只花了一千块钱为自己的儿子买了一个女人。因为价钱很低，黑蛋就答应让亲家每年把自己的老婆接回家去，用她一个月。黑蛋把亲家和女人送走的时候，心里想：球，去哇去哇。人家少要一千块，就顶是把个女子白给了咱儿。球，去哇去哇。横竖一年才一个月，中国人说话

得算话。黑蛋的口头禅是“中国人说话得算话”，那贫穷的村民有他们自己的道德观。

第三篇的主人翁愣二因了性欲的压迫有时发疯了。他母亲就让她丈夫到离村比较远的煤矿去跟他们的大儿子要钱。丈夫过了几天回家的时候，愣二好了。像 **Faulkner**（注：福克纳）一样，曹乃谦的一个特点是他让读者读出言外之意。

在中国大男人主义的农村里，妇女的地位很低，比毛驴稍微高一点点。第二篇讲的是叫温孩的一个光棍儿总算是娶上了女人，全村的人都很高兴。可是听房的人说：“啊呀，新娘不愿意脱裤子！”后来有人说：“她也不愿意出地，也不愿意给丈夫做饭！”温孩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个脸上的皱纹像耕过没耙过的山坡儿地，下巴的胡子像羊啃过没啃净的坟头草的人就说：“你去问问你妈。”温孩的妈说，非把那女人好好地打一顿。好，温孩回家去，把女人打得脸上尽黑青。后来，温孩女人就给温孩做饭了。再后来，温孩女人就远远地跟在温孩屁股后面扛着锄出地了。那结婚日不愿意脱裤子的新娘后来又变成一个男女平权主义者，找着一个爱她的情人。

村里男女之间也发生不求肉体之爱、比较浪漫的爱情。愣二最喜欢的姑娘叫金兰。愣二明明知道他永远没有希望娶她，可是非去看她不可。他去找她的时候，金兰光着脚板坐在炕上撕棉花。“‘你看，我一看就知道你在撕棉花呢。’愣二说。金兰只顾撕她的棉花，不言语。‘金兰，你撕棉花撕得可好看呢，我可好看你撕棉花呢。’愣二说。‘金兰，我也可好看你的光脚板呢。你看你的光脚板儿可好看呢。你看，你看你给压住了。’愣二说。”在这儿，曹乃谦又让读者读出言外之意。金兰听愣二说，“我也可好看你的光脚板儿。”就有点害羞，用腿膝把光脚板儿压住了，不让愣二看。

曹乃谦的著作里最值得佩服的角色都是妇女。其中给人最深刻印象的是柱柱家的，一个正义感很强而且非常宽大，非常能干的妇女。她给她丈夫柱柱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和老二都是二十来岁的光棍儿。他们家里还有柱柱的弟弟二柱，一个快四十岁的光棍儿。他们虽然攒

了一笔钱想给二柱买个女人，可是总是没找着一个合适的对象。他们终于决定"朋锅"，那就是每两个星期轮流跟柱柱家的睡在西房的坑上"做那个啥"。这种安排不是很好吗？原来打算用来给二柱买女人的钱，就用来盖了三间窑房，等老大买了女人以后让他住在那儿。可是买女人就需要钱，需要钱就得在县里的砖瓦厂找工作，在那儿找工作，就需要走后门儿，要走后门儿，就需要找下乡的干部老赵。老赵是一个又善良又有办法的人，只要是柱柱家的意愿跟他"做那个啥"，什么问题都会解决了。好，老赵给柱柱、二柱和老二玉茭在县里的砖瓦厂找到工作。对老赵来说，这样的安排不是一举两得吗？性欲过度的玉茭因为偷看女人上厕所，被"群专"抓了，被打一顿后，就赶回家去。他忽然一天发现他妈和下乡的干部在东房的炕上做那个啥。他气得发疯了，把下乡的干部赶出去，然后强奸他自己的妈。柱柱和二柱从砖瓦厂赶回来之后，玉茭给抓住了。抓了以后，把他捆在一扇平放的门板上，嘴里给实实地填进一些驴粪，然后把他放在新盖的窑房里，把门锁了。第十天，柱柱叫了下等兵给玉茭洗身，给他穿上新的衣服（我从这儿让曹乃谦自己把故事讲完）。

第十七天的头儿，柱柱家又热热闹闹大红火起来。这天是大吉大庆的日子。这个大吉大庆的日子是给玉茭娶鬼妻。鬼妻是玉茭的亲舅舅在他们村给花了三百块钱订下的。鬼妻是个姑娘家，半年前因为不想嫁给一个人，从家偷跑出来在西沟的歪脖子树上吊死的。为这事，温家窑的人很气愤，说你们村人为啥跑我们的歪脖子树来上吊。要知道歪脖子树是我们村的歪脖子树又不是你们村的歪脖子树。可是这会儿看来，这事是闹对了，那女娃死对了地方。没死错。当鬼妻的棺材从板板车上抬下来时，玉茭妈"哇"地放声哭了。人们说你甭哭，玉茭妈玉茭妈你甭哭，大吉大庆的日子你甭哭。玉茭妈这才不哭了。人们说玉茭想要个女人，这下有了，这大庆的日子你该笑才对。玉茭妈的腮帮子动

了动，想装笑可笑不出，差点儿又要放开声哭。她赶快拿上牙咬住下嘴唇。

我头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流眼泪了，感觉到玉茭妈很像古希腊悲剧里头的一个女杰。我再读，觉得她真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曹乃谦是一个 minimalist writer（我不知道这个英文词该怎么样译成中文：极微形式的作家？）他的著作中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他会用不超过五百个字，把一个人的命运或者一个家庭的灾难都写出来。我觉得他的写作方式类似音乐的演奏。一个拉二胡的人要是把一个音符拉走了，整个调子就完蛋了。其实，曹乃谦也是音乐家，他小的时候学会吹口琴，后来也学会横笛、二胡、竖箫、三弦、管笙、唢呐和扬琴。乃谦的音乐之才也表现在他著作中的对话，他会非常巧妙地利用对话之间的沉默。

乃谦也很喜欢唱民歌，而且唱得非常好。去年九月初，李锐、蒋韵、文芬和我在太原跟乃谦吃晚饭的时候，李锐和乃谦两个都给我们唱“要饭调”。我记得乃谦唱的是这么两段：

“你在圪梁上我在沟，亲不上嘴嘴招招手。”

“红瓤西瓜撒白糖，不如妹妹的唾沫香。”

这些“要饭调”的那种天真、朴素的美感让我想到我很欣赏的南北朝的《子夜歌》。

沈从文是五四运动以来我最钦佩的作家。我没有跟乃谦谈过沈从文的作品。他既然很欣赏汪曾祺的小说，我相信他也会欣赏沈老的著作。在我的散文集《另一种乡愁》里我把沈从文说成是“乡巴佬、作家与学者”。而乃谦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我知道乃谦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

他在本书台湾版的《自序》里说：“我之所以关心这些饥渴的农民，是因为我出生在农民的家庭。可以说我是半个农民。最起码我身上流着有农民的血液，脑子里存在着农民的种种意识，行为中有许多农民

的习惯。比如说，我不喜欢吃单炒菜，就喜欢大烩菜。我不好坐在写字台前写字，就喜欢盘腿儿坐在床上扒在盖窝垛写。再比如，尽管我住在楼房的中层，可每当室外下大雨，我总要不时抬头看看房顶是否漏进了水，看看大雨里是否夹杂能把庄稼打坏的冷蛋。每次当我睡觉铺床时，我总是轻手轻脚，怕把床头柜上的台灯让被子扇起的风给吹灭。还有别的，还有别的。总之，我是个穿着警服的农民。"

二〇〇五年三月于斯德哥尔摩

（本文作者为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

人物关系表

（以篇目出现为序）

《亲家》

1. **黑旦**——本篇主人翁。是《蛋娃》主人翁蛋娃的父亲。行为总则是：中国人说话得算话。在《蛋娃》里第二次出现时，帮老柱柱捏窑。
2. **亲家**——拾来（蛋娃妻子）的父亲。蛋娃的岳父。

《女人》

3. **温孩**——本篇主人翁。是以后篇目里出现的大狗和小狗的父亲。一个没有自己的思维的人。
4. **一个脸上的皱纹像耕过没耙过的山坡儿地，下巴的胡子像羊啃过没啃净的坟头草的人**——没有正式姓名。代表着温家窑村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玉茭》里又一次出现时，宣判了玉茭的死刑。

《愣二疯了》

5. **愣二**——本篇主人翁。单相思着金兰的年轻光棍儿。在以后的篇目里多次出现。
6. **愣二爹**——没有正式姓名。一个用麻黄素麻醉自己神经和思想的人。
7. **愣二妈**——没有正式姓名。一个为了孩子可以牺牲自己的女人。

《莜麦秸窝里》

8. **丑哥**——本篇主人翁。也就是以后篇目里常提到的丑帮。一个勤劳，但命运不好的年轻光棍儿。
9. **她**——丑帮恋人，也就是以后在《丑帮放羊》里提到的奴奴。嫁到了煤窑，《莜面味儿》里再次出现时，仍被称作“她”。

《锅扣大爷》

10. **锅扣大爷**——本篇主人翁。三寡妇情夫。

《男人》

11. **老柱柱**——本篇主人翁。也叫柱柱。高粱和玉茭的父亲。
12. **二柱**——老柱柱弟弟。高粱和玉茭的叔叔。

《贼》

13. **板女**——本篇主人翁。五成儿货妻子。奶哥哥情人。
14. **奶哥哥**——中年光棍儿，小名和和。父亲温善（地主成份），母亲温善家的。实际上是贵举老汉和他母亲的私生子。
15. **五成儿货**——板女丈夫。呆傻人。

《三寡妇》

16. **三寡妇**——本篇主人翁。也叫三板。财财母亲。原来是大同城的妓女，丈夫得黄疸病死后，住在了温家窑。
17. **他**——没有姓名。三寡妇丈夫。一个大同城到温家窑当中某农村里的放羊汉。
18. **财财**——三寡妇儿子。

《狗子》

19. **狗子**——本篇主人翁。是个只知道卖力“受苦”的受苦人。
20. **狗女**——狗子妹妹。小说里没正式出现。在后边的《狗子、狗子》里又提到她。

《打平花》

21. **五圪蛋**——老光棍儿。
22. **下等兵**——是个经多见广有智慧的老光棍儿。
23. **玉茭**——年轻光棍儿，老柱柱的二儿子。在最后的中篇小说《玉茭》里被家人活埋。

《愣二、愣二》

24. **金兰**——愣二单相思着的女孩。
25. **银兰**——金兰妹妹。

《福牛》

26. **福牛**——本篇主人翁。年轻光棍儿。后来是温孩女人的情夫。

《吃糕》

27. **会计**——没有正式姓名。掌管着温家窑村的经济大权。
28. **队长**——没有正式姓名。掌管着温家窑村的行政大权。
29. **财财家的**——没有正式姓名。三寡妇儿子财财的妻子。
30. **官官**——老光棍儿。是个瞎子。会算卦，是温家窑的哲人。

《贵举老汉》

31. **贵举老汉**——本篇主人翁。老光棍儿。原来是地主温善的长工，后来是温家窑村专管放牧和喂养牲畜的饲养员。
32. **东家媳妇**——没有正式姓名，也称温善家的。地主温善的妻子，和和的母亲，贵举老汉的情妇。

    温和和——即前面《贼》里提到的奶哥哥，也叫和和。

《蛋娃》

33. **蛋娃**——本篇主人翁。《亲家》主人翁黑旦的儿子。是个行为卑鄙让人讨厌的年轻人。
34. **拾来**——《亲家》里黑蛋亲家的养女。蛋娃的妻子。
35. **高粱**——《男人》主人翁老柱柱的大儿子。《玉茭》主人翁玉茭的哥哥。

《黑女和她的二尾》

36. **黑女**——本篇主人翁。是个好心眼儿的老女人。

《晒阳窝》

37. **丑丑**——中年光棍儿。《莜麦秸窝里》主人翁丑帮的哥哥。
38. **温宝**——中年光棍儿。能说会唱。

《柱柱家的》

39. **柱柱家的**——没有正式姓名。本篇主人翁。老柱柱和二柱共同的妻子。高粱和玉茭的母亲。下乡干部老赵的情妇。
40. **老赵**——下乡干部。

《福牛、福牛》

41. **温孩女人**——没有正式姓名。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女人。前面篇目《女人》的主人翁温孩的妻子。大狗和小狗的母亲。福牛的情妇。

《天日》

42. **羊娃**——本篇主人翁。年轻光棍儿。温家窑的放羊倌儿。
43. **女娃子**——外村的一个挑苦菜的傻女孩。

《下夜》

44. **大下巴**——公社管水利的干部。

《丑帮放羊》

45. **女娃**——山里边的一个患有夜游症的女孩。

《莜面味儿》

本篇主人翁他和她，也是前面《莜麦秸窝里》的两个主人翁。

《温善家的》

本篇主人翁温善家的，是前面提到的第32号人物。

《老银银》

46. **老银银**——老光棍儿。也是个瞎子。

《看田》

47. **小婶婶**——本篇主人翁五圪蛋的婶婶。

《贵举和他和白脖儿》

本篇主人翁贵举，也就是前面第31号人物贵举老汉。

《灌黄鼠》

48. **大狗**——温孩女人和温孩的大儿子。
49. **小狗**——温孩女人和温孩的小儿子。
50. **穿鞋女娃**——外村的一个拾山药蛋的女孩。
51. **光脚女娃**——外村的一个拾山药蛋的女孩。

《玉茭》

本篇主人翁玉茭，也就是前面介绍的第23号人物。

目 录

亲家

一大早，就听得院外前有毛驴在“咴咴”地吼嗓子。

黑旦说：“狗日的亲家来搬了。”

女人说：“甭叫他进。等我穿好裤。”

黑旦说：“球。横竖也是个那。”

女人的脸刷地给红了，说：“要不你跟亲家说说，就说我有病不能去。反正我不是真的来了？”

黑旦说：“那能行？中国人说话得算话。”

黑旦出院迎亲家。

亲家把院门框扶扶正，把毛驴拴在门框上，又把门框扶扶正。

黑旦冲窑喊：“去！给亲家掏个鸡。我跟锅扣大爷借瓶酒。”

“亲家，”黑旦亲家说黑旦，“我灌来一瓶。每回净喝你的。”

黑旦说：“球。咱俩分啥你我。”

黑旦女人低头出了院，眼睛不往谁身上看，去掏鸡窝。

“甭甭甭。夜儿个村里跌死牛，”亲家冲黑旦女人说，“我到队长家借毛驴，狗日的堂屋正煮牛肉。”

亲家把吊在驴脖子上的一个裹着的毛口袋解下来，说：“给。不烂再煮煮。”

黑旦女人低着头接住毛口袋，眼睛不往谁身上看，进了窑。

喝着酒，黑旦说亲家：“她这两天正好来了。要不，等回去再走。”

亲家说：“行。”

黑旦说：“借队上的毛驴保险要扣工分儿。要不你们走就走哇。反正是等她完了以后再做那个啥。”

亲家说：“行。”

黑旦说：“下个月你还把她给送过来。我这儿借不出毛驴。”

亲家说：“咋也行。”

黑旦女人的眼睛不往谁身上看，在地下做这做那地做营生，还顺便听两个男人说话。

喝完酒，黑旦说女人：“把那洗过的衣裳换上。要不，叫人家村人笑话。”

亲家说：“甭甭甭。路过公社我给她买上个袄跟裤。”

黑旦说：“叫亲家你破费。”

亲家说：“看你说球的。”

黑旦送女人跟亲家。送过一道一道的梁，又送过一道一道的沟。

亲家说：“你回哇。上山呀。”

黑旦说：“上山哇。我回呀。”

黑旦犹犹疑疑地返转了身。亲家轮起大巴掌，照驴屁股就是一下。驴蹄子咯噔噔噔地踩起了乱碎的点儿。

球，去哇去哇。人家少要一千块，就顶是把个女子白给了咱儿。球，去哇去哇。横竖一年才一个月。中国人说话得算话。黑旦就走就这么想。

扭头再瞭瞭。

黑旦瞭见女人那两只萝卜脚吊在驴肚下，一悠一悠地打悠悠。

黑旦的心也跟着那两只萝卜脚一悠一悠地打悠悠。



黑蛋瞭见女人那两只萝卜脚吊在驴肚下，一悠一悠地打悠悠。



女人

温孩总算是娶上了女人，村人们挺高兴。可听房的说：温孩女人不跟好好儿过，把红裤带绾成死疙瘩硬是不给解，还一个劲儿哭，哭了整整儿一黑夜。

后来又传出说：温孩女人不仅是不给温孩脱裤，还硬是不出地，温孩从地里受回来，她硬是不给做饭，还是一个劲儿哭，哭了整整儿一白天。

再后来全村都嚷雾了：黑夜不给脱裤，可以让过她，可白天不出地受还不给做饭，这是不可以让过她的。

“咱温家窑祖祖辈辈没传下这一条。”人们说温孩。

“该咋着？”

“不楔扁她要她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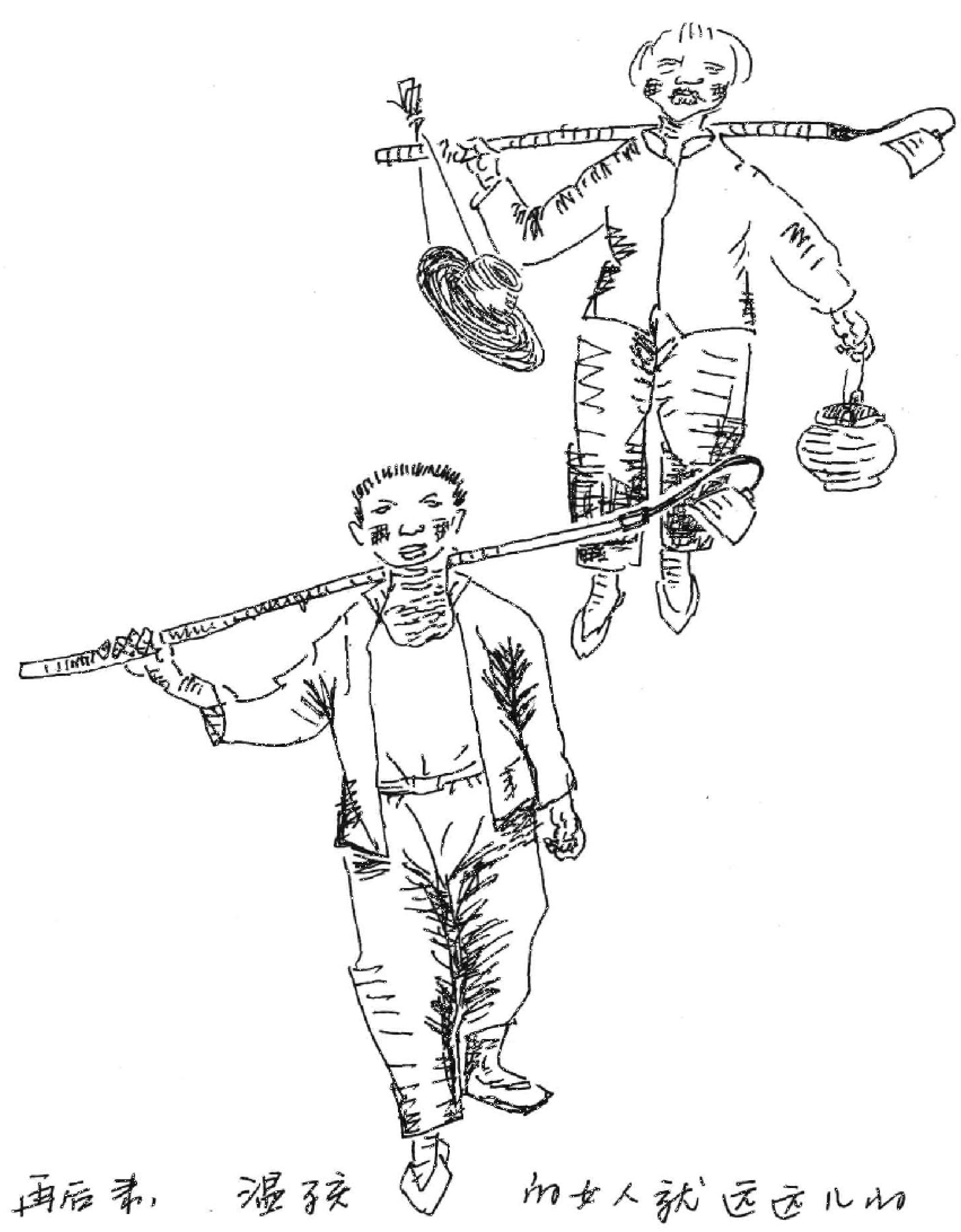
“那能行？”

“你去问问你妈。”一个脸上的皱纹像耕过没耙过的山坡儿地，下巴的胡子像羊啃过没啃净的坟头草的人说。

温孩去问妈，妈说：“树得括打括打才直溜。女人都是个这。”

温孩听了妈的，回家就把女人楔了个灰，楔得女人脸上尽黑青。

听房的人们传出说：这下顶事了，温孩压在女人身上就做那个啥



再后来，温孩的女人就远远儿的跟在温孩的屁股后头扛着锄出地了。

就说："日你妈你当爷闹你呢，爷是闹爷那两千块钱儿。日你妈，你当爷闹你呢，爷是闹爷那两千块钱儿。"

"温孩爹那年就是这么整治温孩妈的。"有人说。

后来，温孩女人就给温孩做饭了。

再后来，温孩女人就远远儿地跟在温孩屁股后头扛着锄出地了。

"啧啧，黑青。"

"啧啧，黑青。"

地里的女人们撇嘴儿，眨眼儿，摇头儿。

愣二疯了

人们不机明愣二愣得好好儿的咋就给疯了。也不机明愣二疯得好好儿的咋就又不疯了。

愣二爹有喘病，老根儿了。吃甜草苗不顶用，想上矿跟愣大要点麻黄素。愣二妈说："去！半年没见他一分钱。就便儿要些洋灰袋。"愣二爹颤抖颤抖地爬上了到矿拉粪的马车。

愣二在爹走的第二日就疯了，疯得跟上回一样样儿的，一天价净是"杀人——杀人——"地喊，还"叭叭"地拍炕。

愣二面迎天躺在炕上。黑的大巴掌伸直，"叭！叭！"地拍炕，就像那场面打连枷。拍乏了，就后脑瓜顶住炕，身子往起挺着"杀人——杀人——"地喊。喊乏了，再拍炕。

愣二妈不离开，守着他。

要真杀就灰了。要真杀就撞上鬼了。愣二妈跨坐在锅台边，瞪着眼睛出神地想。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

愣二常说："穷球的。连顿衡莜面的窝窝也吃不起。老和山药蛋。"愣二妈说："想给你攒个钱。"愣二说："球。靠不吃衡莜面窝窝，几球年能攒两千块。"

这回，愣二妈给愣二做了衡莜面窝窝，可愣二不吃。只是挺着身

子喊杀人和叭叭地拍炕。硬是把洋灰袋裱的炕席给拍得露出了土泥皮。

村人们说，赤脚板儿医生不行就问个大仙爷看看。愣二妈摇头。愣二妈知道这都不行。愣二妈知道上回就不是赤脚板医生也不是大仙爷看好的。

真杀就灰了。真杀就撞上鬼了。愣二妈想。

可是村人们不知道在第几天的早起，就不听愣二杀人也不听愣二拍炕了。

愣二圪窝在炕头呼噜呼噜打鼾睡。

“吃了？”有人问担水的愣二妈。

“吃了。”

“好了？”

“好了。”

“咋好的？”

“好了。”

愣二妈忙忙地跨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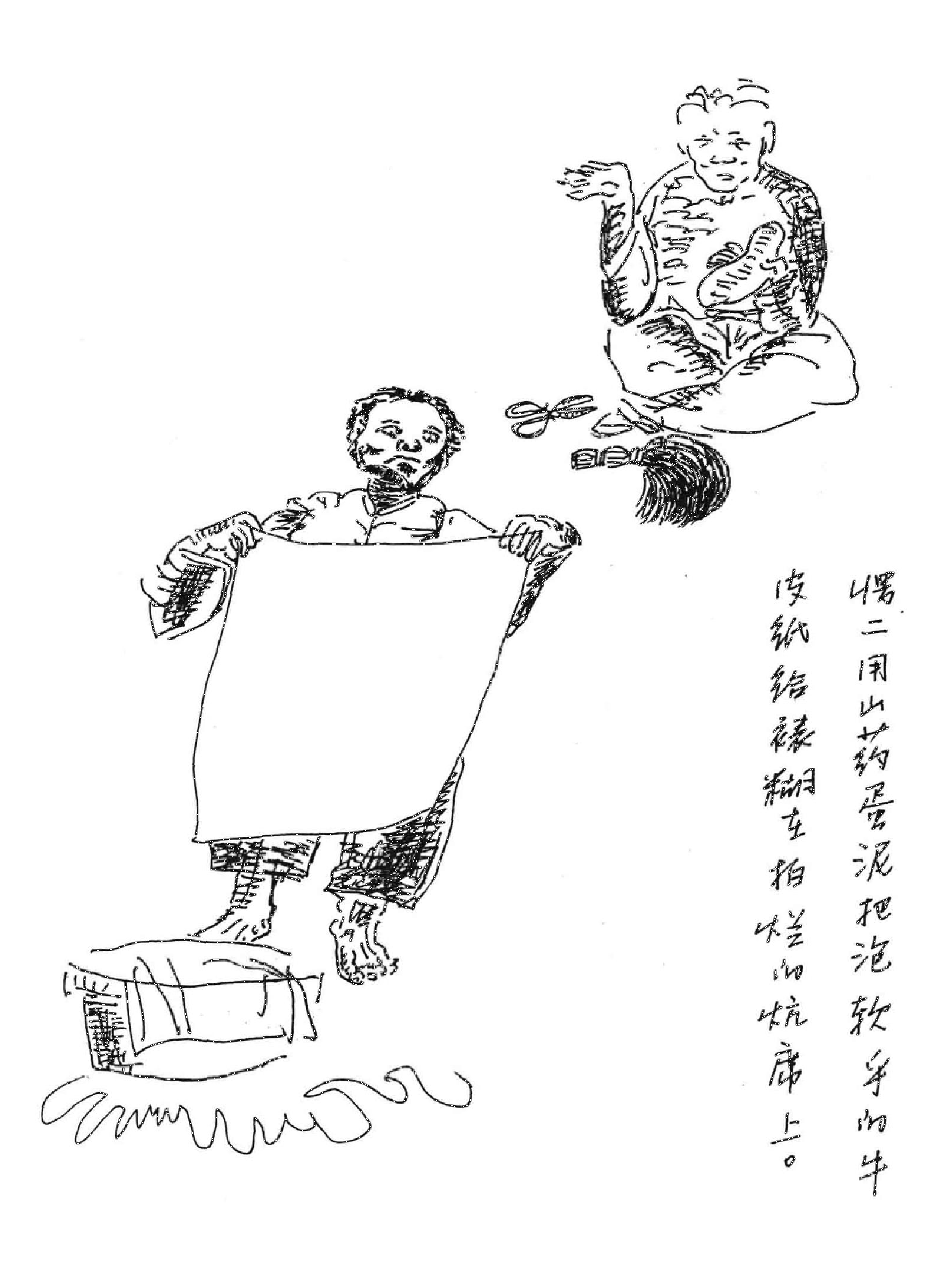
愣二爹坐着粪车回来了。愣二爹说大媳妇主住不给钱，只给了些麻黄素，还拿回了些洋灰袋。

愣二妈没跟愣二爹说愣二疯过，上回就没说。愣二爹也不操心炕皮原来烂成啥样儿，现在又烂成啥样子。愣二爹操心的只是麻黄素，只要有麻黄素嚼就行。他说嚼上狗日的一颗真解瘾。

愣二妈把洋灰袋拆成牛皮纸，用水给泡软乎，再把煮熟的山药蛋给捣成泥。愣二用山药蛋泥把泡软乎的牛皮纸给裱糊在拍烂的炕席上。

总比杀了人好。总比撞上鬼好。愣二妈想。

愣二妈跨坐在锅台边，就看愣二裱炕席就想。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


愣二用山药蛋泥把泡软了的牛皮紙給裱糊在拍烂的炕席上。

莜麦秸窝里

天底下静悄悄的。月婆照得场面白花花的。在莜麦秸垛朝着月婆的那一面，他和她给自己做了一个窝。

“你进。”

“你进。”

“要不一起进。”

他和她一起往窝里钻，把窝给钻塌了。莜麦秸轻轻地散了架，埋住了他和她。

他张开粗胳膊往起顶。

“管它。这样挺好的。不是？”她圪缩在他的怀里说。

“是。”

“丑哥保险可恨我。”

“不恨。窑黑子比我有钱。”

“有钱我也不花。悄悄儿攒上给丑哥娶女人。”

“我不要。”

“我要攒。”

“我不要。”

“你要要。”

他听她快哭呀，就不言语了。

“丑哥。”半天她又说。

“嗯？”

“丑哥唬儿我一个。”

“甭这样。”

“要这样。”

“今儿我没心思。”

“要这样。”

他听她又快哭呀，就一低头在她脸上亲了一下。绵绵的，软软的。

“错了，是这儿。”她努着嘴巴说。

他又在她的嘴唇上亲了一下。凉凉的，湿湿的。

“啥味儿？”

“啥啥味儿？”

“我，嘴。”

“莜面味儿。”

“不对不对。要不你再试试看。”她探起胳膊扳下他的头说。

他又亲了她一下，说：“还是莜面味儿。”

“胡说去哇。刚才我专吃过冰糖。要不你再试试看。”她又往下扳他的头。

“冰糖。冰糖。”他忙忙地说。

老半天，他们谁也没言语。

“丑哥。”

“……”

“丑哥。”

“嗯？”

“要不，要不今儿我就先跟你做那个啥哇。”

“甭！甭！月婆在外前，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咱温家窑的姑娘是不可以这样的。”

“嗯。那就等以后。我跟矿上回来。”

“……”

又是老半天，他们谁也没言语。只听见月婆在外前的走路声和叹息声。

“丑哥。”

“嗯？”

“这是命。”

“……”

“咱俩命不好。”

“我不好。你好。”

“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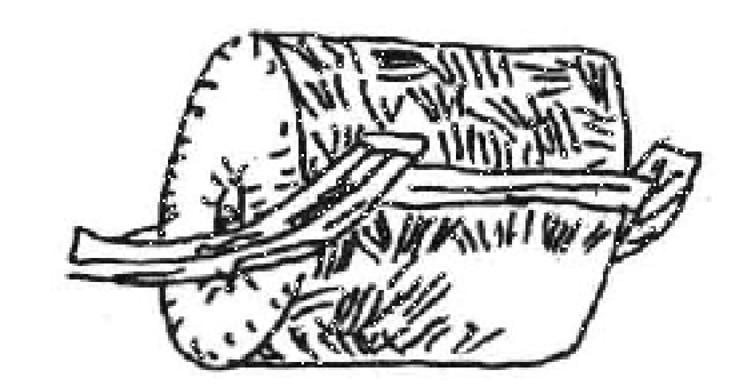
“你好。”

“不好。”

“好。”

“就不好，就，不……”

他听她真的哭了，他也给滚下了热的泪蛋蛋，“扑腾、扑腾”滴在了她的脸蛋蛋上。



又呆老半天，他们谁也没言语。只听见伊婆在外前的走路声和叹息声。

锅扣大爷

锅扣大爷又叫人们从野坟地给抬回来了。

锅扣是外省份的人，村里没亲戚，可全村人都叫他锅扣大爷。他一喝醉酒就不分辈数地给所有的人当大爷，村人们也就真的不分辈数都这么叫他。

锅扣是温家窑村日每日要喝酒和日每日都能喝得起酒的人。锅扣的弟弟盆扣是省里头的大官儿，每个月都给他寄个三十二十的，可齐叫他给喝了酒。

锅扣喝酒不就菜，还好喝热的。锅扣热酒的方法跟人不一样。他是在裤裆里补个兜，把酒瓶往里一塞就顶事了。喝两口又塞进去。喝两口又塞进去。

锅扣大爷也给人喝他的酒。

“来！给大爷喝他狗日的一口。”说着，他就一吸气，把皱巴巴的肚皮给吸出个洼洼，手就伸进裆里，把酒瓶拔出来。酒瓶温乎乎地热。除了酒味儿，还有股别个的味道。

有人嫌，不喝。有人不嫌，撑起瓶子就咕嘟咕嘟吹喇叭。

锅扣眯着笑眼，歪侧着头，看人喝。他的嘴还在一张一张地动，好像那酒是倒进了自个儿的肚里。


说着，他就一
吸气，把鼓
巴巴的
肚皮
吸出个
洼洼，
手就伸进衣兜里，把酒瓶拔出来。

锅扣每喝得七嗝儿八嗝儿，就摇晃着往野坟地去，嘴里还哼着老也就是那两句麻烦调：

白天我想你墙头上爬
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

到了野坟地，他就手脚一伸，四八丫叉地倒在一块大青石上睡大觉。天气要是不冷的话，他还把衣裳都扒光，任大蚂蚁小牛牛儿在肉皮上窜来又窜去，窜上又窜下。

“去！到野坟地往回抬抬你锅扣大爷。要不，会着凉的。”上了年纪的说没上年纪的。没上年纪的就呼喝着三个和五个的去了。

碰到酒醒些，他们就逗他：“锅扣大爷给蹦个老虎呗。”他说：“老了老了，蹦不了啦。”

“不老不老。”人们说着就拔些草，拧节绳。锅扣就撅起屁股，用屁沟子把草绳夹住，四脚扒在地上一下一下往前爬。

“蹦！蹦！”人们喊。

锅扣大爷就张开大嘴“吼呜——”吼一声。吼过，瞄住那人，一用气就向他扑来。屁沟子的草绳不掉，和裆底的那串稀稀地吊着的东西一起晃当着，磕碰着。直笑得人们打疙瘩。

这次，人们又把锅扣大爷从野坟地抬回来了。可这次抬回来的锅扣大爷只吐出一句话就再没醒来过。

他说：“把我埋进三寡妇的坟。”

谁也没牢防住他说了这么句话。这句话把村人们给说了个大眼瞪小眼。

男人

老柱柱盘腿坐在煤油灯前，眼睛倒来倒去地紧跟着那两个蛾儿。那两个蛾儿呼扇着笨翅膀，硬扑那煤油灯。灯苗儿让它们扑得一下一下地闪。窑里也跟着一闪一闪地黑。

老柱柱不忍心看着它们给活活儿烧死，就把那两个蛾儿轰走了。

他支楞起耳朵听听西房，他女人跟他弟弟二柱还在叽叽喳喳地说话。

说了半夜了，还说。是圆是方早该定了，还说。二柱最想跟嫂嫂说话了。这个，老柱柱早就看出来了。

“嫂嫂嫂嫂，我记得你生大侄子的那年是十四岁。你说你十四岁就能生娃娃？”

“嫂嫂嫂嫂，好几个下乡的都以为是我和你。以为我哥是你公公。你说失笑不失笑。”

“嫂嫂嫂嫂，人们都说二侄子像我。还说我是给哥哥拉边套，你听听这像啥话。”

这样的话，二柱当着老柱柱的面也敢说。

背后狗日的说不定说得更灰。老柱柱常这么想。狗日的对他嫂嫂有心意了。老柱柱常这么想。起初，老柱柱一这么想，心里就发紧就

发急。后来，也就不觉得有啥了。起初，他盼着二柱能快快成个家，好另外过开。后来，就不这么想了也不这么盼了。

成不成，就在今儿这一黑夜，老柱柱想。

老柱柱瞭瞭炕头，炕头睡着俩光头后生。平素他们是跟着叔叔在西房睡。今儿他们的妈跟他们叔叔有事要定规。吃完夜饭，老柱柱就把俩小子留在这厢。

唉——二十四五的二十四五二十八九的二十八九。唉——为啥没养下个女娃。要有个女娃就好了，要有个女娃少说能换回一个。换回一个就不愁了。老柱柱想。

二柱快四十了，还是个光棍儿。虽说这些年手头里也攒下个女人钱，可不是这不对就是那不对的，没人跟。前些日有人给说了个内蒙的寡妇，可一拉溜还带着三个男娃。二柱说，该咋，再不要恐怕连个这也摸捞不住。

做不得做不得。这不是明明往火坑坑跳？做不得做不得，要知道，这跳进去可就再也跳不出来了。老柱柱说。

那两个蛾儿又相跟着飞回来了。又是你一下我一下要不一齐上地硬要扑那灯。灯苗儿给它们扑得一闪一闪地黑。窑里跟着暗一下暗一下地忽闪。

“嗞！”有个蛾儿的一扇翅膀给燎下半个。它带着一股烟逃向黑处，留下的那另一个，还在来来回回地扑灯苗儿。

“看看。这就好了，这就不扑了。”老柱柱瞭着那只烧了翅膀的蛾儿说。

那只蛾儿飞进黑处看不见了。老柱柱又调转头看这另一只。这只蛾儿还在扑灯。越扑越起劲，就像是要跟灯拼命呀。

有啥瘾，非要不顾死活地扑。老柱柱想。

有啥瘾，非扑，非扑。老柱柱想。

唉——我看出了。这人活一世，男人就是那没出息的蛾儿，女人就是这要命的灯。男人扑来扑去扑女人，可临完还不是个往火坑坑跳？



这人活一世，男人就是
那没出息的蛾儿，女人
就是这要命的灯。

老柱柱想。

那还不是个这？就是个这。老柱柱想。

老柱柱就想就支楞起耳朵听。西房好像是没了叽叽喳喳的声音。

成了？老柱柱的心一惊一喜。哧溜哧溜从当炕滑擦向门，又欠起屁股探起头听。刚才的那种叽叽喳喳的声音是没有了，可又有了种别的响动。不知道老柱柱是真的听见了还是心里犯疑记。

成了。老柱柱的心一抖一颤。他赶快瞭瞭炕头睡着的那俩光头后生。

该咋？二十四五的二十四五二十八九的二十八九。老柱柱想。

想着想看，那种不知是真的还是犯疑记想出的声音，又从西房传到老柱柱的耳朵里，越来越响越来越亮，震得老柱柱头晕。他赶快看看炕头那俩光头后生，那种声音才慢慢慢慢地小了，慢慢慢慢地静下来。

刚才烧了翅膀的那个蛾儿又一晃一晃地飞回来了。飞也飞不稳，可它还要一晃一晃地向灯苗儿扑。

这回老柱柱不管它了。眼看着它就要叫烧死，可他不管它了。他知道管不住。管了这阵儿管不了那阵儿，管了今儿管不了明儿。他知道它就是个扑灯的东西。它活着就是为了扑灯，没别的做项。

"嗞！"那只蛾儿的又一扇翅膀给冒了烟。它扑腾了几下秃膀子，就"叭哒"一下跌在灯台上。肚皮迎天死命地乱蹬脚，想往过翻身，可就是翻不过来。越想翻，越是翻不过来。

"叭哒！"另一只蛾儿也给跌在了灯台上，连脚也没蹬一下就不动了。它是给活活儿烧死了。

看看，就图了个这。老柱柱想。

唉——娶下是娶下的愁，娶不下是娶不下的愁。反正是个愁。唉——男人，男人，我看是难人，老柱柱想。

西房传过开门声。老柱柱赶紧又滑擦到灯跟前。

是二柱进来了，脸上没恼也没笑，给老柱柱扔过个红布包儿。

“哥。就依你们的。”

老柱柱接住包包儿没做声。

“先拿这钱给孩子们捏上三间窑。”

老柱柱捧住包包儿没做声。

“咱俩隔半个月这厢，隔半个月那厢。”

老柱柱盯住包包儿没做声。

二柱说完就又过了西房。

老柱柱看看红布包儿，看看那俩光头后生，又看看眼跟前的灯。早又有两个新的蛾儿飞来了，很有力量地呼扇着翅膀扑向那灯。

贼

真黑。

黑得看不见低矮的窑，也看不见自个儿的手跟脚。

黑是黑得啥也看不见啥，可板女就是能看见路。

路在发光呢。

板女手拿着三个谷面烙的馍儿，拐着条腿，一颠一颠地在路上走。

路的那头是奶哥哥的窑。

板女有两年没去奶哥哥的窑了。去也进不去，那窑整整锁了有两年。

奶哥哥是她妈奶大的，她跟奶哥哥相好。小时候耍过家家她就给奶哥哥当媳妇儿，奶哥哥也好叫她给当。长大了些她就跟奶哥哥说："奶哥哥奶哥哥我真的给你当媳妇你真的要不？"奶哥哥说："我要。真的要。"

就是为了奶哥哥，她才在十五年前没跳井没上吊，嫁到奶哥哥村，给了一个半傻不傻的五成儿货。五成儿货白天机明一阵不机明一阵，到了黑夜就全不机明了。头一挨住炕沿就成了死猪。

板女等五成儿货成了死猪，再等天黑得啥也看不见啥，就到奶哥哥家。

“才来？”

“总得先打发咱娃们也睡着。”

他们就再不说别的了。别的都没用。把衣裳脱光就全顶了。他瘦瘦的。她肉肉的。他趴在她身上就像是蚂蚱蹦在蛤蟆上。

做完那个啥，他也不下去。是她不让他下。她说，你就这样的睡哇。他就听了她的，就那样的迷糊上一觉。她给他当铺的。他给她当盖的。

每回都是她把他摇醒。

“给。吃哇。”

她就拿出点吃的给他吃，莜面窝窝山药饽饽苦菜馍馍，家吃啥拿啥。实在没有得可拿，她就偷着到地里摘几个玉茭棒，要不就刨几窝山药蛋装在裤腿儿，拿回来给他煮着吃。

她看他吃。

“你也吃。”

“我不饿。”

“尽我吃？”

“你瘦的。”

有时候，她就叫他在她肚皮上吃。听得他叭嗒叭嗒地嚼，试得他咽东西时肚皮一顶一顶的。她真高兴。再没有比这让她高兴的事了。

这次，她啥也没给他带来。

“唉——穷死了。”她叹了口气摇醒他。

“摘了把黑豆荚想给你煮。叫看田的给没收了。”她说。

“家里喝的是稀糊糊。今儿啥也没给你带。”她说。

“我不饿。”

“你瘦的。”

“咱娃们。”

“你歇心。我常能跟地里往回扑闹点儿，今儿碰个看田的是公社的。狗日的硬跟腰里头摸。”她说。

“我也没个啥能给妹子吃。”

“一天八两颗子。你还不够。”

“要不我下地再滚滚地做锅莜面糊糊喝。”

“唉——穷死了。”

“我再拿火盖烙点斋斋苗儿倒进去。那该多好，要有点油那就美死了。”

“唉——穷死了。”

他下地生火。

“生生哇，”她说，“可你甭做糊糊。”

他看她。

“我出一会儿就回。”

他看她。

“后晌我见狗日的会计往西房搬白面。”

“撞鬼呀。人家亲戚是公社的。”

“怕球他。就他们狗日的吃哇。”

“要不我去？”

“哪能行？你成份高。”

她一把把他推倒在炕沿上。

他把她盼回来了。

她把肩上扛着的一袋白面往炕上一蹾：“狗日的们，就他们吃哇。”

他俩饱饱吃了一顿烙饼。

“真香。越嚼越香。香得舍不得往下咽。”

“咽哇咽哇。场面的莜麦秸垛底还藏着一袋。”

“再有口酒就是皇帝的光景。”

烙饼就滚水吃饱了。她又把衣裳脱光说：“来哇。穷人就这点儿福跟富人是一样的。”

做完那个啥，他说头真晕。

“头真晕？那不就顶是连酒也喝了？”

他们哧哧地笑。皇帝的好光景使得他们哧哧地笑，笑得忘记了第



他俩饱饱吃了一顿烙饼

二天会有点啥事情在等着他们。

他被法院判了两年。

她被五成儿货给打断了一条腿。

真黑。

黑得啥也看不见啥。可板女就是能看见路。

路在发光呢。

她拐起个腿，一颠一颠地加快了步。

路的那头，她的奶哥哥在等着她。

三寡妇

——死哇——快死哇——

三寡妇有十天不吃不喝了。她狠了心要往死里整治自己。盼着自己快快死掉，快快死掉。

——死哇——快死哇——要不——给娃们带害呢——

三寡妇苦了一辈子，受了一辈子，硬强了一辈子。可临到头一下子得了个病就爬不起来了。

是黄病。赤脚医生说。

是命。三寡妇想。

趁人没在跟前，她就爬擦到柴禾窑房，手里紧紧握着根柴禾棍，谁到跟前就打谁，打了儿子打了孙子，打了儿子跟公社请来的穿鞋医生，还打了儿子送来的饭碗和水碗。

三寡妇拿定主意在咽气前不再出柴禾房了。

那年，财财他爹也是这么种做法。

年轻时候，三寡妇在大同城里三道营房巷的一个窑门待过。起先，她在那里只是管劈柴打炭干笨活儿，还专管茶炉的水要老常开着。后

来，老鸨也逼着她跟客人们睡觉，还教她跟客人睡觉做那个啥的时候要哼哼呀呀，要急急地喘气，要把身子扭来扭去。一句话，要越浪越对。老鸨教给她的这些，她都不会做。为这，老鸨常常饿她的肚子，好叫她往会学学，可她就是学不会。

她长得丑陋巴几又身高马大的，只有那些下等客人才要她。他们说，管她，吹灭灯一球样，还图个便宜。他们怕钱白花，一黑夜不让她睡。弄完还要再弄，再弄完还要再再弄。

黑夜睡不好，白天她还得照样做营生。

三寡妇受不了这样的熬煎，就逮住个空子提把大火剪偷跑了。

她要出口外。她听说她爹把她卖到窑子后，就走口外去了内蒙的河套。她要去找寻她的爹。她不恨他。他把她卖给窑里她也不恨他。她知道那是没法子的事情。要不，妈就没有棺材，就得用席子卷着往地下埋。她不恨她爹。她要去寻她的爹。

——死哇——快死哇——给娃们带害呢——

她盖着那个烂皮袄，面迎天躺着，圪挤住的像瘪杏干的眼窝里滚出两串泪蛋蛋。

一只粗粗糙糙的像玉茭轴那么涩巴巴的大手给她抹去了那两行泪。长到十八九，除了自个儿，她还没记得有谁给她抹去过泪。

她抱住了他的手后，又搂住了他的脖子。

逃出了大同城，她就往北走。她不知道河套有多远，可她知道就在西北方向。走着走着，她发觉有五只耳朵直竖竖的狼，在跟着她。她知道它们不光是跟跟就算完，它们跟她不是为了她孤单单，来和她做伴儿。它们是要吃她。她没喊也没叫。妈活着的时候说过，遇见狼不能喊叫，一喊叫狼就扑。她紧握住火剪稳稳地走，慢慢地走。狼们远远地跟了她五里地没下手。她想瞭望个人没瞭见，瞭见个看瓜房。她进到瓜房里，紧握火剪虎住门。

她忘了她是咋跟狼们斗战的。她只记得外前有人跟狼打开了，还有狗很利害很凶猛地在咬。别的她就啥也不知道了，她昏死过去了。

你真厉害。三头狼给你捅死了，一头是捅穿了肚皮，两头都是从嘴里捅进去捅穿了狼的嗓子。他说。你也叫狼给咬了。他说。

听他这么说，她才觉出大腿在疼。她才知道大腿给狼咬下一疙瘩肉。又听他说，她才知道已经过去了三天了。她才知道自个儿是躺在低矮黑暗的小土窑的炕上。

她哭了。可她没有哭出声，只是扑簌簌扑簌簌地往下流泪。那只粗糙的像玉茭轴那涩巴巴的大手，给她抹去了那两行泪。长到十七八了，除了自个儿，她还不记得有谁给自个儿抹去过泪。她先是捉住了他的手，后来就搂住了他的脖子。从那开始，她就跟他一块儿过日子，她跟他做那个啥的时候，不用人教就会哼哼呀呀了，会急急地喘气了，会扭来扭去地扭动身子了。可她没跟她说她是从三道营房窑门里逃出来的，她只是说想到口外去寻她爹。

——死哇——快死哇——还活啥呢——给娃们带害呢——

她抚摸着烂皮褂。烂皮褂就是他那年拿那三张狼皮做的。他说，热了铺冷了盖，天阴下雨毛迎外。当时皮子没熟好，没熟得很柔软，穿在身上圪拉拉响。后来就不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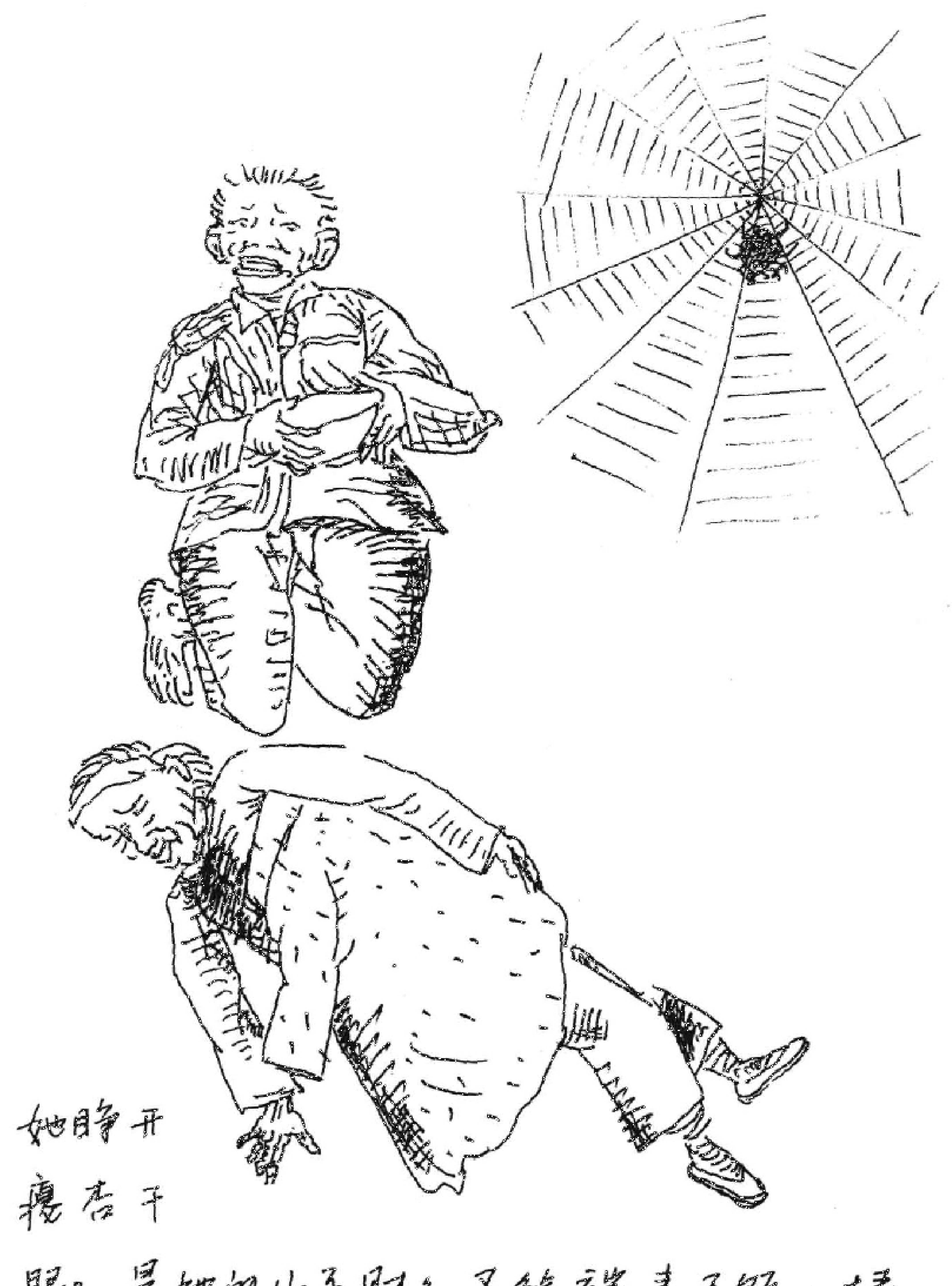
她一直没离开过这个狼皮褂。热了铺冷了盖，天阴下雨毛迎外。只是这会子已经没毛了，就剩个光板板，光得就像他的光脊背。

妈，您好赖吃点儿。她听到有个声音在这么说。

她睁开瘪杏干眼。是她的儿子财财又给端来了饭，捧着碗，跪在她跟前。

——不——我死——让我——死——她嘴唇翕动着，这么说。她已经是再没力气能够拿起柴禾棍打谁了。

妈，医生说县里能治好黄病。财财说。



她睁开模杏干眼，是她的儿子贵才々又给端来了饭，捧着碗，跪在她跟前。

——不——我死——

妈，锅扣大爷说他给闹钱去了。

——不——我死——

她伸出舌头迎接住流到嘴唇上的泪蛋，咽进肚。

妈，要不您喝口水。渴的。

——不——我死——

她又圪挤住眼，又流出两行泪蛋蛋，又是那只涩巴巴的大手给她抹去了泪。

她紧紧搂住他的脖子。

快起开快起开。你也甭哭，哭也没用。一村人尽得黄病死了，我也得上了，我也要死了。他说。

你死我也死。她说。

你快起开快起开,你快走哇,到河套去寻你爹。要不,会带害你的。他说。

我不怕，不怕。她说。

不怕也不行，你得怕。要不，会带害肚里娃娃。他说。

咱们给娃娃起个财财。他说。

噢。她说。

趁她没在，他就爬擦到柴禾窑里，再也不出来了。手里紧紧握着根柴禾棍，不准她到跟前。他把她送来的饭跟水都打翻了。他不吃不喝。第七天头儿，他死了。

她撑着个大肚子，披着狼皮褂往西北走，要到河套去寻她爹。可她走到温家窑就走不动了，把财财生在场面的莜麦秸垛底下，后来她就再没挪窝儿，在温家窑住下了。

人们问她叫个啥，她说叫个三板。人们没叫她三板，叫她三寡妇。叫了她一辈子三寡妇。

妈妈妈,能住县医院了。锅扣大爷跟省里头给闹上钱了。财财说。

三寡妇不言语。

三寡妇连——不——我要死——也不说了。

这下她歇心了。她知道自个儿真的死了。

狗子

"撞鬼呀，你。"

"爷咋了？"

"发灰呀，你。"

"爷咋了？"

人们尽都说狗子，可狗子就是闹不机明撞上啥鬼和发上啥灰了。

狗子虽说是老了，可狗子还受得动。谁叫他受他就给谁受。受得实实在在不要奸。人们都说他担大粪不偷着吃，是个好牲口。

"狗子，下公社给买上五个铧。供销社的铧耐使。"队长说。

"行。"狗子说。

"狗子，给我捎上匹麻。纳大底没麻了。"

"狗子，给我捎上包洋火。要白头的。"

"狗子，给我捎上把夜壶。壶嘴碰跌了，净割我。"

"狗子，给我捎上个顶针。顶针让猫娃耍丢了。"

行行行。狗子都说行。就动身出了村，迎南朝公社走。

他妈的阳婆儿真毒，晒得爷一头一头出脚汗。狗子就走就骂阳婆儿。

他妈的路真烫，想往熟烤爷脚板呀？狗子就走就骂路。

狗子冲两旁瞭望，想找草地走，草地不烫脚。可两旁没草地，不是石头就是石头，不是沙子就是沙子。狗子只好还是走在土路上。路上的干土面面就像是罗子罗过的山药粉面那么干那么细，赤脚板踏踩上去噗噗地四下里喷溅。

真要是山药粉面就好了。狗子想。

要真的是山药粉面能有这么多，就不往死饿人了。我的干妹妹也就不往内蒙嫁了。

对坝坝圪梁上那是谁
那就是要命鬼干妹妹

崖头上杨树不一般高
天底下就数干妹妹好

你在那圪梁上我在沟
亲不上嘴嘴就招招手

狗子一想起干妹妹就想唱这调子，多会儿想起多会儿唱。那次半夜他给想起干妹妹了，他就放开嗓子唱起来。也不怕聒吵了人们睡觉。唱呀唱，唱了一段又一段，唱得泪蛋蛋直往下流，可这次狗子唱了三段不往下唱了。倒不是嘴干得过，也不是舌燥得过。是他又给想起了他的狗女妹妹了。老也不想狗女了，可这次不知咋的就给想起了狗女。一想起狗女，他就没气了。狗子赶快去想别的，好把狗女妹妹忘了。

该做点啥呢？总不能闲着。闲人出事故。人总得有点做的才对。狗子一下子给想起点做的，那就是想想三寡妇。一想起三寡妇狗子就高兴。不论是啥时候，狗子只要想起三寡妇，他就高兴了。

“叭！”

狗子正要想三寡妇，天上给“叭”地跌下个大雨点。把路上的干

粉面面给打了个坑儿。像是从天上给扔下个铜制钱。

“叭！”又扔下一个。

“叭！”又扔下一个。

“叭叭叭叭”，大雨点立马把土路给打成个麻麻脸。那闻了一辈子的泥土气的香味道，也就立马给扑上来。狗子狠狠地抽吸了几下鼻子。

真好闻。这味道为啥恁好闻。狗子就抽吸鼻子就想。

他妈的老天爷说变就变。这也倒好，凉荫荫的，头上也用不着出脚汗了。

狗子抬头瞭瞭飞来的一块镶着亮边儿的黑云。那云的屁股后头还紧追着好大好大的一片灰云。

不好！人灰撞乱子，天灰下蛋子。狗子的脚急急地加了劲儿。

狗子远远地瞭见前头有个场面，场面里有个窝头似的莜麦秸垛。狗子又在脚上加了些劲。

当狗子跑到了场面的时候，那冷蛋子也就“嘣嘣嘣”地砸下来。

有的大豆大，也有的鸡蛋大。

狗子撅起屁股在莜麦秸垛三刨两刨就刨出个狗窝，把自个儿藏了进去。

完球了，又喝西北风呀。狗子圪缩在窝里，就瞭外前的冷蛋在场面上跳高高就想。完球了，又喝西北风呀。

这时候，狗子又接住给想起了三寡妇。

狗子想起的是那次。狗子老常老常能想起那次。那是多少年前的事狗子记不住了。可狗子记得，那次也像这样，冷蛋在“嘣嘣”地跳高高。那次不是在场面，那次是在野坟地。

狗子家的斋斋苗儿没有了。别的可以没有，可斋斋苗儿不能没有。山药咸稀粥、莜面煮鱼鱼、凉拌山药丝，还有调苦菜，要想有味道就离不开斋斋苗儿，斋斋苗儿是穷人的调料。

狗子听说野坟地的斋斋苗儿好，就趁着晌午花儿开得旺时去摘。起先，阳婆红耿耿的，热得狗子一头一头出脚汗。快进野坟地的时候，

一股大风刮过来，紧跟着老天爷就往下跌铜钱大的雨点子。

狗子瞅中一棵大树就跑过去，避雨。狗子圪蹴在树下看雨点叭叭往下落。

从野坟地跑过两个人。狗子正要喊他们过这儿，他们却拐到了崖头底下。这时候狗子才看清那男的是锅扣那女的是三寡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嘣嘣嘣”的冷蛋给从天上砸下来。

“你快看，冷蛋给跳高高呢。”狗子听出这是三寡妇在说话。

“管他。”这是锅扣的声音。

他俩咋就跑到一块儿了，他俩进野坟地干啥，也是摘斋斋苗儿？狗子想。

后来，冰雹停了。雨越下越大，都给从树叶叶上漏下来，把狗子给淋湿了。狗子也想下到崖底去。他看出雨扫不到那儿。

他两手抱住头冲出树下，一拐弯，他呆傻住了，他看见三寡妇和锅扣都是光溜着身子。锅扣正往地下铺展他们的衣裳。三寡妇站着看他铺，从她的手势能看出，她是让他重铺，再往崖壁靠靠。锅扣听了她的，就又重铺，三寡妇正是面朝着狗子站着。她没看见狗子，狗子可是把她全看见了。锅扣把几件衣裳全铺垫好后，三寡妇就面迎天躺下去。狗子看见她的两条大白腿像剪子似的给锅扣打开。正在这时候，有冷蛋又给“嘣嘣嘣”地从天上砸下来。狗子赶快抱住头又往大树下返。

一阵云卷过去了。一阵雨浇过去了。一阵冷蛋砸过去了。狗子又出了树，想下去看西洋景。可是锅扣和三寡妇早走了。

这件事，狗子没和任何的别旁人说过。

自那以后，狗子老忘不了那天。老常老常能想起那天在树底下让雨水给洗了个灰。自那以后，狗子一看见三寡妇就想笑。

这阵子，他又是笑呀笑的，笑出了声才知道自己是在莜麦秸垛底。是在看场面的冷蛋在一蹦一蹦地跳高高。

“那是啥？”

狗子一下子瞭望见场面排排地排着的一溜一溜的土坯。

日你妈，那还不叫冷蛋全给砸成个稀巴巴烂?

狗子噌地从狗窝钻出来，忙忙地就是个往下揪莜麦秸。揪一抱就跑去苫土坯。再揪一抱就再跑去苫土坯。大豆大的鸡蛋大的冷蛋直往狗子的骨头上砸。

日你妈老天爷，你不把爷砸死你就不是个好牲口。日你妈狗子，你不把土坯苫好你就不是个好牲口。

狗子就骂老天爷就骂自个儿，就抱着麦秸去苫土坯。当鸡蛋大的冷蛋没有了，只剩下大豆大的时候，公社召集起的人顶着簸箕筐箩跑来了。远看，狗子觉得那些人一个个都像是长着手的蘑菇。当中的一个蘑菇给摔倒了，骨碌两个滚儿后想爬起来，可是紧接住又给摔倒了。狗子闹不机明得是，别的那些人一个个从他身边跑过去，可为啥都不管他。任他摔了一跤又一跤。当那些蘑菇们跑到场面，才知道土坯早已经让狗子给苫盖好了。可狗子的脑袋瓜子叫冷蛋打得尽疙瘩。

公社把这件事告给到县里。县里把这件事告给到专署。专署派报社跟广播电台的人来到温家窑，来找狗子，要问问狗子为啥敢顶着碗大的冷蛋去抢救公家的财产。

“球。顶大的是鸡蛋大的。没有碗大的。碗大的还不得把我给楔死。”狗子说。

“球。我原根儿也不机明那是公家的还是母家的。”狗子说。

听了这话，报社的跟电台的都摇头，摇完头，他们又问狗子劳动的动机啦、目的啦什么的。问了半天，解说了半天，狗子贵贱闹不机明这些城里头的人尽说的是啥。

最后，有个捉笔的人说:“这样吧，就按你的说法。你说说，你为啥好受苦?”

“球。这会儿我是老了。年轻时候给皇军盖炮楼，可比这能受呢。皇军每回都夸幺西幺西我大大的好。这是句日本话。”

报社的跟电台的人不摇头了。他们扭转身齐走了。

“撞鬼呀，你。”



公社召集起的人顶着簸箕笆篓跑来了。这会，狗子觉得那些人一个个像是长着手的蘑菇。

“爷咋了？”

“发灰呀，你。”

“爷咋了？”

人们尽说狗子。可狗子就是闹不机明撞上啥鬼和发上啥灰了。

打平花

隔上个一月两月的，年轻些的光棍们就要朋各着打一顿平花。充充足足讲讲究究滋滋味味地吃个大肚圆。

“咋地？时常了没闹，闹他狗日的一下？”

“今儿黑夜闹？”

“今儿黑夜闹就今儿黑夜闹。”

这就算是定了。剩下的就是看看谁出啥谁谁出啥。

不用问。酒是没有的。吃肉更是连做梦也想不起的事情。

“愣二，你给挖升莜面。”

“老是叫我给挖莜面。”

“要你给倒麻油你家又没有。”

“分的油齐叫我妈给卖了。”

“葱蒜辣椒？”

“我家没那。我家就有斋斋苗儿。”

“你看你看。要不这次你甭打了。”

“我挖。我给挖。”

愣二回家跟妈说：“爷们打平花挖升莜面。”愣二妈说：“这日子还能过？连锅也要吃塌。”愣二说：“你给爷挖不？”愣二妈不敢反答了。

愣二妈怕愣二再给疯了。疯了的话，愣二一黑夜不叫她睡觉。那是够她受的。

说是年轻光棍儿打平花。可每回也少不了两个老的。一个是五圪蛋。一个是下等兵。

下等兵老早年给傅作义部队当过伙头军，懂得切葱要切成斜丝儿，不能切成顶针圈儿。还懂得往菜里放油要放在最后。先放油的话就看不出了。再有就是，你要是有白面的话，有肉的话，有调料的话，下等兵还会给你包饺子。下等兵是光棍儿们的厨子。

五圪蛋一人住三间窑不说，家里还有口熬猪食的大锅。打平花人多，锅小了是不行的。五圪蛋的家是光棍儿们的食堂。

光棍儿们尽着自己的能水，跟家偷些这拿些那地都来了。

“愣二，数数几个人。”

“又考我不识数儿呀。”愣二说着就扳起指头，嘴里一颗头两颗头三颗头地数。数完说：“九颗。”

“不对。明明是十颗。”

愣二就又一颗头两颗头三颗头地数过一遍说：“明明就九颗。”

“愣二，你摸摸自个儿脖子上长着个啥？”

“呀——咦！我又忘了我的这颗臭倭瓜了。”愣二拍着自个儿的脑门说。

大伙儿哄地都笑。没吃饭先饱饱笑一场，也能去掉半身的累。

下等兵说十个人才凑了三升莜面，不够吃推窝窝，只好还吃煮鱼鱼。说完他就和面。大家伙儿围成一圈儿看他做。

下等兵给他们每人发一小点儿和好的莜面，让他们净净手好搓鱼鱼。他就去熬汤。大家伙把发给的那点儿莜面用两手搓来搓去，硬是把白灰色的面块儿搓成黑的团儿。像颗中药丸。

人们这就算是净了手，就一齐来搓鱼鱼。每人先从和好的大面团上揪一块下来，两手把它揉擀成萝卜样子的粗棒儿。再用二拇指和中指把粗棒儿夹住，这就像是下乡的干部老赵吸洋旱烟的那种样子。每

人就从各自夹着的面棒儿上扭下一小点儿来，两手心对住搓。“嚓嚓嚓”搓三下，“啪”拍一下，一条鱼鱼就出来了。下等兵告给他们要把鱼鱼搓成一寸长短两头尖尖。可他们就是做不到。有的搓得大有的搓得小，有的胖胖的有的瘦瘦的，老也不是正好好。

愣二才不给搓鱼鱼。再说，他想搓也不会搓。他把大伙儿先头的那些黑药丸儿揉在一起，说是要捏小狗娃。可左捏右捏捏不像。又说要捏小猪娃，还是捏不成。他就干脆把那团黑面给搓成个长东西，往腿裆上一放说：“你们看像不像玉茭的？”玉茭一听，上来就往倒按他，他敢快告草说：“不是你的不是你的是我的。”

玉茭这才饶了他，又去搓鱼鱼。愣二看看那黑东西说：“我的没这么壮大。对了，是贵举老汉的那些驴的。”光棍们就又放开嗓子痛痛快快笑了一顿。

愣二是光棍儿们的耍活儿。没他就不如有他红火。

锅开了水滚了。山药蛋汤汤熬成了。大鱼鱼小鱼鱼下水了。红的辣椒段儿和绿的葱丝儿跟大鱼鱼小鱼鱼胖鱼鱼瘦鱼鱼在锅里翻腾着，直翻腾得大伙儿咕噜咕噜咽唾沫。

大锅抬起了。鱼鱼们都安静下来。光棍们说的不说了，笑的不笑了。眼睛跟来跟去地瞅着下等兵给每人海了一大碗。地下的人们靠泥瓮圪蹴着，炕上的人们也不坐，也都是靠住墙圪蹴着。他们齐把头埋进海碗里，“吸溜吸溜”地猛吃。

“吸溜，吸溜”。“吸溜，吸溜”。

满窑房里光听见“吸溜吸溜”响，要是不知道他们是在做啥的话，就会以为他们是齐在哭。

三碗过后，看看猪食锅，还有多半锅。大家伙儿这才松下劲儿，放慢了吃。

“你说公社的电演里头摆八盘八碗，那保险是真吃呢。”

“用说。”

“保险也是打平花。”

光棍们说的不说了，笑的不笑了。眼睛跟来跟去地瞅着下等兵给每人满了一大碗。



“用说。”

“你说那男的女的吃老虎儿也保险是真的唬儿呢。”

“用说。”

“你说那当老婆汉子的也保险是真的要做那个啥呢。”

“用说。”

“甭说了！都说你妈们的鸡巴大小呢，说！”愣二猛地站起来，就用筷子敲空碗就狠狠地骂。骂完，走到猪食锅跟前，又狠狠地海了一大碗。

“我日死你妈！”愣二又狠狠骂了一句。骂完，圪蹴在瓮旮旯吸溜开了。

这一阵骂，骂得人们都不言语了，光棍儿们并不是怕愣二，可齐叫愣二给骂得不吱声了也不说笑了。齐都又把头埋进海碗里发了狠似的吸溜开了。直吸溜得顺鼻梁两洼往下淌大汗。不知道这大汗里，是不是还掺和着光棍们的泪。

“吸溜，吸溜。”

“吸溜，吸溜。”

满窑房里一片吸溜声。

“吸溜，吸溜”。

“吸溜，吸溜”。

窑房里一满是这种哭泣似的吸溜声。

愣二、愣二

“给我五十块。”愣二一人门说。

愣二妈洗糊糊锅，没言语。

“我跟你说我要五十块。”愣二说。

“你疯了不是？”愣二妈说。

愣二妈看看炕头。炕头有只红瓦盆，红瓦盆里盛着半盆莜面糊糊，莜面糊糊是给愣二留着的。愣二顾在街上瞎绕，还没吃饭。

“听着没？爷要五十块。”愣二说。

愣二妈用干草叶团把锅里的糊糊底刮舔在鸡食盆，又舀出一瓢水添在锅里，没理愣二。

“爷不想让人来相金兰。”愣二说。

愣二妈转过身看愣二。屋里没点灯，愣二妈看不见愣二的眉脸。只看见愣二像扇门，黑乎乎地堵在门口。

“你疯了不是？”愣二妈说。

“我在井台截住银兰。我跟她说我不想让人来相金兰。她说你有钱？”愣二说。

“我看你一满是疯了。”

愣二妈说完还洗她的锅，黑乎乎的窑里只听得干草叶团磨得铁锅

嚓嚓的声音，还有水发出的那种哗啦哗啦声。

愣二啪地一摔门出去了。

后炕有个驼着背的黑影子，嘴里咯嘣咯嘣嚼东西。黑影子是愣二爹。愣二爹从不管别人的事，只要喝完糊糊能有颗麻黄素嚼就行。别的事一概不管，油瓶跌倒也不给往起扶。为了能让麻黄素多在嘴里嚼嚼，他把窝头放在灶坑里烤干，再掰成手指甲大小的块儿。每次在吃麻黄素的时候，他就放两小块儿干窝头在嘴里，和麻黄素一起嚼。

"咯嘣嘣嘣"。"咯嘣嘣嘣"。

后炕的那个驼着背的黑影子还在嚼。

金兰盘住腿坐在炕头撕烂棉花。烂棉花在她背后的炕脚旮旯堆着。

"噌噌噌"。"噌噌噌"。金兰撕。

金兰撕了好几天烂棉花了，从地里一受回来就上炕撕。

"噌噌噌"。"噌噌噌"。金兰撕。

"还不快把它倒了。撕。"银兰说。

"你撕得不烦躁，我看得烦躁。"银兰说。

绕了半夜没借出五十块钱，愣二决定上矿跟愣大去要。

天不亮愣二就摸摸揣揣地穿衣裳。

"去哪？"愣二妈说。

"管爷！"愣二说。

村子离矿八十里。愣二拉粪上过几次矿。那几次都坐的是粪车。大柜似的粪箱上面铺些干草，坐上去真舒服。可以坐起身瞭望路两旁的受苦的男人和女人。也可以躺下来瞭望天上的那些闲逛着的白云和黑云，起初的味道是有些臭，可是臭臭臭的就不臭了。啥也是个这，只要一惯了就不觉得了。香也不香了臭也不臭了。甜也不甜了苦也不苦了。都就是个这。可就是有一条不在这里头。那就是，没女人的难

熬永也难熬，永也惯不了。除非骗了。下等兵是这么说的。狗日的，他咋不骗？

这回没粪车可坐，就得步行。出了村，愣二迈开大步朝南走。

上了第二道梁的时候，愣二瞭见阳婆从东面的地边冒出个头顶。冒着冒着就一下子给蹦出来了。山梁让阳婆打得明一块暗一块。明的地方黄黄的，暗的地方黑黑的。

路面上大的和小的石头蛋都把自个儿的长影子往西倒。路叫石头的影子弄得长一条短一条的尽是黑道道。愣二觉见得这路就像是个长梯子，那黑道道就是梯档子。愣二还觉见得自个儿能登着这路梯子上了天。

愣二这么一想，就高兴了，就放开粗嗓门给吼了一声。

"啊欧——"

愣二就这样，愣二就是这么个人。一高兴了就要冷不防地放开嗓子吼一声。啊欧。就一声。在家也这样，他一吼，窑顶的干土就刷刷往下掉。有时候还夹带着土坷垃，吧啦圪嗒地给掉下来。

愣二猛地想起该着响响亮亮地喊一声金兰。小时候，他常响响亮亮地喊金兰。一阵阵儿不见金兰，他就阖村绕着喊金兰。金兰有时候故意躲起来，要不就是偷悄悄地一路跟在他身后，听他扯开嗓子瞎喊。自金兰长大到能出地受苦了，金兰就再不准他这么的叫她。金兰说，你再这样我就翻恼呀。愣二就不敢这样了。

愣二回头瞭瞭，温家窑村早就叫好几层山梁给挡住了。

"金兰金兰金兰金——兰——"

愣二憋足气狠狠地喊了一声金兰。这一喊，愣二来了劲。腿也不乏了步迈得更大了。

愣二嫌路有时候绕绕弯弯，他就照直走。照直走就得跳下沟扒上崖。劲是费些劲，可愣二还这么干。愣二有的是劲。

愣二看着自个儿长长的影子闪过一道一道沟壕，又闪过一道一道圪塄。等到影子越缩越短，短得只有半个自个儿长的时候，愣二才觉

出该歇缓歇缓。

路边有棵柳树。这棵柳树下半截的皮让牲口给啃光了。愣二觉见得这棵树好像是个光屁股人，站在那里。愣二把自个儿放倒在这棵光屁股树下。他的两只脚互相帮着把鞋蹬下来。愣二让脚指头像手似的抓动抓动。愣二原先不懂得这么做。那次晌午听温孩的房，从窗孔眼儿看见温孩做那个啥的时候，他的脚趾头就是这么的在抓动。自那以后，愣二也学会了这么做。

抓动了一阵脚趾，愣二觉得很好受，觉得心里很舒坦，还觉得该唱两句要饭调。以往唱要饭调，他是逮住哪句唱哪句。今儿个，愣二觉得该想想，想个好的来唱唱。

想想。想起该唱这句：铜瓢铁瓢水瓮上挂，至死也不说拉倒的话。

对！这句好。就这句。

可他一张嘴，嘴里给飞进个小虻蝇。正好是在他要吸足气的时候，小虻蝇给钻进了他的嘴。他呸呸地唾。唾完，也就不想再唱了。有时候就这样，先头还是急着要办的事，后来一下子就不想办了。

“我日死你妈！”愣二说。

路边有一泡牛粪，一团小虻蝇哄哄地在牛粪上空打转。一伙屎巴牛在粪里滚。有个屎巴牛从粪里用前爪爪推出一颗粪蛋蛋，推一会儿，又返转身扳着往后滚，还不时地回头看路，看看走对了没。它要把这颗粪蛋蛋弄到窝里攒起来，好过冬。又有一只屎巴牛过来了，给它帮忙。

保险是它老婆。愣二想。

“我日死你妈！”

愣二骂过后，一脚板就把屎巴牛带粪蛋蛋给扫下了沟。

愣二觉得很解恨。

愣二伸出脚板把躺在一边歇凉的鞋钩过来，把两手穿在鞋里对住拍，拍了几拍，倒出里面的沙沙和泥土，把鞋换在脚上。

愣二平素是不穿鞋的，可上矿就得穿。嫂嫂是矿医院管药的，干净。愣二要是不穿鞋，嫂嫂就不准他进家门。嫌日脏。



懵二觉得这棵樹好像个光屁股人，站在那里。懵二把自个儿放倒在这棵光屁股樹下。

金兰盘腿坐在炕头撕烂棉花。烂棉花是从穿过一冬的烂棉衣里掏出来的，掏掉烂棉花的袄和裤就成了夹衣裳，春天秋天就穿它。金兰爹到金兰姑姑家，穿的就是刚掏出烂棉花的这种夹衣裳。

金兰爹到金兰姑姑家是去暗相一个在县打井队做工的后生。相中的话，那后生就要拿着五十块相面礼，来明相金兰。

“噌噌噌”。“噌噌噌”。金兰撕。

金兰一有空儿就撕她的烂棉花。

“你还撕。等你睡着了，我非给你倒了不可。”银兰说。

“噌噌噌”。“噌噌噌”。金兰撕。

天不算是很热。街上哑圪悄静的。

人们都歇晌了。歇晌好。歇晌能缓精神，还能在睡着的时候忘掉好多的事和做成好多事。温家窑的人们日每日都要歇晌。老先人传下来的。

愣二从矿上返回来了。

他抬起脑袋瓜寻日头。想看看人们该不该起晌。可他咋也寻不着日头在哪里。

“死去了。”愣二说。

愣二从井台上的碓臼里捧起一掬水喝了。等水平静下来，愣二趴在碓臼上用水当镜子照脸。愣二从来不记得自个儿家有过镜子，他多会儿想照镜子都是用水照。照过，愣二觉得脸上没啥不合适的地方，就把愣大偷悄悄给他的新工作服套在身上。

新工作服是帆布的。好是太好不过了，就是袄儿领子有点硬。愣二一穿上这工作服就觉得领子像刀子似的在割脖子。为这，愣二就把脖子老直直地挺着，最好是不要跟领子碰住。

工作服袄儿的左上兜上面印着“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红红的六个红字。愣二虽说认不得这是啥字，

可愣二觉得这字很好看。顶要紧的是，红字底下的兜兜里装着有五十块钱儿。十块一张。五张。新得圪楞楞的。

有了这钱，愣二就有了指望。愣二不指望别的，他只指望金兰不要叫别人给相走，还在温家窑住下来，这样，他就日每日能看见她。只要能看见她，他就心宽就满足。别的愣二不敢指望，他知道指望也是白指望。

金兰盘腿坐在炕头上撕烂棉花。

“噌噌噌”。“噌噌噌”。金兰撕。

烂棉花全像是鸡粪，可金兰没把它们扔掉。

金兰一小点一小点撕，撕成毛茸茸的薄片儿，像榆钱儿。她把薄片儿搁在席子上，再撕出一片和它对住。拿手一按，它们就粘接在一起。成了两个榆钱儿大。

榆钱儿大小的薄片儿越粘越大，大成巴掌大。等大成方桌大，她要用麻纸把它卷起来，等到秋天一过，她把棉花卷展开，连同麻纸一块儿都装进夹袄夹裤里。这样，夹袄夹裤就成了棉袄棉裤。温家窑的人家尽都是这种做法。

这阵子，已经撕好的棉花片都在炕上瓮盖上摆着。等得爹给拿回麻纸，才能往起卷。身后头还有好多没撕过的，金兰还在撕。

“噌噌噌”。“噌噌噌”。金兰撕。

“跟打井队的人要啥能不给你。非撕不可。”银兰说。

“噌噌噌”。“噌噌噌”。金兰撕。

“受罪的命。你。”银兰说。

愣二没回自个儿家，先进了金兰院，又贼似的悄悄推开家门，站人进窑里。

“金兰你撕棉花呢？”愣二说。

金兰看见愣二穿了一身新崭崭的工作服，还挺着脖子，觉得他很

好笑。金兰憋住嘴，点了一下头。

“你看，我一看就知道你在撕棉花呢。”愣二说。

金兰只顾撕她的棉花，不言语。

“金兰你撕棉花撕得可好看呢，我可好看你撕棉花呢。”愣二说。

“金兰我也可好看你的光脚板儿呢。你看你的光脚板儿可好看呢。你看，你看你给压住了。”愣二说。

“你小时候我就好看你的光脚板儿。五个脚指头就像五颗豆儿。金兰你是忘了。”愣二说。

“你忘了，有回你叫老柱柱的大公鸡给鸽倒了。我气灰了，硬是把它给逮住，一山柴刀就把它的头给剁下来。可我的手背也让狗日的给蹬得尽血沟。你看，沟还在。一二三,三条沟。”愣二说。

“金兰你看你眉毛上挂着点儿棉花。老好像掉呀掉呀可老不掉。”愣二说。

“你，你有啥事没？”金兰说。

“没事。我刚跟矿上回来。我没事。”愣二说。

“没事你回去哇。”金兰说。

“事倒是没事。我，我是跟你说说，对！看我有了工作。”愣二说。

“就在矿上。不信你看我工作服。你看字，六个字。”愣二说。

“以往我去矿上嫂嫂老不理我。这次我跟她说我妈跟要五十块。她就给我找了工作。”愣二说。

“你看你摇头。我也在嫂嫂医院工作。我头一遭就挣了五十块。”愣二说。

“给你去哇。”愣二说。

“出去！”银兰从后炕猛地给趴起身说，“出去！”

“银兰，我当你睡着了银兰。原来你没睡着银兰。”愣二说。

“出去！”银兰说。

“我跟你一样。有时候想睡可贵贱睡不着。想这想那的想事情。”愣二说。

"出去不？"银兰拿起根尺子。

"银兰！"金兰说银兰。

银兰一倒头又面朝墙睡下。

"我知道你是不信。不信你看我胳膊。"愣二说。

愣二撸起工作服袖子，可愣二没敢往前走，仍立在门口。

愣二只把胳膊伸向前。胳膊弯里有一个黑红色的血疤，好像是落着的一只苍蝇。

"我嫂嫂说医院夸我的血好,没掺假。嫂嫂说过半个月还让我去。"愣二说。

金兰停下撕棉花，直直地看愣二。愣二一下子闹不机明自个儿的眼睛该跟哪儿搁。临完看见了攥在手里的一卷钱。

"给你哇。再过半个月我就又有了。又有了就还给你。"愣二说。

愣二把一卷钱扔在炕上。

银兰一骨碌爬起来,拿住钱照愣二的脸上摔去。愣二愣怔了一下，转身跑走了。

愣二跑回家就躺在炕头上"杀人杀人"地喊，还用黑的大巴掌打连枷似的拍炕。一连两天，他都是这样的杀人和拍炕。

愣二就是这么疯的。

金兰不撕烂棉花了。

金兰把那几天撕好的烂棉花又全给都"嚓嚓嚓嚓"地撕成烂棉花。

金兰扒在烂棉花上哭。

银兰看金兰哭。

福牛

愣二刚疯得不疯了，狗日的福牛又给疯了。

福牛是从县剧团回来给疯的。

福牛疯得跟愣二不一样。人家愣二疯是在自个儿家里头疯，连炕也不下。福牛不是这样。福牛在街上疯，哪儿人多他到哪儿疯。他还不像愣二那样杀人呀杀人呀的，他是给人们唱戏。他又不会唱，是瞎唱。他明明唱得不好，可又非要人夸，要让人说好。谁要是说他唱得不行，就翻脸。

“看眼前是河人。莜面熟来莜面生。八年了。别提他了。他他他是大葱。”他就是这么唱的。

人家原来的词不是这样的。人家原来的词是这样的：

“看眼前是何人？又面熟来又面生。他，他，他，他是大春。”这是样板剧《白毛女》里头的唱词。

“八年了。别提他了。”这句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头的一句话。

他把人家这几句搁在一块儿，东一句西一句地瞎唱一气。

他不光是嘴唱。他还要做动作。他的动作统共有三种。一个是踢屎巴牛飞脚，一个是栽猫跟头。再就是，进一大步退两小步地学着扭秧歌。这三种动作一阵儿不停地轮换使用。

起先，人们不当他是疯了。当他是跟戏班走了半个月回来，故意地给人们出洋相。人们就围住他看红火。连个狗打架也看不见的温家窑的人们，看着他又唱又扭的，觉得很有点劲道，都围上来看。可是看来看去他老就是这四句调子三种动作，有人说："不好不好。换个别的。"又有人喊说："不好。不好。换换。换换。"

不住地喘气的福牛听见人们喊叫，他就停下了唱和比划。满脸的苦样子，像是要哭呀。

"换换。换换。这几个不好。"又有几个人喊。

福牛转着身子看四周围的人。快哭呀的苦相慢慢地换成了恶样子。呲着黄牙，像是想咬人的狗。呲着呲着，他就举起大巴掌，十指伸直又弯曲回来，做成两副耧柴的耙。

福牛没有拿这耙去耙别人，而是狠狠地抓向自个儿的脸。

"再说爷不好！"他就说就狠狠地抓。

"再说爷不好！"他就说就狠狠地抓。

他就这样不停地就抓就说就说就抓。

人们一下子给傻愣住了。半天才有人想起说"好"。

"好！好好好！"

"好——好——"

人们齐声说好。

福牛这才停下了手，恶样子换成了苦相，苦相又换成了笑脸。紧跟着，就有一道一道的红红的血掺和着汗珠珠，从笑脸上流下来。

人们这才闹机明狗日的福牛这是给疯了。

两个月前，县剧团挨着个儿到各个公社演出。轮到他们公社，统共要演五场，为得是让他们公社的十三个村的社员群众，都能够看到演出。

本来，第三场才轮到温家窑的人看。可福牛在头一天的后半晌日头还大高高的时候，就给赶到公社。

公社大门的对面，有个大戏台。

剧团的戏子们正忙着往台上搭挂他们的东西。怕人家骂，福牛不敢到跟跟前看。他靠住公社的大门礅，圪蹴着远远儿地瞭望，就便听听戏子们在背后的公社大院里练嗓子。

“咿——咿——咿——咿——咿！”

“呀——呀——呀——呀——呀！”

“噢——噢——噢——噢——噢！”

“啊——啊——啊——啊——啊！”

福牛觉得这些调调像是有母狼在嚎叫。

两个男戏子抬着个棺材似的长木箱从公社门口出来了，向对面的戏台慢慢慢慢地挪去。没走出几步远，后头的那个说不行了不行了。说着，腿弯下来，眼看着就要坐在地下。

福牛一拔身就跑过去，长胳膊拦当腰把木箱兜住，直起腰问搁哪儿。俩戏子先是你看我我看你，看完，把福牛引到戏台后头。

“好劲儿。好劲气。”刚才叫唤说不行了的那个大眼睛，拍拍福牛的后背。那样子就好像赶车倌拍他的牲口。

“还搬不？”福牛说。

“来。你来。”俩戏子把福牛引入进公社院。

凡是得两个戏子能够抬起的箱子，福牛胳膊一夹，就不费力地走了。另只手还要捎带着提件别的东西。

福牛一直帮他们把该搬的都搬到了戏台后头。

“还搬啥不？”福牛说。

“来。你来这儿。”

福牛又在他们的指划下，帮着往高处吊那些风箱大的铁匣匣和比房大的毛茸茸的厚布。还做别的。一直帮到了再没他的啥营生可干。那个大眼睛跟一个胖人说了说，就把福牛留在戏台上的左侧手，让他坐在那儿看他们演戏。

演的当中，台下后头的人们挤得哇哇叫。大眼睛给福牛袖胳膊上

箍了条红布，让他去管管那些不听说的人们。还教给他说，哪个捣乱就把他闹上来。

福牛没往上闹哪个人，他只是张开大胳膊推他们。福牛的胳膊一到，十层八层的人们像浪似的往后退去。

换了一拨又一拨的戏子。换了一样又一样的戏。演完后，福牛又帮着他们把该搬的都搬回到公社大院。抬头看看三星，快半夜了。

“还做啥不？”福牛说。

“跟我来。”

大眼睛把福牛领进一间比白天还亮的大房。福牛觉得这大房真也够大，足有他们村的三个牲口圈那么大。十几个电灯吊在顶棚上，像十几个日头在当空照。

猛地，福牛觉得鼻子不对劲儿。他闻到一股味道，是好味道。眨巴眨巴眼，福牛才看见，原来在每个日头下面的每个桌子上，一盘一盘地都摆满着东西。那好味道就是从那上头给过来的。

狗日的福牛吓坏了，转身就逃。一口气跑出村外。回头瞭瞭没人追上来，这才放心地缓下了步。

半夜，福生回到自个儿那个黑咕隆咚的温家窑。进到自个儿那个黑咕隆咚的低低的窑。他觉出了疲乏，觉出了肚饥。想想，没啥当下就能够吃的东西。他就摸黑从水瓮里舀出半瓢水。那水有股热烘烘的尿馊味，可他咕咕咕灌得挺香甜。

“明儿早起吃顿衡莜面搅粘糕。”福牛说。

狗日的那桌子上头也不知道都摆的是些啥和啥。恁香。

狗日的喜儿真好看，真打眼。她妈咋养得她，真打眼。

福牛就想桌子上的东西就想打眼的喜儿就给睡着了。

第二日后晌福牛又是早早地赶到公社，给戏子们做营生。

第三日就更是了。

第三日轮他们村看戏。

福牛盘腿儿坐在台上的左侧，身子尽量地往外露，好让自个儿村

的人们能够看得见他。当台底的熟人们真的认出是狗日的福牛，指指点点指点他时，他又蜗牛似的赶紧缩进里头，心嗵嗵嗵地跳。当心平静下来，他又给往出探头。人们一指点他，他就又缩回来。

五天过去了。

剧团要到别的公社去演出。走的那天前晌，福牛又赶来了，来帮着装车。

唉——再也见不到喜儿了，小狗日的喜儿真他妈的打眼。福牛就帮着往车上装东西就想。

装完车，福牛远远地退到后头，可怜巴巴地看着人家戏子们一个一个上了有顶子的汽车。

大眼睛和那胖人朝他走过来，问他说你想不想跟我们走，一天一块，多会儿下完乡你多会儿回村。

“我不会唱。连跳也不会。我就会扭扭秧歌,也扭不好。”福牛说。

大眼睛笑得差点背过气去。

“让你打打杂。”胖人说。见他不明白，又说，“就是干这两天干的活儿。”

大眼睛让福牛上拉东西的车。他没坐过汽车，不会上。两手死抓着后车帮，两条腿悬在车厢底乱扑腾，可就是不上去。上头的人费了很大一气劲，才把他拽死驴似的给拉上车。受了几天福牛没出汗，可就这么一阵子就有汗给冒出来。他觉得很丢脸，拿眼睛瞟坐人的车，看看喜儿是不是正朝这儿瞭望。车猛地一开，他又差点儿给从后闪下去。他赶快抓住大缆绳。

福牛福牛我真是个福牛。福牛想。

温家窑有几个人坐过汽车呢？有几个人能在汽车上这么呼地一闪呢？别说狗日的队长他没有，就连狗日的会计他也没有。要有就看温宝哇，他在大狱里保不准坐过，他说大狱里头啥也有。福牛想。

福牛福牛我真是个福牛。福牛想。

可是，剧团的乡还没下完。狗日的福牛就让人家给撵回来了。连

工钱也没给，就让人家给撵回来了。

那是因为他有次让戏子们给灌醉酒后，他给出了大洋相，就叫给撵回来了。

福牛有个毛病。那就是一喝醉了就管不了自个儿。那次他硬要追着摸人家喜儿的手，还追铁梅。说别的不做那个啥，就闻闻袄袖。吓得那些女戏子们看见他就像见了黄耗子的小母鸡，尖声叫着四处逃命。

黄世仁叫着大春，李玉和叫着鸠山。四个人一齐下手，把福牛按在地下打了个灰。

狗日的福牛回了村就给疯了。

知道他疯了，村人们就都躲他，一见他过来，人们就“快，快”地你我招呼着避开。来不及走的，就赶快闪进或论是谁家的院，再把大门顶住。再来不及的话，就先赶快大声喊“好——好”临后再瞅机会溜走。

那些日，温家窑到处都能听到叫好声。那些日，温家窑随时都能听到叫好声。

过了两天，福牛疯得更厉害了。一不顺心，不管有没有人说自个儿唱得不好，他都要狠死地抠自个儿的脸。

他好像不打算再要自个儿的那张脸了。

又过了两天，他连家也不回了。温孩女人给他送去的饭，就在炕上放着，可他也不懂得回去吃。

没人听他的唱，没人看他的比划，他就到大路上拦过路的人。过路人见他的那种样子，一眼就认出是个疯子，就拔腿跑开。

逮不住人，他就给鸡们羊们唱。唱个三两句也还行，可是一比划就不行了。鸡们羊们也要给吓跑。临完，他就给树们唱，给树们比划。可怜的树们想跑也跑不走，只好听他的，看他的。

那回，正唱得好好儿的，比划得好好儿的，一股南风刮来。

“哗啦——”树叶齐响。


他就给树们
唱，给树们
比划。可
怜的树们
想跑
也跑不了，只好听他
的，看他的。

福牛停下了唱。

“哗啦——”树叶齐响。

福牛停下了比划。

“日你妈们的。你们又都在说爷不好呢。你们又都说爷不好呢。”

福牛呲着黄牙凶着血脸，就叫唤就摇起块大石头，高高地举起。

“你们再说爷不好！”

“哗啦——”树叶齐响。

狗日的福牛一听树叶还在说他不好，就把举起的大石头照自个儿当头顶砸下来。

树们眼睁睁地看着福牛像捆高粱秸跌倒在地上，可它们还在哗啦哗啦响。

吃糕

“认灯了。我看喊他们回来吃哇。”队长说。

“家什们的早就在外前等上了。”会计说。

“狗日的们。这倒不用人操心。”

“可说了个对。”

会计探出脑袋喂了一声。人们跌跟跄头地往社房里挤。一齐扑向两个油糕笸箩。每人每两手叉得满满的油糕。吃开了。

社房是由牲口圈间出的。中墙的那头住的是牲口们。门这头是贵举老汉的家。贵举老汉又是饲养员又是放牲口的。

女人们盘腿儿坐在贵举老汉的炕上。男人们靠墙圪蹴着。满房“咔嚓叭喳”响，盖住了中门那头牲口们的嚼草料声。

“愣二。甭噎着。管饱吃呢。”财财家的说愣二。

人们齐看愣二。愣二正挺着脖子，拿手背上下搓。

“我。我知道管饱。我是让狗日的油糕给把嗓子划了。”愣二说。

看着他那憋在眼里的两泡泪蛋蛋，人们都哈哈笑。

“队长。建完高灌站还建啥不？”蛋娃说。

“狗日的。一满是吃着五马想六羊。”会计说。

“人家队长这还担着风险呢。上头要让一砖垒到底。队长跟我说，

咱们拿砖裱住面儿，里头掺和些土坯。省下钱让大家伙儿吃一顿。”会计说。

“今天算完了工。说实话活儿又不多。叫你们一家出一个劳力来受，还不是为叫你们来吃点儿？”队长说。

人们就吃就都点头。

“不过，咱们把丑话搁在前头。谁也不能把这事给露了。谁要是给露了，咱们年底见面儿。”会计说。

“不给他分粮不给他分油，他就甭想吃油炸糕。”五圪蛋给帮着说。

“要是有人娶媳妇儿就还能吃上油炸糕。”愣二说。

“一个工七分钱。拿啥娶？”有人说。

“五年了，咱村就温孩娶了个。”有人说。

“咋不是？”有人说。

人们唉唉地叹气。叹过又吃。

“愣二。吃了几个了？”炕上有女人撩逗愣二。

“八个了。”愣二数数手指叉说。

“你保险都整咽了。”

“没。啊——”愣二把嘴张大，冲着炕，让女人们看他嘴里正嚼着的糕。

“没整咽。那你说香不香？”

“用问？油炸糕，板鸡鸡，谁不说是好东西。”愣二说。

“牲口！”

“牲口！”

女们们尽骂愣二。

“明明的。不信问下等兵。他说的。”愣二说。

“就是个这。人活着不就是熬盼着这两样？”官官说。

“鸡子们狗子们能活着也不就是凭着这两样？”下等兵说。

人们都点头。女人们也不骂了。

“只是可怜了光棍儿了。”队长说。

“咋不是？”有人说。

“队长。你心疼光棍儿们，那你今儿就把矿上闹回来的那好东西叫咱们尝口行不？”五圪蛋说。

“好呢？能服住？能服住就跟我去取。走。愣二。”队长说。

愣二说走，就跟着队长走了。

不一会儿，愣二抱着三个瓶子回来了。胳肢窝还夹着些葱。

“队长说他的酒硬。给兑成了三瓶。”愣二说。

下等兵让五圪蛋回家取来些碗。他把女人们撵下炕，给光棍们把酒分开。他给自个儿和五圪蛋多倒了些。他把葱给男人们一人分了一根，下剩的让女人们抢走了。

下等兵撩起炕席掰根席秸棍儿，在煤油灯上点着。他把烧着了的席秸棍儿往愣二碗里一扔，愣二那酒“轰”地给蹿起了蓝火苗儿，在碗口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悠悠地晃。

“好酒！好酒！”人们一齐叫唤。

“日你妈的。你咋不点你的？”愣二说。

愣二猫下腰吹他的碗。可那蓝火苗儿越吹越旺，还呼呼响。

“狗日的。硬燎爷头发呢。还有眉毛。”愣二搓搓头发和眉毛，往下搓焦毛。

大家伙儿又是一顿笑。

下等兵摸下帽子往愣二的碗上一扣，再把帽子拿起。火苗儿没了。

“狗日的日能呢。”愣二说。

愣二最信服的就是下等兵。别的光棍儿们也都信服下等兵。下等兵是光棍儿们的头儿。

“喝！”下等兵端起碗。

“喝！”光棍儿们都端起碗。

“干！一口完。”下等兵说。

“干！一口干完。”五圪蛋说。

“谁不干完，叫他下辈子还当光棍儿。”愣二说。


不一会儿，愣二抱着三个瓶子回来了。胳肢窝还夹着些葱。

“叫他的爹他的爷爷，叫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当光棍儿。”站在门外的五成儿货说。

“去去去！”五成儿货的女人板女给他扔过个糕，他接住糕笑着跑走了。

光棍儿们砰砰碰碰碗，扬起脖子把兑了水的酒精咕咕咕地倒进肚里。

“好酒！好酒！”

“比锅扣大爷的酒硬得多。”

夸过好酒，他们就嚓嚓嚓嚼葱吃。葱辣得他们嗞嗞地吸冷气。还有的摸下帽子揉眼窝。

他们又开始吃糕。可不等再吃两个，就都觉出头晕了。觉出社房转开了，通向牲口圈的中墙门洞也转开了，炕上的油糕笸箩地下的女人们全都转开了。

“狗日的好酒。”

“好狗日的酒。”

下等兵晃着晃着就一下子抱住了五圪蛋的脖子。俩人一齐给跌倒在炕上。

“爷又不是你女人。你搂爷咋？”

“你就是爷女人。”

“你才是爷女人。”

“爷闹你。”

“爷闹你。”

在大家伙儿的哄笑声中，下等兵跟五圪蛋你想骑我我想骑你，在炕上扭滚，把贵举老汉的烂盖窝垛儿也给滚开了。末了，他俩又嘴对嘴地吸。谁也怕吃亏，把对方搂得死死的。嘴唇吸得嗞嗞响。

“看看那洋相出的。”

“看那下洼的。”

“看那麻肉的。”

女人们骂。男人们笑。中门那头的牲口们挤着往这儿望，想知道知道出了啥事。

整个社房吵雾了。

“闹球啥？”队长进来了，“一个个都吃到嗓根窝儿了。还不回家。”

人们这才不吵闹了。都朝那两个大笸箩看。笸箩里头还有不少的糕。

“好了，”队长说会计，“干脆一人再分几个。拿回去让家人们也尝尝鲜。”

人们顾不得看下等兵和五圪蛋了。一齐把笸箩和会计给围个严严实实。

下等兵和五圪蛋两个人不滚打了，也不死命吸对方的嘴了。他们你抱住我的头我抱住你的头给嚎开了。

“呜——呜——噢噢。”

“呜——呜噢——噢。”

他俩像丢了娃子的母娘，给嚎哭开了。

贵举老汉

血红扁圆的阳婆眼看就要碰住山梁，贵举老汉该领着牲口们往村里返了。可他还背靠住圪塄蹲坐着。动也不动。动也不动。

他怕回村。

下乡的干部老赵说了，今儿黑夜要叫他说说。

后晌，他把自个儿的伙伴们，那有数儿的三个毛驴四个牛，还有一个骡子赶上梁，给他们每人每找了一棵树拴住。只准他们吃跟跟前的草，不叫他们往远走。他自个儿就蹲靠着圪塄，一蹲蹲了一后晌没挪窝儿。

他怕回村。

一后晌他想想这想想那的，把这辈子的酸甜苦辣一幕幕想了个遍。有时想的想的就摇摇头，有时想的想的就叹口气，有时想的想的就想哭，有时想的想的就想笑。

这阵阵儿，他又圪挤住眼笑呀笑的，进西圪塄地割莜麦去了。

阳婆真毒，硬是往身上给喷火。贵举直起腰往村那儿瞭望瞭望，还不见东家的媳妇来给送晌饭。

四下里没个能够避阴凉的地方，他就把莜麦捆垛成墙。地热，不能就那么睡在地下。他又在墙根铺了一层莜麦捆当炕，就把自个儿舒

舒服服放倒在炕上。

贵举正睡得迷里马虎，听得有个甜丝丝的嗓子在唱。

白羊肚手巾方对方
咱俩心思一般般样

红公鸡站在碌碡上
不能说的话用嘴唱

贵举以为是自个儿在梦梦呢，只翻了个身，连眼也没睁就又睡着了。

正睡得迷里马虎，贵举又听得有个甜丝丝的嗓音在喊：

"喂——人呢？"

"喂——吃饭的人呢？"

"在这儿在这儿。"贵举就答应就往起爬扒。

东家的媳妇就在他身跟前站着，冲他甜丝丝地笑。原来她是专故意地瞎喊。

"哟。你倒会舒脱。"东家媳妇说。

"咋才来？想往死饿我呀。"

"才不是呢。饿死谁给割莜麦。"她就说就也坐在莜麦炕上，把两个黑瓷饭罐递给他。

"又是莜面窝窝。"他说。

"听听。都莜面窝窝了，还又是。"

"老是这。"

"想吃啥？"

"嗯——那个——"

"啥？那个啥？"

"你不听人说：糕软点儿肉满点儿，东家的媳妇圪谄点儿。"

"想得你倒美。梦梦去哇。你。"

“刚才我倒是真的梦了。”

他捧着饭罐，眼睛直勾勾地盯她。她往直坐坐说:“要干啥？你。”

“你。你说。”

“要叫我说，你连一个小指头都不敢动我。”

“……”

“保险是。”

她的眼睛也直勾勾地盯他。直盯得他的喉头一蠕一蠕地滑。滑了几滑，脑袋就给沉沉地垂下来。像颗晒蔫了秧的倭瓜，沉甸甸地垂吊在秧藤上。

“你看。猜对了哇？”

他不言语。

他低着头一股劲儿往嘴里填东西。

“嗨！你咋不嚼烂就往下咽？”她说。

“嗨！你咋不就菜，给干吃？”她说。

他不言语。

“那人。你咋连绿豆汤也不喝？要中暑的。”她说。

他把饭罐往地下一蹲。拾起镰刀就走。走进地里就嗖喽嗖喽割莜麦，把莜麦一片一片地割倒在身后。

“嗨！你疯了不是？那人。”

他不言语。

他只是猫住腰割。割。可他又没按原先的那种横着扫的割法，而是一股劲儿的往前。没一会儿就把莜麦地给割出一条巷子，通到地那头。他一下扑倒在地塄畔，给呼呼喘大气。

“疯了。一满是疯了。”她说。

第二天。又是在莜麦墙下，她把两个黑饭罐递给他。

“啊！鸡肉泡黄米糕。”

“今儿甭忘了喝绿豆汤。”

她就看他吃，就用白羊肚儿手巾扇凉儿。

一股一股的不是鸡肉的也不是黄米糕的香味道，给他扇过来，让就饭吃。

吃完。她问："糕软不？"

"软。"

"肉满不？"

"……满。"

"东家的媳妇圪谄不？"

"……"

他的喉头又在一蠕一蠕地滑。

"嗨！我问你呢。"

"……嗯？"

"东家的媳妇圪谄不？"

他没言语。

他一下子扑上去。他把她给重重地压倒在莜麦墙下。

三个月后。在碾房里，她谄谄地跟他说："贵举哥。这儿有了。保险是你的。"

三年后的一天，她从奶亲家家返回来，跟他谄谄地说："贵举哥。小家什走路的架势跟你一样样的。都就像推着辆看不见的独轮轮车。那样那样地走。"

一声母牛的低吼，把贵举老汉从几十年前的事情里又给叫回到现今，又让他蹲靠在圪塄下。

"哞儿——"

又是一声小牛的叫唤，跟它妈妈应答。

贵举老汉看看天，快擦黑呀。瞭瞭梁下的村子，家家窑顶的烟囱都冒着黄烟。村当中不冒烟的那一溜窑，是大队的社房，也是他跟牲口们的家。为了半夜给牲口添草料，墙当中凿开一个豁口，当门。村里没个大庙没个学校这样的地方。他们这个家还是社员们开会集中的

会场。今儿黑夜就要在这里开大会。大会上就要让他给说说。这是夜儿个下乡的干部老赵安咐的。老赵说:“贵举大爷，明儿您老给带个头说说。说完好叫会计给记十个工。”

一想起这，贵举老汉就发愁，就心慌，就不想回家。

他从裤腰带抽出根艾绳，摸出洋火把艾绳点着，眯住眼再吹吹旺。

他的腰后老有根艾绳，就在裤带掖着。人们说他好像公社群专的。群专的那伙人就老在后腰带掖跟绳，时刻准备着捆人。

贵举老汉点艾绳不是为了熏蚊子。他的肉皮跟树皮似的，不管哪个蚊子扒上来，试试咬不动就又飞走了。他点艾绳是点惯了，是想闻艾绳的烟味儿。有次，东家媳妇用小手手抚摸着他的胸脯说:“贵举哥，你身上老有股艾味儿。苦苦儿的香。”从那以后几十年了，天一黑他就把艾绳点着。看着那红火头，就觉得是有准在陪着他。再听那艾籽不时地“叭，叭”爆响，就觉得是有谁在跟他说话。后来不管是不是白日还是黑夜，他也常常要把艾绳点着。点着艾绳他心里就觉得安神，就能够想这想那的想心事。

他这阵子就需要想想，想想今儿黑夜到底是该咋说。

牲口们不安起来。瞅看着他手中的鞭子，你叫唤一声他叫唤一声地催。在问他天黑成这了，为啥还不回咱们家。

“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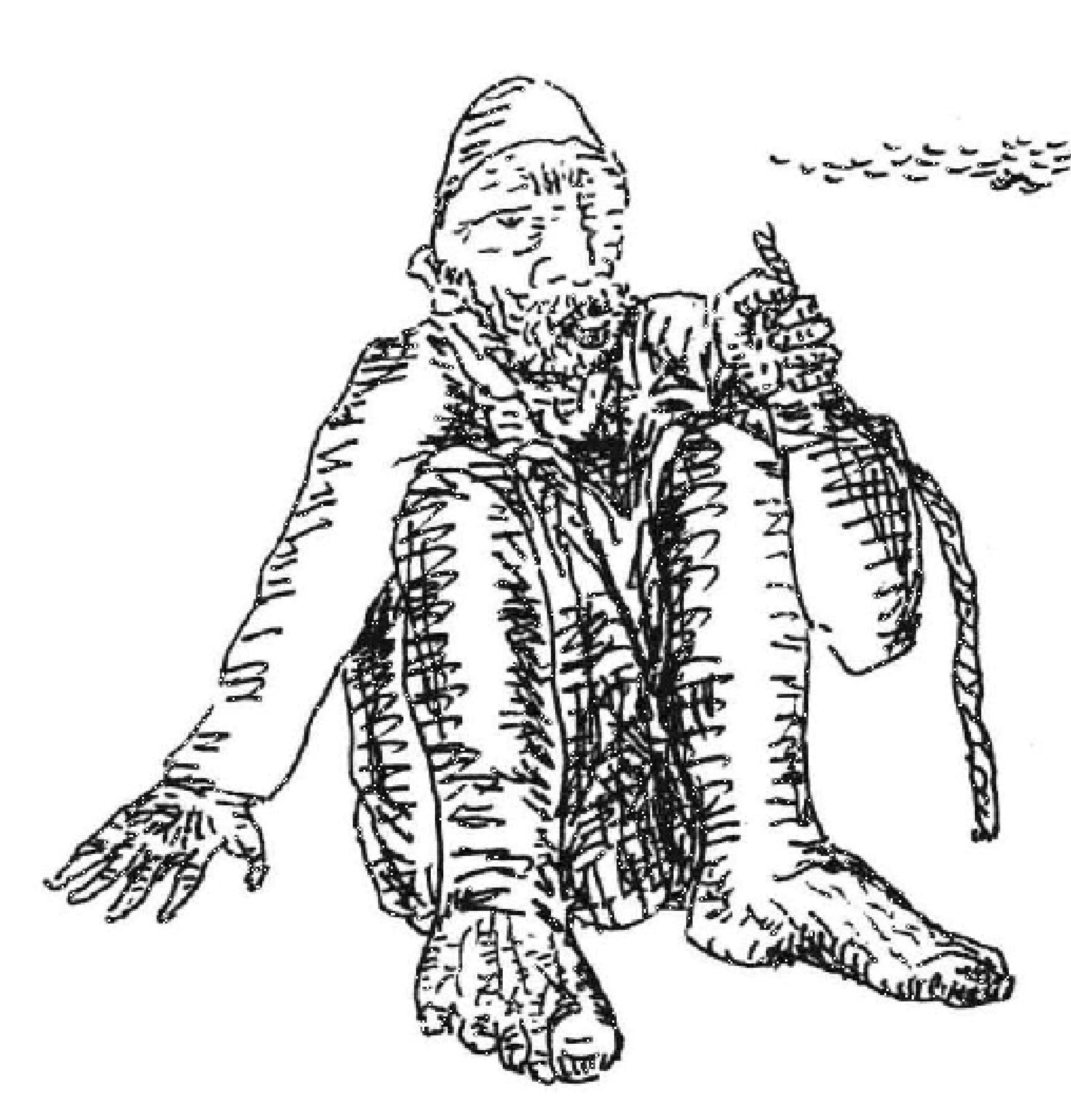
贵举老汉托扶着圪塄站起身，胳膊狠狠地一甩，“叭啊儿——”一声鞭响，劈向黑的夜，劈向荒的梁。

他们家早憋满了人。

靠中墙的门洞前支了半丈长的一块木板，顶是桌子。下乡干部老赵坐在桌子后向他钩指头，还笑笑的。他假装没看见，挤了挤别的人，坐在自个儿的小土炕上。

老赵胳膊肘捅队长，队长朝贵举老汉走过来。

“想好了？”队长说。



他从裤腰带抽出根艾绳，摸出洋火把艾绳点着，眯住眼再吹吹旺。

“想好了。”贵举老汉说。

队长翻回身跟老赵说：“行了。”老赵跟会计说：“开哇。”会计把他那老也不离身的手电棒挂在裤带钩钩上，站起来，两手在半空中往下按。按了几按说：“好！今儿咱们继续开会。好！把地主分子温和和押上来。”

全场人的眼睛都盯着中墙的门洞。门洞里一前一后一中央走出三个人，面向着社员们并排站在桌子前。

下乡干部老赵让两头的那俩拄着红缨枪的人退到旁边。当中那个小四十岁的又细又高的后生就给留在当地。这就是会计说的那个地主分子温和和。他脑门上的汗珠让头顶的汽灯照得亮晶晶的。

“好！”会计说，“今儿个让社员群众自由说。谁想说谁说。”

跟头天黑夜一样，人们都低下了头。也不怕会计拿手电棒晃他们了。

屋里一片静。只听得门洞那厢，骡子为了解乏，在“噔，噔”地跺地。牛们为不让蚊子咬住屁股尖下的那块嫩肉，“啪，啪”地抽尾巴。

“好！”会计站起来说，“那就由苦大仇深的老雇农温贵举控说。”

“过这儿说。过这儿。”老赵说。

贵举老汉没向前走，原地站起来。

一房人都看他。

贵举老汉“噗——噗——”地把手里的艾火头慢慢地吹了两次。吹旺了的红光照亮了他皱皱巴巴的老脸，还有那微微颤抖的胡子。

他把眼睛绕着圈儿看了看满房的人，试着张了几次嘴。最后下了个狠心，说：“苦。咱可是苦了一辈子。可受苦人不苦那能叫受苦人？”他停了一会儿接住说：“仇。咱可是跟谁也没结下个那。要说他。”贵举老汉把眼睛紧紧盯住站在当地的那个低着头的后生，说：“他，他原本儿就不是地主。他原本儿就是贫农。他，他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不信你们去问问他妈。”说完，贵举老汉一屁股坐在炕沿上。

半天，满房的人才哄地炸了窝。

从那以后，叫温和和的后生，也敢在人跟前咳嗽了，也敢把眼睛拿出来看人了。

蛋娃

尿不是尿，可蛋娃还是下地出了院。他解开裤子在墙根站了半天，才挤出了那么一小股儿。照原先的心思，他还想要把那尿给尿进墙脚上的一个小窟窿洞洞里，可他的那股尿水水少得可怜，他尿得又很没劲，那尿就软软地流滴在地皮上裤腰上，还有他的手背背上。

“你妈的。”蛋娃说。

“饿得过。”蛋娃说。

尿完，他就系裤带就侧起耳朵听。他假装出院尿尿就是为了听。远处，隐圪嚓嚓传来有好多人的说笑声和嬉闹声。这声音高一阵低一阵，有一阵没一阵，忽悠悠忽悠悠钻入进他的耳朵，钻入进他的肉皮，钻入进他的骨头，把他弄得心痒难挠。

“我日死你老柱柱的妈。”蛋娃说。

“我日死你老柱柱的老先人。”蛋娃说。

他就骂老柱柱就返入进窑里。

窑里真黑。从日头地儿一入家，窑里就这么黑。黑得有点发绿。眼睛一忽眨，那绿里头还有金点点在飘呀飘的游荡。待一会儿才好些。

他女人拾来在灶火旮旯炒莜麦。家里头一满是那种炒莜麦的香煳味。

蛋娃"嗞嗞"地吸吸鼻子，像有鼻涕要流出来可他又不让它往出流那样，他"嗞嗞"地吸了两下鼻子。

他就吸鼻子就上了炕。

"叫你吃饭你不吃。叫你出地你不出。"拾来说。

"硬死停等。硬死停等。"拾来说。

"我又不是停等。"蛋娃说。

"那不出地咋？"拾来说。

"我是病的。我是尽病的。"蛋娃说。

"病你躺去。你又不躺。"拾来说。

"日头爷都快正了。"拾来说。

蛋娃没言语。

蛋娃看见玉茭面窝头上落着几个苍蝇，他就用手把它们给扇跑了。

当炕有个柳条笊篱，里头放着个玉茭面窝头。笊篱旁边还有碗莜面糊糊。虽说那糊糊原来很稀，可搁得时间长了，糊糊表面当中的那块地方给皲住了。但碗边沿那一圈儿还是稀稀的。蛋娃真想把它们都吃进肚里。他知道有三口就能够把那个窝头吞下肚。有两口就能够把那碗糊糊吸溜完。可他不好意思这么做。他说他病的尽病的。他跟拾来说他一点儿也不想吃。已然是这么说了再咋好意思吃呢？我蛋娃也是个蛋娃。我蛋娃也是个有脸有皮的人。中国人说话得算话。说不吃就不吃。

蛋娃欠起屁股，从烂窗孔向外瞭望。啥也没瞭出个啥情由，就又把屁股稳下来。

再不来可就真不来了，再不叫可就真不叫了。蛋娃想。

蛋娃这是在等着有人来叫他。

老柱柱和二柱朋锅后，他拿弟弟朋锅前攒着娶媳妇的钱，捏了三孔新窑。今儿个就要上门窗。上门窗要跟每家每户都邀个劳力来脖工。

脖工，这是温家窑的说法。毛驴脖子痒痒，没法子抓挠，就叫别的毛驴过来给用嘴啃。只要是有两个毛驴在一起，它们就你给我啃啃

我给你啃啃。相互帮着啃痒痒。温家窑把毛驴的这种相互帮着啃脖子的做法叫脖工。

上门窗脖工，营生不多。就是为了叫人们去吃油炸糕。这是温家窑祖祖辈辈传下的一条做法。即便吃不起油炸糕，也得吃烙糕片。

蛋娃一大早就等着老柱柱家的人来叫，可就是没听见有谁来叫他，来敲他的院门，或是站在街外前喊他一声蛋娃。

蛋娃——他真盼着有人这么喊他一声。可就是没人喊。

狗日的他这是把我给忘了。蛋娃想。

狗日的是忙得把我给忘了。蛋娃想。

除了大年，再没吃过顿油炸糕。看样子今儿这顿油糕是吃球不上了。蛋娃想。

他看看窝头，早又有一伙蝇子给落在上面。他伸出右手又把它们扇跑了。可没等他的手缩回到原处，那些不要脸的蝇子又给落在窝头上。他的左手离它们近，他就又拿左手去扇它们。它们又跑了。可一眨眼又给落回来。他又扇。就这么，蛋娃和蝇子你来我去，谁也不让谁。好像在比赛看谁的耐性大。临完，还是蛋娃给告草了。他不扇了。他不管它们了。任它们在窝头上窜呀窜。

一下子，他听到院里有人说话的声音。他赶快欠起屁股跪在炕脚底窗台前。把睛睛堵在烂窗孔上。

是三寡妇的儿媳妇财财家的。她站在当院，眼睛四处处瞭望。

"我家的凤凤没跑你院？"财财家的说。

"我家的凤凤一到下蛋就往别人院跑。"财财家的说。

"没见价。"拾来说。

"再说我家又没养活公鸡。"拾来说。

"财财没出地？"蛋娃说。

"队长说今儿不出地也不扣工分儿。谁出？"财财家的说。

"财财在家？"蛋娃说。

财财家的没听着蛋娃的这句问话。走了。

“球！”蛋娃说。

蛋娃把屁股又稳在炕上。

窝头上有好些黑点点。那是蝇子的屎巴巴。那屎巴巴起先没颜色，后来就慢慢给变成了黑的了。

有几个蝇子从窝头上飞到碗边，撅起屁股喝糊糊。它们的毛舌头一吐一吐的，忽溜忽溜给喝糊糊。

日你妈们的，爷饿着，你们倒又吃又喝。蛋娃想。

蛋娃刚想伸出左手去轰它们，又换成了右手。他把右手弯曲起来，一点一点，缓缓地向碗靠去。他要逮活的。

“嗖！”

他的手猛一扫。有个蝇子让他给捉住了。那蝇子在他手心儿里伸胳膊蹬腿儿，把他的手心弄得痒痒的。手心儿一痒，他觉出脚心儿也痒痒。脚心儿一痒，他觉出裆里头有个地方也给痒起来。他揉了揉屁股。

“爷非好好儿整搓整搓你狗日的不可。”蛋娃想。

“爷非叫你死死不了，活活不成。”蛋娃想。

他很小心地把手里的那只活蝇子的翅膀捏住，又撩起炕席，掰下一根席秸棍儿。他把席秸棍儿的一头拿牙咬住，用空着的手的指甲一下一下把席秸棍儿给刮薄。这样，就做成一把刀。他就拿这把席秸刀，把那个倒霉的蝇子的头给“噌”地割下来。他这才把它给放了。

没头蝇子“呜”地一声飞走了，“嘭”地一声撞住窗户纸，“啪”地一声掉在窗台上，又“呜”地一声飞起来。蛋娃没看见它给飞哪儿了。

他又把右手掌弯曲起来，伸向窝头和糊糊碗。那上面还有好些些只知道吃喝不知道死活的倒霉鬼。

蛋娃就用这种法子做出了好多个没头蝇子。不一会儿，满家尽是没头蝇子在瞎飞瞎撞。

人要是没了头就活球不成。蛋娃想。

狗日的蝇子倒日能。蛋娃想。

“看看那会耍的。”拾来说。

“看看那能耐的。武艺儿的。”拾来说。

“你咋叫个拾来？”蛋娃说。

“人家谁叫名字叫拾来。就你。”蛋娃说。

“管我。”拾来说。

“我知道你咋就叫个拾来。”蛋娃说。

“我听我妈说，我妈听你爹说，说你是在路上拾的。”蛋娃说。

“你爹真会取名叫。拾来的就叫个拾来。你说你爹笨也不笨？”蛋娃说。

“你管我拾来不拾来。”拾来说。

“我妈说你爹原先没有过女人。”蛋娃说。

“你管的事宽。”拾来说。

“你爹说一年叫我妈去一个月。可你爹为啥老来往走接我妈。”蛋娃说。

“刚刚送回又来接。刚刚送回又来接。”蛋娃说。

“有你啥相干？”拾来说。

“要知道接走我妈我爹就剩一个人了。”蛋娃说。

“接走我妈你爹不打光棍儿了，可我爹就成了光棍儿。”蛋娃说。

“你不打就行了。压碾去。跟我。”拾来说。

“我不去压碾。女人才压碾呢。”蛋娃说。

“我到自留地锄山药蛋去呀。”蛋娃说。

拾来再没说啥。把罗面罗子和扫炕笤帚放在炒莜麦笸箩里，把笸箩托在肩肩上，走了。

瞭得女人出了街，蛋娃抓起那个窝头三口两口填进肚。他又端起那碗莜面糊糊狠劲吸溜，有个没头蝇子撞进他的碗，也让他捎带着给吸溜进肚里。

炕上好多蝇子头，都拿一双双的大眼睛瞪他。他不理它们。他从院门头够下张锄，出街了。

远处处那儿的吵杂声和嬉笑声又传入进他的耳朵，钻入进他骨头里。

他扛着锄，迈开脚步往前走。可他没往自留地走。他是走向了老柱柱的新窑。

“高粱高粱。捏窑呢？”他问老柱柱的大小子高粱。高粱顾忙营生，没听着。

“玉茭玉茭。捏窑呢？”他问老柱柱的二小子玉茭。玉茭也没听着。

“柱柱大爷。今儿是喜日子。上门窗呢？”他问老柱柱。老柱柱听着了。

“你早早儿跟地回了？”老柱柱说。

“听说今儿不出地也不扣工分儿。谁出？”蛋娃说。

蛋娃还想跟老柱柱说句话，可有人把老柱柱喊走了。蛋娃一调头，看见他的爹也在人伙里头，帮着做营生。

狗日的。他倒来了。蛋娃想。

他倒能吃上油糕。蛋娃想。

一准是叫了他了就不叫我了。按说我另立了户了，是两家人了。各是各的，可叫他不叫我。蛋娃想。

就叫他冲得。我吃不上他吃上了。蛋娃想。

猛的，蛋娃想起个念头。他想耍耍他爹。这个念头一想出来，他真高兴。

“爹——”蛋娃喊。

“爹——”蛋娃喊。

黑旦听见儿子叫他，放下营生过来了。

“爹。拾来爹来了。把我妈送回了。寻你寻不着，拾来爹走了。”蛋娃说。

“真格儿？”黑旦说。

“哄你我是驴日下的。”蛋娃说。

黑旦撇下蛋娃，就急急地往家跑。

狗日的。他当真了。蛋娃想。

狗日的他憋不住了。想老婆了。蛋娃想。

狗日的他也不想想，没住一个月拾来爹能放我妈回？蛋娃想。

瞭不着他爹的背影儿，蛋娃朝村外走去。

蛋娃的自留地和老柱柱家的挨着。到了地头，蛋娃把锄一扔，坐在地塄畔。

狗日的老柱柱他不是把我忘了。他是原本儿也没打算叫我。我站在他跟前他也没说叫我。狗日的他说你早早儿跟地回了，可他没说你就在这儿吃油炸糕哇。狗日的。蛋娃想。

狗日的，我啥时候把他给得罪上了？蛋娃想。

莫非是那回？蛋娃想起在场面的那回事了。

那回的事是这样的：

场面铺了一层谷穗。蛋娃牵着蒙住眼的毛驴。毛驴拉着一头大一头小的碌碡。蛋娃和毛驴在谷穗上一圈儿又一圈儿的转，碾场。

女人们在谷垛下用小手镰往下割谷穗头。

蛋娃看见老柱柱的大小子高粱也混在女人伙里头，还紧挨着拾来。蛋娃还看见高粱的大腿正压在拾来的大腿上。蛋娃又看见高粱每割一下谷穗，他那大腿就往下压一下拾来的大腿。

蛋娃放开毛驴缰绳，冲高粱走去。

“高粱高粱你咋拿你大腿压我女人大腿？”蛋娃说。

“我没压。”高粱说。

“没压你咋压了？”蛋娃说。

“我没压。”高粱说。

“压了。”

“没压。”

“压了。”

“没压。”

“丢人！”拾来说。拾来说得很响亮。说完站起走了。

“丢人。”蛋娃说。

“丢人。”高粱说。

“丢人！”

“丢人！”

“丢人丢人丢人丢人！”

“丢人丢人丢人丢人！”

“丢丢丢丢……”

“丢丢丢丢……”

他们同时都说丢丢丢丢，一直往下说，谁也不停。最后让队长给喊住了。队长说你俩的那两片片红肉要是发痒的话，让公社的大公猪巴克夏给操操。这下他们谁也不丢了。各做各的营生去了。

这回事总不能怨我哇。他压人家女人大腿还不让人家说说？再说，收工后高粱揪住我领子打了我两个耳光，又不是我打了他。不是这回不是这回，要是也不是这回。蛋娃想。

那该是哪回呢？我咋就把他家给得罪了呢？蛋娃想。

咚——嘎——

噼啪噼啪噼啪……

“日死你妈响喜炮呢。”蛋娃说。

“响完喜炮就吃糕呀。”蛋娃说。

“人们这就吃油糕呀。”蛋娃说。

蛋娃一下蹦起来，提着锄就进了自留地。

他进了老柱柱家的自留地。

嚓！嚓！嚓！他一下一下地锄。

嚓！嚓！嚓！他一股劲儿地锄。

他直锄得满头是汗珠珠，满身是汗水水。他真高兴。

他听得埋在土里头的玉茭苗的根子在“咯嘣，咯嘣”响。

他听到玉茭苗的根子的那种咯嘣咯嘣断裂的声音，他真高兴。

日你妈。你甭叫爷吃油糕。蛋娃就锄就在心里头骂。

日你妈。爷就叫你甭叫爷吃油糕。蛋娃就锄就在心里头骂。

蛋娃就锄就骂，就骂就锄。直锄得两眼发黑，看天不蓝，才停下来。

那些被锄断根的玉茭苗儿们，眼下还直直地站着，还绿绿地活着。可蛋娃知道在明儿的这个时候它们该是啥个样子。

他真高兴。他真解恨。

蛋娃坐在地圪塄看着那些玉茭苗儿们，歇了好大一阵，这才扛起锄往家走。就走就唱：

油炸脆糕粉条条菜
妹妹你没钱解裤带

就这两句，他一路唱呀唱的，唱回到家。

院门口，他碰住拾来。

“咋才回？”拾来说。

“饿灰了？”拾来说。

“还用说？”蛋娃说。

“快进去吃油糕哇。”拾来说。

蛋娃进入窑里，揭开炕头的红瓦盆。红瓦盆里有半盆油糕。红瓦盆里头有半盆香喷喷黄灿灿金闪闪的油炸糕。

“哪的？”蛋娃说。

“有哪的？老柱柱叫人给送来的。”拾来说。

“我……我。我日死我妈。”蛋娃说。

蛋娃赶快把眼从糕盆转向炕，正好看见那一伙蝇子头。蝇子头们拿一对一对的大眼睛在瞪他。


蛋娃出入窑里，揭开炕头的
红瓦盒。红瓦盒里有半盒
油糕。红瓦盒里有半盒香
喷喷黄灿灿金闪闪的油炸糕。

黑女和她的二尾

黑女奓着疏疏拉拉的白头发，拄根比她高的皮快磨没了的红柳棍，阖街绕，就走就喊："二尾——二尾——"

她见了人就问："你见我的二尾没？你是不是在啥地方正好给看见了我二尾？"人们尽摇头，尽也说没见你的二姨。

黑女就又到别处寻。

牛圈也寻了羊圈也寻了，场面也寻了碾房也寻了，临完连每家放柴禾的地方也寻了，可就是没见她的二尾在哪里。

黑女又到村外去寻。

"二尾——二尾——"黑女就走就喊，可就是不见她的二尾藏在哪儿应答她，也不见二尾像以往那样撒开两条长腿，扑扇着翅膀跑过来，冲起一股凉风就跳到她的肩肩上。

村的周围，黑女把常领二尾出来吃牛牛蚁蚁的地方都找过了，都喊过了，可都没有。

阳婆落了。

绕这儿绕那儿的绕了半天，黑女走不动了。她撑着红柳棍，慢慢地在村西的土圪塄上坐下来。眼睛向四处处瞭扫，想望着能在哪儿猛地给瞭见她的二尾。可是，瞭来瞭去，没有她想望的那种事给发生。

羊群回来了。

羊娃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领着他的队伍回来了。他羔儿羔儿羔儿地喊喝着，日你妈日你灰祖祖地骂咧着，鞭子叭叭地甩动着。几百条羊腿斜麻乱叉地闪晃着。

好多羊的背上大一片小一片深一片浅一片地涂抹着红的或是蓝的颜色。那是记号。那些羊都是自留羊。凡自留羊都是肥肥的壮壮的。凡是大队的群羊都是瘦瘦的干干的。

一进村，那些自留羊就不听羊娃的喝喊了，一齐叫着跳着挤着撞着各往各家跑。剩下队上的群羊乖乖地跟着羊娃往大圈去。

多可怜。群羊多可怜。黑女想。

唉——我的二尾这阵儿在哪呢？黑女想。

会计家的两只猪娃子哼哼哼地进了村。这两只猪娃子走路老是顺墙根，也老是鬼眉贼眼的样子。一看就是想去办坏事，要不就是已经办过坏事了。

我的二尾呢？我的二尾会到哪儿去呢？黑女想。黑女瞭望着一伙从野地往村里返的鸡，想。

天上的红云彩看得看得就都黑下来了。

那块云彩的样子多像是我的二尾。红冠冠红爪爪，身上的羽毛黑绿黑绿地闪着金黄色的光。真像我的二尾，黑女想。

猛地，黑女的耳朵听到一种声音，听到一种很熟悉很熟悉的声音。

“是我二尾。是我二尾。”黑女听听说。

“我的二尾叫我呢。我的二尾在野坟地叫我呢。”黑女听听说。

黑女噌地站起，拄着红柳棍急急地朝野坟地赶去。

天越来越黑了。

天越来越黑了。

二尾是一年前有个外地的侉子给黑女的。

那天起了晌，劳力们都跟着队长到西圪塄地锄莜麦去了，吃奶的

娃们让抱到地了，不吃奶的娃们跟在大人屁股后头也都到了西圪塄地，去看哄小弟弟小妹妹。村里只剩下几个没用的死老头死老婆坐在黑女的大门洞乘凉捉虱子。

从南梁下来个担大箩筐的老侉。一进村就喊："卖小鸡娃喽——卖小鸡儿！"

人们听不懂他喊得是啥。等那老侉颤悠着担子走近了，人们才听见箩筐里有"叽叽啾啾"的叫唤声，还有铁爪子踩踏箩底发出的"咋咋啦啦"的声音，人们这才知道老侉是卖小鸡娃儿。

"看看。看看。"人们齐说。

老侉把箩盖揭开。里头满满地挤着黑绒绒的黄嘴岔小鸡娃儿。老头子们老婆子们都啧啧舌头说是好鸡娃儿，还捉在手上看，还争争吵吵说是公的母的。可临完谁也不要，都不买。

我们村的母鸡也能孵小鸡儿，为啥要买呢？

"你们那是什么种子？笨鸡。"老侉说。

"我这是澳洲黑。"老侉说。

人们听不懂他说的是啥黑，可反正是不买。

黑女见他满头汗，给他从窑里舀出瓢井拔凉水。这水是现的，做晌饭时愣二给从井里现担的。老侉没缓气喝了多半瓢，下剩的灌进水葫芦。

老侉把担在肩上的红花手巾拧成个圈圈，像村里人们家的坐锅稳。他把手巾圈圈箍在头上，担起担子正要走，又放下了，掀起箩盖顺手捉出一只小鸡儿给了黑女。

黑女没说不要，就伸手接住了。就这么，孤孤单单的老黑女就有只鸡伴着她过日月。

她平着手掌把小鸡儿端住，鸡爪踩得她手心儿痒痒的。她把小鸡儿架在二拇指上，小鸡儿怕掉下来，用爪子紧紧握住她指头。小鸡儿张开黄嘴岔，冲她"啾！啾！"叫。她说鸡渴了，撅起嘴，嘴对嘴喂小鸡儿唾沫。

"黑女黑女你没养过孩子，可你总养过鸡哇。这么点儿的鸡是不能喂水的。"有人说黑女。

“我这是唾沫。我这又不是水。”黑女恼了。人一说黑女不生孩子，黑女就恼。

黑女做媳妇以后也想有个孩子，可就是有不了。听说大同城曹夫楼有个奶奶庙真灵验。她就去那儿上过香磕过头。她祷告的时候跟神奶奶说：“这有不了孩子如果是怨我的过，可我做姑娘的时候也会生。这有不了孩子如果是怨我男人得过，可我又不单单是只跟他一个人睡。这倒本儿是怨谁？”神奶奶也没帮她闹机明倒本儿是怨她的过，还是怨她的那一伙男人们得过。反正是，她一辈子也没个孩子娃子的。

黑女叫她的小鸡儿叫毛团团。

黑女真爱她的毛团团。

她不听人的，照样要嘴对嘴的喂它唾沫，还嘴对嘴的喂它莜面糊糊，喂它小米稀粥。她想让毛团团的铁嘴头把她的舌头鸽得痒痒的。这样，她觉得真舒服。她觉得比做那个啥也舒服。

黑夜睡觉，她给毛团团盖着她的破布衫。还把它放在枕头边，为得是啥时候醒来只要伸手一摸，就能够摸住它。

平素，她家总留有猫道洞，好让别家的猫子进进出出到她家捉耗子。自从有了毛团团，她就把猫道洞堵住了。她怕猫进家一爪子把她的毛团团给打死，要不就是给叼走吃了。黑女知道，有的猫不去逮它的耗子，专好叼人家小鸡。温善家的那个叫鼠鼠的猫，就好叼人家小鸡。

毛团团长得真快。没半个月就有了硬翅膀。没一个月工夫，硬尾巴也给支楞起来了。叫唤声不再是叽啾叽啾，有点像咯咕咯咕了。

黑女从来也没有给毛团团安顿过鸡食盆，就让它跟自己在一只碗里吃饭。黑女端着碗，它就跳到她的胳膊上。她吃一口它吃一口。一替一口地吃，谁也不嫌谁脏，谁也不怕让对方把病传染给自个儿。

黑女从来没给毛团团搭过鸡窝。它就跟她在一个炕上睡。毛团团不再想盖她的破布衫了。她一给盖，她就鸽她。它不是鸽她，它是不想再盖她的布衫了。她就不再给它盖了。毛团团还想在架子上睡，她就把扇火小板凳腿儿朝天放在炕头，毛团团就在小板凳的横档子上睡。

早起，黑女见板凳底下有一堆鸡粪，她就给扫进后灶坑里。鸡粪熏干也能当炭烧。

毛团团又长大些了。估摸猫子吃不了它了，黑女就把它放出院。毛团团撒开长腿阔院跑，也不嫌乏。见它刨呀刨地刨东西吃，她就领着它到野地吃牛牛蚁蚁。恁大的蚂蚱,毛团团瞅呀瞅地“嗵”一口就把它鹐住，“嗵，嗵，嗵”地，脖子一仰一缩一仰一缩，几下就把大蚂蚱吞进嗉嗉里。黑女很怕大蚂蚱把毛团团噎着，她就跪在地下拍小蚂蚱喂它。有时候能拍住有时候拍不住。有时候看上去拍住了，可揭开手一看，啥也没有。有时候看上去没拍住，可一揭手，小蚂蚱蹦跑了。不管拍住没拍住，黑女都咯咯咯地笑。毛团团也咯咯咯地叫，也像是在笑。

黑女到哪儿毛团团就跟她到哪儿。毛团团到哪儿，黑女就跟它到哪儿。不管毛团团走多远，只要黑女“毛团团——”这么一喊，毛团团就跑过来了。黑女看见毛团团撒开长腿跑着的样子像骆驼撒欢儿，黑女就叫它骆驼。“骆驼——”黑女这么一喊,毛团团就知道是在叫它。反正是，只要黑女拉长声那么一喊，毛团团就能听出来是谁。它就颠颠颠地向黑女跑来，翅膀一呼扇，一股凉风扑起，就跳到黑女的胳膊上要不就跳到肩肩上。

黑女架着毛团团回家，就像打生的架着头鹰。

到了秋天打完场，毛团团成大鸡了。它比别家的大鸡要高出一脖子。浑身黑羽毛油亮油亮，脖子和尾巴还闪着金黄色的光。红冠冠红腿腿红眼圈儿。村人们没见过这么好看的鸡。

“明年狗日的老侉来了,说啥也得买上个三只和五只。”村人们尽说。

正月十六该送祖宗那天的前晌，毛团团“腾”地一下，给黑女屙出个蛋。蛋就下在炕头上。

黑女原先当它是只公鸡，从来也没有摸摸它的屁股，看看是不是该有蛋。闹了半天它还会下蛋。

黑女捧着热乎乎的蛋，高兴得阔地绕。

黑女猛地想起，该给死鬼们看看。


黑女架着毛团团回家，就
像打生的架着老鹰。

死鬼们里头，首先就是她的男人。还有金来、招招、富富、贵贵，也有酒鬼锅扣。还有几个，她想不起了。反正是活着的时候跟她相好过的，做过那个啥的，都算。

村里祖祖辈辈传下个穷，穷得总有好些男人一辈子娶不起老婆的。黑女老想：鸡子还要匝匝蛋，狗子还要连连蛋。咱一个当女人的，总不能眼看着他们连个鸡子狗子都不如。黑女最先有这个想法是在那回事以后。

那回的事是这样的：

有天她正歇晌，一下子想起晒在房顶的酱瓮有好几天没搅了。闹不好要起蛆。她就上房顶去搅酱瓮。正搅着，就给看见了招招。她家的房背后有片空地，空地的前头是片高粱。她看见招招在高粱后头的这片空地里，他光着屁股正想骑一只母羊。那母羊闹不机明这个人想干啥，死劲地挣着要跑开。他又怕羊跑又怕羊叫，又要往起撩羊的大尾巴又要抱羊的脖子。手忙脚乱地一下子给绊倒了，摔了个面迎天。黑女忍不住笑了，差点儿给笑出声。后来，黑女见了招招，又见旁边没别人，她就说："招招招招我知道了。"招招闹不机明她在说啥，只看她。她又说："招招招招我看见了。"见招招没理她，她又说："那天歇晌的时候，我正在房顶。"招招一听，先就把脸红成黑紫片了。紧接住"扑通"一声就给黑女跪下来，说："黑女黑女黑女。我叫你姑奶奶叫你祖奶奶。黑女黑女黑女你要是给说出去我可不能当人了。"

就在那次，黑女主动脱下裤子，让招招跟她做了那个啥。

从那以后，光棍儿们谁要是有个啥想望，只要说出来，黑女都没顶碰过。

黑女把鸡蛋在泥瓮盖上放一阵。叫死鬼们先吃，死鬼们吃完她才吃。其实，泥瓮盖上就是搁着一把山柴枝高粱秸做的筷子。可在黑女的脑子里，死鬼们的牌位儿就在那儿。要明摆着有牌位儿那是不可以的，人家说那就是迷信。那要让队上知道了就灰了，就不把她当五保

了。当不了五保，队上就不再给她分口粮了，就不再派愣二那几个光棍儿轮着给她担水了压碾了。过大年也不给她送那三斤猪肉了。要知道，除了五保，村里没几家过大年能吃得起三斤猪肉的。

黑女把鸡蛋让死鬼们看够了，她就点着柴在锅里把它煮熟，把皮剥掉。没了皮的鸡蛋白白的香香的。她又煮得嫩，还颤颤的。她把它搁在碗里，捏一撮儿盐撒在上面。她又把它给供在泥瓮上，让死鬼们吃。这颗要是不给他们吃的话，那今年他们就吃不上了。半后晌送祖宗就要把他们给送走。得再等一个年三十才能再请回来，给他们吃点儿喝点儿。死鬼们活着的时候有啥好吃的都记着她。招招就更是了，宁愿自个儿不吃也要给她留着。有次他赶马车在路上拾了个杏儿，硬是装了两天给她装回来。死鬼们都到了地下了，再也吃不上阳世三界的东西了。再说，他们都连个家也没有。为这，一到年三十黑女就偷偷地烧些纸钱，把他们都请回家里，大家伙儿一块儿共家家，朋锅锅，吃点儿喝点儿，在家里暖暖和和地住住，住到正月十六再把他们送走。

等得鸡蛋快凉了，她这才慢慢儿慢慢儿一小口一小口把它吃下肚。毛团团卧在地下看她吃。没像往常那样上来跟她抢。毛团团知道，吃自个儿下的蛋那是不对的。

毛团团差不多日每日要在炕头上努呀努的，给黑女下颗蛋。那蛋热乎乎的，起初皮儿是软的，能拿指头按得动，后来才变硬起来。

自送走死鬼们，黑女再没舍得吃过蛋。攒上十个八个的她就拄着红柳棍下公社换东西。有煤油、咸盐、洋火，有麻纸、碱面、白矾。供销社栏柜里东西很多，可是不必要的黑女不换。她还跟公社医院换回好儿包包药片，等得万一有个灾有个病好喝。

那次实在是想不起该换啥了，就换回一方块玻璃，拿麻纸裱糊在窗孔上。这下，她坐在家里就能够从空洞洞的玻璃往外瞭望。黑女就瞭院外前的毛团团，就不由得哼唱起了年轻时常唱的要饭调。

水灵灵的玻璃空洞洞照

照见俺的二哥哥回来了

双扇扇的门儿双扇扇开
快把俺的二哥哥迎进来

哼着哼着，黑女一下子给停住了，不哼了。黑女觉出自个儿很好笑。老也老了，不该再唱这种调调了。人一老了就不行了不中用了。那次下等兵担完水磨磨蹭蹭不走，黑女以为他是想吃点儿，就说在这儿吃饭哇。可他不是吃饭的心思。狗日的他给提出说，说想做那个啥。黑女说:“嗨哎呀灰鬼。不能了。人一老了就不能了。灰鬼子。”她又说:“要不，你想看就看看。”下等兵说:“不看，看还不如不看。”下等兵说完就走了。自那以后，下等兵再没来过黑女家。轮他来给五保户黑女做营生，他就叫人替。看来，下等兵是给羞着了。

黑女的毛团团长得又喜人又打眼，还又能不住气地下蛋。黑女的毛团团简直简把温家窑村的人们给眼红翻了。

人们跟黑女商量说，让村里的几只大公鸡跟毛团团匝匝蛋，只有匝过的蛋才能孵出小鸡娃，孵出小毛团团。黑女说行，那有啥不行，把它们抱来哇。

黑女应承了人家，可是，毛团团不行。毛团团可没有黑女那种好心眼儿，谁想做那个啥就让做那个啥。

毛团团不让任何的公鸡上自个儿的身。

毛团团的翅膀一抖，那些公鸡吓得咯咯叫着没命地逃。为了逃命，有的公鸡跳不过墙头也硬要跳。爪爪把墙抠得一道一道的白印子，临完还是给摔到地下，没命地叫着，疯了似的连飞带跑瞎扑，鸡毛落得满世界都是。

想着让毛团团给下小毛团团没了指望。村人们就盼着那个侉子，盼着那个把花手巾拧成坐锅稳箍在头上的侉子。盼着他来卖黑鸡娃。可是，该来的日子早过了，侉子还没来。

一个早起，黑女睁开眼，天已经大亮了，可毛团团还是头朝墙在小板凳上卧着。黑女穿衣裳它也没把头转过来看看她。要在以往，它早就飞来跳去地在炕上乱跑，看黑女叠盖窝。当黑女倒完尿盆回来，给它打扫板凳底下的鸡粪时才看见，鸡粪跟以往的不一样了。全是黑绿黑绿的溏稀。他赶快把毛团团抱起，这才看见它的眼皮不是鲜红的了，是黑紫色。再看冠冠和爪爪，也都这样。还冰凉冰凉的，就像是冬天的冰凌。

黑女“哇”一声哭了。大颗大颗的泪蛋蛋急急地流滚下来，滴打在毛团团的羽毛上又滑落在地下。

丑帮来给送水，提音说要不去问问赤脚医生。黑女停下了哭，连红柳棍也没拄，就抱着毛团团出去了。没找见赤脚医生，她又把它抱到公社兽医站。兽医站说我们只给大牲口看，不给鸡看。黑女只好又把毛团团抱回来了。

哭了一阵后，她一下想起了她换过的药。也不管是啥药，就掰开嘴喂了它两颗，拿水给灌了下去。

后晌，毛团团给睁开了眼，看黑女。它的冠冠不那么黑紫了也不那么冰凉了。分明是死不了了。黑女抱着它，又给滴下了眼泪。这回是高兴得过。她低头亲了一口它的冠冠，就去给它做饭。为得是在饭里给和上药，好让它吃了好快快好起来。

过了那么几天，毛团团完全好了。可好了以后的毛团团就再没下过蛋。

不下就不下哇。原来喂养它也不是为了下蛋，是为了做伴儿。好了就比啥也好。

以往毛团团不好出街乱跑，自病好了也好出街了，黑女叫也叫不住它。毛团团一出街就去找别的鸡。去找别的草鸡。

村里的草鸡一看见毛团团来了，赶快停下手里的营生，一齐给圪蹴下来。还翘起尾巴露出红红的屁尖子，等着毛团团来骑它。毛团团踏着大步子挺起胸脯，朝着最好看的草鸡走过去。它把右翅膀像扇子

似的打开，绕着那只草鸡转圆圈儿。转着转着腾地跳起，骑在它的背上就做那个啥。为了骑得稳当，还把草鸡脖颈的毛牢牢鸽住不松口。

骑完一只，毛团团就换一只，再骑。

这下惹恼了所有的公鸡。它们不敢单独跟毛团团斗，商量好了一齐下手。可没几下就叫毛团团给打败了。有的让鸽破了眼，有的让把冠冠给扯下来。一个个尖叫着逃跑了，把所有的草鸡都留给了毛团团，当老婆。

“黑女让村里的男人闹遍了。毛团团这是为黑女的男人报仇呢。”有人说。

“这下倒好。明年就要有没数儿的小毛团团了。”有人说。

那以后，黑女叫毛团团不叫毛团团了，叫它二尾子。

有个半夜。村人们睡得好好儿的，梦梦梦得好好儿的，猛猛地让一阵鸡打鸣给吵醒了。

“咕咕咯——”

人们从来没听过这么响亮的吓人的鸡打鸣声音。

“咕咕咯——”

温家窑一村人给震得心颤。

这就是黑女的毛团团二尾子给干得好事。

“咕咕咯——”

它不仅是半夜叫，一大早叫，晌午叫。前晌它也叫，后晌它也叫，人们黑夜刚刚睡着它还叫。它多会儿想叫就多会儿叫。一天叫个没数儿回。

要命的是，它不仅仅是自个儿叫，它是领着全村的公鸡叫。

更要命的是，它不仅仅是领着公鸡叫，全村所有的草鸡也跟着瞎叫。

二尾子就是这么的领着全村所有的鸡子叫来叫去，不让人们睡觉不让人们犯迷糊，要叫人们清清醒醒地活。

温家窑的人们哪能受得了这个。

“妨主呢。”村人们说黑女。

“杀了哇。”村人们说黑女。

一村人尽说黑女，可黑女就是不听人们的，就是不舍得杀这个又

下蛋又匝蛋又叫鸣的二尾子。

这天，黑女把剩下的最后五颗鸡蛋到公社换回包洋火和瓶煤油，把这些放在一进门的泥瓮盖上，就出去寻二尾子。

黑女一阵阵儿不见她的二尾子就想得慌。可是黑女到处都找不见她的二尾子。

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黑女好像是听见二尾子在野坟地叫她。黑女寻到野坟地，她又好像听得二尾子是在西沟叫她。到了西沟，黑女又好像是听得二尾是在家里叫她。

半夜。黑女拄着红柳棍从西沟赶回村。她一心指望着二尾子原本儿也是在跟她耍逗呢。原本儿也没丢。只要她一开开门，一点着灯，就能够看见二尾子在炕头的小板凳上卧着。

黑女急急地进了院。黑女急急地开开门。黑女急急地喊“二尾”，可她不听得家里有响动。

她伸手在泥瓮盖上摸洋火，一下没摸住，却把煤油瓶给碰翻在地下。她顾不得那了，她要赶快让家里亮起来，好让她看看她的二尾子就在炕头的小板凳上卧着。

她摸住洋火盒儿捏出一撮儿狠狠地划着。

哗！窑亮了。

板凳上空荡荡，没有她的二尾子。

黑女的心一下子凉了，“嗵”地给瘫坐在地下，手里的那一撮还着着的洋火散落在洒上了煤油的柴禾上。

火轰轰地烧起来。

轰轰地烧起来的火越烧越旺。

在熊熊的大火中，黑女一下子看见了她的二尾子。二尾子张开巨大的翅膀，从天空中飞下来，落在黑女的跟前，等黑女坐在它的背上，二尾子翅膀一扇，腾空飞起。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把温家窑留在了下面。

晒阳窝

没有一点儿云。也没有一点儿风。阳婆白亮白亮。天干冷干冷。

一伙男人垒了几尺大寨田后，就窝缩在圪塄下晒暖暖，还不接不续儿地说笑。

“温宝你再给说说里头。”丑丑说温宝。

“都说过几天了。老说。”温宝说。

“可我老也没赶住。听说里头比外前好？”丑丑说。

“我又没说里头比外前好。”温宝说。

“那人们都说。”丑丑说。

“人们说是人们说。谁说谁说去。反正我没说。”温宝说。

“我是说里头能吃上白面大米，能吃上炸油饼儿菜包子，隔上十天半月的还能吃上肉。”温宝说。

“还有鱼。过时过节的还能吃上鱼。”愣二说。

“鱼？”丑丑说。

“鱼。”愣二说。

“愣二。你见过鱼是啥样子？”五圪蛋说。

“就是那种，那样……就是队长家灶台墙上画着的那种鱼。娃娃抱着的那种大鱼。比小娃娃大。”愣二说。

人们都哈哈哈哈哈哈笑，哈哈哈笑。哈哈笑。哈笑。笑得笑得就没声了。

“里头还能看电影听洋戏匣。”五圪蛋说。

“啥洋戏匣。半导体！半导体！”愣二拿眼睛白五圪蛋。

“这还不是说里头比外前好？”丑丑说。

“谁说谁说去。我没说。”温宝说。

温宝是前些日从大狱给放回来的，他跟人说里头吃得好穿得好，也不受冷冻。起先人们不信。可后来看看他那白白的肉皮，再看看他那新里新面的一身灰棉制服，就信了。再看看他日每日早起就跟那下乡的老赵似的，端着个缸子站在门口，把身子合向前，用白沫沫洗他那白牙，就更信了。

“里头有女人没？”愣二说。

“你就记住个女人。老女人女人的。”五圪蛋说愣二。

“没女人能有男人？没女人能有你？你妈是不是女人？是二尾子？是老黑女的毛团团？”愣二说五圪蛋。

五圪蛋让愣二给呛得一时泛不上话。

“球。阳世三界上遗留的就是个这。男人女人女人男人。”没眼眼官官说。垒大寨田本来没官官。他是五保。可他嫌一个人在家憋闷。就老往人多处凑。

“你看。就连野雀雀还是一对儿一对儿的。”狗子说。狗子的手在袖里头摸呀揣的，看着枯树枝上落着的两只野雀雀。

人们齐看野雀雀。

俩野雀雀喳喳叫着，商量看到哪儿去刨撒点儿吃的。

“去你妈的。”愣二说。愣二拾起疙瘩石头蛋，扔向枯树。

野雀雀“特儿——”地逃命去了。它们觉得有时候得先顾命。

“你看你。人家野雀雀又没招你，又没惹你。”狗子就在袖里摸揣就说愣二。

“谁叫它们一对儿一对儿的。”愣二说。

“眼红得你不是？”五圪蛋说愣二。

“你不眼红？你不眼红咋老听人家温孩的房。连精红大晌午也不歇晌。硬听。”愣二说。

“你不眼红？一喝醉酒咋老‘白白，白白’地叫。”愣二说。

听了这。人们又都哈哈哈笑。

五圪蛋又叫愣二给噎得没个说的了。只是呼扇呼扇翻眼皮。

愣二愣是愣点儿。可跟人犟嘴老也不输。

狗子终于从裆里捏出个小东西，放在手心说：“球！我还当是个虱子。闹了半天不是个虱子。”说完，把那东西倒在地下，还搓搓手，好像打平花时搓莜面鱼鱼。

下等兵趴在地上瞅呀瞅，硬是把那个小东西给找见了。捏起来搁在手心儿说：“球。我还当不是个虱子。闹了半天就是个虱子。”说完，把那小东西倒在地下，也学刚才狗子的样。搓搓手，好像打平花时搓莜面鱼鱼。

人们又都笑。放开声“哈哈哈，哈哈哈”地笑。没眼眼官官也混在里头笑，笑得还最响亮最厉害。别人没人笑了，他还笑：“哈，哈，哈。”

“瞎眉瞎眼的。你能看见也算。你知道笑啥？”下等兵说官官。

“你说谁？我？”官官扬起下巴说。好像是下巴底下长着眼，要看看谁在说他。

“说谁？你。”下等兵说。

“我听你们笑。思谋着保险挺失笑。我也就是个笑。”官官说。

“瞎笑。笑你也是瞎笑。”五圪蛋说。

“人活着就是个这。有时候不瞎笑。有时候就瞎笑。”官官说。

官官虽说是个没眼眼。可他有时候说出的话有股让人琢磨的劲儿。听了他这话，人们都“唔，唔”点头。

从南过来辆拉粪车。车倌儿坐在辕条上哼哼呀呀唱：

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棱
隔着玻璃亲嘴儿坑死个人

瞭得粪车走远了。有人说温宝:“你也给咱来他的一段呗。看忘了没?”

温宝长着个好模样。温宝长着个好嗓子。温宝在蹲大狱前扛着木匠家具走过南到过北。学会了好多好多的调调。温宝是温家窑的戏子。

“来个啥?”温宝说。

“来个‘当兵的不是好东西,拉拉扯扯把俺拉进高粱地’。”愣二说。

“那……”温宝说。

“就是那个‘我的大娘呀,我的大娘呀’就那个。”愣二唱着给提音。

“不来那不来那。那是四旧。有毒。我给唱段新戏哇。”温宝说。

在大家伙儿都说好好的时候,温宝站起身,往空地挪挪。

“啵!啵!”温宝冲地狠狠唾了两口。唾完又说:“这里面尽是沙子。”

人们都犯愣,都闹不机明温宝刚才还好好儿的,这阵儿嘴里咋就尽是沙子。

“这叫什么世道!”温宝说完这句,两手一摊,唱开了:

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
铁蹄下苦挣扎仇恨难消
春雷爆发等待时机到
英勇的中国人民岂能够
俯首对屠刀
盼只盼柏山的同志早来到

为访亲人我四下瞧
红灯高挂迎头照
我吆喝一声
磨剪子来锵菜刀

温宝就唱就比划着做动作。动作做得干巴利索,杀是杀砍是砍,挺像回事儿。唱完,返回原地坐下。

人们都不做声,只听得温宝在呼哧呼哧喘大气。

过了半天人们才开始吵嚷，说就听懂一句磨剪子铲菜刀。

“唱戏咋还磨剪子铲菜刀？”狗子说。

“这是新戏。”温宝说。

“你他妈唱的这是哪路调子？”五圪蛋说。

“样板戏。京剧。”温宝说。

“啥金具银具牛具马具的。这也是在里头学的？”狗子说。

“嗯。我在里头唱过大戏。”温宝说。

“啥？里头还唱大戏？”下等兵说。

“我日死你妈。里头还唱大戏。”愣二说。

“唱，还是整场的。我们还慰问演出。每次演出完还吃八八六六。”温宝说。

“我日死你妈！再有个女人你狗日的就是神仙了。”愣二说。

“球。女人还不就是个女人。好几次卸台的时候卖粥大嫂就把我拉到背地让跟她立旮旯儿。”温宝说。

“我日死你妈。立旮旯儿。”愣二说。

“我看你吹牛。我看你吹牛不跟牛商量。我看你吹牛不贴印花。”下等兵说温宝。

“谁吹牛谁是你的那个。”温宝说。

“你立旮旯儿就不怕给逮住？”五圪蛋说。

“人是人。人又不是狗。嘁嚓两下就完。能逮住？要叫我就逮不住我。”愣二说。愣二就好呛白五圪蛋。

“就好像你跟女人做过那个啥似的。”五圪蛋说。

愣二这下没的可说了，眼睛恨恨地瞪五圪蛋。五圪蛋不看愣二。五圪蛋笑笑地看别处。

“还做过啥？再说说别的。”丑帮给往开打话茬儿。丑帮倒不是怕愣二跟五圪蛋打起来。温家窑的人们祖祖辈辈没传下打架这一说。丑帮是不想再听人们说女人了。一听人们说女人，丑帮黑夜就睡不着觉，就要一黑夜一黑夜地想那个嫁到矿上的要命鬼奴奴。

“温宝你给说说里头还做啥？”丑丑说。

“啥也做。我们还要篮球要乒乓球还出操还拔河还跳高还跳远还，还，还做别的。啥也做。”温宝说。

大家伙儿又都不做声了。人们都在寻思这要篮球乒乓球拔河出操这都是在做啥。

“我说温宝。你狗日的说你不是吹牛。可那里头又有吃喝又有穿戴还有女人。你狗日的不住在里头出来干啥？”下等兵说。

“这，这……”温宝说。

“甭这这这。你说。”下等兵说。

“这，这由人？人家不让我住了。想住也不让我住了。”温宝说。

“咋不由人。你想回去你再到公社喝醉酒骂骂书记不就又进去了？”下等兵说。

“我，我真的不是吹牛。可我也真的不想进去了。”温宝说。

“那咋？”人们都“那咋那咋”地问温宝。

“我是嫌里头不如外前自自在在。”温宝说。

“不自由。”温宝说。

“有吃有穿就行了。要自在做啥？”有人说。

“你们倒进去试试看。”温宝说。

“唉——人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这么个东西。”官官说。

听了官官的这话。人们又都“唔，唔”点头。可是寻思来寻思去，还是闹不机明官官这话是啥意思，也闹不机明人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东西。

“我日死你妈。”愣二猛猛地来了这么一句。愣二老好猛猛地来这么一句。也不知道他在骂谁。

又有一辆拉粪车过来了。赶车倌儿坐在辕条上哼哼呀呀唱：

妹妹你是哥哥心上的人
一阵阵儿不见满村村寻

没有一点儿风。没有一点儿云。阳婆白亮白亮。天干冷干冷。





听了官々这話，人們又都"嘻々"
点头，可是寻思来寻思去
还是闹不机明官々这話是啥
意思，也闹不机明人这个
东西到底是个啥东西。

柱柱家的

吃过晌饭，男人柱柱和小叔子二柱还有她的两个比门头高的小子都过了西房。四个男人到西房睡觉去了。等得队长站在井台上一遍又一遍地喊“起晌哇——出地哇——”他们才起来。以往也是，一吃完晌饭四个男人就一个一个地都到了西房。西房老也不生火，凉荫荫的，蝇子又少，正是歇晌的好地方。

“家里没斋斋苗儿了。夜儿个下乡的老赵来吃派饭，我是跟财财家的要了撮儿。”吃饭的时候柱柱家的说。

“这两天我不歇晌了，我得到野坟地去摘把。”柱柱家的说。

“精红热晌午的。晒着。”二柱说。

“晒是不怕晒。我是想乘晌午去，好不耽误起晌出地。”柱柱家的说。

“出地不出地倒寡。误误去。穷也不在乎这一个半个工。”二柱说。

“再一个就是晌午的斋斋苗儿给日头晒得味道浓。烹起来香。”柱柱家的说。

柱柱听他们说，自个儿没言语。自从跟弟弟朋了锅，柱柱的嘴一满是拿绳子扎住了，老也不说话。轮到他过东房跟女人睡觉时，也是不说话，做那个啥的时候也是不说话。他不说，她也不理他。她心想

你是还憋气着呢。憋憋你就慢慢地不憋了。人都是个这。哭得哭得不哭了，气得气得不气了。

柱柱家的做营生利落，三八两下就把锅洗完，把东房给拾掇得干干净净。

夜儿个老赵也说，在你家吃饭下口，你做的饭也干净，家也干净，全村就数你干净，全公社的女人也顶数你干净。老赵说着说着眼睛就发了痴，比会计有时候的那种痴还痴。

听听西房，除了打鼾声，没别的响动。柱柱家的就把白羊肚肚手巾罩在头上，提着草帽出了门。

毒日头把外前照得白白地晃眼。

街上哑圪悄静的，没一个人影。温家窑的人不管是吃饱的没吃饱的，不管是吃好的吃赖的，只要是一吃了晌午饭就都躺下睡觉了。

会计家的那头脏兮兮的大白猪舒舒服服地躺在阴凉地，嘴头外糊糊擦擦尽是猪食。有只小鸡一下一下鸽着吃它嘴头上的食，它也不理，只是呼噜呼噜的，顾睡。

“看那舒脱的。”柱柱家的想。

“荣华的。”柱柱家的想。

出了村，柱柱家的拿草帽遮住毒日头。

她并没像刚才说的那样往野坟地去。她是给拐向了去西沟的路。

路旁的山药地一下子窜出两只小猪娃，慌慌张张向村里跑。准定是偷吃了啥东西。

这两只小猪娃也是会计家养活的。

别人家连人也快养活不起了。柱柱家的想。

咱们家啥时候也能够养活起只猪。柱柱家的想。

“呸！”柱柱家的冲地唾了口唾沫。人比人比死个人，咱哪能想那么高，只要盼得这次把事情闹成，让大小子走个民工，也就是不赖了，就不愁捞摸个媳妇了。想得过高那不是瞎想望？瞎想望是要折寿的。柱柱家的想。

"呸！呸！"柱柱家的冲住地又唾了两口唾沫。柱柱家的每当觉得需要躲灾避邪的时候，就要这么呸呸地唾唾沫。

她摸下头上的手巾擦擦脸上的汗，把手里的草帽换在头上，加快了步子朝西沟走去。

温家窑顶数西沟像个地方。

西沟有二里长。沟底宽宽的平平的，还常年有股活水。那水弯弯曲曲的在沟底绕着流，像蛇。贵举老汉有时候把他的牲口赶到这儿放。这儿的草长得像韭菜，吃完又长，吃完又长。

沟底还有几处杨树林。树长得不粗，细细的往高冒。有些树头都已经超过了三丈多高的沟崖畔。好多的雀儿在树头上喳喳叫。

这地方好是再好不过了，可除了贵举老汉，很少有人来这里，说这里有鬼气，说沟口的那棵歪脖子树像面引魂幡，时不续儿地要把温家窑的人引几个去。

柱柱家的不怕。柱柱家的不信有鬼这种东西。没嫁到温家窑村那时，她就听大人们说起过这个鬼地方，可她不怕。她常常翻过山梁来到这个地方，在沟畔上挑苦菜，在沟底割蒲草，从沟渠打着水到崖畔上灌黄鼠，烧着吃。她还常常把衣裳脱光跳进坝池里耍水。在十三岁那年嫁给柱柱后，她就更是常常来。

这阵子，她又站在坝池旁。

这坝池也不知道是温家窑哪一代先人用大石头横沟给拦起来的。天旱的时候，池水也够两亩大，清清粼粼地倒映着池边的绿树，蓝蓝的天白白的云，还有忽上忽下的纱蜻蜓。

"这么好的地方没人敢来。我看他们是没福气。"柱柱家的想。

"你有福气？大小子当真的能走了民工？"柱柱家的问自个儿。

她回过头向来的路上瞭望，不见有人影儿。向沟里瞭望，不见有牲口。又抬头瞭阳婆，离起晌还有一大截。

断定四周不会有人，她解开了袄扣解开了裤带，脱下了鞋脱下了衣裳，把一个白白的光身子露给了阳婆露给了天，露给了雀雀们，露

给了蝴蝶。

脚板让石头烫了一下，她赶快站在蒲草上。她踩着蒲草走进池水，可又站住了。抬头瞭望瞭望沟口外，又返出去了，返到坝池边。她觉得该着洗洗衣裳。她圪蹴下来，咕嘟咕嘟把衣裳按进水里。有几个大头蝌蚪摆着尾巴逃走了，可又有几个大头蝌蚪摆着尾巴游过来，它们想看看这里咕嘟咕嘟冒水泡是咋的回事。

柱柱家的看见脚边有两个白肚皮蛤蟆，它们正好是在做那个啥。母的脊背上面是公的，公的肚皮下面是母的。公的两条长胳膊拦腰把母的死死搂住。母的腰被勒出一道沟。它们在做小蛤蟆呢。可不知道它们机明不机明这样子就要给做出成百上千的小蛤蟆。

“能养活得起？只顾自个儿受瘾。”柱柱家的想。

柱柱家的觉出脸有点发烧。她一脚把那俩蛤蟆踢进水里，可那俩蛤蟆掉进水里还是死死地抱在一起不松开。

“人是知羞不知足，牲口是知足不知羞。”柱柱家的想。

“啥才算是知足？啥才算是不知羞？”柱柱家的自个儿问自个儿。光问，不回答，只摇摇头。

她把洗过的衣裳摆在池坝的大石头上晾开，这才晃动着两条白胳膊走进池中央，坐下来。天旱得过，水不深。坐下来也没淹住她的脖子。

水温温的凉，凉凉的温。

水清粼粼的，能看见池底。

柱柱家的觉得很舒服，觉得浑身上下都很舒服。

她用毛巾搓洗胸脯的时候，就给想起了小叔子二柱。

二柱跟他哥不一样。他哥每回做完那个啥就倒在一旁呼噜呼噜睡死了，再不理她了。二柱跟他哥不一样。二柱总要用大手轮流着揉按她胸脯的那两堆肉。睡着以后才慢慢松开。半夜醒来还要再摸住才算。

——嫂嫂。我从小就好按我妈的。只有按住我才能睡着。

——朋锅前你该咋？

——直见得老也睡不着。

她把洗过的衣裳摆在池埧的大石头上晾开，这才是动着两条白胳膊走进池中央，坐下来。



——你没出息。

——嫂嫂你就是我妈。

——你真失笑。

——我好嘛。

“二柱真是个孩子。快四十的人了,也还是个孩子。”柱柱家的说。

“有的人一辈子也长不大。”柱柱家的说。

我是不是也真的不像个四十出头的人？老赵硬说我咋看咋像不到三十。还说光看我的身架子像是没开过怀。真失笑死个中国人了。柱柱家的想。

想到这里柱柱家的停下了搓洗。她先是捏捏自个儿的胸脯和大腿的肉，后又扭来扭去地看水里头自个儿的光身子。

“狗日的老赵真会说话。”柱柱家的说。

“下乡的人就是会说话。”柱柱家的说。

老赵他保险知道我家朋锅的事儿了。他说，听说你家新捏了三孔窑，是给大儿子办事呀？是这样说的。他为啥不问是不是给小叔子办事。按说这家急着该办事的是小叔子。可他不问。

“他知道了。狗日的他这是给知道了。”柱柱家的说。

“他知道知道去。谁叫咱们穷呢。”柱柱家的说。

穷又不丢人。穷又不算是不知羞。黑旦远天大地地跟山里头的亲家还朋锅呢，人们说他是伙种葫芦伴种瓜。咱一家一户的弟兄朋锅谁又能说出个啥。柱柱家的想。

再说柱柱人球什，没个帮手也不行。如不朋锅，这三间窑先就捏不起来。靠柱柱是不行的。

我看女人原本就是辆车。男人就是那驾辕的。对驾辕的来说，有个拉套的总比没个拉套的好。有个拉套的这车走起来就轻松，驾辕的也省劲。就是个这。柱柱家的想。

我看就是个这。柱柱家的想。

谁是坐车的呢？用问？孩娃们。主要是小子们。他们是坐车的。

他们先坐车，后拉车。就是个这。柱柱家的想。

驾不动辕就配个拉套的。养活不起孩娃们就找个朋锅的。这没有啥不好的地方。拿我家来说，朋锅实在也是挺好的事。首先对小叔子他就挺好的，省得他棍着。再就是对他哥也好，省得他养活不了这一家家。这事对孩娃们也好，要不咋能够捏得起那三孔窑房？末了来说，对我也不能算不好。顶多就是个闲不住。按说这也没啥，女人就是个这。正如狗子常说的那句话，那句牲口话：男不怕受，女不怕……做那个啥。

想到这儿，柱柱家的又捏捏自个儿胸脯的那两堆肉。

柱柱家的把身上的各处处都搓洗了一阵后，抬头看看阳婆。该是起晌的时候了。狗日的该来了。

她站起身瞭瞭来的路，没有半个人影儿。

狗日的该不是哄了我。让我在这儿瞎等。没过，按夜儿个狗日的那火烧火燎的样子看，简直简就是不行了。狠把狠让我立马就把裤子给他脱下来，不会不来，狗日的准定是要来。柱柱家的想。

有只瞎牛虻"嘣"地碰了一下柱柱家的大腿根又飞走了。可它急急地划了一个圈儿后，又急急地飞过来冲向柱柱家的腿裆。柱柱家的用空手忙忙地把裆捂住，另只手拿手巾招架着抽打那只瞎牛虻。

"嗡！"一声，瞎牛虻不知道飞哪儿了。

估摸着衣裳干了，柱柱家的哗哗地向池坝边走去。怕让池底的胶泥给滑倒，她的胳膊张得开开的。没走两步，她觉出大腿根又硬硬得给碰了一下。

是那瞎牛虻又给飞回来了。它不死心，它非要在那块嫩肉肉上叮一口才算。

"咋呀咋呀？狗日的也想钻我的空子。"柱柱家的说。

"能行？能给我二小子走个民工就放你进来。"柱柱家的就抽打就骂。

"哈嘿……"

柱柱家的一下子听到有个声音在"嘿嘿"笑。她啥也没顾得想，

就倏地坐在水里。可她已然是走到了浅处，水花虽是四处处溅得老高，可胸脯的两个肉堆堆还是在外前露着。她赶快用手巾给扯挡住。

“嘿哈……”

那声音笑得更欢喜更火爆了。

柱柱家的定住神，向传来笑声的那地方瞭。

是下乡的老赵站在树林边。

下乡的老赵早就来了。

老赵最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了。他早就来了。他一直躲在杨树林里看柱柱家的给他演电影儿。他瞭望着柱柱家的咋样咋样地把衣裳解开，咋样咋样地把衣裳脱下，把光身子完完全全给他亮出来。他瞭望着她把那俩不要脸的蛤蟆踢进了水里后，就正面朝他圪蹴下来搓洗衣裳。后来，他瞭望着她一步一步地往坝池中央走。走的时候坝池里头有两个光溜溜的她。一个是水面上的她，一个是水里头她的影子。他还瞭望着她搓呀搓，搓洗身子。骂呀骂，骂不要脸的瞎牛虻……

下乡的干部老赵真会找乐儿。

“是老赵你。”柱柱家的说。

“笑死个人了。笑死个中国人了。”老赵说。

“老赵你甭大声嚷嚷。看让人听着。”

“你不是说这地方保险没人？”

“可有时候也不保来个一个半个的。”

“我不嚷喊了。可你不能说总是坐在水里不出来吧。”

“你不进去人咋穿衣裳？”

“嗯……好的。好的。”

“光好的好的你咋不动弹？”

“好的好的。”

老赵这才不情愿地退呀退的，退进了背后的杨树林。

后半晌，老赵像喝了酒似的，晕晕乎乎地躺倒在树林里的草地上，

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有风儿在凉凉地暖暖地吹着他。

从杨树林里出来，柱柱家的两条腿像膏了油似的，轻轻快快地从西沟拐到了野坟地。

当她兜着一草帽斋斋苗儿的粉花儿，从野坟地出来。她的心窝窝也像膏了油，滋滋润润地舒服。

远处的坡梁上有人冲她唱要饭调。

黑牛牛白马马卧草滩
瞭妹妹瞭得我两腿酸

柱柱家的盯住瞭望，可没认出那个人是不是本村的。

二系系草帽双飘带
越看妹妹你越心爱

“隔住玻璃亲嘴儿你瞎解瘾。”柱柱家的说。

煽火板凳腿儿迎天
想起光棍汉真可怜

“可怜你可怜去。”柱柱家的说。

“我的高粱就要不可怜了。”柱柱家的说。

山梁上的那后生又在唱啥，柱柱家的听不着了，柱柱家的走远了。

福牛、福牛

福牛一人家就三八两下把衣裳脱光，钻进盖窝筒儿里。

福牛的盖窝筒儿通年到头就在炕上铺敞着，从没往起卷过或是往起叠过。就连堆也没往起堆过。对光棍儿来说，这样很省事。啥时候想往进钻一钻就钻进去了。村里光棍们都这么做。没过，这么做也有这么做的不好。那年丑帮到公社水利工地走了一个月回来，半夜听得脚底下吱吱叫，他划着根洋火一看，是窝没毛的小耗子。小耗子觉出盖窝动，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吱吱叫着爬滚着寻奶头吃。从那以后，丑帮隔三天五后晌的，就要把盖窝抖抖，怕再有耗子给住进来。福牛没碰到过有这样的事。

夜儿个早起，福牛出了窑门就哗哗哗地尿。尿得很急，硬是把很干的地皮冲出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说方不方说圆不圆的坑儿。他觉见得这个坑儿很像个啥。很像个下等兵说的那种叫做天日的东西。

“福牛兄弟。福牛兄弟。”

福牛正看着地下的那个不大不小不方不圆的尿尿坑儿，听得有个女人的声音在喊自己。抬头看，隔壁院的温孩女人正扒在墙头上笑。

他的脸一下子觉出在发烧。他赶快低下头，可正好又看见自个儿做的那个坑儿。他的脸就烧得更厉害了。

"福牛兄弟，死不了的温孩还没回来。他说出去想扑闹几个钱好还债，走了两个月了还没回来。"温孩女人说。

"福牛兄弟。队里说我家可以开半亩荒。眼见得好荒地都叫人挖占了。你看那个死不了的温孩还没回来。"温孩女人说。

"兄弟。前晌你跟嫂子上山找找看，看哪还有地能开点儿。"温孩女人说。

福牛只顾盯着那个尿尿坑儿，不言语。

"兄弟。人跟你说话呢。你老不理人。"温孩女人说。

"嫂子我听着呢。"福牛说。

"嫂子。我听着呢。"福牛说。

"你就过这儿吃早起饭哇。"温孩女人说。

"不了。家有剩饭，不吃就坏了。"福牛说。

福牛说完赶快进了窑。任温孩女人扒在墙头咋说，他也不出来。

近便处没好荒地了。福牛跟温孩女人在南梁洼找了一块。远是远了点儿，可地还算是马虎的。

"嫂子。回去哇，我一个人挖。"福牛说。

"说的。嫂子咋能让你一个人挖？孤零的。"温孩女人说。

他们先往起刨地里的石头块。

温孩女人在东头刨，福牛躲到西头。

温孩女人在西头刨，福牛躲到东头。

石头块都刨起来了。该把它们垒到地边儿。一来是为了人家队上好丈量，看看是不是超出半亩。二来也是为了当圪塄。要不，下雨会把地冲坏的。

"嫂子，你回去哇。小狗保险早哭了。"福牛说。

"没事的。小狗有大狗看着。"温孩女人说。

温孩女人跟福牛抢着往出搬石头块。一弯腰，她裤腰带上边露出一块白肉皮。"刷！"福牛的眼眼好像让阳婆给晃了似的，赶快把头

扭一边儿。可是不知道咋闹的，隔一会儿那截地方就晃他一下。隔一会儿那截地方就晃他一下。

“兄弟。你看你的脸咋恁红？一准是给累的。咱们歇缓歇缓哇。”温孩女人说。

“嫂子你缓哇。我不乏。”福牛说。

福牛说完脸更发烧。他知道自个儿的脸为啥更发烧。

地圪塄刚垒好一半的时候，老天爷给下来了雨。红耿耿的天突然就给噼里啪啦下来了榆钱儿大的雨点子。

温孩女人直起身瞭望，瞭见背后的崖头能避雨。她就“快！快！”地招呼福牛就跑。跑到崖头下见福牛还在雨地垒圪塄。她用巴掌盖住头顶又跑出来，揪住福牛的袄袖，把他拽到崖头下。

“兄弟你看你湿的。”温孩女人说。

温孩女人从裤带上抽出块白羊肚手巾，伸手要给福牛擦脸。福牛赶快接住自个儿擦。这一擦不打紧。福牛浑身给痒痒地难挠起来。福牛闻着白羊肚儿手巾有股迷魂魂味。有股下等兵常说的那种女人身上的迷魂魂味。他赶快把手巾递给温孩女人。可这一递不打紧，福牛的眼睛给看见了温孩女人的胸脯。温孩女人胸脯那个地方的布衫让雨给打湿了，紧紧地贴住了身子。鼓鼓的圆圆的有两堆东西，挺在福牛的眼跟前。

福牛简直简要晕倒。他赶快靠住崖头。

“兄弟。我记得你今年二十八。”温孩女人说。

福牛点了下头。

“比嫂子大两岁。”温孩女人说。

福牛又点了下头。

“你看。我就记得。”温孩女人说。

福牛还是点了点头。

“其实，啥嫂子不嫂子的。寡。”温孩女人说。

这回，福牛连头也没点，一下子冲进雨地里。

温孩女人瞭着雨叫阳婆给照得粼粼晶晶闪亮光，还瞭着福牛在粼


湿孩女人瞭着雨叫阳
婆给照得蠢蠢晶晶闪亮
光。还瞭着福牛在蠢蠢
晶晶闪亮光的雨地里，
发了疯地坐培𡎆。

粼晶晶闪亮光的雨地里，发了疯似的垒圪塄。温孩女人“咳——”地长长叹了一口气。

福牛在温孩女人家吃过晌饭后，歇也不歇就扛着铁锹出门了。温孩女人在西房给他铺展开娘家陪嫁陪来的白生生的羊毛毡子，让他躺会儿。可他说啥也不，硬是又到了南梁洼。

天快擦黑的时候，温孩女人来了。

“哎呀呀我的兄弟，你看你把地整弄得多平展。”温孩女人说。

“这是块好地。”福牛说。

“兄弟你看平展得就像炕似的。让人真想在上头躺躺。”温孩女人说。

“这是块好地。”福牛说。

“兄弟你看四周围哑圪悄静的,连只野雀雀也没有。”温孩女人说。

“这真的是块好地。”福牛说。

“人跟你说话呢。你就知道个好地好地。”温孩女人说。

“黑了。回哇。”福牛说。

一路上，温孩女人老是跌跌绊绊地走不稳，还老能撞住福牛。不撞，福牛想叫撞。一撞，福牛就受不了。福牛简直简就要把铁锹往地下扔呀。可就是没扔。

扔呀扔呀没扔。

扔呀扔呀没扔。

他们就这么跌跌绊绊地扔呀不扔呀的，回了家。

夜饭，温孩女人给福牛调了盆山药丝儿，炒了碗鸡蛋，还灌了瓶酒。

“你看嫂子，啥不能吃？”福牛说。

“我为你好喝盅儿。”温孩女人说。

“我又不能喝。”福牛说。

“嫂子又不是不知道你。你忘了，那回？”温孩女人说。

听温孩女人这么说，福牛的脸蠕蠕地又给发起烧了。

温孩女人从高粱筐箩里寻出个针，把灯捻往上挑挑。煤油灯一下旺了，把家照得亮堂堂的。

温孩女人给大狗碗里拨了些山药丝儿又夹了一筷头鸡蛋说："快吃，完了到那厢睡去。"

温孩女人把小狗抱在怀里，解开扣子喂奶。白白的鼓鼓的奶牛子一下子露出来。那白白的鼓鼓的奶牛子，一满就是那白日头，把福牛的眼睛晃得一黑一黑的。不管福牛的眼睛藏在哪里，也不顶事。也要一黑一黑地挨晃。

福牛赶快拿起筷子，赶快端起酒盅儿，赶快往嘴里填东西。福牛像饿了几辈子的讨吃子那样，往嘴里填东西，可又不知道填进嘴里头的都是些啥和啥。

温孩女人就看福牛吃，就低头亲小狗。

"咂儿！"一口。

"咂儿！"一口。

一口一口的"咂儿！咂儿！"让福牛就着吃。

那一口一口的"咂儿！咂儿！"，简直简是在要福牛的命。

福牛吃着吃着，猛地看见瓶里的酒剩下一半了。

日你妈，再喝的话，又要出洋相。福牛想。

福牛自个儿知道自个儿。喝酒只要一超过半瓶那就不由人了，那就管不了自个儿了。平素想说的不敢说的也敢说了，平素想做的不敢做的也敢做了。那年在县剧团帮工，有回喝醉了酒，硬追人家喜儿和铁梅。为这，让大春儿跟黄世仁还有李玉和跟鸠山给按倒，楔了个灰。回了村就疯了。后来，自个儿照自个儿脑瓜顶砸了一石头，才给砸好。去年，温孩女人和温孩打架。他给过来拉架。他们和好后，请他吃饭。那天他就又喝多了。硬要摸人家温孩女人的背，说看看有汗没。

"兄弟咋不喝了？"温孩女人放下小狗问说。

"我，喝好了。"福牛说。

"再喝几盅儿。"温孩女人说。

“不能了。嫂子。我又给出洋相呀。”福牛说。

“怕啥。嫂子又不是外人。出相出去，别人不知道就行。”温孩女人说。

“真的，嫂子。再喝我真的不行了。”福牛说。

福牛跳下地。温孩女人也跟着下了地。

“不喝就不喝。咱们坐会儿。老也不在一起坐会儿。”温孩女人说。

“不能了。嫂子。你真的不知道。我真的快不行了。”福牛说。

福牛推开温孩女人，连街门也没出，从墙头跳进自个儿院。

一入家，福牛就把衣裳脱光，钻进盖窝筒儿里。

福牛觉出浑身滚烫滚烫的，脑袋晕麻旋倒的。翻过来调过去睡不着。

福牛把盖窝揭开，眼睁睁地瞪着黑洞洞的房顶。瞪着瞪着，他觉出有只手在摸自个儿。摸胸脯摸肚皮，还摸他的那个地方。

福牛觉得很舒服。他喊了一声嫂子，就一下子机明过来。

原来，刚才摸来摸去模自个儿的那只手，不是他以为的温孩嫂子的手，还是他自个儿的手。

“你不是个男人。狗日的福牛。”福牛骂。

“男人里头没你。狗日的福牛。”福牛骂。

“死去哇死去哇。狗日的福牛。”福牛骂。

福牛恶狠狠地不住气地自个儿骂自个儿。骂完，大巴掌往脸上一捂。“刷刷刷”的，就有泪蛋蛋从眼里滚下来。

福牛哭了。

福牛让自个儿给骂哭了。

天日

羊娃死了。

羊娃是自个儿把自个儿吊在树上给吊死的。

往常，差不离儿一认灯，就听的村口“啪啊儿——”一声鞭响。这就是羊娃领着羊群回来了。

可那天都快吹灯了，还不听有鞭子响，不听羊娃“羔儿羔儿羔儿”地撵羊，不听羊娃“日你妈日你灰祖宗”地骂羊，也不听羊们咩咩叫和乱噔噔碎纷纷的蹄子声。

队长吩咐几个光棍儿说：“去！上西沟找找看。别不是为了球大点儿事给想不开哇。”

可真给队长说住了。

人们在西沟寻着羊娃。羊娃吊在沟口的那棵歪脖子树上，迎风晃，像面旗。沟底的那些没膀子蛤蟆扎住嘴，不再呱呱叫。只有羊们觉出不对劲儿，仰起头，冲着羊娃“妈也——妈也——”齐在哭。

“唉，真冤。”

“就为个想见见天日。”

“可临死也没见上。”

“球什。球什。”

人们就往下解羊娃就说。

羊娃也是个光棍儿。就跟下等兵骂他的那样：爹死了妈嫁了，爷爷奶奶蛆沙了。他家除了他，再没个别的活人。

那两天羊娃起了魔似的，一天价尽思谋下等兵叨的那个古。按说哇那个古也没个啥，可羊娃就是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思谋个不够。

那个古是这样的：

有个女娃子相跟着几个男娃子在大野地挑苦菜。挑的挑的，女娃子就站起来跟男娃子们说："你们要是能断中俺的天日是迎前还是迎后，俺的苦菜就齐给你们。要是断不中，你们的苦菜就齐给俺。"有男娃问说："啥是天日？"女娃子说："就是腿巴旮旯的那。"男娃们想也没想就一齐说："迎前——"那女娃子把裤子褪下来，屁股朝男娃们一撅说："迎后迎前？"说完，就把男娃们的苦菜一齐按在自个儿的筐里。

下等兵叨的那个古就是这个。可羊娃这两天就是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思谋个不够。一满是起了魔。

这天，羊娃把羊赶到西沟的沟口。

沟里头有好些些杨树，有好些些吃了又长的嫩草。可羊娃不敢进沟里头，人们说那里头有鬼。羊娃怕鬼吃了他或是吃了羊，他就没进里头，只把羊群赶到沟口就住了脚。沟口畔有棵歪脖子树，沟口底有几坡坡草，还有个活水坑儿。

看看阳婆，该歇晌了。羊娃把羊攆在一起。羊们的头净往别个羊的屁股底下钻，想找阴凉，估摸着阳婆晒不住脑袋瓜，这才站稳不动了，一站能站一晌午。

狗日的们，就顾脑袋不顾天日。

天日，天日……狗日的女娃子会给起野绰号儿呢。

羊的迎后，驴的马的都迎后。可女人的天日咋就也迎后？

羊娃就想就下了沟。爬下身子把嘴伸进水坑里，像牲口饮水那样喝了一顿。喝完，从后腰的裤带下抽出个黑得油光光的小布袋。里头有炒莜面，有块晒干了的腌黄萝卜条儿，还有个豁口口碗。他挖出半碗炒莜面，抓点儿水淋在碗里，用指头拌和拌和。试得干，又抓点水拌和拌和。拌好了，就用指头抓捏着碗里的拌炒面，一撮一撮往嘴送。他把碗就住下巴。要不，就会有炒面掉地的。虽说村里给羊倌估得粮很是不少了。一个工斤半。别的社员才八两。可羊娃还是不够吃。吃完拌炒面，他就把那块干萝卜条放进嘴里嚼。干萝卜死筋圪韧的，像胶皮。他把它从左边牙倒在右边牙，右边牙倒在左边牙，来回地嚼。嚼出些咸水水咽进肚里。顶是吃了菜，也顶是喝了汤。这水水还有股黄萝卜的香味儿。真香。

吃完。羊娃往坡畔上返。嘴里哼唱着讨吃挖莜面麻烦调。这种调子也叫要饭调，就是讨吃鬼们要饭的时候给人们唱的那种调调，唱完，好叫人们给挖点莜面。他们不要熟饭，熟的放不了几天就坏了。他们要生莜面，好拿回去养活家里的人。温家窑祖祖辈辈的要饭鬼太多了。温家窑祖祖辈辈传下的要饭调也太多了。温家窑的男女老小都会唱这种调子。

羊娃就往坡上返就唱：

羊羔羔吃奶前蹄蹄跪
没老婆的羊倌活受罪

羊羔羔吃奶后腿腿蹬
没老婆的羊倌好惨心

正要往下唱，听得有人在笑，在脆圪生生地笑。

女的！羊娃一激灵。可四下里瞭望，没瞭住人。

该不是沟里头的鬼？

咯咯咯。那声音又在笑。

羊娃猫住腰往有声音的那儿挪。

靠歪脖树圪蹴着个女娃。正看老丁羊想骑花母羊。花母羊不好好儿让骑。一闪，老丁羊跌下了。一闪，老丁羊跌下了。那女娃咯咯笑。老半天，花母羊才给治住。老丁羊骑在花母羊背上就做那个啥。

“狠狠的。人牲口一个理。狠狠的。人牲口一个理。”那女娃两手攥成拳头，在空中一下一下地锤。为老丁羊加劲。

狠狠的？一个理？日你妈。一个理个球。牲口想跟哪个跟哪个，想多会儿就多会儿。人能？

羊娃越想越气。响响亮亮儿地说：“人能？”

听着说话声，女娃调转头看羊娃。

“人跟牲口能一个理？”羊娃说。

“咋不是？”女娃说。

“人也能想多会儿就多会儿？”

“咋不是？”

“想跟哪个跟哪个？”

“咋不是？”

“那不成了牲口？”

“你才是牲口。”

女娃站起就走，还气鼓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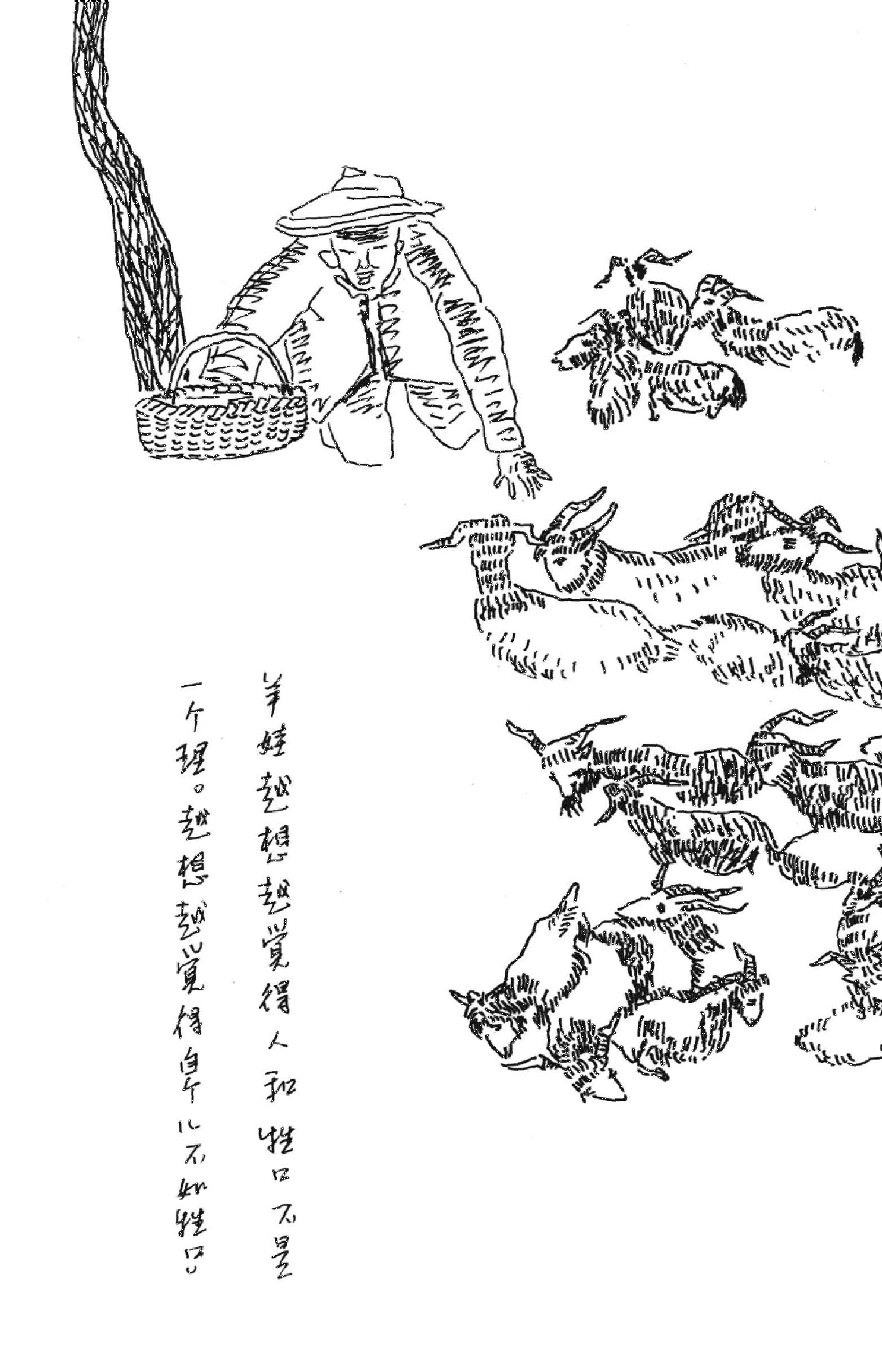
是个大肚？狗日的女娃还是个大肚子。羊娃觉得很好笑。瞭那女娃挺着颗大肚走远了，羊娃才圪蹴下，靠住歪脖树。

能一个理？我连个天日还没见过呢，三十五六的人了，我连个天日还没见过呢。能一个理？一个理个球。我还不如个牲口。

羊娃越想越觉得人和牲口不是一个理。越想越觉得自个儿不如个牲口。想想想的，羊娃就又给想起了下等兵叨的那个古。

要是我，我就说迎后不说迎前。

驴是黑的羊是白的，人是啥的？



羊娃越想越觉得人和牲口不是一个理。越想越觉得自个儿不如牲口。

正想着，听见有人喝喊：“拿俺苦菜来！”

苦菜？啥苦菜？

“拿俺苦菜来！”

刚才走的那女娃挺着肚子站在羊群那头，冲羊娃喊叫。

羊娃左瞭看右瞭看，才见身后旁有只柳条筐。里头有半筐苦菜，还有把小铲铲。

羊娃一把把苦菜筐拉过，抱在怀里头说：“我跟你挑苦菜。”

“你跟俺挑苦菜？”

“我看看你天日，就跟你挑苦菜。”

女娃摇头。

“我是说，我就看看。别的不做那个啥。就看看。”

“看啥？”

“天日。看看你的天日。”

“啥天日？俺又没那。”

“有。人跟牲口都有。我也有。”

“那俺先看你的。”

“来，给你看。”

羊娃把裙子似的烂裤腿儿往起一撩：“看。”说着，就有个物件从裆里给弹出来。

女娃过来看机明是个啥后，调转身就跑。就跑就喊叫：“俺爹又打俺呀。俺爹又打俺呀。”

羊娃抱着苦菜筐愣在那儿。看着女娃给跑得没了影儿。

一后晌，羊娃哪儿也没去。靠歪脖子树圪蹴住，想等那女娃来。还盼着那女娃来叫他跟她去挑苦菜。

女娃没来。

这天，羊娃回得比哪天都迟。

半夜，队长推开门进入羊娃家。队长划根洋火把灯给点着，见当地放着个柳条筐，筐里的苦菜上有把小铲铲。队长就把羊娃给摇醒。

“公社群专让你明儿去呢。”

“去咋？”

“人家那是个愣货。肚叫人闹大正愁找不见主儿。”

“她肚大肚没大又不怨我，又不是我闹的。我就是想看看她的天日。可她不让看，跑了。”

队长又问了问清楚是咋的回事儿，就说：“要不，明儿你还放你的羊。我跟公社说说。”说完，队长提着苦菜筐走了。

羊娃在第二日一大早，就又把羊群赶到西沟口。

光棍们轮流背着死羊娃，一路没说话。羊也是一路没咩咩叫过半声。路上，只听得乱噔噔的蹄子声，只听得羊尾巴颠拍着屁股的啪啪声。

月婆白白地照着这一伙人跟羊。

快进村口，不知道谁给狠狠地骂了一句说：

“狗日的天日！”

下夜

“你想尿尿就尿去。”狗子说。

“我又不想尿尿。”官官说。

“不想尿你咋就老揉屁股？”

“揉是揉。”

“我一想尿就揉。”

“你是你我是我。”

“那你咋就老揉？”

“我想揉。”

“揉哇揉哇。”

刚才狗子跟官官说，说他夜儿个黑夜梦见三寡妇。说三寡妇来跟他睡大觉。他说他梦得真圪切切的。真圪切切地梦见了三寡妇那肥肥的白大腿肥肥的白腰，还有肥肥的白牛牛。就这么，狗子跟官官说着说着就看见坐在对面的官官揉呀晃的在地上揉晃。

“对着呢。三寡妇的身子就是那种那种的白。”官官说。

“你知道？瞎眉瞎眼的你知道？”狗子说。

“知道。”

“你知道白颜色是啥样子？”

官官忽眨忽眨眨眼皮。没言语。

“你看。你狗日的蒙不来了哇。”狗子说。

“谁不知道。”官官说。

“啥样子？你给说说。”

“就是那种白白的颜色。不黑。”

“球你个蛋。你瞎蒙。你再给蒙蒙三寡妇腿巴旮旯的天日是啥样子。”

“你不怕锅扣大爷把你捏死？”官官说。

“锅扣大爷喝醉酒一捏就把你给捏死了。”官官说。

听官官这么说，狗子扭转头看背后旁的大青石。大青石的背后旁就是三寡妇和锅扣大爷合埋着的坟。

火光照不到那儿，那儿黑洞洞的。

狗子又侧起耳朵听。不听得有啥响动，这才又把脑袋瓜转回来。

“不怕不怕。要叫你也顾不着怕。”狗子说。

“不信你今儿个黑夜试试。顾也顾不得怕。”狗子说。

“三寡妇把两条腿剪子似的给你打开，亮出天日。你顾得怕？顾也顾不得怕。”狗子说。

官官不揉晃屁股了。官官把两条腿跪起，把两个脚垫在屁股下。好像怕屁股蛋跑了，拿脚给当眼儿石。

“三寡妇真是个好人人。”狗子说。

“按说三寡妇老也老了，可白牛牛还那么肥肥的。”狗子说。

“有完没完？直是个说。”官官说。

“说说怕啥？你又不是丑帮。怕人说这。”

“看看稀粥行了没。”

狗子这才不说了，去看稀粥。

公社的人定胜天防旱渠修到了温家窑村西的野坟地。天一擦黑，从各村抽来的劳力就各回各家了。只留下狗子给下夜。要不下夜的话，

有人就会把小平车的胶皮轱辘给卸走，回家做手推车。还有人会把插在渠坝上的那十面红旗给偷回家，藏起来等着牛年马月娶媳妇要不就是娉女子用。红旗是绸子的，能做结婚的盖窝。还有人用它做死人的妆老寿衣和苫面单。它就是不能做红裤带。做出的裤带滑巴溜球的，系不牢裤子。闹不好就在你最不想把裤子掉下来的时候，就给掉下来。让你大大地给出个洋相才算。

下夜的不仅仅是照看这些东西。下夜的还得在早起劳力们来上工前，给熬出一大锅小米稀粥，切好一盆腌黄萝卜丝儿。还得在萝卜丝儿里熟点麻油。这些，都是公社给拨的。白吃。人人都想吃，都怕误工。

下夜是个好营生，工分又高又能管饱喝稀粥，还能挪挪对对挪对些小米和腌黄萝卜背回自个儿家，克克扣扣克扣些麻油提回自个儿家。下夜好是好，可是温家窑的人都不想下夜。他们都怕野坟地的鬼。怕鬼在半夜跑出来把他们给吃了。都不揽这个营生。

队长知道狗子最是头好使唤的牲口，凡是没人想干的营生，都派给他。

队长说，狗子你去下夜。狗子说，我去就我去。队长说，下夜有下夜的好，能往家拿点儿。狗子说，我不拿，白吃白喝点儿就够啥了，再拿？我不拿。

头个黑夜，狗子是独自个儿在坟地睡的觉。

今儿个，狗子把没眼眼官官也给偷偷叫来。狗子知道官官也是个不怕鬼的人。

叫官官的时候，天快黑了。官官正黑咕隆咚地在窑里熬玉茭面糊糊。家里一满是烧干树叶的那种味道。还有种燎了破布的味道。狗子说，你甭熬糊糊了。官官说，咋？狗子说，半夜你到野坟地找我。官官说，我嫌黑咕隆咚的。狗子说，球你个蛋，白天你也是黑咕隆咚的。官官说，去咋？狗子说，我给你喝小米稀粥给你吃烧山药蛋，还有就是让你做好事情。官官说，啥好事？狗子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狗子先到了野坟地。

修渠的劳力们早走了。公社水利的那个大下巴正等得发急。大下巴的大下巴很大，像块石头蛋。

大下巴说，日你妈才来？今儿再把红旗扔沟里，看不整搓你狗日的。狗子心里说，爷日你妈大下巴。大下巴把洋车推过渠。“特儿！”按了一下铃，骑走了。狗子心里说，你妈死了，给你妈吵灵呢。

听得大下巴“特儿，特儿，特儿”按着铃走远了。狗子说，日你妈大下巴，爷就要把红旗扔渠底。

头天的半夜。狗子在平车上睡得好好儿的就下来了，把插在渠坝上的十面红旗都给拔起来扔下了渠底。早起大下巴来了，看见渠坝上没有了那些风一吹就哗啦啦响的红旗，以为是让人给偷回家去了。后来才看见是在渠底横三顺四躺着。他问狗子为啥把红旗扔到渠底。狗子光笑不言语。大下巴说，我看你是想反呀你是想让群专你呀。狗子还是光笑不言语。队长帮着狗子说，保险是怕丢了才那样。大下巴这才不追这事了，让人把红旗又扔上来给插好。

狗子和官官的跟前，稳着三块大青石，上面坐着口不动锅。这种锅很大，一个人端不动。人们就叫这种锅叫不动锅。不动锅底下，炭火正轰轰地着着。炭火周围摆着一圈儿山药蛋。

狗子把山药蛋都翻了一个过儿，让原先背朝火的那一面朝了火。

狗子点着一根玉茭秆，掌起照照不动锅。看看稀粥熬好呀不呢。

本来，大下巴给狗子发了一根手电棒儿。就像会计通年到头都挂在裤带上的那种一按就发白光的手电棒。可狗子不会往着弄，咋也按不着。会计说，坏了，我给拿回去修修。拿走后再没给狗子。狗子也不敢跟要，也没敢告给大下巴。狗子怕会计。狗子谁也不怕就怕会计。狗子一看见会计就觉出尿憋得慌。

“稀粥还不行着呢。”狗子说。

“山药蛋也不行着呢。”狗子说。

官官不言语。

“官官你咋又给颠屁股？”狗子说。



狗子和官官的跟前，镶着三块大青石，上面坐着口不动锅。这种锅很大，一个人端不动。人们叫这种锅叫不动锅。不动锅底下，炭火正[illegible]々地着着。

"官官你不揉了咋又给颠？"狗子说。

官官不理狗子。屁股蛋在脚后跟上"叭叭"地颠。

"叭叭！叭叭！"官官颠。

"叭叭！叭叭！"官官颠。

狗子看官官颠。

狗子觉得官官颠屁股颠得很起劲。

狗子还觉得官官颠屁股的样子，就像小孩子颠着屁股要叫妈抱抱那样地颠。

官官颠的颠的不颠了。

官官呼哧呼哧给出大气。

"乏的。"狗子说。

"官官你看你给乏的。"狗子说。

官官不理狗子。官官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瞪着黑的天，好像想数数天上的星星有几颗。

"官官。你说说人们过大年为啥要贴对子？红对子。"狗子说。

"是不是为叫鬼怕？"狗子说。

"鬼为啥就怕红颜色？是不是好鬼赖鬼都怕红颜色？"狗子说。

官官不理狗子。还是看星星那样仰着脑袋瓜。

狗子也学官官的样子。抬起脑袋瓜瞭黑天。

"贼星。"狗子说。

"又有一个人死了。"官官说。

"谁？"

"我是说，贼星一落地就要死个人。"

"官官。没眼眼都会掐算。你给掐算掐算谁死了。"

"管球的事多。吃咱们的饭哇。"

狗子和官官就着腌黄萝卜丝儿，把烤熟的山药蛋都吃了。还喝了好多稀粥。把两颗肚填得满当当的。

"官官。问你个话。"狗子说。

官官把下巴抬起，耳朵侧向狗子。

“下等兵叨古说，墓魂鬼在半夜出来跟男人睡觉。是真的假的？”

“没那种好事。那是光棍儿们编排着给自个儿解瘾。”

“可夜儿个半夜三寡妇就真圪切切地来了。肥肥的白大腿肥肥的……”

“你又说呀，你。”

“我总想说说。”

“想说你说去。我想睡觉。”

“三寡妇说今儿黑夜她还要来。”

“来来去。我睡觉。”

“想睡睡哇。可半夜要有谁来你甭叫也甭喊。你就顶是在梦梦。”

“谁来？梦梦去哇。谁来？”

“你不信你甭信。我信。”

狗子给官官推过辆小平车，又顺长在车厢里平平地铺了一层玉茭秆。狗子扶官官躺在上头。怕官官不穿鞋脚要受寒，狗子没让他脱。狗子把自个儿的鞋脱下来给官官垫在脑袋下，当枕头。

狗子本想把明天打早吃的黄萝卜丝儿切出来，再熬出一大锅小米稀粥。这样省得大下巴早起来了看见不齐备要哇哇哇。可狗子更知道，墓魂鬼在鸡叫头遍就不再出来。鸡叫第三遍就得赶紧回去。他怕误了时辰。他就不再做营生了。他忙忙地用炭灰把不动锅底下的火封住。又上渠坝把那十面红旗都拔起来。这次他没把红旗扔渠底，这次他是把红旗放一堆，又抱些玉茭秆把红旗给苫住了。他拉过辆小平车和官官的那辆并排停在一起。他连玉茭秆也没顾着铺，就躺在车厢上。

狗子信真在他睡着觉后，三寡妇还能来。三寡妇说她怕红颜色。他不仅是把十面红旗苫盖住了，还把炭火也封住了。火也是红的。

狗子还寻思着，这次三寡妇来了，让她也跟官官去睡睡。狗子觉得官官活得真凄惶。官官是个没眼眼。

有一颗星星长长的亮亮的把天的肚皮给划了一下，灭了。

“又一颗贼星。”狗子说。

“是一颗贼星。”官官说。

“你看见了？”

“我看见了。”

“你能？”

“能是不能。可我看见了。”

狗子、狗子

会计走的时候，狗子把他送出门。

“看看这黑的。有星星也是这黑的。”狗子说。

会计没理狗子。会计不理狗子。会计再用不着理球你狗日的狗子了。会计圪叭一声把手电棒儿拨着了。

狗子一听圪叭声，赶快把手张开，手心朝外把脸堵住，等着会计拿电棒儿来晃。

会计最好拿手电棒儿晃人了。一村人都怕他晃。会计的手电棒儿走站都不离身，就连白天也带着。电棒儿屁股后头有个圈圈。拿指甲一抠就把圈圈抠起来，挂在裤腰带上。

手电棒儿是会计的法宝。

谁要是在开社员大会的时候给打鼾睡，会计就把手电棒儿圪叭一声拨着。“谁？谁？”就问就把一道打眼打眼的白光探到你的头上。当时就要叫你头皮发麻，就要叫你惊慌，就要叫你做梦也忘不掉那贼亮的光。要是有人见了挨晃的那个人的慌样子觉得很失笑，给笑出声的话，会计就会“谁？谁？”地把电光换到他的头上，让他左躲右躲也躲不开。谁要是正好鼻孔痒痒想打喷嚏也不敢打，怕让会计说你是专故意儿在假装，怕会计的电捧儿圪叭一着，你就没跑，就要叫你中

电。凡是开会，只要会计在场，人们都不敢做声。都听着。听不进去也听着，听不懂也听着，怕会计晃他。

会计这次没像刚才在窑里那样晃狗子。他是拨着手电棒儿走了。

狗子等等不见有光在自个儿脸上晃来，这才睁开眼，这才把手放下来。

会计手里的电棒儿射出的那道白光，像棒子似的在路上一扫一荡。狗子觉得那光能把树砍断，能把墙扫倒，能把地劈开。

狗子又瞭望着会计的黑影子，那黑影子黑黑地遮住了半个天。

电棒儿那一股光咋就能闹出恁高恁大的影子？日头就不行。电棒儿比日头毒。怨不得一村人都怕会计的电棒儿。狗日的电棒儿有法术。狗子想。

会计走出那么一大截，狗子又听见他在“嘘嘘嘘唏唏唏”地打口哨。狗子听不出他这口哨吹得是啥调子。可狗子知道会计这阵子准定是很高兴，很得劲，很受活。狗子知道会计一觉出得劲和受活的时候就吹口哨。

“嘘嘘嘘唏唏唏”。就这么吹。

会计还就像黑女的二尾子，一村的母鸡都归它。它可以任意挑着去匝蛋。也不管人家母鸡愿不愿意，骑上就去匝。

会计活得真荣华。狗子想。

会计活得真他妈的荣华。狗子想。

狗日的会计活得比他妈的皇帝也他妈的荣华。狗子想。

会计活得真像个人。狗子想。

狗日的会计活得真他妈的像个人。狗子想。

狗日的会计活得比他妈的皇帝也他妈的像个人。狗子想。

想着想着。瞭着瞭着。狗子一下子看不见那根白晃晃的亮棍子了。眼前一片黑洞洞。那是会计拐进了自家的那溜房。电光是看不见了，可“嘘嘘嘘唏唏唏”的口哨声还能听着。

离得远了。那哨声有点变样。可这种变了样的不很响亮不很清楚

的哨音，让狗子想起了老远老远的小时候。

那时候他妈也吹这种不很响亮不很清楚的口哨。那是在把接着狗女尿尿呢。妈的两手兜抱着狗女，狗女背靠住她的怀。狗女两条腿八叉开着。妈"嘘嘘嘘唏唏唏"一吹，狗女就从她的腿裆处的那块乱七八糟的地方给把尿尿出来了。起初是沥沥拉拉的，像砂锅漏水。后来那水滴就变成条弧线，射到远处。再后来那射远了的弧线收收收地收回来了。到末了就又像是砂锅漏水，沥沥拉拉的了。狗子在不远处看妹妹尿。妈骂他不要逼脸，叫他站远靠后，可他就是想看狗女尿尿。妈骂他他也要看。只要是一听见妈"嘘嘘嘘唏唏唏"地吹那种不很响亮不很清楚的口哨，他就跑来。有次妈把接着狗女猛一转身，那尿冲住狗子"刷"地给扫过来，扫了狗子一脸一头。狗女咯咯笑。他妈说，再叫你看再叫你给看。狗子不管，任那尿水水顺脸流下来，狗子拿舌头就住，叭啧叭啧嘴，觉出甜甜的咸咸的。

狗子想起狗女了。狗子最怕想起狗女了。可狗日的会计的不很响亮不很清楚的口哨声让狗子给想起他的狗女妹妹了。

"想啥？想啥？千年记住个老古事，万年记住个吃狗屎。瞎想啥？"狗子骂自个儿。就骂就往窑里返。

进入到堂屋，狗子一下子给定在那里。他看见他心爱的大洋箱了。他定在那里痴痴地盯着他心爱的大洋箱。

东房的煤油灯比起会计的电棒儿光来，简直简就成了野坟滩的鬼灯笼。煤油灯只不过是有那么点亮影子。可那亮影子还是从门框里给方方地照出块昏昏黄黄的光，照住了贴在大洋箱上的那副红对联。

狗子不认得字。可他已经知道那对联上写得是啥。写的是：福如东海常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福个球。狗子想。

寿个球。狗子想。

去年的秋天，狗子被派到野坟滩的水利工地给下夜。一个月后，

工地换了地方，修过了野坟滩，狗子就又被别人给顶回村。回村后狗子就得了病。起初是咳嗽，后来就病得爬不起来了，下不了炕了。官官说他是在野坟滩跟上了墓魂鬼。要想好就得先做口棺材冲冲喜。狗子人缘好，一村人都为他说话，求队长。队长就应承说，大队没木头，到公社去给碰碰运气。他就到了公社。公社一听是当年的那个顶着碗大的冷蛋抢救公家土坯的狗子，就答应了。给拨下一根松木，还不要半分钱。白给。

果然应了官官的话。棺材还没做好，狗子的病就好了一半儿，就能下地了。能把院里那些锛下来的树皮锯下来的木片推下来的刨花儿，都给拾掇回西房。

棺材做好了。狗子的病也就完完全全地好了。为这，狗子请了官官一顿煮莜面鱼鱼。临走，还给官官装了一筐松木柴禾。狗子说，你每次做饭少放点儿，家里就一满是那种香味道。

棺材做好后就停放在堂屋。队长让会计给写了副红对联贴在棺材的前脸儿上。

一村人都来了。都想到狗子家闻闻松木的香味道。都想用手拍拍棺材，听听嘭嘭的响声。村人们都夸这是口好棺材。

贵举老汉说："行了。狗子。过去的老财也顶多就是个这。"

狗子说："行了。行了行了。"

狗子叫他的棺材叫大洋箱。他不光是叫叫。他还真的把泥瓮里头的莜麦啦玉茭啦高粱啦，都放入他的大洋箱里。

狗子太爱见他的大洋箱了。爱见得有时候倒疑惑起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黑夜睡不着，他就爬起来，掌着油灯到堂屋看看，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口棺材在那儿停放着。看见了还不放心，又疑惑自个儿是不是眼花了看错了，他就用手拍拍他的大洋箱。当棺材发出那种嘭嘭的好声音，他才信真就是有口棺材停放在跟前。

狗子太爱见他的大洋箱了。

送走会计，狗子站立在堂屋门里。先是盯着棺材痴痴地发呆，临后，他猛地觉出他的心“咯噔”一声响，紧接住就“咚嗵咚嗵”地乱跳起来。

老早老早的那一年的那一天，他也是这种样子。

妈得痨病死了，留下他跟妹妹狗女过日月。他照旧是想看狗女尿尿。不好硬看，他就偷听。为了能够听到狗女尿尿，他常常是要等半夜。只有听到那种漓漓拉拉的好声音，他才能够安心地睡着。狗女长大了。他又想知道她那块乱七八糟的地方是不是还和小时候一个样。有个夏天，窑里很热。狗女把盖窝给滚开了，他就划着根洋火照住看。从那以后，他就老常老常这么做。睡觉时他说怕蚊子进家，就把门窗关得严严的。为得是让狗女热得往开滚盖窝。

那回，他让日本人给抽去盖炮楼，整整走了三个月。三个月当中他日每日想他的狗女。日每日黑夜想在梦里听见狗女沥沥拉拉地往瓦盆里尿尿的声音。想在梦里见到狗女的那块乱七八糟的好地方。可他总是梦不着。越想梦越是梦不着。

三个月的壮丁总算是熬过去了。他急急地赶回村里。

——哥哥哥哥哥哥。

——甭价甭价甭价。

——不能够这样呀不能够这样呀。

就在那天的半夜，狗女妹妹苦苦地央求他。可他一句话也听不进耳朵里去。他原本就没听见有声音在自个儿的耳朵旁。

第二天当有人告给他说狗女在西沟的歪脖子树吊死后，他先是立在原地发呆，后来他的心“咯噔”响了那么一下，紧接住就“咚嗵咚嗵”乱跳开了。再后来他就给一屁股跌坐在地下。

这阵子，他又是这个样子。

他简直简就要后悔死了。当年他觉得实在是对不住他的狗女妹。这阵儿他觉得实在是对不住他自个儿。一辈子做错两件大事情。头次是他失去了他的狗女妹，这次他就要失去他心爱的大洋箱。

刚才，狗子没吃夜饭就躺下了。平素他也是这样，老也不吃夜饭。

天一黑就躺进盖窝筒儿。这样，又省吃的又省烧的，还省煤油。

正迷迷糊糊的当儿，狗子一下觉出眼前有种白白的光。

电棒儿！

狗子以为是自个儿又在开会当中给犯困了，赶快说:“我没睡。我不是睡觉。”当他睁开眼才知道这是在自个儿家里。会计就站在眼跟前。

“是您。是您。您看我不知道是您。”狗子就往起扒就说。

狗子就怕会计。活了一辈子狗子没怕过谁，连杀人放火的日本人也没怕过，可他就是怕会计。会计一咳嗽，狗子的腿就发软。会计的眼睛一看他，狗子的心就发慌。会计的手电棒儿往着一拨，狗子的头皮就发麻。

会计叫他做啥他就做啥，从不敢说二话。“狗子，茅厕满了。”只这么一声。狗子就跳下会计的茅厕坑，用铁锹把粪给扔在坑上，再倒在大门外拍成堆，再拉来黄土把粪苫盖住。“狗子，井绳快断了。”狗子一听，就在腰后头插把镰刀到西沟割回蒲草，再拧成井绳，再给把旧的换下来。

狗子是会计家不花钱顾来的长工。

“狗子，有碗小米稀粥。喝了。”狗子不敢不喝。狗子明明知道一吃会计家的剩饭，就要闹肚子。可他还是不敢不吃。他两手捧住碗，圪蹴在院窗台底下吸溜吸溜喝得挺香。像个讨吃子。

狗子最怕会计了。狗子跟会计就像耗子跟猫。天敌。

见会计拿着电棒儿站在地下，狗子心想这一定是又有啥营生要我去做。他只是心里在这么想，可他嘴里不敢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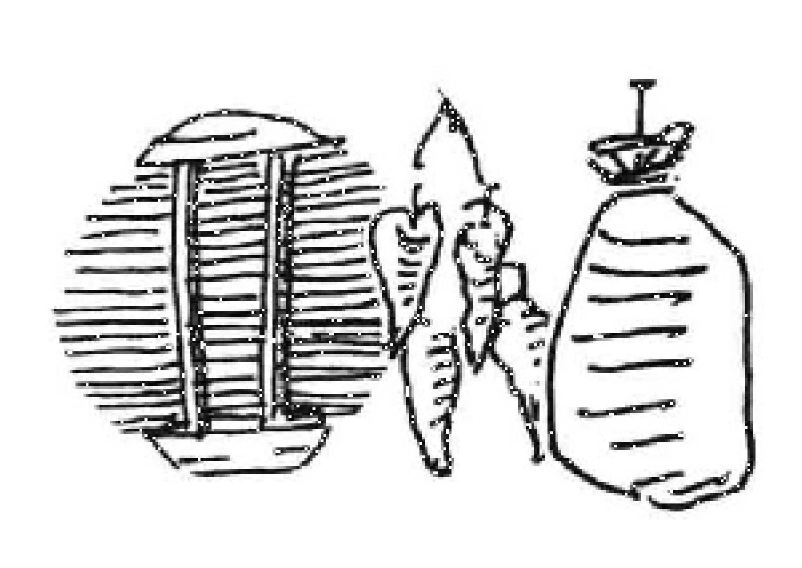
狗子把衣裳穿好，把被窝推一边儿，下了地。把煤油灯点着。静静站立着。等会计吩咐。可会计一直是没言语，只是拿眼睛看狗子。狗子他可是不敢用眼睛看会计的眼睛，只敢看到脖子那块地方。顺便瞟一下嘴唇，看是不是要说话。可会计就是不说话。

最后实在是捱持不住了，实在是就要晕倒，狗子才先张了口。

“您，您。”狗子说。

“我咋？”会计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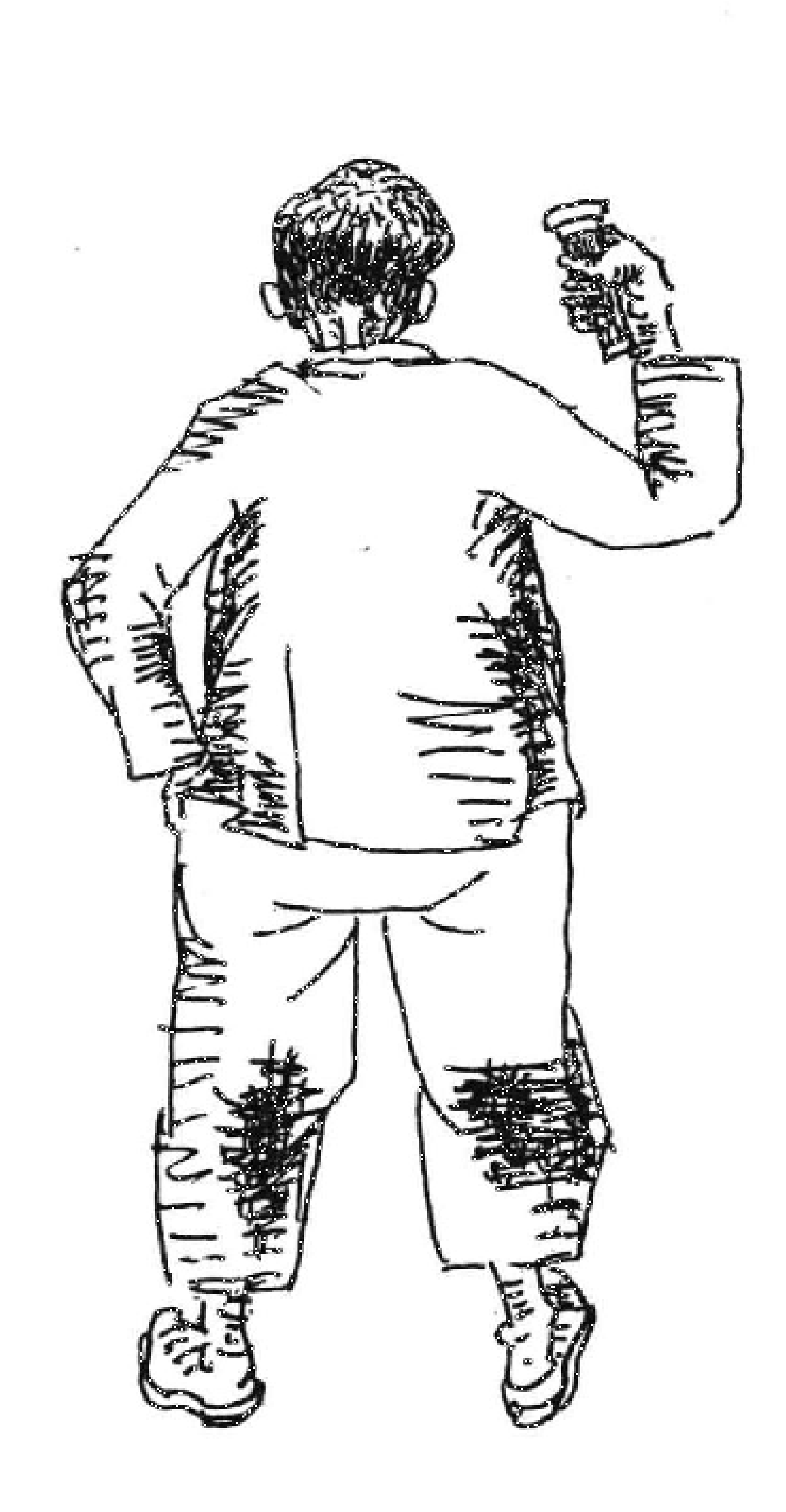
“我不是说您咋。我是说您有那个啥事，您就只管吩咐。”








会计的手里棒儿往着一拔，狗子的头皮就发麻。



"是这。"

"嗯。"

"我外父病了。"

"老天爷！"

"快不行了。"

"我的老天爷！"

"是这。"

"嗯。"

"借你的棺材给他冲冲喜。"

"嗯。嗯？"

会计圪叭一声把手电捧儿拨亮，冲住狗子的脸给晃来。狗子一下子觉得家里进来了毒日头，连忙伸张开两手，手心朝外去推那光。

"你嗯？刚才你在给'嗯'？"会计说。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嗯？'是'嗯。'。"狗子说。

狗子的两手还张开着，遮挡在脸上。进来的毒日头把狗子炽烤得直冒汗。

"我是说，棺材里头有粮，我得给倒在泥瓮里。明儿前晌您叫人来抬。"狗子说。

"算个话。"会计说。

手电捧儿圪叭一声灭了。

"算个话。"会计说。说完转身走了。

"再坐坐。您再坐坐。"狗子说。就说就跟出院。

送走会计，返入进堂屋，狗子一下子给定立在那里。先是盯看他的大洋箱发呆，后来就一屁股跌坐在地下。脑袋瓜里空空洞洞的，半天才醒转过来。

"会计刚才来过？"狗子的嘴巴说。

"来过。"狗子的脑仁子说。

“会计刚才说要借我的大洋箱？”

“说是。”

“借？”

“抢。”

“狗日的！驴日的！让万万千的人操了屁股的！”

“可我刚才为啥要应承他呢？”

“刚才该说，这是一村人给我的。你问一村人去哇。”

“我操你八辈儿祖宗。会计你倒是个球。是爷腿巴旮旯的球！梦梦去哇！”

“梦梦去哇。”

第二天吃过早饭，会计吆喝着几个光棍儿到狗子家抬棺材，可狗子的窑门吊着个大洋锁。

像狗子这种人家儿是从来不锁门的。像狗子这种人家儿家里也从来没有过大洋锁。

会计认认。认出是队长家的锁子，他去问队长。队长说，狗子告假去了娘舅家。三五天就回来了。

会计扒门缝儿瞭瞭，棺材在。就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等你着。”

会计等了三天等了五天，等了三五十五天，又等了三十五天，还没见狗子回来。

会计派人到狗子娘舅家去打问，说狗子根本就没去过那里。

会计火了，也气灰了。没跟队长商量就把狗子的门撬开，吆喝着光棍儿们让把棺材给他抬到家。

可会计万万没想到，棺材里头早已经躺着个死人。

那死人面迎天躺在莜麦粒玉茭颗高粱颗上，嘴张得大大的，像是在诉说像是在嬉笑像是在啼哭，又像是在呼喊。

“好一个狗子。”村人们说。

“好一个狗子。”村人们说。

丑帮放羊

羊娃放羊的那些年，一到暑伏天就会有羊给活活儿热死。为这，会计就扣他的工分儿。死一只羊，他三个月就算是白受了。年底分红，羊娃老也分不到个现钱，全让扣光了不说，他还倒该着大队好多的款。

羊娃上吊死后，村里的年轻人谁也不想兜揽放羊这个苦营生。

好几天没人给放羊了。派人割回些草，根本就不够它们吃。羊饿得连咩咩叫也不会了。偶然有哪个张开嘴，可发出的那种低低的声音，不是咩咩的了，却好像是在叫妈。丑帮心软，看它们可怜，他就跟队长说，要不我给放哇。队长说，好后生好后生，像这种好后生就应该奖奖。队长就吩咐会计，每天给丑帮记两个半工。这就是说，比羊娃那时候又多记了一个。

丑帮真高兴。

别的年轻人都后悔了。要知道，这放一天羊就顶是他们在村里受两天半。一年就顶是两年半，两年就顶是五年。

丑帮真高兴。

为了怕把羊热死。丑帮听了老年人的，一入伏，他就背着半布袋炒莜面，还有几根腌黄萝卜，赶着羊群进了西山。

那天，是他的哥丑丑把他送上山的。

“帮子。咱俩好好儿受上几年，就不愁凑够个女人钱。”丑丑说。
“这得看能不能盼几个好年景。”丑帮说。
“今年看样子是赖不到哪去。”
“像是。”
“年底分下红你就先跟她订了。”
“跟谁？”
“还有谁？奴奴。”
“看你说得好听的。她妈让她找窑黑子。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
“灰祖祖的们。哪儿瞎跑？羔儿羔儿！”
“咱们盼好年景哇。有钱就不愁他。”
“有钱也得先紧哥哥你办。”
“我？三十五六了。啥不啥甭把你再误了。”
“进峪呀。你回哇。”丑帮说。
“噢。嗯噢。”丑丑说。
“……你咋又哭了？”
“我的鼻子尽酸的。”
“你回哇。”
“你把洋铁桶桶儿带牢。”
“噢。”
“把洋火包好。甭湿了。”
“你回哇。”
“你把炒莜面都吃了哇。甭往回剩了。就是让哥给炒得有点煳了。”
“你回去哇。”
“……”
“不叫你哭不叫你哭，咋又哭了？”
“狗日的鼻子尽酸的。”
丑帮赶着羊群往前走了，再没回头瞭看他哥。

他一路跟羊说着话，顺峪沟往山里走。他要找个有水的地方。天快黑的时候，他们走到一堵大墙崖下。这石崖立立的陡陡的，就像堵高大的墙。崖底有亩半大小的一块掌坡。平坦坦的，就像是有人故意开出的一处院，在这里拦羊那是再好不过了。

更叫他高兴的是，大墙崖左旁的沟里有泉水从山缝儿给流出来。细细的一股，流在石缝儿底下的一个坑坑儿里。那坑坑儿不大，就像石头盆儿。水又从石盆儿里溢出来，溢到旁边的一个浅池池中。最后给渗入到沙沙里，没往别处流。

丑帮认命，一向认为自个儿命不好。找到这么个地方，丑帮简直简高兴死了。他不由得像愣二常好做的那样，放开喉咙吼了一声。

“啊——”

“啊……啊……啊……”这是远处的山垭垭在应答他。

“妈——”这是绵羊在应答他。

“咩——”这是山羊在应答他。

山垭垭也好绵羊也好山羊也好，他们都为找到了这么一处好地方，觉得很高兴。丑帮领着羊群绕弯了一天，乏了。他拿绳把羊拦在大墙崖下后，往那块平石头上一躺，就给睡着了。

他梦见了奴奴。

奴奴说:“你看你不盖皮褂。冷着。”奴奴这么一说。他就给醒了。他睁开眼一看。跟前果真果就站着个女娃。

他噌地坐起来。那女娃往后退了两步。

“奴奴？”他说。

那女娃不言语。

当时天麻麻亮。丑帮看见她身上光溜溜的，没穿衣裳。他寻常想出的光身子女人就是这种样子。

“你是个谁？”他说。

那女娃还是没言语。掭转身走了。丑帮脑子里没想啥就站起跟在她身后头。

丑帮闪深踏浅得走不快。可那女娃就像是在山路上飞，不一会儿就走得没影儿了。

该不是个鬼？

丑帮平素只信命。他不信鬼怪。下等兵就不信。下乡老赵也不信。他跟他们一样不相信有鬼怪这种东西。丑帮冲地唾口唾沫，又掐掐大腿。断定出自个儿不是在梦梦。

那我就是给犯了迷糊。

丑帮解开裤子尿了一泡。丑帮听下等兵说，人要是哪时犯了迷糊，尿泡尿就好了，就机明了。尿完，丑帮更断定自个儿不是犯了迷糊。

这个走山路就像走平地的女娃，到底是个啥。

人？鬼？仙？

丑帮就想就返回到大墙崖下。他再没睡着。他觉出身上有点凉，披着皮褂在平石头上一直坐到天大亮。

羊们也醒了，在栏绳里头咩咩叫，想出来。

牲畜里头最数羊没心眼儿了。你只要离地一尺高拦圈绳，它们就老老实实地呆在里头不出来。不懂得往出钻，也不往出跳。羊就是这么种东西，你拿刀捅它脖子，它也不懂得你要杀它。要不，人为啥骂那些死心眼儿的人说“你一个死疲羊”。

有两只山羊在“嘭，嘭”顶脑袋，看谁脑瓜盖硬，看谁先给停下来走开。

丑帮拾了些干柴，生着火。做出一铁桶儿莜面糊糊。喝完。把羊赶下沟。

有只老鹰张开翅膀在蓝蓝的天上飞，它看见了撒在山沟里的羊。它绕呀绕地在他们的头顶上盘圈圈，它绕了好大一阵才飞走。它断定出没力量能够把他们吃掉。它就到别处找寻兔子啦野鸡啦蛇条啦，找这些能够吃掉的东西去了。

老鹰眼尖。我要是老鹰就好了。就能飞在天空了，就能找见那女娃在啥地方。丑帮想。

第二天。又是在凌明那个时辰，丑帮觉出有人坐在他的身旁，还把盖在身上的皮褂给沉沉地压住了一个边角。

是她！丑帮想。可他没敢动，只把眼睛睁开道缝儿。

是她。是头天的那个女娃，她面对着丑帮，侧身坐在平石头的边沿。

他看见她还是光溜着身子。

丑帮正想猛地坐起身，把她拉住。可他改换了主意。他怕把她给吓着。

“你来了？”丑帮说。

那女娃没言语，也没动弹。

“嫌冷把我皮褂披上。”丑帮说。

那女娃还是没言语，也还是没动弹。

“你说说你是个谁们？”丑帮说。

那女娃慢慢地站起身。站了那么一小会儿后，掠转身就走了。走得还像头天那么快。

“站住。你给站住。”丑帮说。

丑帮扒起身就追。可哪能追得住。一会儿工夫就看不见她了。

丑帮真后悔。

明儿早起不知道她还来不。要来的话，啥不啥先把她捉住再说。他想。

可是丑帮又等了好几个凌明都白等了。白盼了。那个光身子女娃再没来。

丑帮顺那女娃走的路寻过好几回。可都没寻着。无论哪儿都不像个能住人的地方。再往远走，就连路也没有了。

丑帮断定她是飞着走了。

寻常，丑帮总是好把羊赶到沟底让它们吃坡两畔的草。羊群里头有一半是绵羊。绵羊不如山羊那么会走山，闹不好就要滚到山沟摔死。他就老是领它们在低洼处吃草。

这天。他把羊群赶下沟底，自个儿就找有树的地方去拾蘑菇。这山上有蘑菇。他小试着吃了一回，没毒。从那以后他就常拾。拾回来煮着吃。他很后悔没带点咸盐来。放点盐那就更好吃了。

拾着拾着,他觉出老天爷一阵儿一阵儿给黑下来。他觉出要出事，就大声呼喊着把羊撵一块儿，又叭叭甩着鞭子往山上赶。当他们好不容易返回到大墙崖下，雷声闪电就滚来了。一股大风刮过后，紧跟着大雨就哗哗地从天上给泼下来，还夹着核桃大的冷蛋往下砸。没过还算是运气，正好有大墙崖遮挡着，丑帮和羊们都没挨大雨浇，也没挨冷蛋打。

丑帮靠崖壁站着。他把烂羊皮褂毛迎外披在身上，这是死鬼三寡妇传下的做法。她说，热了铺冷了盖，天阴下雨毛迎外。

丑帮眼看着掌坡的冷蛋，在他们一丈以外的地方给白白的积了一层。后来，丑帮又听见了另一种声音在越来越响。他知道这是发山水了。这是山上的雨水顺低洼处沟壑处给滚下来了。

“嘎！嘎——”

就在雨刚要住下来的时候，当头顶给响了个干炸雷。

这声音简直简是过亮了。丑帮以为是大墙崖给劈断了。怕断崖倒下来把他和羊给拍泥，他喊了声“快！”就拔腿冲向掌坡，不知道羊们是听了主人的招呼，还是原本儿也打算这么做，都挤着撞着拥这儿拥那儿地瞎跑。

干炸雷并没把大墙崖给劈断，大墙崖还好好儿地陡立在那里。

费了好大一阵的劲，丑帮才让羊们安静下来。才把它们又撵回到崖下的那处没遭雨淋没遭冷蛋打的干地方。

准是那个干炸雷把云给震开了。天忽然就白亮起来,雨也停住了。

丑帮正想缓缓气，却又听见远处传来有“咩咩”的羊叫声。听声音好像还不止是三五只。他就“羔儿羔儿”地喊，就朝它们跑去。可那伙羊疯了似的，连主人也认不得。见有人过来，就都沿着沟畔往远处逃。他追得快，它们跑得快，拿定主意不让主人追住它们。

丑帮一直追出有二里多地。可最终也没把它们给拦回来。就连一只也没有拦回来。他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一个个掉进沟峪里，让黄黄的滚滚的山洪水的浪头给卷没了，就像卷没了几团棉花。起初他还想跳进洪水去搭捞它们。捞上的哪怕是死的也行。可他试了几回，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只要一下水，他就没命了。洪水也会像卷棉花那样把他也给卷走。让他再也见不着丑丑哥，让他再也见不着奴奴妹了。再也听不着丑丑哥说鼻子尽酸的，说着说着泪蛋蛋就滚下来。再也听不着奴奴妹给他唱“想你想得我迷了窍，抱柴禾跌进山药窖”了。

没指望了，丑帮赶快往回返。他怕大墙崖下的那群羊再给跑散了，抛了沟，让山洪水给冲走。没有。当他返回时，见它们都还好好儿的拦在大墙崖下。

大多数的羊身子在发抖。它们是让刚才的那个干炸雷给吓成了这个样子。有几只抖得很利害，后腿颤颤地八叉开，很像是要尿尿的那种架式。里头也有几只胆大的，卧在那儿，头还在探着吃草。刚才就是它们没有海跑。

丑帮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点了一遍羊，后来又二四六八十地点了一遍。

“日你妈短了十只。”

“十只。”

他一下子跌坐在平石头上。

当他坐下来才知道平石头早已经是干干的了。才知道白日头又在红耿耿地照着。天蓝蓝的，连半点儿云彩也没有了。

掌坡的那层冷蛋早已经都消成了水滚下山壕加入进洪水里。绿草湿漉漉地沾挂着的水珠，让丑帮想起了奴奴妹眼睫毛上挂着的泪蛋蛋。高些的草草让冷蛋打断了腰，疼得它们还爬在地下没直起身。虫儿鸟儿还没敢开始鸣叫，蝶儿蛾儿还没敢打开翅膀飞扑。山羊绵羊也都安安静静地不做声。它们都在思谋着刚才是不是做了噩梦。

只有山洪水还在一股劲儿轰隆轰隆响个不停，卷抱着石头石块向远处滚去，去害害川底下的那群想把好日子过起来的人。去把他们的地冲毁，让他们收不成庄稼。

又一只老鹰飞来了，在当头顶盘圈圈。日头把它的影子黑黑地打下来，在坡上梁上沟里壕里起起伏伏闪闪跌跌。猛的，它从天上直冲下来，在快要碰往梁坡的时候，又翻身冲向天。它的爪爪底下抓吊着个啥东西，飞得很高很高它又落下来，落在一个山头上，丑帮看不见它了。

这时候，他朝左侧转过身，痴痴呆呆地瞭望着东边。在三重山后在五十里外，那儿有他的温家窑。

他又想起了他的哥哥。又想起了哥哥流泪的样子和拿黑手掌擦泪的样子，又想起了哥哥老是说鼻子酸的鼻子尽酸的。这样想着，丑帮也觉出自个儿的鼻子有点儿发酸，也有点儿想哭。

唉——忘了就在村里待着，羊娃把羊热死，可还有羊的尸首在。会计吃了羊肉还要一只羊扣三个月的工分儿。我这十只羊连羊毛也没给会计剩下一根，狗日的保不准要咋罚。哥哥要知道这事还不得把眼睛给哭瞎。前些日，哥哥还指望着兄弟俩再好好儿受上几年，凑钱娶兄弟媳妇儿。这下梦梦去哇。

丑帮又想起了奴奴。奴奴老来家帮他兄弟俩做家务营生。缝补衣裳拆洗盖窝。五月端午做凉糕，八月十五烙月饼。白天她一入他们家，他们家就像升起了阳婆。晚上她一入他们家，他们家就像有了月亮。

唉——多好的一个好人人，可咱没命。奴奴，你找你的窑汉去哇。这是命。我不信鬼怪可我信命。我是苦命。一辈子坐在天坑。命！我狗日的就这命！

“天快黑了。你咋还不做饭？”

丑帮正骂狗日的命。听得有女人的声音在说话。

他扭转过头，有个女娃在背后旁站着。

“你咋就坐了一后晌？”女娃说。

“我的羊丢了。”丑帮说。

“我瞭见了。让山洪水给刮走了。”

“嗯。”

“你追羊的时候，我给把崖头下的羊拿绳拦住了。”

丑帮这才想起，刚才他顾追赶那十只羊，忘了拦别的羊。狗子这才想起，大墙崖下的羊不是他自个儿拦的。

“你是谁？”丑帮说。

“你看你麻烦得连饭也不吃了。再麻烦也得吃。”

“你是个谁们？”

“我在崖头上住。走哇。我给你做饭去。”

“那两天就是个你？”

“走哇。”

丑帮痴住眼看她。

看样子女娃有二十岁。穿一身家纺的那种笨布蓝衣裳。温家窑的人穷，可温家窑的人们早就不纺布了，都下公社供销社买，可她还穿这种老古布。她还是光脚板，温家窑像她这么大的女娃再穷也要穿鞋，可她没穿。

“走哇。”女娃说。

“噢。”丑帮说。

从大墙崖的右旁下了掌坡，又往上拐了几拐，那女娃把丑帮引到大墙崖头上。这里的山石牙牙茬茬尖尖突突，根本就不像个能上去的地方。丑帮概没上过这里。

在一大窝酸溜溜枯木丛跟前，那个女娃站住了。她把酸溜溜枯丛拖拉在一旁，后头露出个洞口。

“入哇。”女娃说。

丑帮有点害怕，不敢进。

“入哇。”女娃说。

丑帮还是不敢进。回头看看来时的路。

“我入。”女娃说。

女娃猫住腰，四脚着地爬进洞里。

“你还不入？”女娃在洞里头说。

“你不入你想走就走哇。”女娃说。

管他。大白天她敢露面她就不是鬼怪。她能懂得给我拦羊，她就不是鬼怪。再说我又不信鬼怪。入就入。丑帮这样想过，就学那女娃的样子，进入到洞里。

里面挺大，像间窑房。靠洞壁用石头垒了半尺高的一张小炕。上面铺着层莜麦秸。莜麦秸上头又铺着张狗皮，当褥子。炕上还有张羊皮盖窝。小炕儿跟前蹲着块大石头，上面点着碗儿豆油灯。

“坐哇。”女娃说。

“这是你的家？”丑帮说。

“嗯。”

“就你一个人？”

“嗯。”

女娃给做的是山蘑菇山药蛋焖莜面鱼鱼。锅不大，只够一个人吃。碗也只有一个。那女娃让丑帮先吃。丑帮没推让，一口气吃了个精光。

真香。甭说进山里了。就是在家也没吃过这么香的饭。

做饭和吃饭当中，女娃问这问那地盘问了丑帮好多的话。可她就是没说说自个儿。丑帮问她她也没告给。尽打岔儿。后来丑帮就不问她了。

等女娃也吃完饭，丑帮站起说我走呀。那女娃说你不想在你就走哇。丑帮说我是下去看看羊。那女娃说保你的羊叫狼吃不了。丑帮又坐下来了。

见丑帮打哈欠，女娃说瞌睡你就睡哇。丑帮站起说那我就下去睡呀。女娃说你不为这儿暖暖和和的你想走就走哇。

丑帮说我见炕小。女娃说地下铺铺也能睡。丑帮说噢。

女娃从那张小炕上揪出些莜麦秸，挨住炕箔给铺了一层，又把羊

皮盖窝毛迎外铺在上面。“你先睡哇。我还得出会儿。”女娃说。

女娃推开堵在门口的酸溜溜枯丛，钻出去又把洞口给堵住了。丑帮听见她的脚步声嚓嚓嚓嚓走远了。

有脚步声就绝不是鬼怪。丑帮想。

鬼怪咋会做恁香的煮鱼鱼？她绝不是鬼怪。要是也是仙女儿。是下凡的仙女儿。丑帮想。

她出去是要干啥？她把我留下来可她出去了。她还回不回？她咋敢把我留在这里睡？她是啥人？她准是有瞒人的事。可她不跟我说。那两天的光身子女娃就是她可她不认帐。她为啥要那样？不穿衣裳大清早瞎转悠，又不让我追住。走得恁快。她是姑娘家还是小媳妇儿？这要是下等兵的话，一下就能够看出来。狗日的下等兵就是比人日能。丑帮想。

不管她是姑娘家还是小媳儿，我都不该惹动她。她要是姑娘家的话，咱温家窑的男人是不可以害姑娘家的。要不就脏了天地良心。她要是小媳妇的话，也不该惹动她。小媳妇一个人住在山洞里，不回男人家，那准是有问题。反正我是不该惹动她，丑帮想。

再说，人家不把我当成灰人，才把我留在这儿睡。那我就更不该有灰心眼儿了。丑帮想。

丑帮这么想着，觉得自个儿实在是该离开这里才对。可他思谋来思谋去，又不想离开。实在是不想离开。

多好的女娃。多好的仙女儿。丑帮想。

正想着，他听见有脚步声过来了。

刚才丑帮是坐着的，就坐在小炕上。一听见外前有声音，他忙忙躺下来。还把身子侧转向壁墙。

他听见那女娃进来了，还听见她把洞口又给堵住了。

他又听见那女娃拿啥东西嚓嚓嚓擦头发。有水珠儿凉凉地溅在他的脸上脖颈上。

“嗨！”女娃说。

“睡着了？”女娃说。

“立马就给睡着了？”女娃说。

“这人。”女娃说。

丑帮听见女娃就说就倒身睡在地铺的羊皮盖窝上。他还听见那女娃把羊皮盖窝卷了卷，当枕头。他又听见她把灯吹灭了。

洞里一下子黑了。丑帮把身子放松了些可他仍不敢大动。

慢慢的，丑帮真的睡着了。

不知在啥时候，他听见耳朵旁有响动。以为是羊的声音。再听听。不是。他这才想起自个儿这是在山洞里。不是在大墙崖下。

他睁开眼，看见洞口敞开着。外前已经发了亮。再看看身边，女娃不在了。可羊皮盖窝上好像有东西。伸手摸摸，是女娃的衣裳。

洞外有响动。是拖拉酸溜溜枯丛的声音。他刚才听到的也是这种响声。不一会儿，洞口黑了些。是那女娃正往进钻，把洞口给堵得黑了。这当儿，丑帮看见那女娃是光溜着身子。她进了洞就又躺倒在羊皮铺上。

他赶紧把眼睛闭住了。他没听见她穿衣裳，也没听见她把衣裳往身上盖。慢慢的，他却听到她在轻轻地打鼻鼾。

她是光溜着身子的，就在自个儿身旁面迎天躺着。一伸手就能摸住。丑帮想。

丑帮忍不住又把眼睛睁开道缝儿，看女娃。可洞里很黑，看不见。

就是。就是。她就是面迎天光溜溜地在自个儿身旁躺着。丑帮想。

丑帮的心嗵嗵跳。他的心以往没像这样地跳过。以往跟奴奴拉手手亲口口的时候，也没像这么地跳。要知道，他从来没看见过奴奴的光身子。更甭说离得这么近，也更甭说她就这么地面迎着天。

丑帮真想也把自个儿的衣裳脱光，陪伴着女娃。没有。他没这么做。他只是这么地想想。

这要是奴奴妹光溜着身子，面迎天躺在我身边，我就敢扑在她身上。啥不啥，我要把她的浑身上下都唬儿遍。

正这样想着，他听见女娃动了一下。紧接住又动了一下。再紧接住她就打了个哈欠坐起身。后来他又听见她在摸摸索索但又忙慌失乱地在穿衣裳。

丑帮一下也不敢动。大气也不敢出。他怕她知道他醒着。他怕她知道他偷看过她。

“嗨！”女娃说。

“嗨！你还没睡醒？”女娃说。

“嗨！该醒了。”女娃说。

那女娃就说就伸手摸丑帮。

丑帮觉出女娃的手像个啥东西在自个儿胸脯上爬。爬呀爬的就钻进他的布衫底下。

“我知道你是个实在后生。”女娃说。

丑帮一下子把她的手给按住。

就在这个时候他俩都听见洞口有响动。女娃“嗖”地把手抽回去了。

丑帮坐起来。

从洞外钻进两个人。

“灰了。今儿人们要搜山。要往死烧你。”

“夜儿个冷蛋把庄稼全打了。”

“大仙爷断出你还没离开。”

“冷蛋打了庄稼说是你给妨的。”

“说是今儿说啥也要往出搜你。”

“烧你。”

进来的两个人一递一句地说。

“嚓！”洞里亮了。是当中的一个小个子划着根洋火，把油灯给点着了。

“他是个谁？”

“甭管他是谁。我要跟他走。”女娃说。

“崖下的羊群是你的？”

“我的。”丑帮说。

“我要跟他走。”女娃说。

“你引她不？”

“我要跟你走。”女娃说。

“噢。我引。”丑帮说。

“那就快些快。”

“再也不准回这里。”

“噢。”丑帮说。

“嗯。”女娃说。

就这么，丑帮引着女娃赶着羊群一大早离开了大墙崖，往温家窑返。临走，丑帮说：“给你们两只羊哇。”那两个人都没说不要。一人赶出一只肥的，向深山去了。

路上。女娃说那俩人是她的哥哥。

“人们为啥要往死烧你？”丑帮说。

“他们硬说我是山怪精。说了我好几年了。今年有个大仙爷说不把我烧死，就要遭灾。”女娃说。

“我不是山怪精。”女娃说。

“我是人。”女娃说。

“是人。”丑帮说。

“好人。”丑帮说。

天擦黑的时候。他们回到温家窑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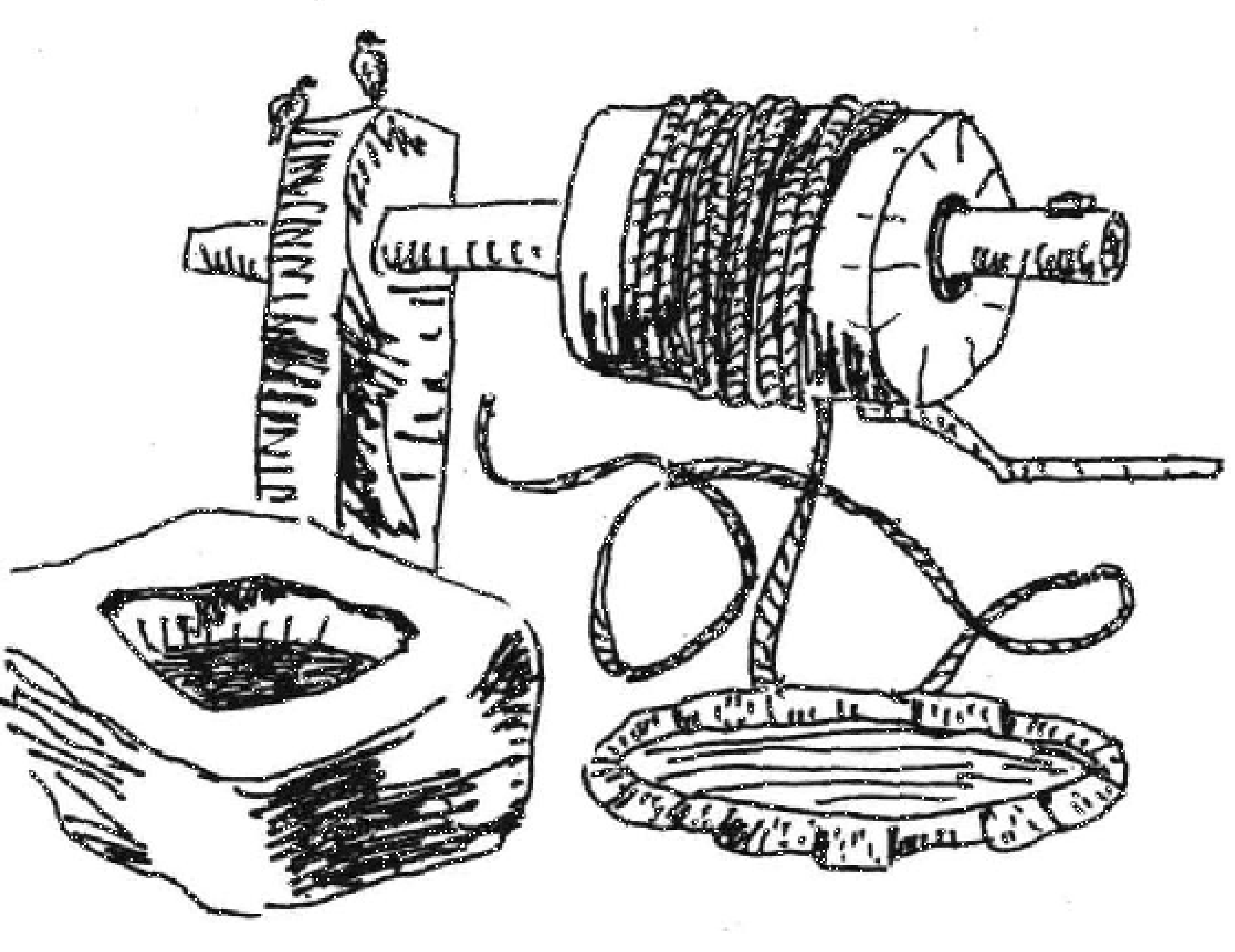
人们问丑帮那女娃是谁。丑帮不做声，女娃说我是丑帮的老婆。

一入门，女娃就放下铺盖卷儿做营生。还跟着丑帮到井台担水。女娃没见过井，不会拿笆斗往上打水，可她硬要学着打。

夜深了。串门的人都走了，丑帮把女娃带的狗皮褥子羊皮盖窝给她铺在西房，让她睡。丑帮和哥哥还睡在东房。

“你该跟她到西房。”丑丑说。





一入门，女娃就放下铺盖卷儿做营生。还跟着丑帮到井台担水。

女娃没见过井，不会拿笆斗往上打水，丑她硬要学着打。

“我是给你引回的。”丑帮说。

“啥话啥话。你的。”

“先紧你。”

“尽瞎说。”

“要不完了再说。”

“啥不啥，日往后咱家也有了女人了。进进出出的。走来走去的。说呀笑的。”丑丑说。

“嗯。”丑帮说。

“我真当是梦，可不是梦。”

“嗯。”

“兄弟你命好。赔十二只羊换个女人。值得。你命好。”

“跟你说我不要。”

“啥话，你硬说这话我去西沟呀。”

“要不完了再说。”

“丑帮。”

“嗯？”

“……”

“你看你又给哭了。”

“咱家有了女人我高兴。可我不知道高兴了狗日的鼻子咋也发酸。”

“睡哇。”

“噢。睡哇。”

吹灭灯。他们虽是都不做声了，可都是睡不着。后来又干脆坐起来，黑着灯说话。

“丑帮。”

“嗯？”

“哥总觉得这个事是在梦里头。”

“不是梦。真的。”

"我也是说是真的。可我老当是梦梦呢。"

"不是梦。要不信咱们看看去。"

"走。看是不看。就听听。"

"走。"

他俩光着脚，慢慢慢慢走出堂屋。悄悄悄悄摸到西房门口，把耳朵侧起往里听。听了一阵后，丑丑揪了一下丑帮。俩人又悄悄慢慢地返回到东房。一进屋，俩人捂住嘴憋住气笑。

"啥也没听着。"丑帮说。

"女娃睡觉轻。"丑丑说。

躺在炕上他俩又说了好些些话。盘算着给女娃扯啥布，买啥头巾。买啥袜子买啥鞋。还盘算着缝两套新盖窝。俩人一直说到有鸡在叫头遍，才不说了。

迷迷糊糊的，丑帮听见院里有声音。听听，好像是水桶的那种磕碰声。起先他以为是哥哥起来担水，可他伸手摸摸，丑丑还在炕头睡着。

看看窗户纸，天麻亮。

他圪蹴起来扒在窗孔眼儿看，见有个人影担着水桶出了街门。

是女娃。

他下地跟出去，那女娃已经站在井台上。她光溜着身子，弯腰把笆斗放进井里。

"我来哇。你不会……"

丑帮的话音没落，那女娃就看不见了。只那么一闪就看不见了。过了一阵儿，丑帮才听见井底的水"呼咚！"响了一声。

后来，村里的赤脚医生跟他俩说："这女娃得的是夜游症。夜游症的女娃一结婚就好了。"赤脚医生还说："那天你们兄弟俩或论是谁，只要跟她睡觉做了那个啥后，她的病就好了，就没这事了。"

丑帮看看哥哥没言语。

丑丑早给哭成个泪人人。

莜面味儿

天蓝蓝的。云白白的。山梁绿绿的。

天底下有那么一片人，在莜麦地里嗖喽嗖喽割莜麦。

丑帮割的割的一直腰，瞭见对面的那个绿茵茵的坡梁上，远远儿地给下来个人。

瞪住眼又瞭了一气，丑帮的心一下子就跳得不像个营生了。他的手不由人地一松，镰刀给跌在地下。他又直住眼瞭了一气，一下子就冲进莜麦地里。

莜麦长得齐腰深。丑帮的身子往前倾倒着，两只胳膊一替一下桨似的往前划。

远远的坡梁上下来的那个人，看见了这头的丑帮，就一下子也给跳进了麦浪里。丑帮看见那人船似的给往过游。

划呀游呀，划呀游呀。他俩相隔有丈数远的时候，就都给钉在原地不动了。他俩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我看你，看了老半天才说话。

"是你。"

"是我。"

"我一瞭就瞭出是个谁们。"

"我也是。"

说完，他们就没话了。又是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我看你，还都呼哧呼哧地喘大气。

“你割莜麦？”

“我割莜麦。”

“今年雨水好。”

“雨水好。”

急急地喘着的气又把他们给噎住了。又是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我看你。他们都想说个啥，可就是一下子想不起该说个啥。

“要不完了再说。”

“完了再说。”

“黑夜再说。”

“噢。”

“还是那儿。”

“噢。”

她转身划走了。划两下调转头瞭瞭，划两下调转头瞭瞭。

他把她瞭出莜麦地，又瞭得她的身子一圪截一圪截缩下坡。

瞭不见她了。他把拳头举起在半空后又猛地往下一砸，捩转身就跑。可他一下子叫莜麦给绊倒了，栽没在白的麦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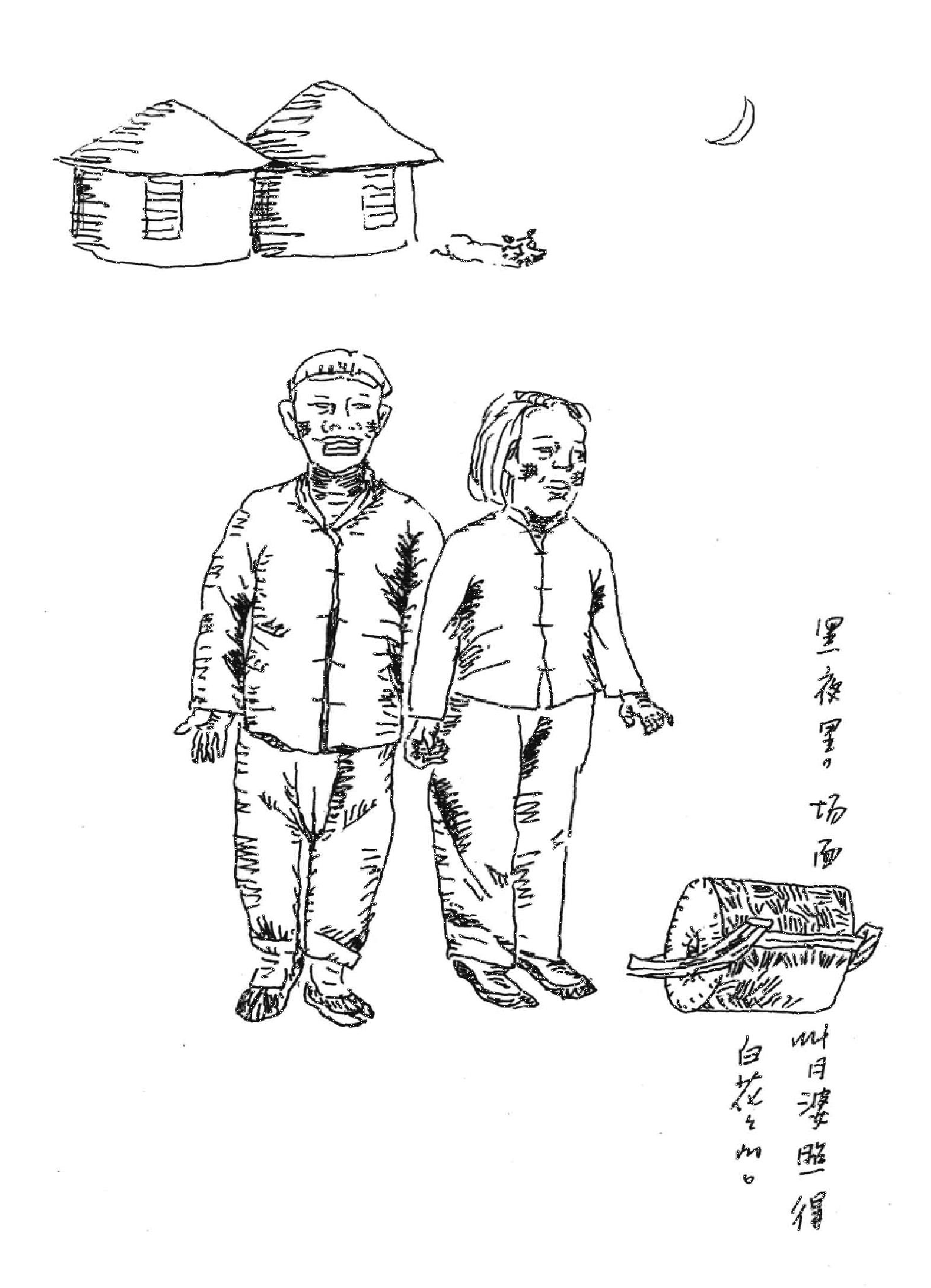
那边，有谁在唱。

莜麦开花铃铛铛多
妹妹走后想死你哥

莜麦开花一串串
妹妹走后哥天天盼

黑夜里，场面叫月婆照得白花花的。

远处，有青蛙跟秋蛉儿在叫。



黑夜里。场面
明月婆照得
白花々的。

莜麦秸垛朝着月婆的那一面，他跟她在去年的那个地方又给自个儿做了一个窝。怕像去年那样把窝给撞塌，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往里钻。

"丑哥想我不？"

"用问？"

"可我还想问。"

"你呢？"

"不用问。"

"尽咋想？"

"尽是不由人不由人地想。"

"我也是。"

他左胳膊箍住她的腰，右手在她的胸脯上搓呀揉的。起初，他的大手往她的胸脯上一搁，她的身子就给哆嗦了一下。她赶快把他的手给拨开。可他还要给往上搁。他说："我想按按这儿你就让我给按按这儿哇。都一年天气没按过了。"她说："噢。按哇。按哇。"

摸着摸着，他停住了，问说："你还让我猜猜你的嘴是啥味不？忘了去年你让我猜，可我咋猜都猜不住。"

"噢。你猜。"

"可你得让我唬儿你我才能猜。"

"我又没说不让你唬儿。"

听她这么一说，他一把把她搂紧在怀里，亲呀亲，唬儿呀唬儿，直到憋不过气才停下来。

"啥味儿？"

"啥啥味儿？"

"你不是说要猜。"

"噢。我只顾着唬儿，给忘了尝是啥味了。"

"你再重尝。"

他又亲了她一气说："冰糖。"

"不对。"

“饧糖。”

“不对。”

“圪蛋蛋糖。”

“不对。”

“噢。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一准是甜草苗。”

“才不是呢。”

“那我就再也不知道还有啥该是甜的了。”

“你真愣。是莜面味呀。”

“莜面味儿？咋恁甜。那我再尝尝，你该不是在哄我。”

她把嘴努给她。尝乏了。换口气。

“丑哥知道不？”

“啥？”

“我每回跟他做那个啥的时候，我都把眼圪挤住，把他当成你。”

“当我？”

“嗯。”

“那没用。用也没一点用。”

“丑哥。我给你有他个儿子。”

“我不要。”

“咋？”

“我怕给人家娶不过媳妇。像我似的，给棍起。”

“哈……你真愣。”

“再说，我连个女人也没有，咋就出了个儿子。”

“丑哥。我已经给你攒了好多好多的钱。再攒三年你就能够娶女人了。”

“我不要。”

“咋？”

“我已经有了女人了。”

“谁？”

“还不是个你。”

“嗯呐。”

“我要你这就给我当女人。”

“嗯呐。”

“我要你明儿还来给当，还有后儿。还有外，外，外……后儿……”

“嗯，嗯，呐……呐……呐，呐……”

莜麦秸叫他们给碰得散了架。金黄黄的光洁洁的莜麦秸，轻轻地轻轻地埋住了他跟她。

远处，青蛙跟秋蛉儿还在叫。

温善家的

温善家的让病拿倒有两天了。她一直窝缩在炕头躺着。除了鼠鼠，没人管她。

她的男人温善在闹土改那年气得得了鼓症。他闹不机明自己祖祖辈辈传下的地为啥非得白白分给旁人。他气不过，就病了。后来虽说治得好些了，但也落下了病根儿。又扎挣着活了七八年，在入高级合作社那天，就给死了。他咽气的时候，外前正“咚嘎咚嘎”响大麻炮，“嗵嚓嗵嚓”敲鼓镲。

她的儿子和和跟奶妹妹板女偷人家会计的白面吃烙饼，第二天就叫人家叫上公社群专的挨家挨户地搜，给搜出来了。他被捆起来打了一顿后，又给送进大牢。板女让她男人五成儿货给打断条腿。

自儿子进了班房，板女隔个五七六日的就过来看看她。还拐起个腿给她把水瓮担满。板女是个有良心的人，可这两天正好也没过来。

温善家的还有个最最亲的人，那就是过去给他们家当长工的贵举老汉。可正因为和他亲，她才不让他来家。温善死后，贵举和她商量过好几回，说想正大光明地娶她，她不应承。可他一走，她就又哭。前几年，她常常是在半夜给他留门。他也常常是在半夜给牲口添完草料，就偷悄悄地过来了。这两年，她不让他进家门。街上碰着也尽量躲他，不理他。她是地主婆儿，她怕带害他连累他。

这两天，只有鼠鼠守着她。闻她的脸，舔她的手，蹭她的胳膊，卧在她对面喵呜喵呜叫，问她咋了。

鼠鼠是那年贵举给她捉回的。

那是个春天，温善的鼓症病重了，得到城里去住院。他成分高，人们尽躲他，连没出五服儿的本家当户的那些人也不帮他。就像他是堆狗屎，怕沾惹着。贵举不怕。贵举说，那些年咱吃人家喝人家，咱不能忘恩负了义。会计说他那是剥削你压迫你，你管他？贵举说，球不蛋。他就用独轮轮车把他送进县医院。

一个半前晌。日头红耿耿地照着。温家窑的人们鸡们和牲口们都觉出院里暖烘烘的，都从窝里跑出来晒阳窝儿。温善家的坐在院圪台洗衣裳。就洗就盘算着过了多少日子了，看他们走了多少天了。正思谋着，贵举提着个布口袋进院了，大步大步地向她给走过来。

她最熟悉他那走路的样子了。他那走路的样子就像是推着辆看不见的独轮轮车。

她站起身冲他笑，两只湿手先空甩甩，后又在大襟上就像剃头匠鐾刀似的，来回擦。

“八辈子没见似的。”她说。

“统共才十九天零着半前晌。”他说。

“你倒算得机明。”她说。

“给你个小猫娃。”他说。

他把小猫娃从口袋里头给倒出来。小猫娃站在地上四处处瞭望。不知道自个儿这是到了啥地方。她弯腰把小猫娃捧在手上。

“喵呜——鼠鼠。喵呜——鼠鼠。”她说。

“你咋叫猫娃叫鼠鼠？”他说。

“我一下给想起叫鼠鼠。”她说。

他们就说就进入到家里。

“你把鼠鼠放下炕。”他说。

“放下炕咋？”她说。

“我想让你把鼠鼠放下炕。”他说。

她的脸红了。她知道她把鼠鼠放下炕他就要干啥。

“人家孩温善在医院受罪呢。可怜的。”她说。

“噢。要么甭了。”他说。

“你看你看。我是说说。我又没说甭了。”她说。

她把鼠鼠放在炕上。

他也把她放在炕上。

就在那个月，温善死了。

贵举到温善奶亲家村去接和和。和和说不回。和和说完，就跟奶妹妹板女子相跟着出去了。瞭着和和的背影儿，瞭着和和那像推着辆看不见的独轮轮车走路的架式。贵举“哎哎”地摇头。

从那以后，温善家的就单独单地自个儿过日子。身边只有个鼠鼠陪伴她。

和和在十九岁那年从奶妈家回到了温家窑村，可他不跟他妈住。独个儿住在村北头的一间没人住的破窑里。只是在隔个五七六日的才过来给他妈担担水。在年底把工分儿让会计给他妈拨过些，算是养活了他妈。

温善家的顺墙根睡着。她的身子动了动。胳膊往胸脯前并并，手指头扭呀扭的。她是在梦梦呢。她梦见过端午节。

她梦见贵举背着一大捆银灰色的艾草回来了。路过门洞，她悄悄叫了声贵举哥。平素她不叫她贵举哥，只是在有时候才偷悄悄这么叫他一声。

他跟贵举在院窗台底下编艾绳。贵举编了一根又一根，每根都是三尺多长。她不那么编，她是要编很长很长的一根，像井绳似的一圈圈盘绕起来。

“你咋那样编？”他说。

“我就想这样编。”她说。

“编哇编哇。”

西房传出温善念书的声音。西房是温善的书房。温善好念书。他

有书念就行，成天就念书，别的事不管，只是念书。日本人在的时候请他去做官，他说我不好做官。他念书非得念出声音，不念出声音他就不知道是在念啥。

这阵子，他又在念：

君子竹，大夫松。偷香粉蝶，采蜜黄蜂。风走荷香细，日高花影重。大庾岭头梅灿烂，姑苏台足草蒙茸。跃马游人苑内观花夸景美，操豚野老田间拜社祝年丰。

听着温善的念书声。他看她。她看他。俩人憋住嘴笑。

“走哇。吃粽子去哇。”她说。

“黄米粽子蘸饧糖，不如妹妹的唾沫香。”

“去你的。”

他们入了东下房。东下房是伙房。她给他剥了三个粽子，放在碗里。又在上面用调羹淋了些饧。他接过碗，一下把三个粽子都填入进嘴里。

“噎着！噎着！”她说。

她这么急急地说着的同时，听到“喵呜！”一声惨惨的猫叫声。

温善家的醒了。耳朵跟前没有了温善的念书声，没有了贵举的说笑声。眼跟前也没有了饧罐子和粽盆子。她这才知道这是在梦梦呢。

窗外前下着雨，在沙沙沙沙下着雨。是那种没有雷声没有闪电的春天的雨。

她仍旧躺着，没有动弹。她觉出头不咋的疼了。身上也不咋的烧滚烫热的了。她还觉出有些肚饥，还想喝水。

这就是说，这病是好了。她想。

她算了算，算出自个儿躺了两天。还算出今儿是端午节。

怨不得给梦见吃粽子呢，今儿是端午。她想。

她这么想着，觉出鼻子跟前有股粽子的香味道。起先，她以为是做完梦心里犯疑惑，可她又使劲吸吸鼻子后，断定这味道是真真切切

的，实实在在的。

当她把眼睛打开后，又欠起些身的时候，就给惊愣住了。她看见枕头旁边果真果就有粽子，有三个。

她啥也没想，连气也没歇一口，就把三个粽子吃下肚。有张粽叶的边沿粘着几颗糯米，她把它们用舌头舔进嘴。临完，她把一颗枣核扔进嘴里，像吮糖蛋蛋似的吮了又吮。

怨不得给梦见吃粽子呢，敢情是闻见了粽子的味道的过。

这是哪儿来的？这是谁给送的？板女？贵举？咋不往醒叫叫我。

她正这么想着，听到地下有种异样的响动。她把身子探向前，瞭地。看见有团东西正好从门限上滚跌下来。她先是吓了一跳。再细看，像是她的鼠鼠。

鼠鼠浑身湿漉漉的满是泥水，身子贴着地皮向温善家的跟前蹭。它的嘴里叼着个泥东西，努向她。她伸手捏住。一看，是个滚泥了的粽子。她这才知道刚才吃的粽子是哪儿来的，她这才知道刚才吃的粽子是她的鼠鼠不知道从谁家给叼回来的。

"我的鼠鼠呀。我挨心的鼠鼠。"她就说着就探下身，拽住鼠鼠的前腿想把它提上炕。

"喵呜！"

鼠鼠给惨惨的尖尖地叫了一声。

她赶快把它放开。她想起，刚才在梦里好像也听到了这声惨叫。

鼠鼠这是有疼处了，伤着了。她又想起鼠鼠刚才从门限滚跌进来的样子。

她下地掀起门帘，看见从堂屋门到家门的砖地上有条印子，一条宽宽的湿湿的泥水印子。这是鼠鼠的身子给拖拉出来的。

鼠鼠这是伤得不能站起走路了。

她又跑出院。院里还下着那种小雨。她看见从西墙根直到堂屋门，鼠鼠的身子也给拖拉出条宽印子。院是泥土地，又叫雨给泅软了，那印子被拖拉得更深。她看见靠前些的泥印里头好像是有红水水。她圪

蹴下来才看清那是血。越往前越看得清，红水水也越多。是血。

可怜的鼠鼠原来就是这么一下一下爬蹭进家的。可它又不舍得把粽子丢下，又给我叼回家。

“我的鼠鼠呀！”

她跑入进东房。鼠鼠还在门里爬着。她跪下来，想看看鼠鼠哪儿有伤了，可鼠鼠不让她摆弄。尤其是不准她往起抱它。她用二拇指慢慢地试着把它的全身都点按过，最后断定它的后腰骨断了。脖梁颈也有疼病。这两处地方根本就不让她动。一动就“喵呜！”地尖叫。

后来她才又看见鼠鼠的长尾巴短了多半截。连毛带骨头齐茬茬给短了半截。那血就是从断口处流出的。

“谁这么狠心呀，我的鼠鼠。我知道谁这么狠心呀，我的鼠鼠。”她哭着说。

鼠鼠听着她哭，用死劲把头抬起了些，看她。只看了那么一下，它就疼得又把脑袋给垂下来。放在前爪爪上，圪挤住了眼。

就在当天的半夜，温善家的发现她的鼠鼠不在地下了。她不知道她的鼠鼠在啥时候又给出了院，就那么忍着疼痛又拖拉着身子爬出了院。她掌着灯出去找，她的鼠鼠的嘴大张着，硬挺挺地侧躺在堂屋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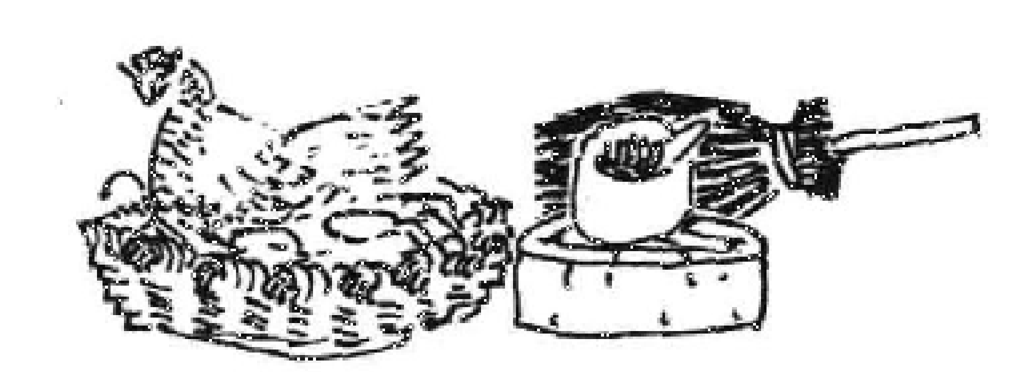
她的鼠鼠死了。

温善家的下公社买回个鱼罐头，撬开摆在八仙桌上的梳妆台前。

梳妆台的底座儿是并排着的两个抽屉，一大一小。这阵儿，鼠鼠就在那个大抽屉里躺着。它死后，温善家的给它把浑身上下的泥都洗净，擦干。铺着她的白羊肚肚手巾，把它放进大抽屉里。她打算就用这个大抽屉给她的鼠鼠当棺材。

她用碗装了半碗小米，在小米碗上插了三炷点着的香。她又跪在草垫上给鼠鼠磕了三头。就磕头就在心里说，鼠鼠，你是为了给我往回偷粽子才让人打死的。鼠鼠，我对不住你呀，我的鼠鼠。我可不能让你白死呀，鼠鼠。







"誰是小猪心呀，我的鼠々。我知道誰是小猪心呀，我的鼠々。"她哭著說。

"呜啊，啊——"温善家的哭了。她放开声哭，放开声哭她的鼠鼠。

温善家的也要像给死鬼温善办丧事那样，也要等到第七天才发引，葬埋她的鼠鼠。

日每日，温善家的都在想她的鼠鼠，想她的可怜的鼠鼠。

九年当中，可怜的鼠鼠不是这灾就是那难。完也没个完。完也没个完。她想。

会计跟他女人打架，女人跑回娘家。两个月后才返回温家窑村。会计硬说女人在娘家准定是接了野汉子。女人不承认这事。会计出院从窗台捉住个小猫娃，填进了女人的裤裆里头。这个没运气的小猫娃正好是鼠鼠。会计拿掸杆子一边打女人的裤裆，一边问女人接没接野汉子，鼠鼠在黑洞洞的裤裆里让掸杆抽打得乱蹬乱抓，可又没个跑处，只是喵呜喵呜地惨叫。会计女人让鼠鼠抓得实在是受不了了，忙忙地应承说接了接了。会计还不行，直到女人说把娘家一村男人都接了才算完。才把鼠鼠放出来。会计说："好，那你以后也管不着我。"从那以后，会计的女人把鼠鼠恨翻了。她不敢恨她的男人，却把鼠鼠恨翻了。

"咳。可怜的鼠鼠。"温善家的说。

"今儿是第七天了。鼠鼠。我可不能让你白死。鼠鼠。"她说。

隔壁院儿会计家有两只猫儿，她叫那只母的叫大眼儿。叫那只公的叫黑贼。大眼儿的叫声是绵绵的软软的甜丝丝的。"娘儿——娘儿——"，大眼儿就是这样叫。黑贼的叫唤声是"灭啊，灭啊"，温善家的觉得黑贼的叫声真难听。

大眼儿和鼠鼠老常老常在一处处耍。为这，黑贼就跟鼠鼠打架。可它又打不过鼠鼠。有次叫鼠鼠把它的耳朵给咬了个豁口口。隔几天后，鼠鼠的右耳朵齐茬茬给少了半个。温善家的一看就知道是叫人给拿剪子铰下的。温善家的也知道是隔壁院会计女人干的。别人没这么狠毒。

"鼠鼠的尾巴就是叫她给剁下的。"温善家的说。

"她知道猫儿要是没有了尾巴、就不能爬高下低，就得摔跟头。"温善家的说。

"被剁下尾巴的鼠鼠就是从墙头摔下摔死的。"温善家的说。

自鼠鼠摔死后。大眼儿日每日都要过来好几回,"娘儿,娘儿"叫鼠鼠,寻鼠鼠。黑贼"灭啊,灭啊"跟在它后头。可猫洞叫温善家的用枕头从里给堵住了,它进不去家。

温善家的从南房取出铁锹。在当院挖出个两尺见方一尺多深的坑。她打算就把鼠鼠埋在这里头。

她听见大眼儿又在院窗台"娘儿——娘儿——"叫,她就把堵猫洞的枕头揪下来。大眼儿立刻就钻入进家里,跳到八仙桌上。温善家的听见黑贼也来了,可它不敢进家,拿头把猫洞的布帘顶起道缝儿,冲着大眼儿叫。它一边还察看着温善家的,看看是不是要扔过啥东西打它。

温善家的把鱼块扔在地下。黑贼像扑耗子似的扑下地,把鱼块叼在嘴。它不像大眼儿那样就在原地吃。它是给钻进了瓮旮旯。

温善家的用枕头把猫洞又给堵死。

家门,她早就关住了。

就这样,会计家的两只猫就再也没回过他的家。

大眼儿和鼠鼠睡在梳妆台的抽屉匣里。黑贼装在半个牛皮纸洋灰袋里。温善家的把它们一齐埋在当院的那个坑坑里。埋的时候,温善家的听见大眼儿在"娘儿——娘儿——"叫,黑贼在"灭啊!灭啊!"叫,后来它们就不叫了,要不就是又叫过几声,可温善家的听不着了,那声音让她撒在坑上的土给盖住了。

当下,温善家的在虚土上面种了些海娜花籽籽,又点了三颗朝阳阳的籽籽。

没几个月,温善家的的院里就一满是那种甜甜的香味道。那是粉红的海娜花和金黄的朝阳阳给散放出来的。

到了秋天,朝阳阳饼子长得有锅盖大。人们都觉得日怪,都觉得稀罕,都问温善家的。温善家的也说真日怪真稀罕。人们都说,熟了给我几颗朝阳阳子儿,我好当籽籽。温善家的说,好说。

老银银

半夜，狗日的官官一走，老银银就换上新裤子系上新裤带，要往西沟去。

老银银把四个煮羊蹄子还有剩下的那少半瓶酒都装在怀里，出了门。出了门，他又返入窑，把灯吹灭。原先他是不打算往灭吹灯的，想就让它着着，顶是点了长明灯。点着长明灯，魂灵才能认得路，才能够升上天。可他一出门就又后悔了：日你妈。点一黑夜那该得费多少油。这样想过，他就入了家。摸住灯树，照着红点点吹。吹头一下，红点点晃晃后就又定住了。再吹，红点点才没了。他知道这下是把灯吹灭了。

出了门，他又站住了。想想。就又返回到窑里，在炕上摸摸揣揣地摸住那半匣“火车”，还有洋火，把它们也都装在怀里头。他这才没牵没挂地把门关住，又脚后跟离地欠着高高把门铧搭上。这就是说，家里没人了，要有个活着的出气的，也只是趴在碗边锅沿或是别的啥地方睡觉的那些蝇子们。还有住在水瓮后头的那一窝耗子。虱子是没有的。老银银的血苦，养不住虱子。

五里坡梁路当中有的是坑坑洼洼圪圪坎坎，可老银银手没扶托脚没磕绊顺顺溜溜地到了西沟。一路没歇缓。

老银银是个没眼眼，对没眼眼来说，黑夜白天是一样的。

老银银来到那棵树底下，就是那棵歪脖子树底下，把鞋脱下来像拍镲似的拍打拍打。尔后，垫在屁股下。要不拍打干净的话，会把新裤子弄脏的。这条新裤子是那年会计给发的，说是上头慰问五保。后来他听说别的五保还发了新褂子，可他没有。准定是叫狗日的会计给扣了，扣就扣了哇。人家全扣了你的，你还能咋的？有个新裤子总比没个新裤子好。再说，会计又是本家当户的侄子。一个当叔叔的咋好意思张开口问人家这事儿。反正是你不穿他穿，谁穿了也一样。穿在谁身上都是个穿。

老银银从怀里掏出酒瓶，掏出“火车”跟洋火，还有羊蹄子。

一个两个三个。一二三。一个两个三个。

羊蹄子只剩下三个了。咋数也是三个。短了一个。不知道在啥时候给掉没了。掉没了就掉没了哇。掉没了就找不见了。大天黑夜的有眼的也找不见，别说咱个没眼眼。少吃少吃上个。反正是你不吃他吃，人不吃狗吃，谁吃了都一样。

老银银“吱儿吱儿”喝烧酒，“呐呜呐呜”啃羊蹄，“噗儿噗儿”吃洋旱烟。他打算把这些东西都吃喝完以后，就像羊娃啦狗女啦，还有他的儿子二兔啦那样，也把自个儿吊在这棵歪脖子树上。

歪脖子树真他妈的是棵好树，上个吊啥的再合适不过。这棵树是温家窑的宝贝。已经给祖祖辈辈的先人们帮过不少的忙。眼下还冷不丁儿地派个用场。就连外村的人也都眼红这棵树。去年山上头村里有个女娃就给吊在了这上头。

好树。好树。

歪脖子树真他妈的是棵好树。难怪那回女娃村的人来了要往倒砍这棵树，温家窑的人都拿着铁锹担杖地跑来了。那女娃村的人没砍成这棵树，只把女娃的尸首抬回去了。歪脖子树还好好儿地长在西沟的沟口，伸出歪脖子瞭望人，伸出胳膊向人招手，叫你快些些来。

好树。好树。

歪脖子树真他妈的是棵好树。

这几天，老银银不只三五回地来过这儿。

“唉——人活在阳世三界真是个大麻烦。要是也像二兔那样圪蹦一下把这口儿悠悠气绝了，就没这个大麻烦了。活啥？”

“再说咱瞎眉瞎眼的大寨田大寨田垒不了。高灌站高灌站修不了。锄锄不了耧耧不了。就记住个吃了睡睡了吃。活啥？”

前些日老银银老这么想。老这么想老这么想的，老银银就定下个寻短见。

起初，他想过跳井。跳井好，头朝下一栽就顶事了，还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可后来他一思谋，跳完井，水就脏了。水脏了人咋喝，那还不得叫一村人把你骂死。人不能只图自个儿痛快，得为别人想想。老银银也听人说过中电是个好法子。更省事，“哗”那么一下就解决了。可温家窑没电。公社倒是有，但自个儿认不得电是个啥东西，在哪儿能够找见它。再说，找见了又是咋个中法。末了，他就定下个像儿子二兔那样，也把自个儿挂在歪脖子树上。

这事儿一定下来，老银银真高兴。就像会计给儿子定下结婚日子那么高兴。那些日，狗日的会计口哨儿也打得响亮了，也不骂人了，也不拿手电棒晃人了，头脸也不那么黑森森的了，见人也笑笑的了，还一家一个请着人到自个儿家吃喝了一顿油炸糕。

老银银也定下来要庆贺庆贺。周身一场大事，该庆贺庆贺。油炸糕吃不起，但吃顿不掺高粱面的衠莜面窝窝还是能够办到的。

得喝酒。无论如何得喝酒。最后一回了，该破费也得破费。穷舍命富抽筋，小家子气是不好的，让村人笑话。

老银银花了两块钱跟公社买回个羊头，还有四个羊蹄子。花了八毛钱灌了一瓶烧酒。花了一毛五要了盒“火车”牌洋旱烟。温家窑能吃得起洋旱烟的人们都说，“火车”烟又便宜又好。那些没钱的人家，过个时头八节来个亲戚六人啥的也都要买这种烟。老银银也就买了一盒儿。

火车是个啥东西？听下等兵说，火车一晌午能没出千把里。真他妈的有了神了。老银银也知道烟匣上就画着有火车。可他看不见。用手摸也摸不出。

算了。自个儿都快要死的人了，管人家火车干啥。再说，人一辈子没经见过的东西多了。那次上头来的那个干部他就认不得胡麻。他说你们村怎么搞的？把好好儿的地尽种些蓝花花。真是一个狗日的。球不懂。

庆贺就得叫叫人。人多叫不起。老银银决定就叫叫官官来跟自个儿吃上顿。一则官官也是个没眼眼，二来官官家什的会掐算。他想叫他给自个儿定个好日子。看看哪天最是个黄道吉日。

官官一点儿也不拿架子。一叫就来了。

“我看今儿咱们把这灯点着他。”老银银说。

“我就大年点。我平素不点。”官官说。

“今儿咱们就顶是过大年。”

“你能看见灯头。我看不见。”

“有灯我眼前头就是红的。”

“听赤脚板医生说你那眼睛上蒙了层灰皮皮。一割就又能看见了。”

“咱哪的钱割？”

“就是。割不起。”

老银银就说就把羊头肉和酒拿上炕了。

他俩就说就喝。呱呱啦啦地一直喝到深夜。

“我看他有眼的哇，还不也就是个羊头就烧酒？”老银银说。

“人活着做这呀闹那呀。折腾半天不就是为了个这？”官官说。

“皇帝打天下不也就是为了个这。”

“说的。皇帝山珍呀海味呀可吃个全。”

“可他也要死。”

“说的。死跟死就不一样。”

“都是个死。有啥不一样？”

“球在里头受瘾死了。蛋在外前摁磕死了。能一样？”

“看你这说得牲口的。”

“这是下等兵说的。”

“反正好死也是个死。赖死也是个死。我是说迟死不如早死。”

“那你为啥不去死？”

“你当我怕个死？我是想选个好日子。”

“算话。我给你定个好日子。”

“那你说说哪天是黄道吉日？”

“喝你妈的酒哇。”

“到底哪天最好？”

“一生下来让你妈把你按在尿盆最好。”

“人跟你说正话呢。”

“喝。喝。”

“噢。喝。”

就这么的，他们就说就喝就喝就说，一直喝到个深夜。

在歪脖子树底下。老银银把三个羊蹄子啃完，把剩下的那少半瓶酒喝干，又连住吃了几根洋旱烟。尔后，就把鞋穿好。站起身。当他站起身才猛地想起，刚才只顾吃喝，忘了让狗日的官官给看日子了。

唉。酒真是个灰东西，一喝就把正事给忘记了。一辈子就这么一场。不看看日子多不好。

日死你妈灰官官。人跟他说正经话他老是喝酒喝酒。看看！临完给忘了不是？

老银银很后悔这事没办得漂亮。但想来想去也只好就是个这了。来也来了，就是个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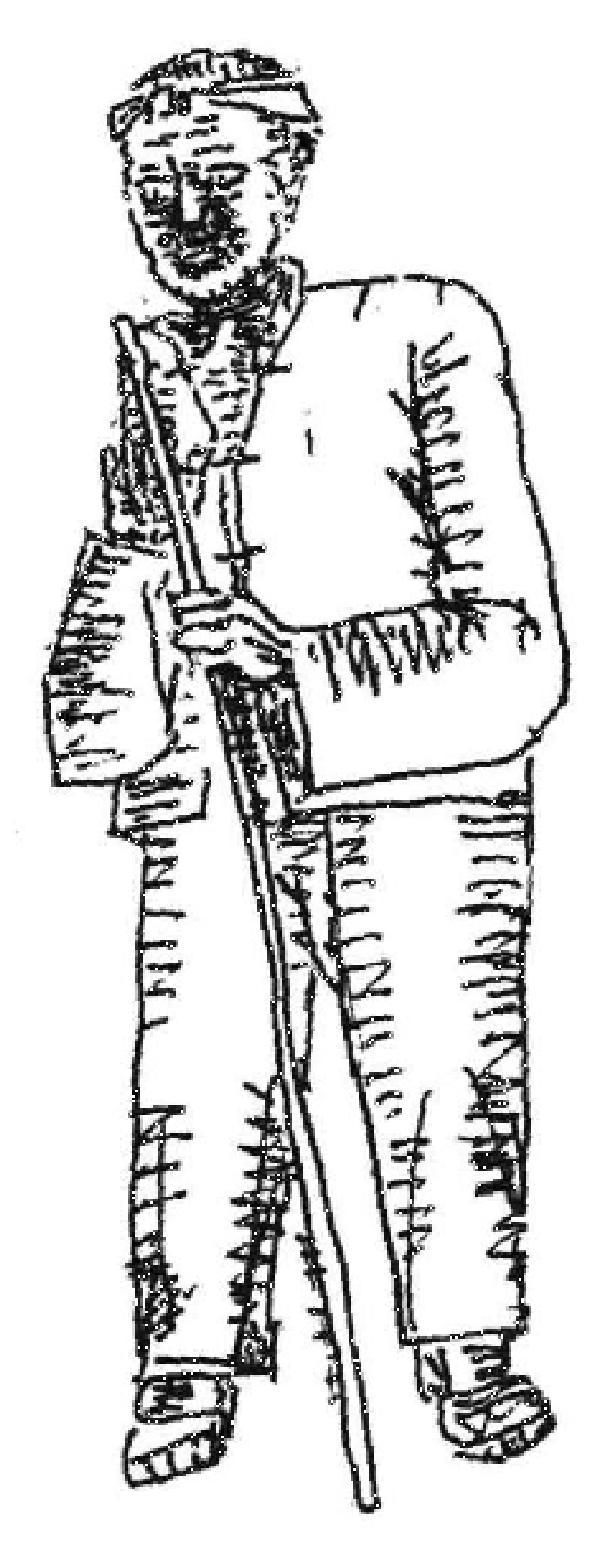
把白天准备好的一块石头从树后头挪出来，摆好在树脖底下，他就解下了红裤带。

红裤带是他跟公社扯了三尺红英丹士林布，让愣二妈给做的。用红布裤带上吊最好不过。又吉利又不勒得脖子疼。

他站在石头上正要往树脖上挂裤带，“嗵”，裤子给掉了。掉到脚腕了。他一慌，给从石头上跌下来。

日死你妈。咋事先没想到会是这样。忘了把旧裤带也系上。不过，





在歪脖子樹底下，老銀々把三个羊蹄子啃完，把剩下的那少半瓶酒喝干，又连住吃了几根洋旱烟。

好得是，裤子是在这阵儿掉的。要是脖子套上去掉的话，就迟了，就灰了，撞上鬼了。要知道，光着屁股上吊那得把一村人给笑死。到了阴间也非得把阴间的人给笑死。

老银银想了想，从树上揪扯下几根细枝条，总算是把裤子给缠裹在腰上。

他又动手往树脖上挂裤带。

也不知道是树脖有点高，也不知道是他的个头有点低。他站在石头上，欠起脚，还是够不着树脖。

他想了个好办法。那就是：从地下摸住一疙瘩小石头块，拴牢在裤带的一头。悠悠悠地往高一扔，裤带钩住了树脖。

他笑了。你有眼的也不过就是这么个做法。

裤带挂好了，绳套做好了，他把头套进去试了试，比划了比划。有点长。他不慌不忙地又解开重拴。用不着忙，忙里出乱子，离天亮还早着呢。再说，后头又没狼追着。即使是有狼追着也不怕，老银银知道，狼不吃他。小时候他跟孩子们在村外前要瞎子逮拐子，他的头让孩子们给翻扣着个有耳朵的帽子，帽带子死死地系紧在脖子后。正要着，听得有人喊“狼来了狼来了”，孩子们都跑了。他没跑，他不知道狼在哪儿，也不知道该跟哪儿跑。他站在原地紧解帽带当中，听得“嗖嗖嗖”有声音过去了。是狼过去了。狼去追别的孩子们，没吃他。五圪蛋的三哥就是在那次让狼给吃了。

人们都说银银的命大，该死也死不了。也有的说他的血苦，狼闻着就恶心。反正那次他是没死了。

裤带套儿重又挂好了。他用俩手撑了撑。很好。很吃劲。

想想还有啥。这一上去就再也活着下不来了。

想了半天，再没个啥留恋的了。吃也吃了喝也喝了，还剩下几支洋旱烟留给往下放自个儿的人去吃哇。不能让人家白放。再说，死沉死沉的还得往村里背。

就这了。

老银银站稳在石头上，用手张开套，把头伸进去。头来回地摆了摆，让套儿正好卡住喉头。

就这了。

“我日死你妈！”

老银银狠狠地骂了声我日死你妈，两脚用劲一蹬，石头翻滚在一旁。

他觉出身子悠地来了那么一下，就给荡在了空中。

“嗵！”

老银银听到了“嗵”的一声。

是啥声音？该不是又把裤子给掉了？

老银银用手一摸，才知道不是裤子掉了，是他自个儿给跌在了地下。

我日死你妈！怕得是啥偏偏就给碰上啥。

我就知道没看日子要出事儿。我日死你妈官官。

也怨我。不该为了省煤油往灭吹长明灯。

唉。活着费事，想死也这么费事。我日死你妈。

当老银银把石头摸住，重摆正在树脖下，又要往树上挂裤带时，才知道裤带早齐茬茬给断成了两截。

啧啧！好好儿的一条新裤带。

他把裤带重又挂在树上，把两头的断茬牢牢绾住。可是，不行了，脑袋够不着套儿。他只好又把疙瘩解开，把裤带抽下来。

人们说西沟有鬼西沟有鬼，看来就是有鬼。

就怨没看日子得过。

就怨没点长明灯得过。

回去还得寻愣二妈给缝裤带。

下回说啥也得叫狗日的官官给看个好日子。

还有就是，万万千甭忘了点长明灯。

老银银就往村里返，就跟自个儿说。

后头老远处，有个人跟着他。

看田

凭着老天爷，庄稼长得比哪年都像个东西。再有半月二十天就该大收割了。公社革委传下令，要各大队组织人马护秋。为得是对付吃了一夏天救济粮的饥民。救济粮是上头发的，每人每天八两整颗子，吃是吃不饱可饿也饿不死。再挑些苦菜撸些树叶，挪挪对对总算是把个天长大日的夏天过去了。

“以前队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不是为了让孩娃大小都尝尝新？”队长说。

“以前是以前，闹就算闹了。以后谁也再不能闹了，我老婆我也不准她再出去闹。”队长说。

“咱们丑话搁前头。捉住谁就把他送公社，让群专整治你。”会计说。

这些话都是社员大会上说的。

社员们都不做声,可也不敢低头。谁要低头会计就说你在打瞌睡，就拿电棒儿晃你，羞你，让你左躲右躲躲不开。

会上，点出十多个光棍儿的名字，告给他们谁管哪谁管哪谁把哪谁把哪，让他们出地看田。还给他们每人发一根缆绳，好捆贼。

温家窑允许看田的放松裤带管饱吃。队长和会计都机明，你不让

他吃他也能吃，这哪如说在明处送个人情。但有一条：往家拿是不允许的。

不管咋说，看田也最是个好营生。

五圪蛋被派到西坡看玉茭。

半夜。四周围静悄下来，连沟底那没膀子的蚧蛤蟆也都睡着了，不再没命的“呱呱”。要是有哪个等猛地叫那么一声半声，那也是在梦梦呢。

“羊娃你真球什。死是死了你自个儿了。死了你就再也活不了了。”

“你连个烧玉茭先就吃不上了。羊娃你球什。一个球什。”

五圪蛋靠坐在圪塄底下，跟前拢着个大火堆，就啃玉茭就骂死鬼羊娃。还时不时地仰起脑袋瓜子瞭三星。瞭瞭三星正了没。

远处。沟那头的坡梁上也有火堆在眨眼。像是颗星星。

狗日的下等兵保险正吃烧山药蛋。我不想吃玉茭就去跟狗日的换儿窝山药。五圪蛋想。

还是活看好。五圪蛋想。

五圪蛋把火堆挑挑旺，把吃剩的玉茭轴围火堆摆一圈儿，烤干好把它们都烧掉。尽管是允许看田的管饱吃，可也不能把玉茭轴玉茭叶明晃晃摆在那里。那样先就有点不好看。得把这些都烧掉。再说，这样也能少拾点柴。

他又仰起脑瓜看三星。三星快正了。

五圪蛋脱下裤子，用树绺枝儿系紧俩裤脚，做成条袋子。尔后就钻进玉茭地。

起先，他是“噼叭，噼叭”地往下掰玉茭捧。掰了几个，他觉出大黑夜的这种响声有点过亮。后来他就不“噼叭，噼叭”地掰了。他改成拧。用手捉紧玉茭棒往下拧。这样好。这样没声音。即使站在地外前，也不知道里头有人。不一会儿，五圪蛋就扛着裤袋出来了。两裤腿塞得鼓鼓囊囊的。

他把玉茭棒倒在火堆旁，用脚扫踢在一块儿就又提着空裤袋换处

地方钻进去。没多大工夫又出来了。俩裤腿实实地叉开，骑着他的肩。

小时候，他最喜欢让白白骑他的肩肩了。白白也想骑他的肩肩。白白是他妈给他拿妹妹换亲换来的。换来的时候她才六岁。要等长大到十三岁才能当媳妇儿。人们常说，女儿十三，跟她妈一般。五圪蛋真盼她快快长到十三。小白白最会哄颂人了，哄颂得五圪蛋和他妈把她当亲妹妹亲女儿看待。她还哄颂得五圪蛋一天价净背她，还驾马她。驾马她的时候，她的两条小圆腿就叉开，骑在他的肩肩上。白白九岁那年，五圪蛋的妹妹十四了。婆家要叫她完婚。她不跟，跟着个拉骆驼的跑到口外。为这，人家婆家就把白白给抢回去了。为这，他到过好几回口外。身上别着砍刀要砍那个拉骆驼的后生，要把妹妹拦回来去换他的白白。可他去了几回口外，都没找见他们。

五圪蛋又提着裤袋闹了一回，就坐下来剥玉茭棒叶子。剥得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他还把玉茭的胡穗也都揪绝下来。小时候他常好把这胡穗塞在鼻孔里装老汉，可这会儿……他摸摸自个儿的下巴和腮帮。

“用不着装了。用也用不着装了。快五十的人了。”五圪蛋说。

他觉见得这脱掉外皮没了胡穗的光光的玉茭棒很像个啥。想想。笑笑。摇摇头。就把玉茭棒都排排地码一垛。把棒子围在火堆外旁。他又仰起脑瓜。三星正了。

按定规的时间，这阵儿她该动身了。小婶婶她该动身了。五圪蛋想。

他朝村子方向瞭瞭，黑糊糊一片啥也瞭不出个啥。倒是沟那头的坡梁上，那个火点子更大了。

狗日的，保险也在等着谁。五圪蛋想。

五圪蛋圪蹴起来往旺挑挑火，把烤干的玉茭棒添上去。

“叭！”一个火星冲裆底蹦来，把他的那地方给烫了一下。

“狗日的会挑地方蹦呢。”他夹紧腿说。说完，把布裤子拉过来。

他真不想穿裤子，刚才地里头掰玉茭棒，叶子在肉皮上划来划去，痒痒得真他妈的舒服。小时候，一到暖和天他妈就不给他裤子穿。十

多岁还光屁股。他妈给白白穿裤子。他妈说:“女儿家。不穿不好看。”其实别家的女娃们也大都是不穿衣裳的赤牛儿。可白白不能，白白是当媳妇的，哪有当媳妇的不穿衣裳的。

其实啥也是个遗留。要是老先人遗留下谁也不穿衣裳,该有多好。要那样，死鬼羊娃就用不着为看个天日上了吊。五圪蛋想。

人要那个扭妖折怪。穿不穿谁还不知道个谁?五圪蛋想。

小婶婶要是不穿衣裳那该是个啥样?屁股大大的腰身洼洼的胸脯撅撅的。村里头除了柱柱家的，谁也没有小婶婶俊俏了。小婶婶真像我的白白。活脱了。一满是活脱了。五圪蛋想。

我的白白也该到了小婶婶这个年龄，保险也是小婶婶这种样子。屁股大大的，腰身洼洼的，胸脯撅撅的。五圪蛋想。

小婶婶几年了不见肚大。谁的过?五圪蛋想。

“日你妈。瞎想啥。人家肚大不大有你球的相干。管人家怨谁不怨谁。又不怨你。”五圪蛋说。

听得远处有了脚步声，五圪蛋赶快往上拉裤子，可他咋蹬也蹬不进去。后来才想起裤脚还被树绺枝儿系着。他赶快往开解。

五圪蛋刚来得及把裤子拉在腰上，来的人已经站在了火堆跟前。身后是一片大黑影。

“侄子你看你光膀子。凉着。”

“凉不着。有火呢。”

“侄子你瞅瞅瞅地瞅看啥呢?”

“不瞅看啥。”

“侄子。我咋看那也像是根裤带。”

五圪蛋的脸刷地发了烧。刚才火烤了那大一气没烤烧。让小婶婶一句话给说烧了。

“那儿。对对。就那儿。你看，我看得就像是条裤带。”

五圪蛋把裤带从围在火堆的玉茭叶里抽出来。那根布裤带好像根点着的艾绳，有一半儿已经烧没了。他赶紧把火头拿脚踩灭。可是这

条叫烧了半根的裤带尺寸不够了。他咋也系不住裤子了。

“婶婶明儿给你做条新的。红布的。”

“婶婶，咱们先装哇。都剥过的。能多装几根。”

“我早见了，侄子你真是个细相人。”

五圪蛋右手接过小婶婶从腰里掏出的口袋。圪蹴下来，腾出左手撑开袋口。口袋热乎乎的，有股好味道给扑上来。

五圪蛋觉出，婶婶往口袋里装一根玉茭，她的头发就划一下他的脸。比刚才在玉茭地里让玉茭叶划他的肉皮更叫他痒痒得舒服。

五圪蛋还觉出，婶婶只要往口袋里一装玉茭，那股好味道就给扑上来。

“婶婶。这口袋装过啥？恁香。”

“装过，那个，那个香瓜。”

“就是就是。就是股香瓜味。”

五圪蛋就说就狠狠地抽吸鼻子。想把好味道多往肚里吸吸。

“侄子，你掰得多了。装也装不下。”

“来。重装装看。”

“五圪蛋把玉茭棒都倒在地下，让小婶婶给撑住袋口。他装。装是多装了些，可还剩五根。

“婶婶。来也来了。说啥也甭剩。”

“该咋？”

“听说板女可会装呢。光两个裤腿就能装十斤山药蛋。”

“那走路该多不好走。”

“还听说她围腰就能别八根玉茭棒。还是大的。”

“要不试试……哎哟好拔。哎哟哟好拔。哎哟，哟。”

当小婶婶把那五根玉茭棒竖着别好在腰里。五圪蛋也用队上发给的捆人缆绳把裤腰缠住了。

“走。婶婶。我送你一截。”

“你不看田？”



五圪蛋就說就狠狠地啃棒子。
想把好味道多往肚里咽咽。

"反正得先顾婶婶。"

"你真是个好人。"

五圪蛋扛起玉茭口袋迎北走去。小婶婶在后头把火添好。跟上来。

迎北往出走三里地，有小婶婶家的自留地。地里种着有山药和玉茭。只要把这袋玉茭棒送到那儿藏盖好。第二天的白晌，就可以大明午朗地往家里扛。从自个儿的自留地往出背东西，谁也管不着。这是他们早就商量好的。

"侄子。快到了。咱们就这儿歇歇你就回哇。"

"干脆送到地头。"

"侄子你真是个好人。"

进了自留地，五圪蛋把口袋放下来。

"婶婶。明儿黑夜你干脆就甭出来了。我瞅空给往过送一趟，白天让老叔拿个口袋来背就行。"

"侄子你真是个好人。"

"后天和外后天我再到下等兵看的地里刨上两口袋山药蛋送过来。"

"侄子。你说我该咋谢候你？"

"用谢？"

"说的。"

"……婶婶我走呀。"

"急啥？缓缓。"

"不乏。乏倒是不乏。"

"火我给添好了。"

"火不火的倒寡。我是说我走呀。"

"可我还没谢候你呢。"

"用？"

"说的。人心都是肉长的。"

五圪蛋站着不动。五圪蛋嘴说走呀走呀，可就是站着不动。

白白。五圪蛋想。

“你过来。我探不着后腰的玉茭棒。”

白白。五圪蛋想。

“你来给婶婶探探。”

白白。五圪蛋想。

“婶婶求你还不行？”

五圪蛋顶不住了。朝小婶婶走过去。去帮小婶婶探腰后头的那根大玉茭棒。

天上的星星有白的有蓝的有红的有黄的，还有分不出是啥颜色的。星星们都高高在天上，从不管地下人们的闲事情。星星们有自个儿的事要做，还要永远不停地眨巴那啥也看不见的眼睛。

“婶婶。明儿半夜你还来行不？”

“你不是说明儿不让婶婶来？”

“我想让你来。”

“噢。这半个月婶婶就给你股着呢。”

第二天，温家窑有十多家的男人背着柳条筐，提着布口袋，喜盈盈笑眯眯地进自个儿的自留地去收割一些已经熟了的庄稼。没熟的，留着慢慢再收割。

秋天真是个好秋天。

贵举和他的白脖儿

贵举老汉把牲口赶上南梁，“呵！”喝一声，想让它们往远点散开去。牲口们嘴皮贴住地皮，顾吃草，没理他。“呵！”他又喝一声。牲口们还假装没听着，不理他。“反呀反呀。”他就说就拾些石头蛋，才把它们一个个都打跑了。

他不想看它们。多少年了，他这是头一回不想看它们。他看见它们心里就烦躁。

牲口们四散着都跑开了。他又拿眼睛追住挨个儿瞭望。可是不管他咋瞭，牲口里头也没有他的白脖儿。

“正整搓它呢。”他想。

“狗日的们正整搓它呢。”他想。

贵举老汉把头扭向村。

从南梁上看，村子很小，像摆着的几个拿脚给踩扁了的洋火盒儿。可他还是一眼就找见了当村的那一溜窑。那是他跟牲口们的家。

三年前，白脖儿就是在这儿生下来的。他想。他这么一想，就又想起白脖儿出生的时候了。

白脖儿先从母牛肚里蹬出一条黑腿腿。兽医站的人把那条黑腿腿又给装了回去。那人把手挤进母牛肚里弄弄，白脖儿的脑袋瓜就出来

了。后来整个身子就出来了。

“白脖圈儿。家伙是白脖儿。”人们都说。

白脖儿躺在干草上，身子粘乎乎的，一抖一抖的。

“冷得过。尔娃是冷得过。”贵举说。

贵举老汉就说就脱下自个儿的棉袄要给它盖。兽医站的人说你甭给盖，贵举老汉才没给盖。一会儿，母牛把头探过来，拿舌头舔白脖儿。这儿那儿的把白脖儿的身子都舔遍。白脖儿睁开了大眼睛，看看妈，看看人。又过一会儿，白脖儿的前腿先一跪，慢慢悠悠慢慢悠悠给站起来了。

“真是头好牲口。眨眼工夫就会站。人他妈的就是不如牲口。”贵举老汉说。

白脖儿又想往前迈步，可是，一迈腿，就给“嗵”地跪下了。跪下，它又站起来，还要迈步。“嗵”又给跪倒了。

“它这是拜四方呢。它这是拜天拜地拜爹娘呢。”有人说。

白脖儿真的是给跪倒四回。第五回往前迈腿的时候就能迈了，就不往倒跪了。就朝着贵举老汉走过来。好像早就认得他似的朝他给走过来。

“人他妈的就是不如牲口。人他妈的在娶媳妇的时候才拜天地呢。”贵举老汉说。

白脖儿生下第十二天，贵举老汉抱着它去找队长，跟队长说想给白脖儿过个十二晌。队长说娃娃才过十二晌。贵举说过去的老财就给牛犊过十二晌。队长说老财是老财，大队不过。

白脖儿到了满月，贵举老汉牵着它又找队长，说想让队上给白脖儿过个满月。怕让队长给碰了，他又说白脖儿是大队的，长大为大队受苦做营生。队长说你老也老了你老不机明了，这几年人还过不起满月，咋给牲口过。

贵举老汉说，你不给过我给过。贵举老汉自个儿跟公社灌回瓶酒，调了盆山药丝儿，叫了两个老光棍儿喝了一顿。他还买了个小的铜铃铛，用红布条给白脖儿挂在白脖子上。

白脖儿一走，铃铛就叮当响。白脖儿一蹦，铃铛就叮铃当啷响。白脖儿自个儿也觉得这好听，它就整天价蹦呀跳地撒欢儿尥蹶子。贵举的耳朵整天都能听到叮铃当啷叮铃当啷的那种好声音，比唱戏也好听的好声音。

“这阵儿正整搓它呢。”贵举老汉想。

“狗日的们这阵儿正整搓我的白脖儿呢。”贵举老汉想。

吃过早饭，磨磨蹭蹭地洗完锅，就该着去放牲口了。除了白脖儿，贵举老汉给别的牲口把拴在槽头的缰绳都解开。它们争抢着往圈外挤。破门框被撞得哐哐响，贵举老汉从里屋端出半笸箩黑豆和干草拌起的饲料，给白脖儿倒在槽里，拍拍它那平平的脑门子，也走了。把白脖儿独个儿留在圈里。

远远地瞭着贵举老汉和一伙牲口上了南梁，像一伙屎巴牛慢慢慢慢爬上梁。四个光棍儿就开始动手。

五圪蛋把白脖儿牵到院当中的碓臼跟前。白脖儿在碓臼里咕咕饮了一气水，又拿舌头绕着圈儿舔舔湿嘴唇，随后仰起脖子“哞呜——哞呜——”冲天叫了两声。叫完，白脖儿想扭转身瞭瞭人们今天是要叫自个儿驾着辕上矿拉炭呢，还是要叫自个儿跟着扛犁的人去耕地呢。这两样营生是顶费力气的了。要不，为啥平白无故给自个儿吃黑豆拌干草这样的好饭。它正要转身，这才觉出身子不能够转动了，腿也迈不开了。

白脖儿的尾巴叫愣二的两只大手给死死的揸住。两条后腿和两条前腿也让绳套给套住了。下等兵拉着后绳套，温宝拉着前绳套。五圪蛋两手牢牢地虎住它的两只角。

白脖儿还没闹机明人们这是要干啥，“扑通”一声，它就横着给朝一边儿倒在地下。

受了惊吓的白脖儿拼着命蹬腿，拼着命拿脊背扛地，想往起翻身，想往起站。可是都没用。越拼命绳套越紧，越想往起翻身越翻不起来。

看着白脖儿在地上扎挣，听着白脖儿的铃铛“当叮啷叮”地乱磕碰，四个光棍儿们哈哈哈哈地笑。他们觉得自个儿干得很不错。

躲在远处看红火的小娃们也都嘻嘻笑。笑得最尖最亮的是大狗和小狗。

从东面顺梁过来个后生，就走就唱：

葱白白脸脸花骨朵嘴
你是哥哥的个要命鬼

他走到贵举老汉跟前站住了。

“老汉老汉你看你的牲口啃树皮呢。”后生说。

“啃啃去。”贵举老汉说。

“啃了树皮树就活不了了。”后生说。

“活不了活不了去。”贵举老汉说。

南梁栽着好些些树，隔十步八步就是一棵。这些些树早八辈子就都死了。要不，贵举老汉也不敢到这儿放牲口。这些树是有一年从县里来的那几汽车人给栽的，可是一直都没长大。一直都是半人高，丫丫杈杈不像个东西。后来干脆就都死了。

那后生也早看出这都是死树，只不过是没话找话打算坐下来缓缓腿。他见老汉心不顺，就又迈开步子迎西走去，就走就唱：

牛犊犊下河喝水水
俺跟干妹妹亲嘴嘴

要是白脖儿就不会啃这些死树皮。白脖儿最知道掀起哪块石头就能寻着嫩草草。贵举老汉想。

白脖儿最有灵性了。贵举老汉想。

在牲口们白天要出地受的那些日子。贵举老汉日每日的夜里都要给它们添两回草料。第二回就是在后半夜了。别的牲口有的站着有的卧着，都在丢盹儿打瞌睡。只有白脖儿每回都能觉出是谁来了，仰起头拿它那好看的大眼睛看贵举老汉。好像在说，您看您忙的，您看您为我们忙的。

白脖儿把头探进别个的牲口的槽里，用嘴唇掀起干草吃人家的料豆。"呵！"贵举老汉喊喝它。白脖儿的耳朵动了动，可它又装着主人不是说它，还吃。"反呀！反呀！"贵举老汉又喝喊它，它这才赶快把头缩回来，还慢慢地扭转脑袋看贵举老汉。见主人在瞪它，它赶快就把头捩正。贵举老汉笑笑。又给它抓了几把料豆。白脖儿高兴了。可它并不急着去吃。它知道这要是吃完了，就再也不给了。它直摆脑袋，让铃铛叮叮响。还把头探过木槽，用厚嘴唇顶主人的手背。

贵举老汉想起那次。贵举老汉顶不能忘记的就是那次了。

那是个冬天。村子的近便地方已经再没啥草能够给牲口们充充饥，贵举老汉就把牲口们领进西沟。西沟有草。可他平素老也不想去那儿。除了再没别的法子，他是不去那儿的。他嫌那儿有鬼气。

在该往回返的时候他给犯病了。浑身一股劲儿打冷战。上牙下牙咯咯咯地磕碰着。他想这一定是给跟上鬼了。

他咬住牙爬上白脖儿的背，可他没有力量能够在白脖儿的背上爬稳当。没走两步就给摔下地。他知道自个儿不能够回家了，就扎挣着爬到一堵崖头下。他觉得冷得要命，想窝缩在那里避避风。可他没想到，他往那儿一缩，就给昏睡过去。

半夜，他迷迷糊糊听到一阵牛吼。睁开眼，是白脖儿颠颠地朝他给跑过来。白脖儿的身后跟着一帮举火把的人。

后来，贵举老汉听人们说，要不是白脖儿领着牲口们在村里又吼又叫，人们不会知道贵举老汉没回来。人们还说，要不是白脖儿领着人们找到西沟，贵举老汉他冻也会冻死在崖头下。

有回，下等兵套着白脖儿去送粪。黑晌回来，白脖儿的后腿就给

拐了一条。让下等兵打的。半夜，贵举老汉用酒给白脖儿揉搓拐腿，就揉搓就跟白脖儿说：“咱们是牲口，人家当人的叫咱们迎哪咱们就迎哪，叫咱们做啥咱们就做啥。要不就得吃苦头。”

白脖儿停下倒嚼，“哈唉——”地叹了口气。贵举老汉说：“这是命。命里定规好了就是这样。要不为啥转生的时候谁也不想转牲口。”白脖儿又“哈唉——”地叹了口气。贵举老汉的九个牲口里头就是白脖儿会叹气，常常“哈唉哈唉”地叹气。

“哈唉——”贵举老汉也长长地叹了口气。

“这阵儿，不知道狗日的咋整搓它呢。”贵举老汉想。

见白脖儿蹬踢乏了，停住扎挣，大口大口地喘气。温宝说：“能行了。”下等兵说：“还不行。”说着拿起根玉茭秆，照住白脖儿肚皮就是一阵乱捅。白脖儿想缓缓气缓不成，就又开始乱蹬踢。等着白脖儿又乏得动不了了。下等兵就又把玉茭秆给了温宝，温宝上去又是一阵捅打。温宝捅打完五圪蛋捅打，五圪蛋捅打完愣二捅打。就这么，白脖儿让四个光棍儿给折腾得到最后连半点儿力气也没有了。玉茭秆抽打上去也一动不动，只是从鼻孔噗噗地喷气。

下等兵让五圪蛋把白脖儿的四个蹄子再往牢给捆紧，又让在蹄子底下横着绑一根木杠。他叫愣二和温宝压住木杠的两头，叫五圪蛋使劲虎住白脖儿的角。他又招手叫看红火的小娃们。里头有几个胆大的过来了。他让他们一个挨一个都骑在白脖儿的腰上，压住它。

看着白脖儿连半点脾气也没有了，光棍儿们觉得很能耐，很本事。他们还觉得很开心，很解恨。

小狗骑在白脖儿的脖子上，大狗骑在白脖儿的肩肩那块地方。他们都嘻嘻笑，觉得很好玩儿。后来他俩又狠死地揪扯白脖儿脖子上的那根红布条，他们谋算住了那个铜铃铛。

白脖儿闭住眼。它想哭，可它没哭。它闹不机明自个儿做错了啥。让拉犁就死劲儿地拉犁，让耕地就死劲儿地耕地，让做啥就死劲地做

啥。可这些人们为啥还要这样狠心地整搓自个儿。为啥？它还闹不机明的是，自个儿的主人哪儿去了，为啥不来给做做主，不来把他们给打开？为啥？为啥？

贵举老汉从后腰抽出根艾绳。他脱下破毡帽，用指头从帽夹兜里夹出半盒洋火。他背过风把艾绳点着。平素，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也不管是有蚊子还是没蚊子，贵举老汉每当心烦的时候就要把艾绳点着。闻着艾烟的香味，心里就觉得好受些，就能把烦躁撇开些，就能想别的事。

“牛犊犊下河喝水水，俺和干妹妹亲嘴嘴。”贵举老汉又想起刚才那后生唱的要饭调。

我看是性得你。骟了你狗日的你就不性了。贵举老汉想。

这么一想，贵举老汉的心“咯噔”跳了一下。贵举老汉又想起他的白脖儿了。夜儿个，贵举老汉赶着牲口回家，会计把他们拦在村口。会计说：“人们都说这些时白脖儿不听话，还不给好好儿受。是性得过。”见贵举老汉没做声，会计又说：“人们都说，把它骟了它就不性了。就老实了。”贵举老汉说：“不煽行不？”会计说：“不行。谁叫它不听话，不给好好儿受。哪个敢不听话不给好好儿受，就骟。”贵举老汉说：“白脖儿这是懂得公母事了，要不跟外村问个母牛配配？”会计说：“队上养活它是为了叫它受苦，又不是叫它受瘾。明儿就骟。”贵举老汉说：“那我明儿把它牵公社兽医站。”会计说：“洋法子骟过的牲口都没劲。不经受，就用土法子。”贵举老汉说：“那，那白脖儿孩该有多疼。”会计说：“球。又不是骟你。你怕啥？”

一想到这儿。贵举老汉就来火儿。

“狗日的，这像个人说的话？简直简是牲口。”贵举老汉说。

“不骟你，你不疼。我疼。牲口。”贵举老汉说。

下等兵的破毡盔有个洞。他没往下脱帽子就从洞口伸进指头，探

到帽夹兜里，取出把剃头刀。他打开剃刀，先“嚓嚓，嚓嚓”在袄袖上鐾几下刃儿，后就“嚓儿嚓儿嚓儿”地刮他的下巴。

“你这个人。做的啥就做起啥了。”温宝说。

“我是试试快不。挺快的。”下等兵说。

下等兵跪下来，把剃刀咬在嘴里，腾出手把白脖儿的尾巴撩在一旁，压在自个儿圪膝下。把白脖儿裆底的那一大堆蛋囊拨在明处。

“都使劲。死劲压住！”下等兵冲人们喊。

愣二压着杠子的前头，温宝压着后头。五圪蛋两只手紧握住角，按着白脖儿的头。孩娃们见要动刀，都不敢回头看。

“压好！割呀！”下等兵又喊了一声。就喊就一刀抹上去，把白脖儿的蛋囊给拉开一道口子。立刻，就有血给嘟嘟冒出来。白脖儿疼得直抽动肉皮，身子一下一下往起掀，可一下一下掀不动。

白脖儿的裆底已经是血糊糊的一大片。

下等兵两手鲜红鲜红满是血，可他咋也弄不出囊皮里头的蛋丸。看着快出来了，又滑进去，看着快捏出来又缩进去。下等兵发了狠，蹲起身子用脚帮忙，一下一下地踩着往出挤压。

白脖儿疼得汗水顺住毛孔眼儿冒出来，全身一下子就湿透了，就像浇了雨。

“日你妈。鼓眼呢。”小狗说。

“快看。它的眼珠往出鼓呢。”小狗说。

“拍它。拍它的眼。”大狗说。

小狗听了大狗的。就“啪啪”地拍白脖儿的眼睛。

“甭拍！尔娃那是疼得才鼓眼睛蛋呢。”愣二说小狗。

小狗不敢拍了。

“日你妈。爷不给按了。”愣二说。

“日你妈，爷真可怜白脖儿。”愣二说。

“你可怜它，谁可怜你。”五圪蛋说愣二。

“你不按就甭吃牛蛋。”五圪蛋说愣二。

愣二这才不做声了。

“噗噗！狗日的。噗！这像个人说的话？噗！简直简是牲口。”贵举老汉就吹艾火头就骂会计。

“噗！不骗你你不疼，我疼。噗！牲口！”贵举老汉就吹艾火头就骂会计。

“牲口牲口牲口！”

贵举老汉把艾火头往地上狠狠一拧。蹭蹭蹭往梁下走去。走了一截又返回来，把那些吃不饱的牲口都拴在矮人人树上，这才又急急地朝村子赶去。

等他赶回到村，光棍儿们已经提着从白脖儿身上割下来的蛋丸走了。光棍儿们到了五圪蛋家。时长了没吃过荤腥，他们要拿这一斤重的蛋丸美美地打顿平花。

路上，有一溜血。这是从血淋淋的牛蛋上一滴一滴给滴下来的。那血在日头下，鲜红鲜红地闪亮儿。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只野狗匆匆忙忙地舔那血。

光棍们怕白脖儿冲起来拿角把他们都给一个个的挑了，没敢往开解它。只给它裆底的破口处，按了些草木灰。

躺在圈门外的白脖儿，浑身湿漉漉地冒着热气。它的贴在地下的那半个身子，全是泥。

听到了主人急急的脚步声和急急的呼唤声。白脖儿睁开了眼。当它看到自个儿的主人就在眼跟前，它努力地仰起头，“哞儿——”地长长地叫唤了一声。同时，热乎乎的泪蛋蛋渗和着血，从眼眶里滚淌下来。

白脖儿哭了。

见白脖儿哭了，贵举老汉也哭了。

白脖儿和贵举老汉都给哭了。


她叫唤了一声。
她仰起头，"咩儿"地长长
的主人就在跟前，它努力
开了眼。当它看到自个儿
急急的呼唤声，白胖儿睁
听了主人急急的脚步声和

灌黄鼠

一起晌，大人们就都到场面做营生去了。

大狗和小狗像偷人似的怕弄出声响，把一只空铁桶抬在肩肩上。小狗在前头，大狗在后头。为了不发出吱咛吱咛的响声，大狗把桶死死把住，不让它在抬棍上晃动。正要拐巷口还没拐的时候，有人给从另一头急急地劈面拐过来，差那么一点儿就要撞住小狗。一看，是他们的妈。

“做啥去？抬桶。”他们的妈说。

“抬水。给家。”大狗说。

“阳婆迎西出了。”他们的妈说。

“就是。我们就是去抬水。”小狗说。

“妈哄你姥姥一辈子了。”他们的妈说。

“用裤子。”他们的妈说。

“想灌黄鼠用裤子。放下。”他们的妈说。

没法子。他们只得把桶放下。

“还去不？”大狗说。

“还不知道。”小狗说。

“去哇去哇。学学用裤子灌。去哇去哇。”他们的妈说。

瞭着他们的妈提着水桶进了院。他俩返转身朝西沟走去。大狗拖拉着抬水棍走在前头，那棍子把土路给拉出一道痕线。小狗跟在他身后，专故意往断踩那线，在痕线上踩出一个又一个的光脚印。看上去，好像是用线串了一溜脚印似的。

大狗猛地站住了。

“不行。”大狗说。

小狗看大狗。

“咱们的裤子尽大窟窿。”大狗说。

“你等着。”大狗说。

大狗扔下小狗迎村跑去。

小狗圪蹴在当路，拿树枝在地上画人人。他先画出两个不穿衣裳的光身子，面迎天并排睡在地下。他直起腰盯着他们看了一气后，就给右边那人的胸脯画了两个圆圈，在每个圆圈的当中又涂出个圆点点。他又直起腰看看，摆晃着头笑了。

“这是妈。”他说。

接住，他给左边那人的腿裆添了一种东西。起先，他把那东西画得有些长，跟条棍子似的，后来他又给改短了些。

“这是爹。”他说。

他站起来看他们。他们也看他。他觉得他画得挺像回事儿，可又觉得不如他哥哥画得好。他哥会画男人压在女人身上。那是下等兵叔叔教的。他不会那样画。他只会画男人女人并排睡在一起。好像两个跟水里捞出来的死人摆在那里。

小狗正瞅看地上的爹和妈。大狗返回来了。肩肩上挎着一只空铁桶。

“这桶不是咱家的桶。”小狗说。

“这桶是谁家的桶？”小狗说。

“管谁家的不谁家的。”大狗说。

“这回顶事了。走哇。”大狗说。

大狗说完就头前走了。小狗听见挂在大狗脖子上的铜铃铛在叮铃叮铃地随着步子响。那铃铛是春天下等兵他们骟牛蛋，把白脖儿捆倒在地下，他俩乘机从白脖儿的脖子上解下来的，起先怕贵举爷爷给要走，他们把铃铛藏了。这两天才拿出来耍。一人轮着戴一天。

地里的庄稼被割倒后又都被搬运回场面。野地里到处是光秃秃的。远处的坡梁上，有个扶着犁的人在耕地。他的后头跟着一伙孩娃们。孩娃们都挎着篮篮筐筐拾山药蛋。那个人不知道是嫌牛走得快还是嫌牛走得慢。不住气地骂牛。

“哒哒！日你妈。”他就这样骂。

“咧咧！日你妈。”他还这样骂。

那些拾山药蛋的孩娃们的喊叫声，有时候就盖住了那人的骂牛声。

“那些孩娃们尽是谁们？”小狗说。

“尽不是咱们村的。那地也不是咱们村的地。”大狗说。

“他们说话咱们能听见。可我知道要去他们那儿的话，得走好长好长的时间才行。”小狗说。

“山地就是这样的。”大狗说。

“咱们骂他们来。”大狗说。

“来！骂来。要么甭了。人家们人多。”小狗说。

“怕啥。人多他也过不来。想过得绕好几里。”大狗说。

“人家拿土坷垃扔你。”小狗说。

“噢。要么甭了。”大狗说。

他们不瞭望远处坡梁上的那伙人了。他们又迎西走。小狗又听见大狗脖子上的铜铃铛在响，在随着走路的脚步“叮铃，叮铃”响。走了那么一阵后，大狗就开始回头看小狗，连住看了好几回。好像要看看小狗跟着没。其实小狗就在他屁股后头紧跟着。可他还要那么不住地回头看，后来大狗就干脆转过身，面朝小狗给倒着走，还眯着狗眼儿笑呀笑的。

“你咋就倒着走？”小狗说。

“你咋就净瞎笑？像个愣子。”小狗说。

“你猜我刚才给看见啥？”大狗说。

“在福牛叔叔家偷桶时我给看见啥？”大狗说。

“啥？”小狗说。

“你猜。”

“你说你看见啥？”小狗说。

“我让你猜。”大狗说。

“猜不着。”小狗说。

“你猜猜咱们妈跟福牛叔叔在做那个啥？”大狗说。

“做那个啥？”小狗说。

“你猜。让你猜。”大狗说。

“给福牛叔叔做饭。咱妈老去给福牛叔叔做饭。”小狗说。

“不对不对。”大狗说。

“不对是啥？”小狗说。

“不跟你……”大狗说着，“呼隆嗵”一声，给迎后摔倒了。让一块石头给绊了个面迎天，展展躺在地下。肩肩上的桶也给滚到一旁。小狗高兴得哈啊哈啊笑。

“日你妈。小狗娃。你看见石头不管爷。”大狗说。

“日死你妈小狗哇。”大狗说。

小狗高兴得还在哈啊哈啊笑。

大狗把铁桶捂在脸上，看看铁桶跌坏没，是不是漏了亮儿。看看，没漏亮儿。

“日你妈。”大狗又骂一声小狗。他没恼。他是笑着骂。就骂就揉搓屁股蛋。

一路上，他们碰到好多的黄鼠。有的从洞口探出半个身子瞭望他们，还随时做好缩进洞里的准备。有的在洞口外像兔子那样用后腿坐起来，把前爪爪搭拉在胸脯前，眼睛跟着他们，看看他们想要干啥。

有两个家伙在洞口外的平坦处要打架。你假装咬我我假装咬你，按过来滚过去。小狗拾起个土坷垃冲它们扔过去。打是没打住，可把俩家伙吓坏了。它们先是一怔，紧接住哧溜哧溜给钻进洞里。这些黄鼠们都吃得肥肥胖胖的，一个个都是肉滚滚的。

这正是灌黄鼠吃黄鼠的好节气。一年吃不上几顿肉的人们，看见它们就要往下流哈拉水。可温家窑的先人传下说，黄鼠能给带来好年景，黄鼠越多年景越好。谁灌黄鼠吃黄鼠，下辈子就得转黄鼠。有人馋得不行了，就偷着灌，还得偷着在野地吃。不敢拿回家，怕让人知道。更不敢让脸上的皱纹像耕过没耙过的山坡儿地，下巴的胡子像让羊啃过没啃净的坟头草的那个老汉知道。那老汉值钱的事给人办不了，可他专好管这种闲事情。温家窑的人们都怕他，就连成天拿手电棒儿晃人的会计也有点儿怕他。

大狗小狗没有进西沟里头，就在沟口停下来。

黄鼠这种东西都住在岸畔上干燥的田地里。沟里头崖壁又陡又高，不好住崖畔上闹水。

沟口外的坡岸上，到处都是黄鼠给挖出的洞口口，猛看，这些洞口都就像是马踩出的蹄印子，都斜斜地朝南偏着。黄鼠这家伙很狡猾，它根本就不嫌费劲，故意掏出好多不用的洞，想让敌人上当。它经常出进的洞口被身子磨得很光滑，可每个黄鼠都有三几处洞窟替换着住，好让敌人猜不出这阵子它到底在哪里。

大狗这家伙比黄鼠滑，不一会儿就灌出五只，都有半尺多长。他把它们用细麻绳儿拴连在一起。他很会拴。他先把每只黄鼠的脖子拴住，再把它的右膀也绕一圈儿，和脖子的绳套儿连住。他的绳套儿也绡得不松不紧正好好。勒勒不死它们，可跑又跑不了。最初它们很害怕，一动也不动一下。毛一干就不咋的怕了，想逃跑。可这五个家伙又不商量个准方向。你朝东他朝西，你拽我我扯你，五个家伙瞎用劲，谁也跑不了。

从西沟顺崖畔下来两个女娃。看样子和小狗差不多大小，也就是

个七八岁。她们是拾山药蛋的，胳膊都挎着柳条筐。她们是听到大狗小狗的呜狼呐喊声，就过来看红火了。

见有女娃们看，俩狗更来劲了，大狗从脖子上取下铜铃铛儿，在五个黄鼠的当头顶一阵猛摇。受了惊吓的黄鼠们又一齐逃命。里头有个劲儿大的家伙往身旁的一个窟窿洞里猛钻。别个的都让它给拉倒了。有的爪爪迎了天，有的脑袋跄了地。那只钻洞的家伙只钻进多半个身子就再也钻不进去了，把屁股和尾巴留在洞外。尾巴叭叭地左右甩打，后爪爪拼命蹬地。可是它让另四个给拖拉住了，再连半点也进不去了。

狗们和女娃们放声大笑。

要过好一阵后，那个穿鞋女娃说："人家灌黄鼠是为吃呢。你们是为耍呢。"大狗说："想吃呢？想吃就给拾柴禾去。"听了这话。俩女娃放下筐子就去拾干柴。

大狗让小狗拿桶下沟湾去掏胶泥。他找石头垒灶坑。

干柴抱回来了，灶坑也垒好了。小狗还没上来。他在沟底下喊说提不动。俩女娃赶快跳下沟去帮小狗。

桶提上来后，大狗已经拿绳子把五只黄鼠都勒死了。有一只的眼睛珠给突出来，嘴里流着血，血把胸脯的黄毛也都给弄黑了。这就是那只劲儿大的家伙。勒它的时候，它拿爪爪把大狗的手抓破了。大狗一用劲就把它勒得过狠了，成了这模样，把俩女娃吓得就拿手捂眼就往后退。

大狗把灶火点着，拿胶泥把黄鼠一个个都包裹住。五只黄鼠成了五个黄泥团团。大狗把黄泥团摆在灶坑里烧。等黄泥团变成白泥团，后来又有点发红，大狗就从灶坑里把它们拨出来。烧干了的胶泥壳挺硬的，石头敲上去梆梆响。他把它们一个个都敲裂，用树枝撬成两半。黄鼠的毛和皮都粘在胶泥壳壳上了，把白白的嫩肉露给人。还把香喷喷的好味素钻进人的鼻子里。大狗把干泥团都撬开，在每个上面都撒些盐面面。

怕烧手，大狗用干树枝挑起一丝白肉肉送进嘴里，就吹气就嚼就

说："真香真香。香香香香。"小狗没等大狗说完香香香香，就跟着吃开了。

俩女娃刚才还忙忙乱乱帮着做营生，可这阵儿倒不好意思动手。她俩退后一步并排站着，眼睛盯着地下的那些白壳壳。

"咋不吃？吃哇。"小狗说。

"吃哇吃哇。"大狗说。

俩女娃这才圪蹴过来。

吃完。大狗跟俩女娃说："咱们再灌来。"穿鞋女娃说："俺们不了。俺们拾山药去呀。俺们拾不上山药蛋回家要挨打。"大狗说："要不咱们灌上黄鼠都不吃。你们齐拿回家去顶山药蛋。"

"噢。"穿鞋女娃说。

"好噢！"光脚女娃说。

听女娃们说"噢"，大狗小狗都高兴了，又都来了劲头。抬起桶顺沟岸往上走。俩女娃挎着筐子跟在大狗小狗后头。他们沿路就走就查看，最后选中一处地方停下来。这里的那种马蹄印洞洞比先前那块地的更多。

大狗猫住腰看了几个窟窿洞，指着跟前的一个说："这个洞里保险刚刚钻进去一个黄鼠。"

"敢保？"穿鞋女娃说。

"敢保。"大狗说。

"要不是呢？"她说。

"要是呢？"他说。

"你说。"她说。

"打赌。"他说。

"赌啥？"她说。

"要是的话。我亲你一下嘴嘴。"他说。

"咦——要不是呢？"她说。

"要不是的话，话，话……那你亲我一下嘴嘴。"他说。

"咦——要不是我就咬你一口。"她说。

"咬嘴嘴。"他说。

"咦——咬耳朵。"她说。

"耳朵就耳朵。你们赌不？"大狗说。

"赌！"小狗说。

"噢。"光脚女娃说。

怕把黄鼠跑了，大狗在洞口守着。叫他们三个下沟去提水。不一会儿，三个人嘻呀哈地把水提上来了。

为了不把水倒在洞口外，大狗拿女娃拾山药蛋的小手锄把洞口给铲大，好像个油溜子，倒了有多半桶，洞口满了。他们四个头挨头地围一圈儿，瞅着洞口。有气泡儿不断地往上冒。水慢慢地从洞口往下流，流得快苫淹不住油溜底口了，大狗又给添了一股水在里面。过一会儿，有气泡连三赶四往上冒。大狗说快了，他们就都把手叉开，虎住洞口。又隔了那么一会儿，有东西从洞口顶上来了。一露头，大狗一把把它挟住，给拉出来。

"啊哈哈哈——"

小狗和俩女娃一齐哈哈笑。

大狗手里挟住的不是黄鼠，是个丑蛤蟆。它满身的泥糊糊水，四条细腿儿在空中蹬呀蹬地乱划。

大狗气灰了。胳膊往后一使劲，从头顶把丑蛤蟆扔得老远。

大狗和小狗输了，很主动的把脸伸给女娃们让咬。穿鞋女娃在大狗的耳朵上轻轻咬了一下。小狗可让光脚女娃给咬灰了。她没咬他的耳朵，她是捧住他的头，把他的右脸蛋给咬出两排白牙印子。大狗问小狗疼不。小狗揉搓着挨咬的脸，笑嘻嘻地说："不疼。就连半丁点儿也不疼。"

他们接住灌。

头一回给灌出两个。一大一小。小的顶多两寸长，比家里的耗子大不了多少。小狗要要，就把它装在袄兜兜里。

去打第四桶水的时候，大狗在洞口守了半天不见他们提上来。他喊他们。小狗上来说，俩女娃抬桶摔了一跌，把桶跌烂了，不能装水了。

“烂烂去。原本儿也是偷的。”大狗说。

“可咱们不能灌黄鼠了。”小狗说。

“能灌。拿裤子腿儿装水。”大狗说。

“俩女娃的裤腿儿没破洞。用她们的。”大狗说。

和俩女娃商量。起先她们不同意，她们说光屁股多羞得慌。后来小狗给想了个好法子俩女娃就同意了。俩女娃换上俩狗的裤子，把她们的没大窟窿的裤子替下来打水。大狗小狗不怕光屁股。他们吊着狗鸡鸡狗蛋蛋跑来跑去，也不觉羞得慌。

用裤子打水更红火。

大狗和穿鞋女娃提两条裤桶。小狗和光脚女娃提两条裤桶，裤桶漏水漏得快。他们就得来来回回快快地跑。

他们四个一会儿就像有狼在后头追着，没命地叫喊。一会儿又像让蝎子蛰着了，尖声地喊叫。整个的西沟，一满就是他们喉咙里头发出的怪声音。

逮住的黄鼠都在铁桶里圈着。

黄鼠只会跑窜，不会蹦跳，扔进桶里就甭想逃走。眼看得都就要没命了，可它们你压我我压你，都想把别人压在自个儿身底下才觉得高兴。里头有个肥壮的家伙老是在上面，还老是闻闻嗅嗅地追着闻嗅人家另一只黄鼠的屁股。

“它这是想撵对对呢。”穿鞋女娃说。

“嗯。”大狗说。

“啥叫撵对对？”小狗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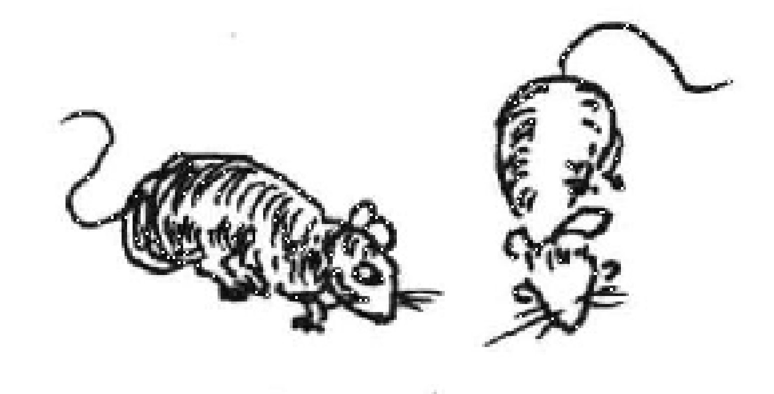
“就是撵羔子。”光脚女娃说。

“啥叫撵羔子？”小狗说。

“就是撵娃子。”光脚女娃说。

“啥叫撵娃子。”小狗说。

他们四个一会儿就像有狼在后头追着，没命地叫喊。一会儿又像让蝎子蜇着了，尖声地叫喊。整个儿的西洞，一满就是他们喉咙里头发出的怪声音。



“就是——”光脚女娃抬头看小狗。

小狗把脸扭一边儿。

“啊——你知道你知道。专故意儿瞎问呢你。羞不羞？羞不羞？”光脚女娃说。她说羞不羞的时候,还连连地用二拇指探着刮小狗的脸。

小狗不躲，嘴张得圆圆的，笑的样子，可没出声。

大狗从桶里捉出那只黄鼠说:“日你妈。爷先往死勒你。看你还撵不。”

俩女娃吓得哇哇叫着往远跑。小狗没跑。帮着大狗把那些黄鼠一只一只都给勒死了。统共是十一只。

“你那只哪？”大狗说。

“在呢。”小狗说。

“该不是捂死哇？”大狗说。

“没。”小狗说。

小狗就说就把手伸进袄兜里，可他又猛地一声尖叫把手抽出来。他的二拇指上吊着那只小黄鼠。它死死地咬住他的指头不松口。小狗就甩胳膊就妈呀妈呀地哭。可他越甩，小黄鼠咬得越紧。大狗打它它也不放开。

小狗疼得挣命似的哭喊，跳着高高跺脚，都没用。

光脚女娃猛地抱起小狗的手就是一口。

“咔嚓！”

小黄鼠的脑袋瓜子叫女娃给咬烂了。这下，它才掉在地下。

小狗一下不哭了。大狗和穿鞋女娃也都停下了刚才的那种慌乱，不做声了。

光脚女娃的这一下，把人们都给愣怔住了，把沟底的蛤蟆和树上的雀儿也都给吓得愣住了，不敢乱叫。

满西沟一下子静悄悄的。

“血！”

不知谁给喊了声“血”，人们才又开始吵嚷。

小狗的二拇指叫小黄鼠给咬破了，有血在叮叮地往下滴。

光脚女娃拉住小狗就跑。不一会儿返回来。她是拿先头烧黄鼠的草木灰，给小狗把血止住了。

“疼不？”大狗说。

“不疼。就连半丁点儿也不疼。”小狗说。

他们又开始了说笑，又开始了嬉闹。

俩女娃的裤子满都是泥。他们一齐到沟里的坝池那儿，去给女娃们洗裤子。洗好裤子就想起了日头。这才看见阳婆儿快落山了。这才知道该各回各家了。

“明儿还来不？”大狗说。

“行不？”小狗说。

“噢。”穿鞋女娃说。

“好噢。”光脚女娃说。

“你们把桶也抬回去哇。我们是偷的。不要了。再说，烂也烂了。”大狗说。

她俩迎西走了。

她俩怕弄脏裤脚，把裤脚挽在圪膝盖上头。露出四条小白腿腿。

她俩抬着铁桶，铁桶里头是黄鼠。

她俩挎着筐子，筐子里头是拾的山药蛋。

她俩就走就说话。说啥话，大狗小狗听不着。可他们看出她们在说话。

他们还看见红红的扁扁的大大的阳婆儿就在她俩的身旁。有时候在左旁，有时候在右旁，有时候又在她俩的正面。

后来，她俩往南拐了个弯儿。他们就看不见她俩了。

“叫梁给挡住了。要是不叫梁给挡住就还能够看见。”小狗说。

“可哇。”大狗说。

玉茭

别人家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是一个样子，没啥大的变化。可老柱柱家的这两年简直简红火翻了，一件事接一件事，尽事。

先就是老柱柱和二柱朋了锅。兄弟俩轮着个儿过东房睡。你半个月我半个月，我半个月你半个月，替换着来。东房的土炕上日每日黑夜不安生，高粱和玉茭的妈日每日黑夜不闲着。

再就是，他们把朋锅前攒下娶女人的钱拿出来，在房后头又捏了三孔新窑房。上门窗那天，按着祖辈传下的老则套，让村里每户来一个人，到他家放开裤带吃油炸糕。狗日的温宝自大狱回来没吃过这么好一顿饭，在那天险些险给吃死。要不是有人教给他喝尿，把肚里的东西吐出些，他早就没命了。给憋死。那尿是贵举老汉给端来的。当时人们说贵举老汉你快回牲口圈给端碗尿去，驴的也行马的也行但你的不行。男人的尿尿没尿臊味，不行。贵举老汉很发愁。那驴那马一下子哪会有尿就给尿出来？可人们说自个儿的尿是不行的。那该怎么办？正急着，他猛地给想起个人，就去找她。她说你出去。他说我又不是没见过你尿尿。她说那你也出去。他说我出我出，就出去了。一会儿她喊他你入哇，给你。他赶快端着尿送给温宝，救了他一条狗命。后来人们都知道那尿是谁的。就问温宝，那尿是不是比红糖水也好喝？

温宝说，去球你们的哇。

再有就是，柱柱家的大小子高粱走了工，到矿上当窑黑子去了。这又是件大好事。这太是件大好事了。要知道，只要走了工就不愁捞摸个女人。这件大好事全凭人家下乡干部老赵给办的。老赵让高粱妈领进西沟要了几回水后，就把这个大好事给办成了。老赵狗日的真是个好人人，真他妈的有天地良心。

柱柱家里头最后的这件大好事就是，他们花了三百块钱给玉茭配了个鬼妻。

玉茭二十七了，是柱柱的二小子。坐月子起名儿的时候，柱柱女人说大的叫高粱这个就叫黑豆哇，咱家有这两样，就不怕饿死。柱柱说叫玉茭哇，你看他的小鸡鸡撅撅的，多像个玉茭。这就给玉茭起了个玉茭。

玉茭的那管物件实在是粗壮。十五岁那年就能在上面吊得动犁铧。村里别的后生都不行。有的当人面试验有的背后试验，都不行。只有玉茭能挺得住。为这，下等兵输给他一顿不掺高粱面的衡莜面推窝窝。下等兵平素是个从来都占便宜，永也不会挨拐的人。可这次在玉茭跟前给输了眼。他骂玉茭说："狗日的。谁能想到狗日的真能挺得住。狗日的保准是驴肾太子转的。"听了他的骂，光棍们都笑。他们都知道驴肾太子。这是下等兵叨的古事里头的一个神人。武则天每夜跟一个男人睡完觉，第二日就把这个男人给杀了。嫌他不顶用。一连杀了成百上千的男人。玉皇大帝知道了这事，就派驴肾太子下来跟她睡，一睡她满意了，再没换人也再没杀人。下等兵的这种牲口古事太多了，日每日黑夜给光棍儿们叨古。听得光棍儿们坐也坐不稳，一个一个的在炕上尽揉屁股，好像有尿憋得慌似的那么揉来揉去地摇晃。

保险是那管物件的过。玉茭开心早不说，还过愈的跟人不一样。六岁那年，他老在半夜爹妈做那个啥的时候，给猛地一下往着划洋火，看他爹妈的好看。为这，他妈就不想搂他了，把他打发到西房，让他

跟叔叔和哥哥去睡。

七岁开始，他就常常到大队饲养房，还好跟贵举老汉去放牲口。到饲养房也好跟着去放牲口也好，他为得是看驴尿尿骡尿尿牛尿尿马尿尿。他看是看母的，不看公的。他看它们尿的时候把尾巴翘起来，就有尿从那块肉瘤的夹缝儿里哗哗地涌挤出来。尿完，那块肉瘤呼扇呼扇地呼扇几下后才慢慢合住，再慢慢地把尾巴放下来，苫盖住那块地方。不让玉茭看了，想看得等下回。玉茭真恨那些尾巴，要没那些尾巴该有多好，让那些肉瘤永就那样给他亮出来，让他看个够，那该有多好。

“贵举大爷贵举大爷，它们长尾巴干啥? ”玉茭问。贵举老汉说:“就像人穿裤子，为护羞。再就是，要是没有尾巴，蝇子们蚊子们都扒上去了，痒痒得哪能受得了。牲口们全凭拿尾巴抽打那些不要脸的蝇子蚊子。”玉茭说:“蝇子们蚊子们真不要逼脸。”

“热！”“热！”

每回看牲口尿完，玉茭都要“热、热”地热几声。贵举老汉闹不机明这孩子咋了，为啥动不动就热的热的。

长大了，玉茭看牲口们尿尿不解瘾了，他就想看女人们尿尿。看不成外旁人的，他就下心苦看他妈的。他瞅着他妈到了茅厕，又估摸着他妈解开裤子圪蹴下来，他就一下子撞进去。来个猛不防。起初，他妈以为正好跟儿子赶在一块儿想到茅厕。可老这样，他妈就机明了，知道灰小子是专故意的。可她又不好意思往明说，只得尽量躲避着他。他妈想去茅厕或是偷悄悄去，不让玉茭知道。或是瞅玉茭出街耍的时候再去。要不就是让玉茭到前头院看碾子有人用着没，把他打发开。

在地里受苦的时候，有哪个女人放下锄杖或是放下镰刀，放下手里的营生活儿离开人伙，玉茭就知道她这是要去干啥。他不敢像在自个儿家里那样跟着她，他就偷悄悄地拿眼瞅，瞅那女人是躲在哪条圪塄下，还是钻进了哪块庄稼地，等那女人返回来，再隔上那么一小会儿时间，他就也假装要尿尿，走出做营生的人伙，去寻找那女人尿过

的地方。每当他真的给找到的时候，他简直简就要高兴死了。他当下就弯住腰低着头，狠狠地抽吸鼻子，去闻那块让尿给洇湿润黑了的地方。每当每在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下等兵说过的一句牲口话:“没有粉条，豆腐也将就。没有板鸡，屁股也将就。”对于狗日的玉茭来说，看不上女人们尿尿，看看尿过的地方也将就。狗日的玉茭他实在是太好看女人尿过的地方了。太好闻女人的尿尿味儿了。太好了。

看着那女人压在地上的两个脚印子，玉茭就能想出那女人是把腿叉开些站在那里，先解开缠在腰上的红的或是蓝的布裤带，再把裤带搭挂在脖子上。尔后，手再一松，大裤裆就“呼隆嗵”滑落到膝盖那儿，把白屁股白大腿露出来。紧接住就要尿。要是狗日的玉茭不急着让她尿的话，要是他想让她就那么多站会儿好让他多看会儿的话，狗日的玉茭他就又想见出那女人又撩起主腰子或是布衫子，露出白肚皮，再用两手噌噌地挠。挠完前胸挠后背，挠完肚皮挠大腿，挠完外侧挠里侧，挠完前头挠后头。“噌、噌”。就这么挠。要是狗日的玉茭不想再看她们挠了，这才叫她们给圪蹴下来去尿。

看着渗过尿后的那处湿印子，狗日的玉茭还能想见出那女人刚才尿尿的架势。是撅着屁股让尿唰唰地尿在身后呢，还是圪蹴得很低让尿嗞嗞地朝前猛冲。这些，狗日的他都能想见得出来。

“热！”“热！”

每当每在这个时候，玉茭他就也要热热地热几声，热完，他就从裆里掏出自个儿的那管物件，他要在刚才那个女人尿过的地方把自个儿的尿也冲撒在上面。他最盼望的是女人们圪蹴着朝前冲着尿。他还品验出往往是年轻女人是这么种尿法。这种尿法就能冲出一个很深的尿尿窝儿。只要有这种尿尿窝儿，玉茭他就不放过。他先把中指头探进去捅，就像蛇蝎往洞里钻那样，让自个儿的中指头也慢慢地钻进去。再后来，他就解开裤子也圪蹴下来。他就憋足劲头把自个儿的尿一齐冲向那个尿窝儿。他要把这个尿窝儿冲得深深的，深深的。他狠把狠让自个儿也一头栽进那个深坑儿。那多好，那该多解瘾。

三日九，九日三。人们知道了玉茭好看女人尿尿的地方，好闻女人的尿尿味儿。每当每有女人离开大伙儿，就有人说他："去！跟她去！"也有的女人直接就喊他说："来！跟我来！"这时，玉茭的红色的脸就蠕蠕地给发了紫。

人们说，狗日的玉茭原来也懂得害羞。

玉茭最是个有贼心没贼胆的人了。要是有个女人真心地叫他，他也不敢跟着去。就是在黑夜里梦梦跟女人做那个啥的时候，他老梦见的压在身底下的女人不是别人，而是自个儿的妈。他不敢梦别的女人，就算是梦见了，也只是躲藏起来偷偷地跟着看人家。不敢就向梦见跟自个儿妈那样子，压在她身上做那个啥。

柱柱家的自留地和黑旦家的自留地挨着。那次玉茭在自留地起山药蛋，黑旦的儿子蛋娃和女人拾来也在拔豆子。玉茭一边起山药一边偷偷看拾来，看呀看，看见她站起往地头走，后来下到河湾看不见了，玉茭瞭瞭蛋娃，见他正埋头拔豆子，玉茭就也溜着往地头走。地头和河湾隔着道沟渠。河坝上有棵大柳树，在那儿正好看，看拾来。远是远了些，可他能看见拾来的白屁股让日头给照得明晃晃的。拾来不是尿尿，拾来是在做别的，拾来圪蹴在那儿老半天没往起站。后来他看见她欠起身，伸出胳膊探石头，探了探，没探住瞅中的那块。她不死心，就圪蹴着往前挪了两步，那赤露着白屁股圪蹴着走步的样子，玉茭觉得真好看，他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景象。正看得上劲，他觉出头发让人给一把揪擒住了。是蛋娃。蛋娃一用力，玉茭给滚跌到沟渠里。

"牲口！"蛋娃说。

玉茭窝缩在沟渠不敢起来，也不敢看蛋娃，只把脑瓜低着看跟前的地。

"你是个牲口！"蛋娃说。

"你是个吃草的牲口！"蛋娃说。

玉茭的眼睛看了一下蛋娃。但是只看了一下，就又低头看地，不做声。

“你说，你自个儿说你是个吃草的牲口。你说！说！”蛋娃说。

“我，我是个吃草的牲口。毛驴。灰毛驴！”玉茭说。

“谁是毛驴灰毛驴？”蛋娃说。

“我是。我是吃草的灰毛驴，野地的吃草的灰毛驴。”玉茭说。

“你吃！你给吃吃草。你吃。吃！”蛋娃说。

玉茭不敢反答，顺手拔了一撮草放进嘴，咯噌咯噌嚼。嚼得两嘴岔往出流绿水。

“咽！你咋光嚼不咽？”蛋娃说。

“咽！你咽！”蛋娃说。

玉茭挺伸脖子，狠死地把嘴里的绿草糊都咽进肚里。咽完，他又“啊啊啊”地张圆嘴，冲着蛋娃。他是让蛋娃看他咽了没。

“再吃，再吃！”蛋娃说。

“可涩呢。草是涩的。”玉茭说。

“再吃！你还摇头？你是不是想挨几石头？”蛋娃说。

“算了算了。”拾来说。拾来不知在啥时候过来了。

蛋娃这才算了，返回地里去拔黑豆。玉茭从沟渠爬起，咕咕漱漱口，冲地唾唾，返进地里起山药蛋。

有人说老柱柱：“该给玉茭娶女人了。”

“唉——”老柱柱摇头。

有人说柱柱家的：“快给玉茭娶女人哇。”

“唉——”柱柱家的摇头。

玉茭爹玉茭妈没法子。只是摇头和唉唉叹气。

玉茭实在是太想有个女人了。太想了。尤其是半夜他光着脚板偷偷扒在东房门口，听完里头他妈跟他爹或是跟他叔叔的那种响动后，他更是心痒难挠没抓没挖的。有回他返入到西房就把枕头骑在裆底瞎揉搓。

“热！”“热！”

他就热热地热，就揉搓。他爹让他给吵醒了，把头扭一边唉唉地叹气。玉茭他不管。你唉你的我热我的，直到有东西给涌撞出来。

玉茭的这种做法是下等兵教的，下等兵说这叫“跑马”。他说光棍儿要是不学会跑马的话，那就要得大蛋病，得了大蛋病腰就直不起了，慢慢地就成了废人了，就再也起不了阳了，男人起不了阳就不成为个男人了。光棍儿们怕不成为个男人就都照下等兵的办。果真果，光棍儿们没一个成了废人的，没一个起不了阳不成为男人的，都健健壮壮地活着，要是不想像羊娃那样到西沟上吊的话，都还死不了。

村人们说：“下等兵你日他妈的实在是光棍儿们的大救星。狗能连蛋鸡能匝蛋，光棍儿们也总得有个法子。下等兵你真是光棍儿们的大救星。”

尽管跟下等兵学会了跑马，可那仅仅是不得大蛋病。枕头不是女人。狗日的玉茭太想有个女人了。太想了。

山上的石头们，你们为啥不都变成女人？南梁的杨树们，你们为啥都不变成女人？沟底的蛤蟆们草滩的白羊们身上的虱子们，你们为啥不都变成女人？只要女人多了，就能娶得起了，就用不着骑枕头了。

枕头不是女人。狗日的玉茭太想有个女人了。狗日的女人。

自哥哥高粱当了矿工，隔十天半月的就有媒人找上门。只是因为他们家掏不起女方要的大价码，才都没有说成。可玉茭机明，这都是冲着哥哥来的，没一个是来给他说媒的。玉茭还知道哥哥迟早会娶个女人的。只要一娶过，女人就跟着哥哥上矿了。根本就没自个儿的份儿，根本就别指望能像叔叔那样，跟哥哥嫂嫂朋锅。

一个半后晌，高粱穿着矿上发的新圪铮铮的工作服回村了。玉茭知道他这是又要在第二日相对象呀。吃夜饭的时候，玉茭举起糊糊碗狠狠地砸在地下。那“叭”的一声响，把家里人都给吓愣了。都看他。

“爷知道！你们这是不管爷了！”说完，他就跳下地跑到西房给哭去了。高粱追过去说：“茭茭茭茭你甭哭，明儿哥哥不相了，这回

你相哇。哥不相了，哥明天就上矿。”玉茭这才不哭了。

第二日，高粱把新工作服留给玉茭，一大早就上矿去了。

狗日的玉茭把脸和脖子拿水擦洗了一遍又一遍，尔后就穿起哥哥的新工作服，坐在家里等人来相他。可他等了一前晌没人来。

女的听说在家等的这个不是当矿工的那个，不见他。人家要找挣钱的不找农民。

玉茭心痒难挠地白等了一上午，气灰了。听说女的在本村亲戚家还没走，他就在村外的大路上等。等到起了晌等住了。等他们走过去又走出一大截，他就冲他们狠狠地骂。

“爷日死你妈们的灰祖祖！”

“让大毛驴日烂你们的嗓子！”

“把那二两喂猫儿肉喂猫儿去哇！”

和女的相跟着的还有个男的，四十来岁。不知道是女的什么人。那男的丢下女的就朝玉茭走来。玉茭见这人脸上有股怒气，就怕了，拔腿向庄稼地跑去。

玉茭最是个门限大王。他只敢跟家里人闹，不敢跟外人闹。他跑出有半里地，见人家没跟上来，这才停下来喘气。

回到家，他把工作服脱下来，扔在妈怀里。

“爷要穿爷自个儿的工作服。”他说。

“爷也要当工人。”他说。

“听着没？爷也要走工。”他说。

他妈在炕上缝新盖窝，没理他。新崭新的粉色盖窝面，上头有大红花朵大绿孔雀，还有金黄金黄的向日葵一团一团地开放在学了大寨的梯田上，梯田上还有好几根电线拉在水库的大坝上。白洋布新里子散发出一股一股好闻的布味儿。这一切都使得玉茭很恼火儿。他知道这跟他没关系。这是给他哥哥高粱准备的。

“没有媳妇儿你缝也是白缝。”玉茭说。

“爷非给你拿火烧了不可。”玉茭说。


他妈在炕上縫
新蓋窩，
沒理他。

“你当那当工人好当？”他妈说。

“老赵在烂布袋窑下乡呢。”玉茭说。

“你再找他去。”玉茭说。

“老赵又不是你爹又不是你叔叔。”他妈说。

“不是我爹不是我叔叔可他为啥跟你睡觉？”玉茭说。

玉茭妈的脸刷地给红了。上牙咬着下嘴唇，说不出话。

“你当爷不知道？在西沟的杨树林。”玉茭说。

“不能叫他白睡。你不找我找去。叫他也给我找工作。”玉茭说。

“爷非找他不可。”玉茭说。

玉茭说完就摔门走了。他妈想追，可下地紧穿鞋工夫，他早跑得没影儿了。

玉茭真的到烂布袋窑找老赵去了，他也真的给一下子找见了。老赵正在村头的空场面那儿，手里攥着个报纸卷儿，给一群社员讲话。

老赵说：“要备战备荒为人民服务，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世界大战不是不打而是要打原子弹，原子弹别看就像鸡蛋大，一颗原子弹就能把咱们公社炸得啥也没有啥，但是不怕，我们有倒弹，倒弹能把原子弹给倒回去，倒到他苏修，倒到他美帝，我们人人都是英雄好汉。”

“快打哇。我好去当兵。当回兵就能像愣大那样，就有了工作。”玉茭想。

老赵的两片嘴唇巴儿巴儿还在说：“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把那儿的社员群众从水深火热之中救出来，让他们也过过我们这样的好生活。”

“台湾的社员群众真可怜。”玉茭想。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真可怜。”玉茭想。

老赵停住了讲说，朝玉茭这儿看。坐在那儿听讲说的社员们也都扭头朝玉茭看。玉茭有点发毛。要不是老赵认出他就是温家窑俏媳妇的儿子，就笑就招手就往过走的话，他差点儿就给转身跑了。

玉茭没敢跟老赵说别的，只是说我妈叫你去。

老赵就盼望着他说这句话。烂布袋窑的女人们都脏巴拉几邋里邋遢的，没一个进了老赵眼的。老赵早就想这个干干净净的女人了，想这个虽说四十二可看上去就像二十四的女人了。

老赵真是个好心眼儿的人。老赵知道柱柱家最缺的是钱。他见玉茭妈清粼粼的眼泪一串串给流下来，他也眼泪汪汪的快哭呀。

“你别哭，让我给想想。”老赵说，“对对对。就他哇。”

老赵“嚓”一声从小本本撕下一张纸，在上头写了些字。又摸出手戳哈哈气后，在纸上按了一阵。他说县砖瓦厂书记跟我一块儿打过日本埋过地雷，一找准行。他又说，让玉茭爹和叔叔他们也都去哇。还说临时工有临时工的好处，受的多挣的多，吃啥苦挣啥钱，三个人摽住劲儿受上半年六个月不愁扑闹不了个媳妇钱。

老柱柱一家人让老赵给感动得不知说啥好，也不知该给老赵吃啥好。

这事让会计眼红了，说三个好劳力都走了要影响大队的抓革命促生产。老赵说你扯逼，他们去县砖瓦厂是为了抓更大的革命促更大的生产，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会计没的说了，只好批准了他们的外出劳动假。

老柱柱父儿三个都走了，好心眼儿的老赵怕玉茭妈一个女人家独个儿害怕，他就日每日要从烂布袋窑过来跟她做伴儿。还在好几个的晌午把她约到西沟那个好地方，让她听听雀儿叫，吹吹清凉风，在暖暖的坝池里洗洗身子洗洗头发，再返入杨树林儿里躺躺，躺躺，再躺躺。你看那天多蓝，你看那云多白，你看那树多绿，你看你眼睛仁儿里又有天又有云又有树，还有我，还有，还……有，有……有……

离开村不到二十天光景，玉茭就从砖瓦厂回来了。因为狗日的他偷看人家女工尿尿，让给撵回来了。

砖瓦厂有好多的女工，足够二百。住在十个大工棚里。玉茭从没一下子见过这多的女人。这些女工都是个头有个头模样有模样，年龄

也都是十八九二十上下。把狗日的玉茭都看得傻了眼儿。他平素只恨女人太少，可这下看也看不过来。

女工们跟他爹和叔叔一样，都是打土坯的。玉茭年轻力壮，让他背砖。背砖的没女工。他背砖时老往打土坯的大平场那儿瞭望。砖窑和大平场离得老远，可他能从身影就看出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

大食堂打饭的时候，玉茭挪挪对对总要排在女工后头。要是哪个女工插他的行儿，他假装不情愿的样子，可心里却真高兴。一见又有女工来了，他就往后退让，使自个儿的前头有点空地方，好让过来的女工挤进来，如比那个女工没注意到，他就"啃啃"地干咳几声。为得是让那女工看见这儿有个缝儿，可以把你夹进来。

到了买饭口，人们都乱挤。玉茭就趁机拿自己的胳膊去和女工的那些胳膊们磨擦。在村里他连做梦也梦不见会有这种好事。再说，村里的女人们都把胳膊裹在袖筒里，严严实实的，就像她们有多金贵似的。这儿的女工不这样，都把袖子撸起到肘弯上头。有的干脆就穿着半袖衫。偶尔那女工一抬胳膊，玉茭还能看见胳肢窝的黑毛。这黑毛能使狗日的玉茭想到她别的地方。想到下等兵说的那处"毛毛草草一道沟，一年四季水常流，一个和尚来洗澡，碰得脑浆满沟流"的地方。

玉茭瞅住机会还故意挤撞她们的胸脯。女工的胸脯都有两堆绵绵软软的肉。堆大堆小不等，都有。下等兵说那两堆肉是两个凉粉砣儿，可玉茭觉得那两堆肉是两个坟，他真想就把自个儿埋在那坟堆里。憋死就憋死。不冤。

五六天过去后，他的胆子大了些。那回趁拥挤，就把自个儿的裆挨住女工的后头，使劲顶。女工让他顶得难受，回头问他啥东西硬邦邦的。他说："是，是手电棒儿。"那女工说："叫群专没收你的。"从那以后，他不敢拿裆顶人了。可他又学会了新的做法。把鼻子凑在女工头发跟前闻。不管是汗味儿香皂味儿脑油味儿，他都觉得好闻。他就一股劲儿往鼻子里吸。有次前头猛一下都往后拥来，他的鼻头让一个女工的后脑瓜给碰了。疼得他"噢"地叫了一声。他以为流血了。

摸摸。没有。可是，生疼生疼的，早有眼泪给流下来。他打好饭往出挤的时候，故意撞在一个女工的怀里。他有准备，端菜的碗稳稳当当还在手里，只把玉茭面窝头掉在地下。那女工不住口的给他说好话，还掏出饭票要赔他。他推来推去地不要。他把窝头拾起，剥剥皮都吃了。剥得不太干净，嚼在嘴里沙沙渗渗的。可他不在乎，他觉得值得。他和那女工推推让让的当中，把她的手背手腕握了又握。值得。除了在梦梦当中动过自个儿妈，他这是头一遭实实在在动了一个女人，一个年轻姑娘家。他想她准定是个姑娘家。下等兵说，女人走路时两腿夹得紧紧的，就是姑娘家。腿有些叉开的，就是媳妇，这个女工就是那种夹着腿走路的人。

狗日的玉茭很清楚的记得他们出来的第十五天的事。白天厂子给人们发工资，他们总共是七十快。他爹高兴地说："咱们说啥也该贺贺，晚饭一人吃上一个两毛的菜哇。每人每再多买个馒头。"吃完饭，天黑了。玉茭跟爹说肚尽憋的，出去转会儿。他就出了男工棚，偷偷绕到女工棚那儿，躲在土坯垛后头看。窗口很高，看不见里头的人，只能看见横三顺四的铁绳上晾着的小玩意儿衣裳。他猜出那小玩意儿衣裳都是直接能挨住女工们的肉皮。他很想让自己变成这些小衣裳，那该有多好。他还很想让自己变成围着电灯泡飞来绕去的蛾儿。不。不变蛾儿。蛾儿笨。要变就变蝇子，飞进工棚去。在这件小衣裳上落落，再在那件小衣裳上落落，伸出毛舌头"忽溜忽溜"舔舔，吸吸那上面的水儿。那准定是很香很甜很好闻的。

女工棚里传出嘻嘻嘻哈哈哈的笑声。笑声里头有个又尖又亮又急的嗓音。玉茭猜想那准定是有几个女娃在圪肢另一个女娃，逼着她说出尽和心上的哥哥做过啥，他摸过你这儿和那儿吗？被圪肢的女娃不给好好说。她们就圪肢她的脖子圪肢她的腰窝儿，还圪肢她的大腿根儿。玉茭还猜想出这时她们都是只穿着小衣裳，挨圪肢的那个女娃滚躺在地铺上，面迎天招架光胳膊，蹬踢光腿腿。狗日的玉茭他也想加入进她们戏闹的伙子里。要那样的话，他就不仅仅只是圪肢圪肢就算

完。他还要把她的小玩意衣裳给剥光。她急了。向他告草求饶说:“玉茭哥哥玉茭哥哥。耍是耍笑是笑，不能按倒真格儿闹。”听她这么说，别的女工娃们都笑了。

玉茭也跟着笑了。

“嘿嘿。”狗日的玉茭笑了这么两声后，才发觉自个儿并没加入进里头戏闹的人伙里，才知道自个儿只是像个贼似的藏在土坯垛后头偷听。而刚才的那一幕也是自个儿在脑子里思谋出来的。

女工棚里又传出哗哗啦啦洗涮的声音。他正想细细地猜想猜想这是在洗啥的时候，一个女工倒退着用背顶开门帘，端着盆水出来了。她“哗——”地把水扬在门口。跟着一股风，就有水珠飘洒过来。玉茭觉得这味道实在是不错。里头有股女人味儿。这时候，他想起了另种味道。狗日的他给想起了女人的尿尿味儿。时长了没闻到那种味道，他真想那种味道。

玉茭注意过，砖瓦厂的女工们都他妈的不在外边尿，都他妈的要到那个叫做厕所的地方去变戏法儿。这个，玉茭早就注意到了。玉茭为自个儿没理由走近女厕所而发愁。他太恨那个叫做女厕所的地方了。他还恨它为啥不和男厕所连住。非要东墙一个西墙一个，相距有半里地。

后来，狗日的玉茭终于有了好法子了。

那个早晨，没有开窖的砖窑。他和几个后生跳出厂围墙，去地里偷萝卜吃。返回时他们绕着围墙走，打算从厂门进去。为得是就走就把萝卜吃掉。走着走着，玉茭才看见才知道：厕所的粪坑原来是在围墙外。狗日的一眼就认出这是女厕所。

粪坑下，有水水顺着凹糟糟从里头给流出来。他还听到有女人说话的声音。

他又专门注意了一下，有台阶能够通到坑底。坑底的当中还有块大石头平凸出来，那准是掏粪的人为方便，放置在那里的。

和他相跟着的后生都嫌味道不好，都快快地走了过去。他不急，

就走就看，但也没敢停下来。临离开时，他把手里的半根萝卜狠狠扔在坑里。“轰”一下，成百的臭蜜蜂成千的大苍蝇给惊起，乱飞乱扑。

他激灵了一下。狗日的他给想起了个好主意。

那以后，他好几天都在盘算着这件事。终于在有一天的半前晌，他给偷偷地下到了那粪坑底，把想看的东西给看到了。梦梦里他妈的那是想出来的,有点像驴的有点像羊的。可这是真人的。他给看到了。是人的。他给看着了。狗日的玉茭他给看着了。

头一次，他看了一个就慌慌地上了便坑逃走了，心说再不了。第二天他等住三个，又说再不了。

不了不了又一回。

不了不了又一回。

可那天，他蹲在坑底的石头上刚把腰弯下来，就听得“打！”一声喊叫。接着从墙头跳出几个人,跳出几个穿着退了色的绿军装的人。他们是厂部群众专政委员会的。

狗日的玉茭让他们给五花大绑捆到了群专办。要不是厂书记出面说这是老革命的外甥，那他就遭殃了，在厂公开游斗后还要把他送到大狱，也让他过过温宝说的那种好日子。他只是在往群专办拉拽的当中，被乱打了一顿。

他让撵回村。

他爹和叔叔还留在厂里。为了多挣几个，他们都不打土坯了，都要求改换成了背砖。

玉茭回到家，他说把腰扭了。他说在背砖时摔倒扭的，脸上的黑青是碰的，胳膊上的黑青是让砖砸的。他说缓两天还去。他妈信以为是真的，日每日给他做好的吃。给他下挂面跌鸡蛋，给他吃梨罐头苹果罐头，这些好东西都是下乡干部老赵给他妈的。老赵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也不是那种小里小气的人。他每次来和玉茭妈做伴时，都要带好吃的来。玉茭妈不舍得吃，都攒了下来。玉茭才不管这是哪来的，

吃完喝完就钻入西房睡大觉。他妈更信真他这就是病了，叫来赤脚医生给他看。赤脚医生让他妈给他把脊背拿水擦洗干净，就给他的宽脊背贴了三张伤湿止痛膏。他唏唏地吸冷气，假装很疼。他妈说，俺孩忍忍。赤脚医生还给他留了两种药片，让他每天三顿每顿各样喝两颗，饭后用温水送下。他嫌苦，每次等他妈一转身，就把药片扔进炉灶的嗓窝儿里，给炉灶治病去了。

过了那么几天，他开始出街。

光棍儿们拄着锄，在当村围了一圈儿。等到队长在井台上呼喊“社员们啊——出地哇——南梁畔拉胡麻——”他们就跟着去地里受。玉茭窝着腰凑过去，跟光棍儿们说他背砖时怎样怎样就把腰给扭了，这两天在家养工伤，日每日有一块钱补助。他这么一说，眼红得楞二不住口说：“我日死你妈。我日死你妈”。

玉茭说着说着就忘了先头说啥了，就把窝缩的腰给伸直起来，吹开了牛。他说他在县城里加入了杀人放火团，还干闹女人的事。他说县群专正抓他，他这是回来躲躲。后来干脆承认说扭着腰是假的。丑帮照他的脊背猛不防拍了一巴掌，果真果不见他有疼样子。

他又添油加醋地把在厕所瞭女人的事给说出来，光棍们听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就信了一大半儿。

“走！咱们这就到路上拦截女人去。”听他这么说，有的摇头有的不摇头，可都不做声。他看楞二，楞二赶快把头低下看地。他骂他们脓包：“你们不去我去。看我敢不敢。”说完他就朝村外走。

狗日的玉茭真的给躲藏在庄稼地等女人。狗日的也挺有心眼儿，他是在过了一个村才钻入进庄稼地里的。他真的给等住了。可他并不敢真的就把人家给按倒。他只是从地里钻出来，在地塄畔狠死地跺脚，还大声喊：“站住！你给爷站住！”那女人吓得扔下手里的包包就跑。玉茭见那女人急急地逃命的样子很失笑，觉得很有意思。

半后晌，远远地又来了一个。他觉得光喊喊没多大劲头。他就把裤子脱掉，光着屁股，等那女人过来了，他就猛地跳出来，站在当道，

八叉开两腿喊："看！"

那女人转身就跑，哇哇叫着。

他也不追，藏起来再等。

天越来越黑了。约莫等不住了，他才穿上裤子返回村。吃完夜饭，他去了下等兵家。光棍儿们晚上没的做，日每日都聚在这里瞎红火。玉茭跟他们吹牛说，在后晌又闹了两个。这次光棍儿们都不信。他说："不信跟我去看。那女人的包包还在路边的草窝窝里。"愣二和福牛都说要跟他去看，他就领他们去了。那儿早有了人。是公社群专的，打着手电棒儿在地上晃来晃去地扫荡。里头有个人提着后晌那女人丢下的包包。他们三个人站住了，不敢往前走。

群专喊他们，问干什么的。狗日的玉茭吓得不敢吱声。福牛远远回话说是看田的。群专就不再问他们，可不让到跟前，让他们快走开。他们原本儿也不想往前走了，返过身就忙忙地回了村。

狗日的玉茭这下可出了名。

"你先别奓。明儿公社群专就来群专你。"下等兵说。

"不怕球。"玉茭说。

"甭你嘴硬。捆你狗日的一绳你就舒服了。"五圪蛋说。

"怕也不怕。"玉茭说。

玉茭嘴上说不怕，可他心里头怕。当着人面说不怕，可他背后觉出怕。他想起在砖瓦厂让捆的那一绳，让揍的那一顿。他不禁出了一身虚汗。他就又钻在家里不出门了，更别说再敢到路上去吓唬女人。

狗日的玉茭这回可真给吓坏了。他知道这回再让抓住就非得坐班房不可。

他躺在炕上一合眼，就看见群专的穿着退了色的绿军装进来了，就看见群专的扎着腰带提着缆绳进来了。街门外一有人说话，他就侧起耳朵听。听听是不是问路，问玉茭家可是在这个门？

过了那么三几天。不见有啥动静，玉茭这才把心放下来些。又过了那么四五天，仍没有人来抓他，他就完完全全不把这件事往心上放

了。他就又腾出心思来想女人，挨着个儿想他的那一伙子女人。

他想起了在砖瓦厂大食堂被他撞了怀的那个女娃。他猜想在厕所看过的准有那个女娃。可那该是第几个呢？他一个一个想过后，就把她定在了第四个的身上。第四个他看得最清楚了，他对第四个的印象最好了。笑嘻嘻的。被撞了怀的那个就是那么笑嘻嘻的。不对不对。这第四个该是女工棚里被众人按住圪肢的那个，那个光洁的胳膊在空中乱挥动，光洁的腿腿在空中乱蹬踢的女工。那个说“耍是耍，笑是笑，不能按倒真格儿闹”的女工。

他又想起了在路上被拦过的那两个女人，可他想来想去咋也想不起她俩长得是啥模样，好像连多大年龄也想不起。他只知道她俩都是女人，都吓得哇哇叫着逃命去了。他还知道她们都长着他在厕所看到的那种东西，那种下等兵叫做是二两喂猫儿肉的东西。

他还想起了金兰想起了银兰，想起了不给往开解裤带的温孩女人，想起了圪蹴着走向石头蛋露着白屁股的蛋娃女人拾来。

不管想到谁，最后总得要跟她们做做那个啥。他就按下等兵教给光棍儿们的办法，把枕头夹在裆里滚呀滚的瞎揉搓。可他瞎揉搓的最终，总觉得压在身底下的女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妈。尤其是当他“热！热！”的时候，身底下的枕头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光身子的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旁人。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妈。

连住三黑夜了，玉茭都要骑着枕头想女人。夜夜不脱空。可是，每次折腾完，他都觉得没劲道。枕头总归是枕头，不是女人。手总归是手，不是喂猫儿肉。

狗日的他实在是想试试真的。见也见过了，就差试试了。他实在是想尝尝喂猫儿肉究竟是咋地的一种味道。见也见过了，就差尝尝了。

下等兵说他在傅作义部队当伙头军那年头，只要有钱就能闹真的，能去逛窑子。可现在没有这种好地方。有钱也没个花处。他身上就装着有七块钱。哥哥高粱给过五块，另两块是在砖瓦厂从饭钱里省出的。要在下等兵说的那年头，这七块钱就能逛七回窑子。那该有多

好，那该有多荣华。

三寡妇就在大同的三道营房巷的窑门里待过，可三寡妇得黄病死了。她要是活着的话，或许能拿这七块钱去碰回运气，可她死了。还听说老黑女从不把自个儿的喂猫儿肉当回事，谁想尝尝就来尝尝，还不跟人要钱。可是老黑女也让火给烧死了。

村上的活女人谁还会是三寡妇那种人呢？谁还会有老黑女那么好的心肠呢？他想了想，一个也想不出。

唉！有钱也没个花处。

没个花的地方。省下哇。

省下钱喝酒哇。

这时，狗日的玉茭猛猛地给想起下等兵说过的一句话："想闹你闹狗，省下钱喝酒。"

想闹你闹狗。

想闹你闹狗。

嗨呀呀！为啥早不想起这？

想闹你闹狗。

他为自个儿给想到这而感到高兴。他一下子来了精神。温家窑的人穷，不怕人偷。温家窑的人穷，养活不起狗。村里没狗，可村里有别的。

村里没狗，可村里有别的。

他当下就朝饲养房走去。怕他妈听着门响问去哪，他没走门。他慢慢开开耳窗，悄悄出了院。把耳窗轻轻拉住，爬上西墙。

饲养房的门牙开着，有道灯光给打出来，像把刀，把黑黑的院给一劈两半。

他推开门。贵举老汉把头凑在煤油灯下正捉虱子。锅台放着根点着的艾绳。屋里一满是那种艾烟的香味道。

"贵举大爷您还没睡？"玉茭说。

"是玉茭。深更半夜的。"贵举老汉说。

"我到赤脚医生那儿要了点药。路过见您灯着着。"

"老了。觉少。"

"我可能睡呢。我睡觉比吃油炸糕也香。"

"我年轻时候也是。东家媳妇就老说我。"

"贵举大爷贵举大爷。我差点儿忘跟您说，刚才我听赤脚医生说，她病了。"

"谁？"

"有谁。您东家媳妇。"

"你胡说去哇。"

"我要哄您是鸡巴毛。"

见贵举老汉好像有点坐不住，玉茭心里头嘻嘻笑。贵举老汉把主腰子穿上，扣住，拿起艾绳吹吹火头，又放在锅台上。

玉茭说了声是不是也有虱子了，就脱下裤子，露出光屁股。他把裤裆翻出来，就住灯苗儿寻虱子。见了光和着了凉的虱子都钻进了补丁缝儿里藏起来，让玉茭找也找不见。

"你坐会儿。家净热的。我出去凉凉。"贵举老汉说完就走了，把玉茭独个儿留在屋里。

他老狗日的信真了，他老狗日的去她那儿了。他一时半时回不来了，玉茭就这么想就下地把门推严。

他拉开中墙的门。里边有驴有马还有牛。那驴那马那牛，都长着有他急着想要的东西。狗日的好东西。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可玉茭觉得好像是就那么一小会儿，贵举老汉推门，他忙忙从中门出来，把裤子蹬在腿上。

贵举老汉说，你小狗日的哄人。玉茭说，可能我是听错了。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他走的一拐一拐的。他的腿让驴蹄给碰了一下。但是没断。他还能从墙头跳进院，还能从耳窗爬进家。

他脱下裤子划着洋火看，挨碰的那块地方膀肿起来。他从背上撕下两片止痛膏儿。这是后晌他妈硬给他贴上去的，药劲儿还很大。往

下撕扯时候，他觉出背上的汁毛圪嘣圪嘣被揪断了。当时他不想贴，可这阵儿有了用处。他把撕下的药膏儿又往腿疼的地方贴，贴不住，硬贴，还是贴不住，只好不贴了。

这夜，他没睡踏实。

起先，他很后悔事先没想得周到。该着拿条绳把驴的后腿捆绑住才对。这样，它又不能尥蹶子又不能往起站。可刚才白费了半天劲。没闹成不说，还差点儿让把腿踢断。下次去就带根绳子。后来，他一会儿听见牛铃在叮叮响，一会儿听见骡子在打喷鼻。他一会儿又听见马蹄在跺地，一会儿又好像听见有门在响。再后来他又听见有种声音，是他非常熟悉的那种声音，让他心痒难挠的那种熟悉的声音。

他睁开眼，天麻亮了。家里头也能看得见墙上刷的红胶泥炕围，地上也能看见那一溜白的高泥瓮。白泥瓮像几个光溜着身子的女人，给他挨着个儿站在那里。

他又听到了那种响声。

他侧楞起耳朵，听出那响声是从东房传来的。

莫非是爹或是叔叔在半夜给回来了?

他光溜着身子悄悄到了堂屋，扒在东房的门缝儿朝里看。只能看得见锅台，看不见炕。

他最最熟悉的那种声音听得更真切了。

他又轻轻地大跨着步绕出堂屋，扒在东房的西耳窗往里瞭望。窗上的麻纸有个窟窿眼儿，正好能瞭见炕。当炕，对角斜着两个光身子，摞压在一起。玉茭不由地把身子往起直直，把拳头往紧攥攥。他定了定神后，又把右眼对住窗窟窿眼儿。

他看见他的妈上牙咬着下嘴唇，光腿腿绷得直直的，两个胳膊肘支住炕，托着身上的那个白泥瓮似的东西。那个东西像正在配种的老丁羊，直颠揉他的大屁股。

他认准那白东西不是他爹也不是他的叔叔。他们没有那么白，也没有那么圆胖。

他转身大踏着步子进了堂房。定定神后，一下子把东房门给撞开。站在当地。

他看见，骑压在他妈身上的白东西是下乡干部老赵。

他看见，他妈被下乡干部老赵给骑压着。

老赵先是一愣，随着就急急地跪倒在一旁，连连地给玉茭磕头。

“好兄弟好兄弟好兄弟好……”老赵就磕头就不住口地说好兄弟。

玉茭痴痴地站在当地，不做声。

玉茭妈很快速地卷住老赵的衣裳，给他扔在身上：“还不快走？”

老赵这才醒转过来，这才停下磕头，停下说好兄弟，抱着衣裳跑了。

玉茭仍是痴痴地站在那里。

玉茭妈拉过盖窝要往光身子上遮苫。但是，迟了。

她迟了。

玉茭一把把她揪住，拉过，按倒。身子一横，压在她上面。

玉茭妈只“噢”地吟唤了那么一声后，她就再没出声。她没翻恼也没喊叫也没求饶，只是用上牙紧紧咬着下嘴唇。任玉茭把那坚硬的物件凉凉地插入进自个儿的裆里。任玉茭把粗壮的胳膊紧紧箍住自个儿的两肩，任玉茭发了疯似的在自个儿身上跃动。她没翻恼没喊叫没求饶，只是把眼睛紧紧闭住，上牙咬着下嘴唇。

玉茭也是紧闭着眼，把压在身底下的人当成一个又一个别的女人。当他“热！热！”地一遍又一遍哀叫过后，玉茭才机明过来，才闹机明他身底下的人到底是个谁。是个谁。是个，谁。

他噌地扒起，跪坐在一旁。裆里那个物件在一下一下弹跳，起先还是气势汹汹，后来就一动一动地疲软下来。

玉茭妈瘫在那里不动弹。

玉茭愣了一大阵才想起说话。

“妈，爷不是闹你。”他说。

“妈呀妈，爷不是闹你。爷真的不是。”他说。

“爷不是，妈。爷不是，妈。”他说。

他妈仍旧瘫在那里不动弹。

“妈！妈呀妈！噢啊——”

玉茭哭了。他弯倒腰扒在炕上哭了。

“出去哇。”玉茭妈说。

“你出去哇。”她说。

玉茭这才下地出去了。

白天，玉茭躺在西房整日价没挪窝儿。他没吃饭没喝水，可他也没觉出饥也没觉出渴。

天黑下来的时候，他才想起一整天没见到他妈，没见到他妈像以往那样过来问他好些了没，吃药了没。没见他妈像以往那样过来，问他俺孩想吃啥妈给俺孩做。他扒起身过到东房。

屋里黑乎乎的。炕上有个黑影子。他冲黑影子喊了两声妈，没听见应答。他伸出手推，这才知道黑影子不是他妈。是盖窝。是早起的盖窝还没往起叠。

他慌忙到锅台脖摸住洋火。划着一看，他的妈没在屋里。

他妈呀一声哭了。哭着跑出街。他先想起西沟的那棵歪脖子树。他一口气跑到那儿。他的妈没在那棵树上吊着。他又跑进沟里的杨树林，绕树摸。没摸着他的妈在哪棵树上挂着。

西沟的坝池水浅，淹不死人。不会在那里的。

莫非跳井了？想想。不会的。温家窑祖祖辈辈没传下跳井这种做法，他们都怕把井水弄脏，要死都是上吊。

他返回家划着洋火把东房西房又都照照，还是没有他的妈，柴禾房也没有。

他猛地给想起砖瓦厂。他想他的妈准定准是到了县砖瓦厂，去告他去了，向他的爹他的叔叔给告他去了。

这可灰了。他想，别的人好说，这两个人知道了是绝不会饶过我的。

这得跑。他想。

跑。这得有钱。没钱得饿死在半道。他想。

他知道捏完那三孔窑房家里还剩着有钱。他就阖家翻找。可是他翻来翻去把家翻遍了，也没找见那钱藏在哪里。

没钱可不行。年轻后生家要饭是要不出来的。自个儿能张开口，别人也不会给的。他想。

他一下想起了会计。狗日的会计两年没给他家结算工钱了，说他家吃救济的那几年欠着大队好些些款，再有两年也还不清，村人们都吃过救济，可有的家户他就把当年的工钱给结算了。就是不给他家结算。玉茭知道这是啥原因，这是因为他妈没让会计给谋算了的过。

他狠狠骂了声狗日的。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敲会计的门。他预先就知道会计不会好好给这钱的，他就在裤腰带上明晃晃的别了一把菜刀。玉茭这是豁出去了。

会计一看玉茭今儿是拼命呀，吓得连忙就答应了玉茭的要求。这两年，有一年每个工码是七分钱，有一年的年景好些，一个工码是一毛三。两年加起统共结算出三百零五块。会计原想多多少少再扣些，可他看看玉茭的脸色就没敢这么做。玉茭装上钱就朝北走。他打算往口外跑。

走出村没半里地，他觉出鞋不跟脚。他穿的是王八蛋老赵的鞋。狗日的当时顾着跑，连鞋也没来得及拿。刚才玉茭见是皮鞋，就给穿上了。可是玉茭从没穿过皮鞋，原以为有多好，没想到实在是不跟脚。扔掉它光脚走也不行，走远路不穿鞋是不行的。再说，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他有点饿了。他想起了家里还有些罐头和饼干。

他抬头瞭瞭阳婆，就往回返。入了家，他又想起趁这阵儿亮堂堂的，干脆再找找捏完窑剩余的那些钱，他知道准有，就是不知道在哪儿放着。

他把门和窗都从里插住，又开始乱翻腾。正翻腾着，听得有声音。是喊叫声和敲门声。他扒门缝儿往外瞭望。是他的爹。再看，他叔叔

和他妈也都在院门口站着，叔叔背着那卷烂盖窝，像个要饭鬼。

老柱柱叫不开门，以为玉茭还在睡觉。他从烂窗孔瞅，见家里的泥瓮都给挪在了当地，白木箱的破破烂烂东西给扔得阔炕都是。就是不见玉茭在哪里。

老柱柱拿拳头狠死地捣门。二柱和玉茭妈也帮着叫。里头就是没人答应。

“二柱，你拿身子撞开门，看看里头咋了。”老柱柱说。

二柱把行李卷给了嫂子。他憋住劲儿往后退退，正要撞门，门缝儿“噌”地插出一把菜刀。

“谁敢？”玉茭说。

“谁进砍谁！”玉茭说。

外前的人一下给愣住了。都不做声。都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

“狗日的疯了。”老柱柱说。

“他这是咋回事？”二柱说。

玉茭妈站在他俩后头，上牙咬住下嘴唇。没言语。

房里头“哼哼、啃啃”的，那是玉茭把放粮的大泥瓮和沤苦菜的大瓷瓮给堵在了堂屋门口。从门是进不去了，硬进了话，泥瓮和瓷瓮非得打烂不可。

听见了喊叫和吵闹声，街上的人都跑进院看红火，挤了半院。他们给出主意说：“慢慢来，好好儿商量。”

“二侄二侄好好儿说。”二柱说。

“茭茭。有话好好儿说。”二柱说。

“说球呢，说。”玉茭说。

“你到底是想要啥？”二柱说。

“要啥？”玉茭说，“爷要女人。”

看红火的人都听着了这句话，哄地都笑了。温孩的大狗和小狗也在人伙里。俩家伙给趁机起哄，一递一句说：“哈哈哈——女人。”“哈哈哈——女人。”有人骂喝了他俩一顿，俩狗这才住下口。

“日你灰祖宗你到底是给爷发啥灰？丢人败兴的。”老柱柱说。

“爷又没发灰。”玉茭说。

“爷丢人败兴又不是丢人败兴。爷闹爷妈又不是闹爷妈。”玉茭说。

看红火的人不吵吵了。都看玉茭妈。

柱柱和二柱也转身看她。

“爷跟爷妈说了，爷又不是闹她。爷跟爷妈说过了。爷当是砖瓦厂的女工。”玉茭说。

“爷又没闹的回数多。就一回。再说爷又不当爷妈是爷妈。爷当是砖瓦厂的女工。”玉茭说。

玉茭妈一下跌坐在行李卷儿上。老柱柱照脸给了玉茭妈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地下。她两手一捂脸“哇——”一声哭了。

“我日死你灰祖宗我日死你灰祖宗。”老柱柱说。

老柱柱气得手在颤，就骂就阔院绕。看红火的人哄地跑到这儿哄地跑到那儿，给老柱柱让道儿。老柱柱眼睛瞅来瞅去找东西。最后从茅厕的矮墙头摇下块青石，向窑冲来。看红火的人急急地躲散开了，好像柱柱是要拿那青石砸他们似的。柱柱冲到西房的东耳窗跟前，朝着玉茭刚才说话的声音那儿举起石头，要往里砸，让二柱给拦住了。玉茭妈也尖叫着激起来，从后背抱住他的腰。

“你砸死爷算了。爷原本儿也不想活了。”玉茭说。

老柱柱肩膀一抖，猛地把二柱和女人甩开，把青石冲着耳窗砸去。

“哐！”青石把耳窗砸出个洞，穿入进家里。

“噢——”屋里面传出一声嚎叫。

“茭茭茭茭！”玉茭妈扑起到窗跟前，欠着脚从窟窿洞往里看。玉茭窝缩在炕上，满脸都是血。老柱柱一把把女人拉开，从窟窿洞伸进胳膊，哗哒哗哒往开摇耳窗的插关。可他“啊——”一声大叫，就跌倒在窗台底下。他的两手紧紧抱着。二柱扳开一看，他的一个手指头短了半截。起先看见骨头茬白白的，后来就有血嘟嘟往外冒。

“快快儿！快快儿！”玉茭妈光是快快儿快快儿瞎叫喊，可不知

道该咋办好。二柱跑着出去把赤脚医生给叫来了。给老柱柱包扎完，柱柱家的说给玉茭也包包。赤脚医生不敢进家里头，光给他扔进包止血粉面儿还扔进卷白纱布，让玉茭自个儿按在伤口上。玉茭不要，把那些东西又给从洞口扔出了院。

“爷不要。爷就不包。”玉茭说。

老柱柱疼得浑身冒汗，脸死白。二柱把他搀到隔壁院的财财家。

看红火的人见事情闹得过大，有点吓人倒怪，不好看了不红火了。再就是都怕玉茭从窗口跳出来乱劈乱砍。人们一个一个地都离开了柱柱院，远远地聚在街巷口探头探脑往这儿瞭望。还有的人家，干脆圪缩在窑里不敢出来，怕玉茭捎带着把他们也给杀了。

会计在一张纸上写了些字，打发人送到公社群专，说温家窑出了两个杀人犯。一个是杀儿子一个是杀老子。让赶快派人来把他们都群专了。

群专不来，说是家务事，你们按迫按迫算了。会计骂了声王八蛋。不知他是骂群专还是骂送信人，还是骂谁，骂完，把猪撵回院，把院门拿粗木杠顶住。会计知道，玉茭要是出来杀人的话，定准定第一个来杀他。

老柱柱的院里静悄悄的。远处传来有不知谁家的草鸡下完蛋“咕儿——咯咯咯，咕儿——咯咯咯”的叫声。还能听见远处有孩娃们追着打闹的声音。

玉茭妈扒在破窗洞往里看。看不见玉茭，她又从堂屋的门缝儿瞭望。玉茭没在堂屋。她又去瞅东房，也没有。

东房的两个耳窗坏过，一开窗就往下掉，最后干脆给钉死了。玉茭妈猜想玉茭是在西房。她就返到西房窗台下，扒在破洞口冲里说话。

“茭茭，茭茭。俺孩在哪？妈跟你说话呢。”她说。

“他们都不在了。我跟俺娃说。”她说。

“我的茭茭。茭茭，茭茭！”她说。

玉茭从西房的炕沿底下站出来。他的右手还握着菜刀。他脸上脖

子上胸脯上的血都干了，原来的鲜红色变成了紫红。他的右眼窝膀肿起来，连眼珠也快看不着了，周围散出一圈黑青。眉头骨上有块血疙瘩，还湿湿地在闪着亮光。血就是从那儿流出来的。这阵子不流了。

“你过来，妈给你缠住。”玉茭妈说。她手里拿着玉茭先前扔出的纸包儿和纱布。

玉茭摇头。只摇了一下，就“嗞”地吸了口气。

“俺娃甭摇头。一摇头那儿就疼得厉害。”玉茭妈说。

“茭茭。妈又没跟人说那个事，你咋给说了？”她说。

“妈只说你病得厉害，他们才回来的，他们是回来看你了的。”她说。

“妈。妈，妈——”玉茭哭了。他扒在炕沿给哭了。哭得肩膀一动一动的。玉茭妈站在外前的窗台下也在流泪。泪太多，擦不过来，她又拿手里的纱布擦。

“茭茭。俺孩甭哭。越哭眉头那儿就会越疼。”玉茭妈说。

“呜呜呃，呃——”玉茭哭。

“呃——妈呀，妈，呜呜。”他哭。

玉茭妈就流泪就伸手探住耳窗的插关，想往开推耳窗。玉茭听着了声音，猛地把头抬起。

“不让你进！”他说。

“妈想进去给你包包那儿。你哭得那儿又渗出了血。”玉茭妈说。

“不包。我不包。”

“你疼的。”

“我不疼。我不怕疼。我就连活也不想活了。”

玉茭妈又探进手往开摇插关。玉茭跳上炕，站在耳窗跟前。

“你摇我就劈你呀！”他说。

他妈还往开摇。插关挺死，她就摇就拔。玉茭拿左手扳他妈的手。他妈紧紧抓住插关不往开松。玉茭急了，举起菜刀说：“我劈呀！”

“劈哇。妈也不活了。”她说。

玉茭没劈。玉茭一弯腰照他妈胳膊咬了一口。她一疼，把胳膊抽

回去了。

“爷真想吃了你。爷那天忘了就把你给吃了。”他说。

有人过来了。是二柱。

二柱见嫂嫂拿手捂着胳膊，扳开一看，嫂嫂的胳膊破了。他要嫂嫂手里的纸包儿和纱布给她包扎。她硬不让。他抢着要给嫂嫂包，玉茭妈一下把纸包和纱布给扔在窑顶上了。她拿定主意要让自个儿的胳膊也疼着才好。

老柱柱家的这件事一直僵了两白天两黑夜。里头的人不出来，外前的人进不去。

“又劈爹又咬妈，还把妈给做了那个啥。咱温家窑祖祖辈辈没传下这一条。”一个脸上的皱纹像耕过没耙过的山坡地，下巴的胡子像羊啃过没啃净的坟头草的老汉说。他说柱柱。

“把家里人还打得回不了家。咱温家窑祖祖辈辈没传下这条。”他说柱柱。

“像这种儿子有还不如没有。”他说柱柱。

“有他还不如没有他。”他说柱柱。

“该咋？”柱柱说。

“该咋？不捆起来饿死他要他挠球？”他说柱柱。

那天早起，玉茭听见窗外前有人叫茭茭，可又不是他妈的声音。他又听听，听出是高粱，他以为是在梦梦。这两天他不梦女人了。尽梦高粱。梦高粱这梦高粱那。梦高粱背着他抠他的脚心儿。梦高粱年初儿吃饺子把馅儿齐给了他。梦高粱扒在井沿探冰凌棒儿给他吃，梦高粱这梦高粱那的尽梦高粱。

他以为这又是在梦梦。

“茭茭。茭茭！我。是我！”高粱在外前叫玉茭。

玉茭这下听真了。

“我的哥哥我的亲哥哥呀。”玉茭高兴得差点儿给哭出来。嘴扁了

两下，快哭呀，可没哭。他跳上炕就去给高粱开耳窗。他又看见哥哥后头还站着舅舅，舅舅在跟他笑。姥姥家就数舅舅跟他亲了。

他半圪蹴着把插关摇开，把耳窗打开。

狗日的玉茭万万没想到，当他把亲哥哥亲舅舅放进家，亲哥哥骂了一声我日死你妈的同时，一把红辣椒粉冲他的眼窝给扬来。他还没闹机明一二三，亲舅舅给扑上来把他按倒在炕上。紧接着他二叔也从窗口跳进来，一齐压在他的身上，把他两条胳膊反剪在后背，拿缆绳把他捆住了。比群专那次捆他还要捆得结实。

玉茭没挣扎也没喊叫。他知道这都没用。

他被捆在一扇平放着的门板上，嘴里给实实地填进些驴粪蛋，临后又被抬到房后头他们家的新窑里。

他家的新窑还没住过人。窗户和堂屋门原先都是用土坯从外给垒褄严实了的。为了往进放玉茭，把门外前的土坯折开了。把他放进窑里，锁住门，就又用土坯给垒褄住了。

第三天的夜里，柱柱家的拿着吃的和水偷偷地到了房后头，可她还没把垒褄在门上的土坯取开，老柱柱和二柱就来了，把她拉了回去。

第十天，老柱柱雇着下等兵和五圪蛋给玉茭洗身。还让给他把高粱的那身新工作服换上。"洗身"和"换衣"这是温家窑祖祖辈辈传下的做法。给死人洗洗身换换干净的衣裳，死鬼到了阴间就不受欺负，还有就是，再转生的时候，就能转个干干净净的用不着受苦的人，让人上看的人。

下等兵和五圪蛋后来跟人说，狗日的玉茭当时还有口悠悠气。他们给他在盆里洗手时，狗日的手好像是在撩那脏水，也好像是想往嘴里送。他们说，狗日的只不过是想那么做，可他不能够了，他没力气能够往起抬胳膊了。他们还说狗日的他也不会咽了。当时他们看他可怜，把嘴里的驴粪掏出后，就用手捧掬着把那脏水喂了他一口，可他不会咽，那水又都从嘴岔岔给倒流出来了。

第十七天的头儿，柱柱家又热热闹闹大红火起来。这天是大吉大

庆的日子。这个大吉大庆的日子是给玉茭娶鬼妻。

鬼妻是玉茭的亲舅舅在他们村给花了三百块钱订下的。鬼妻是个姑娘家，半年前因为不想嫁给一个人，从家偷跑出来在西沟的歪脖子树上吊死的。为这事，温家窑的人很气愤，说你们村人为啥跑我们的歪脖子树来上吊。要知道歪脖子树是我们村的歪脖子树又不是你们村的歪脖子树。可这会儿看来，这事是闹对了。那女娃死对了地方。没死错。

当鬼妻的棺材从板板车上抬下来时，玉茭妈哇地放声哭了。

人们说你甭哭，玉茭妈玉茭妈你甭哭，大吉大庆的日子你甭哭。玉茭妈这才不哭了。

人们说玉茭孩想要个女人，这下有了，这大喜的日子你该笑才对。玉茭妈的腮帮子动了动，想装笑可笑不出，差点儿又要放开声哭。她赶快拿上牙咬住下嘴唇。

代跋：读《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汪曾祺

这几篇小说我是在一个讨论会开始的时候抓时间看的。一口气看完了，脱口说："好！"

这是非常真实的生活。这种生活是荒谬的，但又是真实的。曹乃谦说："我写的都是真事儿。"我相信。荒谬得可信。

这是苦寒、封闭、吃莜面的雁北农村的生活。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苦寒，形成人的价值观念明明白白、毫无遮掩的价值观念。"人家少要一千块，就顶把个女子白给了咱儿"，黑旦就同意把老婆送到亲家家里"做那个啥"，而且"横竖一年才一个月"，觉得公平合理。温孩在女人身上做那个啥的时候，就说："日你妈你当爷闹你呢，爷是闹爷那两千块钱儿。"温孩女人也认为应该叫他闹。丑哥的情人就要嫁给别人了，她说"丑哥保险可恨我"，丑哥说"不恨"，理由是"窑黑子比我有钱"。由于有这种明明白白的、十分肯定的价值观念，温家窑的人有自己的牢不可破的道德标准。黑旦的女人不想跟亲家去，而且"真的来了"，黑旦说："那能行！中国人说话得算话。"他把女人送走，就走就想，还要重复一遍他的信条："中国人说话得算话。"丑哥的情人提出"要不今儿我就先跟你做那个啥吧"，丑哥不同意，说："这样是不可以的。咱温家窑的姑娘是不可以这样的。"

为什么不可以？温家窑的人就这样被自己的观念钉实、封死在这一片苦寒的小小天地里，封了几千年，无法冲破，也不想冲破。

但是温家窑的人终究也还是人。他们不是木石。黑旦送走了女人，忍不住扭头再看看，看见女人那两只萝卜脚吊在驴肚下，一悠一悠地打悠悠，他的心也一悠一悠地打悠悠。

《莜麦秸窝里》是一道很美的、极其独特的抒情诗。这种爱情真是特别：

"有钱我也不花，悄悄儿攒上给丑哥娶女人。"

"我不要。"

"我要攒。"

"我不要。"

"你要要。"

这真是金子一样的心。最后他们还是归结到这是命。她哭了，丑哥听她真的哭了，他也滚下热的泪蛋蛋，"扑腾，扑腾"滴在她的脸蛋蛋上。也许，他们的眼泪能把那些陈年的习俗浇湿了、浇破了，把这片苦寒的土地浇得温暖一点。

作者的态度是极其冷静的，好像完全无动于衷。当然不是的。曹乃谦在会上问："我写东西常常自己激动得不行，这样好不好？"我说：要激动。但是，想的时候激动，写的时候要很冷静。曹乃谦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小说看来不动声色，只是当一些平平常常事情叙述一回，但是他是经过痛苦的思索的。他的小说贯串了一个痛苦的思想：无可奈何。对这样的生活真是"没办法"。曹乃谦说：问题是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他们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可悲的。然而我们从曹乃谦对这样的荒谬的生活作平平常常的叙述时，听到一声沉闷的喊叫：不行！不能这样生活！作者对这样的生活既未作为奇风异俗来着意渲染，没有作轻浮的调侃，也没有粉饰，只是恰如其份地作如实的叙述，

而如实地叙述中抑制着悲痛。这种悲痛来自对这样的生活、这里的人的严重的关切。我想这是这一组作品的深层内涵，也是作品所以动人之处。

小说的形式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朴素、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简直就是简单，像北方过年夜会上卖的泥人一样的简单。形体不成比例，着色不均匀，但在似乎草草率率地勾画出的眉眼间自有一种天真的意趣，比无锡的制作得过于精致的泥人要强，比塑料制成的花仙子更要强得多。我想这不是作者有意追求一种稚拙的美，他只是照生活那样写生活。作品的形式就是生活的形式。天生浑成，并非"返朴"。小说不乏幽默感，比如黑旦陪亲家喝酒时说："下个月你还给送过来，我这儿借不出毛驴。"读到这里，不禁使人失声一笑。但作者丝毫没有逗笑的意思，这对黑旦实在是极其现实的问题。

语言很好。好处在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这才是善于学习群众语言。学习群众语言不在吸收一些词汇，首先在学会群众的"叙述方式"。群众的叙述方式是很有意思的，和知识分子绝对不一样。他们的叙述方式本身是精致的，有感情色彩，有幽默感的。赵树理的语言并不过多地用农民字眼，但是他很能掌握农民的叙述方式，所以他的基本上是用普遍话的语言中有特殊的韵味。曹乃谦的语言带有莜麦味，因为他用的是雁北人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是简练的，但是有时运用重复的句子，或近似的句子，这种重复、近似造成一种重叠的音律，增加了叙述的力度。比如：

> 温孩女人不跟好好儿过，把红裤带绾成死疙瘩硬是不给解，还一个劲儿哭，哭了整整一黑夜。
>
> 温孩从地里受回来，她硬是不给做饭，还是一个劲儿哭，哭了整整儿一白天。(《女人》)

比如：

愣二妈跨坐在锅台边瞪着愣二出神地想。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

愣二妈跨坐在锅台边就看愣二裱炕席就想。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想一会儿撩起大襟揉揉眼。(《愣二疯了》)

对话也写得好。短得不能再短，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是非常有味道：

"丑哥。"
"嗯。"
"这是命。"
"咱俩命不好。"
"我不好，你好。"
"不好。"
"好。"

我觉得有些土话最好加点注解。比如"不楔扁她要她挠"，这个"挠"字可能是古汉语的"那"。

曹乃谦说他还有很多这样的题材,他准备写两年。我觉得照这样，最多写两年。一个人不能老是照一种模式写。曹乃谦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写法，别人又指出了一些，他是很可能重复一种写法的。写两年吧，以后得换换别样的题材、别样的写法。